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

歷代碑誌叢書

第六冊

江蘇古籍出版社

歷代碑誌叢書第六冊目次

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三)

〔清〕王昶撰

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

.....一

〔清〕王昶撰

清嘉慶十年經訓堂刊本

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三）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五十三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石橫廣四尺六分高三尺二分兩截書上截三十二行旁添一行下截三十二行旁添三行每行字數不計中書在西安府學

十一月 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盡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然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泉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

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問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其貴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議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

印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此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爲軍容佞柔之友

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尙書當時輒有訓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三

對僕射時賁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尙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譙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僕射意只應以爲尙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尙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尙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尙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按上下之階六曹尙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尙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尙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則

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况再於公堂獨咄咄常伯當爲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僂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其存立過爾墮壞亦恐及身 明天子忽震電含怒責敦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口以對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佞柔之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四

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蔡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黃文憲公集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金石錄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奮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尙數十言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

魏了翁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于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為人益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于中者因記于此

石門文
字禪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五

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割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長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

袁柳清客
居士集

西安府學顏魯公座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與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斜不若北京本之

精好也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又得二石始爲完物然予所得於洪常秀才者亦四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

稿堂

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元時袁文清橫跋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中豈卽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六

析時割此帖爲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其六十九行僕射指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耶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尙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

搨本無毫髮失真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尙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尙能存否內尊者爲賊所偏當是賤所偏又別置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書畫跋跋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尙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七

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金石文字記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尙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尙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衙及稱朝恩爲軍

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與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龕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再模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龕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八

如或曰今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作雲

題跋

書稱英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號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乂留守都史稱其無東檢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郿城並無抗拒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

祭姪爲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

虛舟題跋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九

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衛大將軍之次卽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例不當列于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尚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下座所云裴僕射者左僕射裴冕也尊者爲賊所偏賤誤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徐左僕射

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英又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爲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一曰京兆

安氏刻本

長安安師文見東坡集

一曰吳中復重刻本

中復守未

興再摹刻見清容集

一曰米襄陽臨本

見寶章待訪錄

一曰北京本

見棗竹堂稿

一曰戲鴻堂本

見畫禪室隨筆

一曰嘉善魏氏本

卽半村錢旃摹本嘉善魏學濂正之學濂字子一號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著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蓋帖爲錢氏手摹魏氏校正一曰關而觀妙齋金石考畧定以爲魏氏摹刻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十

中本

見竹雲題跋

今在西安府學碑林者卽關中本也

昶藏本南宋時楊國初爲無錫錢陸燦湘靈所

藏字畫端勁湘靈嘗書其生年甲子並科分事實

于下則其實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

書改爲謹奉書不其盛矣改吁足畏也然美則美

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

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苟以悅軍容爲心

苟以下添取字竊見間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

愛人以禮不等字深入佛海字添注況乎收東京

至豈獨有分于僕射哉等字西省官自爲一行兩

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俱奉六字十二三師三公十
二下添注衛大將軍次之六字未嘗參錯下添注
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
皇時至亦不聞別有禮數等字益不然矣下添注
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
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
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爲之也文云奉書于右僕
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
父舊傳作知字元武代宗卽位雍王率諸將討賊
洛陽留英父殿于陝東都平權知運守以功實封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二

三百戶舊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文
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魚朝恩傳云
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文云郭
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郭子儀傳云
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
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爲心軍容之爲人清修梵
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
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
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禁尚沿崇佛之舊習朝
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

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
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
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
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
之洛陽卽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
郭英父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真卿又不爲
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卽有硤州別駕之
貶然則英父得此書其以真卿之之言爲是與否
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旣爲陰事元載之人則真
卿之被貶未始非英父陰爲之譖已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三

白道生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七分二十
一行行四十字正書篆額在正定府

大唐故左武衛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序并
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賜緋魚袋于

益奉 勅撰

口議大夫行將作口口翰林待 詔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摯宗奉 勅書并篆額

淳維之地上戴斗極其氣勁悍其人口口間生將才口
我王略其有草去故俗鼎新華口建功惟忠賊難以武
常耕戈革每襟邊陲胙土連華口口襲祉啓迪後嗣光

昭前人可得而言也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
驪代居南部口入中原漢典論封特命弓高之秋周臣
赴會爰書潞子之班祖廣琛雲麾將軍左羽林大將軍
心膂北軍爪牙中壘口道口口門有嚴父崇禮忠武
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職副緹騎名雄鷁冠警於
誰何勤以夙夜公誕自口口于干戈太公之符如已
神授孫子之要動皆暗合心傾奉國膽略禦邊鎮在疆
場統其蕃部尋爲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恩附獷俗威
除寇攘軍門罷局虜騎遠遁開元中口安郡口口以宗
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寇必能嘗險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三

不避難馘黠虜之首繫林胡之俘仍拔河湟大破戎醜
數實過當議功居多一自捍邊卅餘載終于左衛大將
軍春秋六十夫積善疇慶嗣續不忘辛口繼封耿門多
將求之於代公實有焉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
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勞旋策勲議績當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乃茂功義崇追遠 恩光照於幽口厚澤降于
重泉贈公太子賓客夫人康氏爲口國大夫人喪事官
供有加常等以永泰元年三月廿四日遷窆于萬年縣

鳳栖原禮也口口同列千車會送更刊貞石式建豐碑
同武庫之閒樵蘇永禁比祁連之象丘隴長存銘曰
地在元朔代生良將名重關西氣雄塞上繼秉金鉞遞
居玉帳戰必爲鋒居常保障粵有令子時高茂勲援戈
揮日仗劔決雲東平寇孽西掃狄氛志由忠立名以勇
聞刻茲貞石以表孤墳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

清河張渾 魯國栗光刻字

道生系出突厥爲寧朔州刺史終于左衛大將軍以
子元光貴贈太子賓客史但云寧朔州刺史而已碑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九

十四

題左武衛大將軍而文稱左衛大將軍殊不可解碑
始著于京兆金石錄歐趙諸家俱未載子於京師琉
璃廠市上購得之文尙完好無大漫漶而書法亦道
整可喜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道生南陽郡王元光之父官終左衛大將軍追贈太
子賓客夫人康氏爲趙國太夫人唐書元光傳以爲
終寧朔州刺史者非也

關中金
石記

按此碑撰書篆額皆奉勅撰者于益結銜云朝議
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新唐書于志寧
傳志寧曾孫休烈烈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

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進士第不云其官禮部員外也傳又稱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休烈妻韋卒詔贈國夫人史不詳何國葬給鹵部鼓吹是益以儒行著也宰相世系表載益官終諫議大夫書碑篆額者摯宗兩唐書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攷摯姓風俗通云摯疇古諸侯國也通志氏族畧或言帝畧子摯之後周有摯荒漢有摯綱又後漢有摯恂晉有摯虞皆最著者宗殆其裔歟碑云公諡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允代居南部口入中原呼韓邪本匈奴單于見漢書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五

谷蠡見史記則道生係突厥之族帳與白氏爲黃帝之後出南陽望者不同系也祖廣琛父崇禮世居右職史皆無傳新唐書道生亦無專傳附見李光弼傳後白元光傳元光卽道生之子也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不詳道生之事蹟碑云開元中口安郡口口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云云文中泐字以元宗紀及太宗諸子傳證之乃信安郡王禕也紀云開元十八年五月己酉奚契丹附于突厥二十一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

元帥以伐奚契丹三月己巳信安郡王禕及奚契丹戰于薊州敗之傳稱太宗子鬱林王恪恪子琨進封吳王琨子禕中宗時封嗣江王以繼尊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遷禮部尙書朔方節度使契丹可突于叛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勅禕以副忠王不行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卽碑所載宗室登壇之事也碑云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闕下此叙道生子元光之官也傳稱元光初隸寧朔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雷後定遠城使此元光歷官可以補碑之闕也碑云遷客于萬年縣鳳栖原長安志無此原名蓋失傳矣末云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壬辰朔則甲寅是廿三非廿四也道生父子功績官位不甚崇顯遷客時亦別無特恩不知何因撰書碑文皆奉勅文無可攷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一

六

李寶臣碑

碑高一丈八尺四寸六分廣八尺八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內支度營田使清河郡王李公紀功載政頌并序

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監察御史王佑上

推勾官朝散大夫行太子司儀郎王士則書并篆

惟天 明命

聖人允成□□□□□□□□

□□戲

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

君無以

贊贊明明

君臣品□□□陰陽載□□□□□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十七

□□□□□□歲

□應 帝嗣位敬統舊

服惠周於下下罔不格夕十一月 我亞相張公忠志

率東諸侯□出復命元元以貞□太和也先是祿□□

亂朋毒中夏□政血□覆忠良殖姦冗蒸人側側不貳

竿乃戮 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爲侯□恒克□復寧

□□王室誕宜 我化靡□余□敷聞

帝

庭奉若

王命

帝曰休才正侯良才

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表獻□□越二□□□□□

羣海

□□擅□無人薄三川威五長摺紳管管

不自卽乃上 公執在厲階登若股上罔弗祇命命我

□□□□□□□□□□□□□□德式□庶欲歸於

本朝朝廷嘉茂功錫丕□□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成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賜姓李□□□□□□□□

□懿□□□□□□□□□□司國樞□□□□革

風俗是 摠朝憲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苴白茅昭

宗武功允正□□□□□□□□維城宗我□□□□

□□□□名銘之景鍾永憲□後 公固讓不獲祗奉

天之明命惟 祖惟父佐世有勲享祿無及□

□□□□□□□□天□□德□□□邦忠孝剛義□直□

亮家用□□位□宜才初 公牧恒元年爲也爲師尅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八

恒恒不堪命羣盜衆聚□野□□□□□□罔極 公

□□□□明武殛暴暴服□□人謀不□廬□□□以

晏□□士馴業□□稽工就務商通貨四者各正□□

日用□□□□□□□□吏更告 公曰淳淹會流暨

于城下天雨淫降頌湧□□皮積如阜□□乃□□恐

爲魚其日固久 公以聚人慈□□□□□□流□□天

造層城巖巖居人坦坦□德合□無疆冬十月 □□

□□ 先帝洎慶緒嗣凶自洛奔鄴修好於

公公不□□□□折□□□得請命□□三年二月

上以思明作藩於薊□□□□□□□□思明篤

叙不供賊鎮威衆俾 公如薊將賊 公 執忠

大旱 滌 穀如焚人曰祈土龍 公曰非早備

乃貶躬之食勤人之 寅 朝而 雨旬

匪害稼不書政冬十一月思明外 公以其黨幸萬寶

張 焉 一 自下

流 延於平人人用齋咨涕洟 公如

天公曰不戢乃暴負乃人憂夏四月戮萬寶

五

州之侯或曰厚賦人 公盡人蒿焉封政不賦乃聳善

抑惡發滯劾伏藏惠昭利 文訪於深 修之文

訪於趙趙齊之克諧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 公用

哆然惟八年 受命 王也

初朝義播亡係命於 公自 公歸 朝是翦厥

翼翌日 公會 王師於 郊恭行 公

口口口用勦焉時戎羯飲化爰方啓行夫戎性沓貪茂

然俘軼殫寶度劉暴骨厚厲於懷人南自相魏邢貝東

至涪德瀛卿口夫匹婦蕩在草莽越 公境宣服

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 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

寧風行於冀冀億之景願附 公昭請於 上上

集下望申命用良冀人熙熙嗜化永休惟九年冬

帝念宗臣特拜右僕射端武主戎摠經外政欽

酌彝典敬揚 天心繫 公德載於人人以蕃殖

翼贊 三主鋪敦四凶 聖咨乃賢神

被乃祿其惟有終盲才恒中耆老賈審祥 等師

錫言曰奸臣反常迭起東土人用塏蹟殆無指告惟

公牧恒 天眷尔下尔有 君臣公正爾有

父子 公保尔有灾厲 公奠尔有稼穡 公成微

公疇依恒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

於世克建樂石勗揚頌聲頌曰

惟 君配天惟配臣 君嶠嶠 我公爲

君武臣翼贊 皇家奄有廿勳大盜踟躕荒

我東鄙孔填不夷元元靡恃恒人保 公乃有父子我

涉載懲我年載登我用有孚尔無不承貞石峨峨永以

垂頌惟 公之德不崩

永泰二年七月一日建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

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爲諛便譟

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道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搨

金州山人稿

李公者寶臣也予讀其傳每嘆屬奚附逆反覆不常朝廷輒以偽署爲真賜姓名授鐵券唐之不振至于如此然竊計當時強藩互結不如此不足以慰來投之心招未歸之賊按碑建于永泰二年七月追頌其功則曰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冬十一月我亞相張公忠志率東諸侯復命兩唐書無月日而代宗紀與碑合九節度之圍相州也寶臣懼而來歸封密雲郡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王

公爲舊書所遺新書云擢寶臣爲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又與碑異碑云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節度使封清河郡王賜姓改名此恒州耆老賈審祥等頌之之碑立于當時必無疑悞何兩書俱不之及而末載隴西郡王豈寶臣王封有二次耶抑兩書誤以清河爲隴西耶如寶臣以五州未獻開東門納王師而止封趙公則加于審雲無幾豈足以酬其志似當以碑爲正碑在今真定府公署中巋然巨碣也豈劉宋二公未之見耶

金石錄補

鎮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

間立察院卽寶臣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遒逸有漢人遺意絕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遠流長所本不獨一王也

隱綠軒

士則蓋武俊之子其署銜稱推勾官案史節度使之屬有推官有衙推此推勾官疑卽推官矣寶臣之降唐封清河郡王唐書藩鎮傳不載却有進封隴西郡王事然宰相世系表止稱清河郡王疑傳之誤也

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云在真定御史行臺又云真定府公署中其實在察院署今察院廢而爲公館相屢宿于此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唐五十三

王

至必摩挲是碑字之精勁如前人所言書者王士則見韓文集兄弟皆能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和讓

唐 五十四

悟臺銘

石高八尺三寸廣四尺五寸十五
行行十六字篆書在祁陽縣悟溪

悟臺銘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悟溪東北廿餘寺後墜戶焉周

於三四自步訓未昌也耳南涯

蟬毛約在屬回鮮肯或磴道高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凡九十尺下當洞潭其勢幽

半山出底蒼翠深翠杜溪上戶

頭勝異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

闢門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刀武當門與病於

時胸膈力不終藉高臺可瞻

刪 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

暢達今取茲石闢門與病於

琴瑟之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悟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狀朝士羈

羈談不盡辭彭彭步羈南門

陪司山巔臺綱也日陽崖磐瑒

如璫如珉此銘彰山彰亦律

武唐亦聲式年歲次丁未九月

十五日

釋文

悟臺銘 有序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悟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

丑寅涯僻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洞潭其勢礧礧半出水底蒼然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

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宜閒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

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

將為悟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悟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狀朝士羈

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日陽崖磐瑒如瑾如珉作銘

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刻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無同好也邪集古錄

元結次山撰嵒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其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澗曰吾懼千秋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并州山人四部稿

嵒臺銘元結撰篆書大歷二年浯溪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唐亭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右三銘並在祁陽縣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三

居焉名其溪曰浯溪臺曰嵒臺亭曰唐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蘇厚難搦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剪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試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

金石文

右唐嵒臺銘黃山谷云溪銘季康篆亭銘江華令瞿令問篆惟臺銘篆書無姓名又云以字法觀之亦季康篆也

金石

右嵒臺銘次山尚有浯溪唐廬二銘皆瞿令問篆書

以地僻蘇厚難搦惟此銘世多有之雖不著書人姓名當亦令問筆也李少溫名陽冰本取木華海賦陽冰不治之義其兄澥字堅冰皆冰霜之水也而少溫書名亦從俗作冰蓋由楷書借冰爲欠相承已久章奏告身既用冰字篆書不便更易故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嵒臺之嵒字與唐亭之唐字皆不見于說文臺與亭似因浯溪得名則字體亦出次山新意爲之凡水之以浯字得名者有三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淮此別是山左之浯水若浯溪則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在唐時屬江南西道永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四

州零陵郡又今福建泉州府有浯江見陳懋仁泉州雜志蓋同一浯字地分三處異其名也方輿紀要浯溪在岐陽縣南五里山溪諸水匯流于此稱爲奇勝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其山川家于此今浯溪摩崖碑結所撰中興頌也而獨不及嵒臺銘及浯溪唐亭二銘殆惟搦者所不易到耶碑題河南元結字次山撰新唐書元結傳舊書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判府事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

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
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云云拜道州刺史進授
容管經略使母喪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
師卒贈禮部侍郎傳所載歷官止此其官道州刺
史不詳何年玩傳語是代宗卽位後之事自宋吳
曾以下多言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顧祖禹
則云自道州歸愛其山水家于此傳不言結寓居
浯溪而末云罷還京師且此碑銘序亦無家居之
語則非家于浯溪者顯然据次山集次山嘗僦居
瑞昌之讓溪上因自號讓溪居士有詩云尤愛一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五

溪水而能存讓名則次山所居者讓溪也溪在今
江西九江府之瑞昌縣與永州隔遠惟其官道州
時或是愛浯溪山水常來登眺因而刻銘刻頌蓋
道與永相距不遠也顧氏諸說殆沿舊志之訛銘
文篆書無姓名銘中書體不合六書者如涯嵌銘
三字皆徐鉉說文新附字涯當作厓嵌當作欽見
集韻銘當作名春官小祝注今書銘或作名既夕
禮士喪禮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是其證也峯借
二字亦徐氏所補鈕布衣樹玉云峯疑封之俗字
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歷封巒又云論以封巒義雖

不同或後人本此作峯耳封亦有高義漢書西域
傳出封牛師古曰封牛頂上隆起者也集韻峯或
作聿又與封之古文里形相近也借當作藉抑詩
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作籍曰又趙充國傳遣
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注藉借也司馬相如傳乃著
書籍蜀父老爲辭師古曰藉假也溪磴礧礧皆俗
字又銘文云三四百步百字竟書作自亦所未詳
金石文字記云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又有皇甫
湜元讓二詩山谷書詩并序爲中興頌碑作見後
卷湜讓二詩則未見搨本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六

王訓墓誌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正書

大唐故光祿卿王公墓誌銘并序

前祕書監嗣澤王憲撰并書

公諱訓字訓瑯瑯臨沂人也

永穆大長公主之

中子昔周文授國靈王纂膺誕我太子晉晉有儀鳳之

瑞瑞流子孫粵王氏焉爲異姓首曾祖知道

皇贈魏州刺史祖同皎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

子少保尚定安長公主父絳皇特進太子詹事駙

馬都尉贈太傅尚永穆長公主龍種鳳鳴長淮

積潤文武間出衣冠是繁譜誅稱之豪族鍾鼎傳于不朽 公文備四教學通六藝博聞雅量厚德高明三歲尚登奉御四轉至光祿卿早季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也夫人尋逝有女方笄生人之哀孤遺之極後尚博平郡主癸卯歲居鄧州別業因中風疾遂還京師 公主薨茲上藥竭以秦醫千囊萬療月衰日羸若使經方有徵 公亦保合于永季矣嗚呼春秋卅一大壽二季已月癸巳奄終鳳樓之右 中使弔賻度僧尼以追福 公主崩心震悼哀過禮經孝子郊柴毀骨立古今未聞其季八月七日遷厝萬季縣澹川鄉澹川原之禮也嗚呼生涯畢矣龜兆斯安青門始啓朱輅方引返哺之聲絕矣倚門之望休焉銘曰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七

永頌英聲

右光祿卿王訓墓誌訓字訓光祿卿駙馬都尉同皎之孫駙馬都尉繇之子唐書王同皎傳不載其名同皎贈太子少保繇官特進太子詹事贈太傅亦史所未及也史稱相州安陽人而碑云瑯琊臨沂人者舉

其族望兩宗室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當從碑作城為是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撰文者惠義珣之子見宗室世系表

關中金石記

誌言同皎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子少保今案史但云睿宗立詔復官爵而不及贈官誌言繇皇特進太子詹事駙馬都尉贈太傅尚永穆長公主史亦云繇尚永穆長公主而不及歷官皆于文略也史載繇生子潛今訓亦為繇子訓娶嗣紀王鐵誠之季女攷宗室世系表澄初名鐵誠語合而撰誌者為嗣澤王惠表惟書惠守光祿卿而已今誌仍有前祕書監亦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八

惠所歷官則未之及宜依此互舉也

授堂金石跋

按碑稱訓為瑯琊人而表不載訓之本支則不與表所列瑯琊者同系唐書王同皎傳稱為相州安陽人必是同皎之先世遷居安陽又從安陽徙河北與表所列者異系而遷安陽之緣起碑傳皆未及詳也碑云曾祖知道皇贈魏州刺史兩唐書王同皎傳但云陳駙馬都尉寬曾孫而不載其父知道又云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而不及訓傳稱潛元和中累擢將作監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據碑稱訓卒于大歷二年是訓卒甚早傳所不

及載也碑云訓早年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尋逝
後尚博平郡主而下文云因中風疾公主薨茲上
藥及奄終公主崩心震悼此公主卽謂博平前稱
郡主後稱公主所未詳也碑云遷厝萬年縣澧川
鄉澧川原長安志萬年縣不載此鄉名原名惟云
長樂坡在縣東北一十里卽澧水之西岸十道志
曰舊名澧坂隋文帝惡之改曰長樂坡疑澧川鄉
澧川原與澧水近也

會善寺戒壇牒

碑高四尺八寸三分廣二尺八寸八分作三層書上
牒二十六行行十六字中謝表二十四行行十字並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九

正書下批答六行行四字
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會善寺戒壇牒

清口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口口

同德寺僧重進 奉國寺僧法口

香谷寺僧口恕惠深安州龍興寺僧口口

口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口安國寺僧

乘如口前件寺戒口口供奉大德一行禪師口故口壇

口口元同律師口口創造殿宇幽口口嚴淨受戒之

所洛城推最口口口淪殘墉院口涼更屬艱口口口

口口不有修葺口愧先賢望口前件口律僧七人住持

掃口有口口口口口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口口口

口口口安寧 中書門下 牒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九十四

十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沙門乘如口伏奉公十月十三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口口常建戒壇兼抽口

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祗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

躍焉者口口之口或者萬行之首非口口界口口諸茲

希口會善戒壇口口口登其封口遺塵口口其受必

口口口比爲傾德口口口口毀觀者興黍離之歎口

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

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乎萬歲之口聖壽無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戴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口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戒分律儀釋門宏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嚴持煩於申謝

會善寺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

宗手敕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

袁宏道詩遊記

碑文隹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敕牒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二

準字去十爲隹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

胡三省通鑑注

亦云本朝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又云曾公亮蔡京

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隹又考五

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旣而作相又令

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歷時牒已用隹字則

知此字自取省筆廣韻二字並收隹字下注曰俗然

管子書準字皆作隹莊子平中隹文子放隹循繩隹

南子眇者使之隹王褒洞簫賦襲隹法皆用此字

緯書有洛書靈隹聽京房造隹形如瑟十三弦郭忠

恕佩觿集曰字林用隹爲平準之準

字林品而後魏

仇儒爲趙準造祇言曰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隹

水不足

北史長孫肥傳

則隹字之來久矣又按宋順帝名準

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隹然管莊諸書亦

豈因此而改乎

金石文

碑刻會善寺後僧苦於求揭凡石上會善寺三字皆

椎去棄之寺西荒草中傳太常物色得之仍立戒壇

之左又按書史稱代宗留心翰雲於行書益工論其

筆力非有太宗元宗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此敕

爲行書矜嚴圓穩固自可珍

嵩陽石刻記

大歷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沙門乘如因請允抽東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二

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表稱謝帝手

敕二十四字答之碑陰刻陸長源戒壇記陸郢書八

分迢逸多態

說

劉昫唐書王縉傳云縉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

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

由是奉之過當漢述其弊又云故大歷刑政日以凌

遲有由然也又云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今此奏牒

正是作俑之証劉昫良史防微杜漸之言豈不信而

有徵哉

中州金石記

按碑稱抽東都白馬寺僧某敬愛寺僧某同德寺僧某奉國寺僧某香谷寺僧某白馬敬愛見寺觀其同德奉國香谷三寺今不可考

河南府志

按會善寺牒頒于大歷二年十月十五日後列使相銜名前三人皆具姓氏曰元載杜鴻漸王縉後二人皆曰李使但有姓而無名又二人但有使字不著姓所謂使者大抵居相位而出使在外者也以唐書宰相表考之大歷二年但云六月丙戌鴻漸自劔南追至不載他人拜罷之事更追其前元載之同中書侍郎平章事竇應元年建辰月始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三

杜鴻漸之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始于大歷元年十二月其時卽兼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至二年六月自劔南追入朝也王縉之爲黃門侍郎在廣德二年正月然是年八月持節都統河南淮南淮西山東道行營節度使永泰元年爲河南副元帥此後不云入朝而牒則仍列其名不在使內其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者疑是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爲司空兼兵部尚書乃廣德元年事檢校侍中李使者疑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其官侍中始于乾元元年八月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疑是

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其官右僕射始于廣德二年八月表作左僕射或訛也中書令使疑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其兼中書令始于乾元元年八月碑中銜名可考者如是碑云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長安志禁苑內苑章載東內苑南北二里與大明宮城齊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卽延政門北卽銀臺門東卽太和門不云右銀臺門据元稹詩當年出入右銀臺每怪春風例早迴又李商隱詩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是皆有右字與碑合据碑右銀臺門可以奉表陳謝則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四

當時必設專司進奏之官而職官志無文殆史略也

三墳記

碑高六尺四寸四分廣二尺八寸兩面刻
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五子子子

曜卿字華尼西中郎諱口樂易機符卿
 敬修肩譙家不諧諧孝种藜植止口
 藝博止口文於陷調祕書正字授司衛
 騎曹轉新口尉豪嫺未字立厝止止
 禮浮嗣未提本仁止止義領兵安尉

直京師浩纔口賊曹驚動而立斷焉口
見氣左續晉夜郎戶楊賦古樂府廿四
罕左史韋良嗣為之叙文彙十卷

口卿字萬天骨琅琅德口文蔚識度機
識弱肩公明口觀國姓農口原鄉二府

魏守崔公河泊相國晉公口口中秘策
上建等蜀山營遊嵩山間山鍾賦云口

口鑿也清鑪沸鼎火半於巨鑪當林易
秘止縑問口口口未子詞入珍止轉金

城尉曹驚受謝吏不敢口口口口曹於
於西

口卿字榮實京東立於穆不瑕好家博
豐昌王簿之五歲川國宰李公彭季尚

其文勢留翰口簿告滿沮支凝場却寄
勢醺醺樞密留吸之勝敬下士澤澤上

成賦久動于今賴止文彙百一十二篇
為戲

三芥引多曾閑足也文學繼
業瑯瑯產也結固合章紀梓材也果

主德向受封福澤逾強仕以講陰堂未
烈一紀三墳相也思其歌聯部以通占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五

占晉昭懷口霸陵故塋萬不建禁周于
而家歲攝提攝圖貞陽上元祚 大墳
三墳以東南照伯仲叔卿止寄屬於然
大慶園元止明季於新郭口口口大漢漢
熙隆也沙防系

李卿錄 陽城書 卓卷第
釋文

先侍郎之子曰
曜卿字華名世才也舉口樂易機符朗徹既冠遭家不

造諸季種藐植之以口藝博之以文行始調秘書正字
授右衛騎曹轉新口尉豪猾未字立信以示之禮浮麻

未復本仁以示之義領長安尉直京師浩穰口賊曹繁
劇有立斷焉口見焉左遷普安郡戶祿賦古樂府廿四

章左史韋良嗣為之敘文集十卷
口卿字萬天骨琅琅德口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口

觀國莅鹿邑虞鄉二尉魏守崔公河泊相國晉公口口
甲科第之進等舉之嘗遊嵩少夜聞山鐘賦云口口口繼

也洪鑪沸鼎火半死巨豁重林風稍止無聞口口口未
已詞人珍之轉金城尉曹無受謝吏不敢口口口口卷

行於世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六

口卿字榮寬粟柔立於穆不瑕起家拜靈昌主簿己丑歲小冢宰李公彭年尚其文翰署朝邑簿時漆沮沃溢馮翊晉塾醴渠健菑股肥脉散下土得漸上腴成賦人到于今賴之文集百一十二篇烏戲 三英孝友曾閔傳也文學繼 業璿碧產也純固含章杞梓材也吳穹生德宜受封福僅逾強仕以講陰堂未盈一紀三墳相比思其咎職訊之逢占占者邵權曰霸陵故塋葬不違禁害于而家歲攝提格廼貞陽卜而耐 大墳三墳以東南爲伯仲叔地之若鴈行終大曆建元之明年於斯刻石恐夫溟海爲陸老沙防焉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七

季卿述 陽冰書 栗光刻

按此碑爲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并州續案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

冰石墨鐫華

元吾邱衍謂陽冰卽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冰不

治之義爲字旣以字行乃別字少溫楊用修嘗辨其按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溫見於宣和書非諸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溫爲字於義

皆無取且陽冰工篆書潮江八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神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爲李陽冰篆書而慧義寺瑞勒像碑彭今人讀陽冰元曜墓誌爲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爲陽凝非也按文苑英華有林滋陽冰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久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爲凝按久於隸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从人从水無義當從今文金石文字記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爲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於陸探微所畫金滕圖後見陽冰手書適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銷夏記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六

右唐李氏三墳記李陽冰書與李氏遷先塋記同在今西安府學皆大歷二年建先塋記有宋人重開歲月此碑無有 說文禮從豐篆作豐豐篆作豐隸楷皆同而篆文迥異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云蔡中郎以豐同豐秦承相以東爲東魯魚一惑涇渭同流此碑立信以示之禮禮字反若從豐何也古者官有掾屬掾字從彖從手其從木者屋上椽也碑云左遷晉安郡戶掾字乃從木二字不當通用蓋因字形近下筆時偶誤耳不然陽冰不當使別字也又股兒脈散祀卽引字當是曲其直以取勢耳若從弓從巳則

無此字矣劉禹錫高陵令君遺愛頌有股引而東句
與此義同金石

文有云下土得滄者用宋玉九辯文也滄玉篇以爲
卽古文乾字以講陰堂講從菁聲與構字通史記漢
書凡構解字多作講亦是也谿字見魏張猛龍碑及
周華嶽廟頌嵩少字應卽用崇見于漢書而竟作嵩
劇甚字應用勛見于漢隸字原而竟作劇猾字應從
允作猾而從犬作猾禮字應從豐作禮而從豐作禮
徹字從青作徹斷字從斷作斷焯字作焯執字作藝
昇字作昇皆其不合于六書之正者也又說文無第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十九

字只作弟而孔穎達正義引以爲從竹從弟說文無
苐字只作疎故鄭康成注儀禮每讀位爲苐此竟有
第字苐字蓋後人隸寫之譌而以之作篆則尤謬也

關中金
石記

右三墳記碑末無重開年月而字畫更明顯筆力似
較弱蓋開鑿又在前碑之後也文云下土得滄上腴
成賦說文無滄字蓋用楚辭后土何時而得滄語又
云僅逾強仕以講陰堂後漢書周磐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講于陰堂之與既而長歎其月無病忽終記
蓋用此事也吳當從奔而碑從天壑當從叔而碑從

谿疑翻刻之謬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右唐李氏三墳記凡二碑中俱有半截裂紋第一碑
左角斷闕下脚微闕凡全闕者十四字半闕而猶可
辨識者七字末行吏不敢以後文氣未盡隱躍尚有
八字右旁痕迹可辨者四字趙明誠金石錄祇載其

日
文集

按記爲李季卿所述季卿在大歷中宣慰江南語
見新唐書陸羽傳而未詳其先世所謂先侍郎者
不知何名三墳惟長曰曜卿其名全次二人皆闕
上一字兩唐書傳無曜卿等兄弟四人之傳下碑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二十

捫先塋記又不復述三墳之名碑稱曜卿賦古樂
府廿四章韋良嗣爲敘文集十卷次口卿游嵩少
聞山鐘賦詩亦有集若干卷行世又次口卿有文
集百一十二篇稽諸兩唐書經籍藝文皆不著錄
全唐詩不載李曜卿而有李子卿李幼卿二人皆
大歷間人此三墳皆卒于天寶十年以前其非此
二人明矣碑爲從子陽冰篆書其不合說文者曜
卿之曜當從火作耀而從日种貌之种依尚書當
作冲而從禾豪猾之猾當從水作滑或從允作燿
而從犬皆非也藝字亦說文所無徐鉉以爲俗書

謬謬不合六書之體本只作執後人加州云義無
所取而碑中竟書作藝陽冰不講六書大率如此
其餘乾鑿崇劇第荏等亦皆俗字已詳潛研閣中
諸跋不贅論焉

拙先塋記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三尺三寸十
四行行二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拙

先塋記

聖皇南谷蒼龍大泉獻遺家不造

先塋記即衣園園靈蹟遺令也先太

太師公高口簡系泉單開歲十有一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三

先夫人合祔不珪跋元我止也

也先夫人合祔不珪跋元我止也

夜周子曰李氏子不珪其子不珪其子

益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方士邵權編

遷管郭之遺囑曰霸岸鑿龕容土堪矣

于溫界止禁北窰中版室是用口叶

地其原屬福筮止端損三止解三止損

三止解緩吉孰甚焉迺口卜邵城左口

口惟餘食於上澹水東樊水西水惟餘

會新上瑩連山南莊平峒口口坤勢止

宜歸而順止也氏仲氏叔氏三墳歸
攝提格章之仲旬口日 靈輜之歸
藏之經靈藏金玉之經惟其書 先
異昔歸口三百篇之經中川宗伯貢
之經止也 上澤經幽明錫類口
詔贈黃門侍郎昌命禮部尚書
口口清河郡內太夫人口口版未篆
皇命大興惟二子郭貞石
嗣口口口錄

從子陽城書 卓炎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三

釋文

拙 先塋記

粵烏庠昔蒼龍大泉獻遺家不造

先侍郎即世

建塋霸陵遺令也先大夫徐公高口儲矣泊單闕歲十

有一月 先夫人合祔天珪改元我之伯也卒間

五六年仲也卒不四三年叔也卒君子曰李氏子天假

其才不將其壽蓋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歟方士邵權編

得管郭之道暗曰霸岸鑿龕容土堪矣于溫冥之禁非

窀穸攸宜是用口叶永地其原鳳栖筮之遇損三之解

三曰損乎解緩吉孰甚焉迺口卜邵城左口口右惟茲

食枚卜澧水東樊水西亦惟茲食新卜瑩連山南佐平
峒口口坤勢之宜隧而順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
攝提格辜月仲旬口口日 靈輻以降壽藏有恤無藏金
玉厥惟琴書 先志也異昔述口三百篇永泰中小宗
伯賈公至爲之敘 上澤悅幽明錫類口口追贈黃
門侍郎申命禮部尚書
口口清河郡太夫人口口版未篆 皇命大興惟
二刊刻貞石

嗣口口口述 從子陽冰書 栗光刻

是鉅唐李監陽冰書以其年代窳遠風雨昏潰字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三

體不完讀者斯泥遂有吳興姚宗夢筆意率好古者
數人同出刊刻之費 威安際重開所貴名賢筆跡
傳諸不朽時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畢功助緣
僧智全 僧審疑 僧省中 僧靜已 僧文遇
勾當人鄧德誠

此李氏卜葬李驪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
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徧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
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
雲碑 石 華

右唐李氏遷先塋碑經宋大中祥符間重開今復剝

落自清河郡太夫人以下文多不可卒讀 爾雅歲
在亥曰大淵獻此碑書作泉獻避高祖諱也唐兗公
頌碑亦書顏回字爲子泉客上垞矣垞字字書不載
疑是耗字重開時譌未爲土也 金石

陽冰書結體茂美而多乖于六書之義然蔡邕石經
已多別體豈書家多不究小學耶文中若寧從泉碑
作粵高從口 讀如 碑下口從口 之口 貳碑作翳龕從
含碑省從合棲或作西碑合作栖樊中從父碑從夕
佐古只作左碑加人岡碑譌作峒勢古只作執見漢
書碑加力宜從夕碑從因隧古只作隊見竹書穆天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五

子傳碑作隧輻碑作輻藏古只作臧詩中心臧之先
儒有藏臧二義碑作藏悅經傳多作說碑作悅版加
作版皆詭于文字之正若泉作泉借泊字爲之改從
已借級改字爲之寶作璫案璫字見竹書穆天子傳
玉篇引聲類亦曰古文璫字此或古人省文借字之
法猶未大失也篆者聖人不虛作非可依隸以造昔
徐鉉作說文新附識者多譏其謬獨怪陽冰自言斯
翁之後直至小生又欲求刻石經立于大學而不究
小學如此倘任鴻都之役未見其勝于張參唐元度
諸人也 關中金 石記

右李陽冰書遷先塋記說文改更字从戊己之己殺
改字从辰己之己徐鉉引陽冰說謂已有過支之卽
改而此碑書改元字卻从己不从己泰詛楚文改亦
從己蓋二文可假借也坻字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
不載惟家語執轡篇息土之人美坻土之人醜注坻
耗字此少溫所本矣敘說文从支此與三墳記俱从
又泉卽泊字水當在左旁變文居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述者名全泐石墨鐫華以爲季卿据三墳
記爲季卿述首稱先侍郎之子云云此碑亦有先
侍郎卽世之語則其同爲季卿所述固無可疑碑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主

云天寶改元我之伯也卒天寶以壬午年改元則
其前云蒼龍大淵獻是開元二十三年乙亥歲前
云先侍郎卽世又云先大夫徐公此先大夫未詳
何謂也下云單閼歲先夫人合祔是二十七年己
卯也伯之卒在合祔後四年又其後十年之間仲
叔俱卒卽前碑三墳者是也霸岸鑿龕客土坻矣
此是形家之言龕與堪通今俗用砌字太平寰宇
記滿岸在通化門東三十里霸岸鑿龕有傷地脈
此云客土猶形家謂之來龍也土坻則脈傷而藏
者體魄不安矣溫其之祭未詳以臆度之溫取室

閉而煖冥有幽冥之義皆謂墳穴也又云攝提格
率月攝提格者寅年也當是壬寅年仲叔之卒在
天寶十一載壬辰又越十載爲寶應元年率月十
一月也以壬寅十一月柩葬也碑云異時述口三
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敘此必是其先
侍郎所作之詩也唐書賈至傳至之轉禮部侍郎
正在永泰二年未改大歷之前惜不知其集名無
從考矣碑今在西安府學不知當時從何處移來
碑有其原鳳栖之語則其先塋在今咸寧縣鳳栖
原長安志云少陵西北三十里皆此原雍大記柳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主

宗元爲伯妣志曰葬于萬年之鳳棲原在唐時爲
萬年縣安化里似碑當立于此處今碑移而墓亦
不可考矣碑爲宋初咸安縣重開而助緣者皆僧
名想宋時李墓尚存墓旁當有僧寺爲之守護諸
僧皆住寺者也

顏魯公祖關二大字

字徑三尺許隸書後有翁覃谿跋并七言古詩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吉安府

程開

右禮關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
存此二字耳青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

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荅云祖古作禮八分取以相配若此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此山光千丈矣据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平原太守欵者訛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寶年題則寺僧與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欵乎其爲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公八分惟見東方贊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也祖字作禰漢宗俱孔謙曹娥諸碑皆如此至於魯公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題名吉之淨居寺大歷二年十月題此其確可据者故爲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七

考其大略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石二其一丙午匡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尚記黃李尋八分爰崇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僅此始覺禪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谿一滴誰嗣音後來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欵盜宣城老子執陳迹未會松竹高邱吟亦如寺僧與汪子商略補刻爭摹臨世間忠孝眞仙佛正氣耿耿留精忱森然魄動仰星斗何必更訪東西林區區歲月那足較兩字已重千球琳旌旗歌舞照千載文山黃李猶同岑嘉客來遊偶然記雲泉相印太古心松門風起衆山響天籟聲

荅文山琴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翁方綱

按青原志云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大歷二年十月題此舊唐書顏眞卿傳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不載吉州別駕之官新傳則云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眞卿之刺撫州在大歷三年則改吉州司馬當在二年若永泰年其時宜初貶硤州未改吉州似寶刻類編較確也惟吉州別駕或寶刻傳謗當從傳作司馬耳祖之作禰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禰述家業正與此同司空宗俱碑禰父司隸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顧藹吉云玉篇禰與祖同碑以爲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同禰亦以禰爲祖蓋有自來也然則汪舟次與寺僧問荅之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唐五十四

七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五

會善寺戒壇碑

碑高三尺一寸廣約二尺九寸作兩截書上截廿六行行十六字下截廿四行行十字正書在登封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寺戒壇碑

請抽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同德寺僧重

進 奉國寺僧法□ 香國寺僧從恕惠深安州

龍興寺僧□□

右河南副元師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緒奏得安國寺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僧乘如狀前件寺戒□□供奉大德一行禪師□故

□壇□□□同律師□□□殿宇幽閑□□□

受戒之□□城推嚴□□□□墉院荒涼更屬艱

難壇□摧□不有修葺竊愧先賢望抽前件□律僧

七人住持□□有關□填□□建方等道場常講戒

律庶□□聖□國土安寧

中書門下 殊 殊奉 勅宜依殊至准 勅

故殊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殊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 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 綽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 使

檢校 侍 中 李 使

中 書 令 使

沙門乘如言伏奉云十月十二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常建戒壇兼抽持

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祗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

□□者□□之□或者萬行之首非絕□岑□□詣茲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會善戒壇□□□登其封杏遺塵累躋其□必

□□□比爲碩德湮沉虛迹□毀觀者興黍離之歎□

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抽僧

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呼萬歲之□ 聖壽無

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載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

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 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扶風夫子廟殘碑

碑不全僅存一石高廣俱一尺五寸許共七十一字正書今在華州

關司員郎琅邪顏真卿書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

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

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

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

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

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

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

國用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

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生有時而息禹之

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

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衰而裳垂

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瓊渭之北望標關

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

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

柔而立迺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資奉詔旨廓新

祠宇廟閣岑立宮牆鳥趾睥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

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

如在間簋豆而無算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

中小康之前也俗趨而進歸附以勳兵設義而銷戰
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
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頌頌
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幾黍稷公器覽容色
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髮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
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風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殯
味尤續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
歷二年某月日記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四

此文載于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歷二年
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

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

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

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

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

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金石文
字記

此文浩以大歷二年作于扶風魯公會書此于湖州

華州有之非也疑後人偽作

關中金
石記

按此碑文五百四十餘字今存者連銜名祇七十

一字文存十之一耳檢唐文粹刻本有此文錄補

成篇文粹載此文題曰扶風縣文宣王廟記撰人

爲程浩今碑題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真卿書及徐浩名徐浩必是篆額者也唐書地理志扶風縣屬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武德二年初置漳川縣貞觀八年更名扶風然碑又云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扶風爲貞觀改名不得爲古若扶風之名莫古于漢卽鳳翔府爲漢右扶風地自隋以來謂之扶風郡今以縣爲古乃文之失實者云在京之西謂至德二載號鳳翔府爲西京也顏真卿結銜存司員郎三字以本傳考之真卿之爲武部員外郎在天寶初年此後未嘗官員外然此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五

文末題大歷二年文粹所載要非無據未敢斷以爲誤也程浩無傳可考篆者徐浩碑存其銜曰書都官郎中徐浩傳載浩歷憲部郎中在安祿山反之前則亦是天寶十四載以前之官而未嘗爲都官郎中文盛稱扶風縣尉袁弁奏奉詔旨建文宣王廟奉先師及亞聖十哲像而令丞簿皆牽連及之則興建之功獨在尉矣文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則此文專爲扶風縣之文宣王廟而作魯公不應又書之于湖州至湖州之無臨安縣與杭州臨安縣之現無魯公書此碑皆屬夢英之誤記又不

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爲程浩作固無可疑其書碑篆額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誤而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于轉徙未可知也

義琬禪師墓誌

石高廣皆二尺廿二行行廿一字正書在洛陽乾元寺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

并序

香山禪師諱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岳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寒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右肱枕席左臂垂肱言次寂默奄魂而歸舉體香軟容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六

華轉鮮感瑞嘉祥具載碑錄師未涅槃先則靈記吾滅度後世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爲僧世五年後焚身留吾菓園待其時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口國老忠義司徒尙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於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宮勝軌元寺法孫明演授禪父託葬祖黃金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徹天請号焚葬借威儀所由檢校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曰義琬禪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心超覺路遠近歸依身歿道存實資褒異伏望允其所請光彼法流其月十八日勅義琬宜賜諡号大演禪師餘

依澤古辰口月十九日茶毗入塔今冊載無記不從大
禪翁也行慈悲海得王髻珠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
寶劍見網皆除業爲學山萬法包納練行凝寂方能動
天塔磨青霄砌下雲起星龕月戶面河背山清淨神靈
庶幾銘曰

行破羣邪 業爲學海 戒月青空 心珠自在

塔面長伊 鈴搖岳風 動天威力 無住無空

碑述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表義琬禪行素高勅賜

諡號大演禪師刻字作勝以艸體爲楷書也

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乾元寺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魏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七

時創建昔在伊闕東山之嶺明嘉靖間遷於山麓
碑云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法歲猶言僧臘世齡
猶言世壽皆親見此碑又云頂白方面赤方右肱
枕席左臂垂膝此述禪師示寂之象禪師之榻向
南而設其卧向東頂白方者首在西也面赤方者
而向南也釋氏示寂以右脇爲上故右肱枕席則
其面向外而南是側身而逝也他碑述高僧示寂
但言右脅而已未有若此之詳盡者禪師臨終有
滅度後三十年內及三十五年後之語果於二十
八年有相國郭公勝乾元寺大歷三年二月汾陽

表請賜號大演禪師按禪師以開元十九年示寂

越二十八年爲肅宗乾元二年三十五年爲代宗

永泰二年其云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

郭公勝乾元寺此郭公即郭子儀唐書子儀傳是

年畱守東都寺僧始以額請也至永泰二年則吐

蕃寇醴泉子儀方屯涇陽與吐蕃戰自無暇爲禪

師表請賜號據碑載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詞則

距禪師之寂三十八年傳載是年三月子儀還河

中則二月方自涇陽入朝宜有表請之事也碑下

文有四十載無記之語是約畧之詞其實三十八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八

年正與三十五年後之語合也乾元寺勝題于乾
元二年未有此勝以前不知此寺何名通志但云
魏時創建不云何寺此碑首云香山禪師豈香山
是寺名耶

趙叡冲碑

碑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隸書

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虢州刺史太常卿天水趙公神

道碑

并序

尚書兵部郎中安陽邵說撰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集賢殿待詔卿邪王瑀書并

篆額

惟天水趙公諱叔冲公惟隋員外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涇源公顯和之靈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在立之
會孫 皇朝監察御史君煦之孫統王府法曹參軍徵
之子自涇源四代咸著清德洎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
貞簡形儀朗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禮誠純接
奉朋交文蔚行茂顯于當世 天后時應明堂大

禮科 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轉汾州平遙尉尉劇
之地以幹敏稱秩滿從調吏部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
超等授大理評事公勉於祿養請署同州河西丞贊貳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九

其政吐輯吏肅劇賊遁通伏姦不與縣六百石郡二千
石皆受成仰辨而已道長遲速奄忽遷殂以景雲二年
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于縣館享年五十二及夫人平
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祔于虞鄉縣
五老原初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宜
孟忠勳炳著追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翼亦能勳
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爲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由
魏歷隋位與皆昇嗣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祿以吾祖
宗之福豐慶演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
有達人洎公即世適世歲而良器官至中書舍人未五

十歲而良弼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嶺
南兩道節度使太子賓客 睿宗朝以嗣子參掌

綸誥追贈公驪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

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贈公太常卿 今聖

踐極嗣孫密邕薰復縱袞等咸擅才業宦成三署竟如
公疇昔之所識於戲趙氏再世昌茂克大其門皆號州
祇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其誕受光
飾享茲徽章敢篆石立表紀旌風烈銘曰

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舛磨羨其昌於烈趙公置
惟貞良砥修行學顯茂家邦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

朝就烈佩玉鐙鐙 澤存本根沃潤黃腸有茲遺風久
逾馨香於斯篆刻裕美無疆

大曆四年歲在己酉五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建

按趙叔冲兩唐書無傳撰人安陽邵說題銜曰尚

書兵部郎中舊唐書傳說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

史敗說降于郭子儀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遷吏

部侍郎太子詹事新書文藝傳惟不載侍郎詹事

官餘與舊傳同而皆不云官兵部郎中傳之畧也

書篆者王瑒無攷俾敘叔冲先世云顯和之元孫

世立之曾孫君煦之孫徵之子不云高祖某曾祖

某祖其父某也隋唐書亦無諸人傳碑云天后時
應明堂大禮科兩唐書選舉志皆不載此科目天
后之享明堂在永昌元年正月赦沖應舉當在是
年碑云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
宣孟忠勳炳著追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元
亦能勳攘寇難捍衛王室按成季趙衰也宣孟趙
盾也衰字子餘盾衰子字孟諡宣子左傳韓厥言
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矣碑語本此趙融附見魏書趙逸傳云逸天水人
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而不言其官吏部尚書
趙元見晉載記晉師伐秦秦將姚洸鎮洛陽部將
趙元說洸固守洸出戰元從之會陽城及成皐榮
陽武牢諸城降元死于陣而不言其官黃門侍郎
皆史之畧也蓋叔冲之先世可攷者如是良器良
弼兩書亦無傳

大證禪師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五行
行五十二字正書在登封縣嵩嶽寺後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太微宮使

崇恩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緒撰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二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
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體泉湧而獨疾實炬然而破開蓮花無染而獨清夜光

不繁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

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

示非慧見口孰能知之大德号墨真姓邊陳留開

封人也厥初為修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豐屋何如方丈

馳良馬何如振錫珥粗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食珍者豈觀飢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三

既勝矣出門絕迹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為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

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日照雁迷解

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

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息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

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為廣我照能通日月未

為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主無

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為未出心

量彌勒深入火聚無沒又承慶德大師一見而識手再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客之以默俱諸等妙忽合自他梵

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

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俾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

亂兵蜂螫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豺狼

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

厄人以忍言說不尋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

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蓮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

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傳僧璨璨

傳道信信傳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

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

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爲沙彌

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依如林天寶八年緇

侶領袖舉以上開乃紫正度初隸東都衛

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

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

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

利往者導之以捷觀與者辯之以正深在定者戒於貪

悟所覺者使之遠視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

優曇鉢花齊我知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跏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經門人悲及塵

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蕭索其年

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歷二年有司奏諡

上開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緇嘗官於登封因

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卽十哲

之一也視猶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

上德不德興慈連悲現於獨界俯爲人師以

我無思破彼盡思爾方歇俗我則隨時由多

分別妄生垢淨根不緣口像豈染鏡法不可

著空卽是病無得之得絕聖而聖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四

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

語女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

寂寥松柏所

大曆四年歲次己酉口口二十四日

檢校僧敬愛寺談振聖善寺僧義辯安定劉

英模勒河南屈集臣饒

碑在嵩嶽寺後欹側荒坡中傳燈錄載達磨傳慧可

可傳僧璨傳道信信傳口忍忍傳盧能今碑載忍

傳大通自通以下三傳爲大証摩頂付法然則少林

衣鉢授受六傳八嶺南蓋南宗也傳燈錄載北宗神

秀其門人嵩山普寂立秀師爲六祖云 說嵩

右大證禪師碑真跡剝缺過半行款字數不可數可識者共六百八十八字完全者三百二十五字 金石

文苑英華載此碑其文尙可攷年月据寶刻類編全磨滅也述書賦注稱縉爲文筆泉藪是時縉捨財造寺之弊甚矣唐代宗尊重二氏至沙門道士死而賜官賜諡誠可嗤笑碑列縉銜云太清太微宮使崇元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劉昫書止云太微宮使其崇元作崇賢無齊國公封號皆當以碑爲正 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五

按此碑間段磨泐文苑英華載此文今据以錄補說嵩云碑在嵩嶽寺後欽側荒坡中河南通志嵩嶽寺在登封縣城西北嵩山之前武則天幸嵩山常以此爲行宮而不載敬愛寺之所在則敬愛寺毀廢已久今碑在嵩嶽寺後大抵敬愛寺址當時與嵩嶽爲鄰矣撰文者王縉字夏卿維之弟河中人舊唐書傳稱其以文翰著名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 碑作門下 同平章事太微宮使 碑有太清 宏文崇賢 碑作 崇賢館大學士加上柱國 碑有齊國公新傳較畧 然碑立于大歷四年而傳稱三年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尋兼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皆四年之官而碑無之似撰文尙在四年以前也書者徐浩舊傳稱其代宗朝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新傳不言其官集賢而有會稽縣公之封兩傳互異合之則與碑同也碑云禪師年至二十受聲聞戒捨眷屬爲沙彌天寶八年上聞正度充敬愛寺大德寶應二年正月跌坐而滅年六十夏十四蓋自天寶八年受度至此僅十四年故云夏十四以前爲沙彌者且二十六年也寶應二年七月改元廣德故正月仍稱寶應碑又云縉嘗官于登封因學于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縉傳稱廣德二年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碑所云嘗官于登封者當卽在此時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六

逍遙樓三大字

石高九尺六寸廣四尺正書徑二尺七八寸在廣西臨桂

逍遙樓

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真卿書

庾賁德政頌

碑連額高九尺七寸六分廣四尺二寸五分十四行行三十十字篆書後有小記二各六行上下截刻上截

行四十一字至三十九字下截二十九字或三十一
三十三字不等並正書額題唐龔丘縣令庚公德政
刻十字篆書
任寧陽縣

荀勗古之良宰也榆之隴上庚公今之
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蘇口口口口
紀議者謂庚公之政為吳公之政也
口谷崇宣慶元口口為經國致理口口
口國擇賢官欲求之宰縣已我自任城
尉龔丘五百石非十何口口口口口
龔丘入祿口口明命國禮讓省刑罰
口口後關土田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七

此時雨味為吏屬於是時龔丘不繼井問
咸得三載考績一方歸最 勗口口口
欲求清河張公口口口口口口口
尉官勸直沮桂詠職上地類口口口
方諸爽氣日暮雪清口口口口口口
茂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異里聲同歡口口口口口口口
線口茂宰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川口茂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口茂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王口口元澄為尋陽令 曾王口口師
形為蜀王令學楷繼代龔麟榜走大
龔中口口彭潘等三十五口口口口
口口咸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答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
大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
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龔

釋文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六

荀勗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庚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
頌之如無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告羣吏曰昔孝宣慶元二口口為經國致理口口口長迺
擇郎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龔丘五百石非才
何以當之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罰紆力役闢土田宣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春風於是齊魯不變井問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
都口口口御史清河張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勸直沮枉迷職之地類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口

口千里異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
矣公名賁字口明其先口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
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口州別駕王父
曰元汪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
繼代龜麟接武大歷中邑考彭涓等三十五人以公岐
柔口大咸願刻石褒美申于元戎元戎允答縣人以
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口之作頌多愧能文辭曰
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樹一方邑老上請
願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迺刻

大歷五年九月三日建

此九字係大書
在碑之第一行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十九

佑之間龔邱庾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歷五年歲在
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
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
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廳事之後龔土中得其口斷
壞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沉埋懼磨滅之無日思
欲得完本重刻于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永口趙珣君
瑞肯爲尋訪於邑人彭龜家得舊藏舊紙本一以示
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龔石命工口刻口記
庶平庾公之德政與李公之辭翰爲不朽云五月
一日承務郎兗州龔縣令林棣宋佑之記

有唐庾公嘗宰是邑當時治績昭著而名公若李陽
冰者因邑人之請口文以頌其實口口既刻亦庶不
朽不期圯壞其間廿餘年未遑再立德政口口不絕
如綫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明年再勒
其碑豈非宋公之爲治有慕於庾公之治邪不
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
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庾宋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
邑人鄭貢進士口口口口

徵事郎主簿孫思

忠武校尉縣尉王景俊

管勾造碑佐史耿口口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二十

碑殘剥僅有其半貞元三年林棣宋佑之來宰是縣
訪得完本於邑人彭龜家重勒諸石今按其文序庾
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口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
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光州別駕王父
曰元汪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又云
大歷中邑老彭涓等三十五人請於元戎云云然則
當日彭涓之立頌石竟未上於朝也劉夢得高陵令
劉君遺愛頌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
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今
碑稱請於元戎及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

口之作頌豈此時節度此方者宜可以專擅固不必待朝命耶書之亦以考世變焉文內有改字與弔相連說文改撫也從支匕聲讀與撫同此下一字存其上半弔是爲柔字撫柔蓋稱其惠于斯民也授堂金石跋此碑建於唐大歷五年至金貞元三年龔縣令宋佑之以舊本重募於石佑之自爲記竝卜儒卿後跋刻於碑之左方碑文下載每行泐去三五字餘俱可辨黃小松司馬云碑陰尙有金貞元間給事郎守令于象及典史單文等名未有拓本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無撰書人姓名文云縣人以陽冰與公周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旋云云宋佑之記亦云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則撰書皆陽冰爲之也山東通志龔邱本漢寧陽縣地北齊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二十里有龔邱城更名宋大觀四年避宣聖諱祇稱龔縣金大定二十九年避顯宗諱復改爲寧陽元明以來因之此碑重刻于金貞元三年其時未改寧陽故宋佑之記自稱龔縣令也碑云都口口口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取官勸直沮枉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云云玩其文義似與盧正道情德碑相同中宗神龍二年勅內外五品以

上充十道巡察使廉按州郡其時正道爲滎陽縣令衛州司馬路敬潛爲河南道巡察使以正道政術尤異奏聞中宗降勅褒美識法師爲之立碑頌清德此碑似係御史張曰昌爲巡察使品定庾公政績邑老彭涓等三十五人刻石褒美所謂題以上下之目者猶言上考下考庾公治居上考也特是碑但言申于元戎元戎允答而無奏聞之明文故不聞朝廷有勅旨如盧正道耳碑云公名責其先四川人泐一字乃潁川也廣韻云庾出潁川新野二望碑又云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甫焉通志氏族畧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庾皮皮子過邑于緱氏然則碑以爲成周掌庾者傳訛也碑敘其先世曰考欽嗣王父元汪曾王父師則史皆無傳碑中用字如荀藐之荀松筠之筠皆新附字苟當作郇徐鉉云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筠當作緱嘉定錢君大昭云周禮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緣綱寸焉鄭司農注緱籠綱者讀爲竹中皮之綱緱持綱紐也此卽古筠字又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黽中碑書作暮从兩日俗字也繼續也

从糸豎一曰反豎爲繼篆體古文絕字繼字从反
絕爲義碑竟从繼亦誤凡碑誌之例多自高曾順
下此則自考上溯曾祖又一例也庾公資史亦無
傳碑題建立年月在文前一行字較文特大亦他
碑所未有

臧懷恪碑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廣五尺四分共二十八行
行字自五十八至六十四不等正書在三原縣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
臧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真卿撰并書

翰林 待詔光祿卿李秀巖題額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彊字
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僖哀二伯
既納忠於 魚 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
道迹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緒奮陽秋
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龍
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朝散大夫贈銀州
刺史咸務遠圖克開厥後恤繼之慶世祀宜哉公卽銀
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澀秀雅

善騎射尤工尺牘沉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冲邁英異
冠倫友于弟兄謹介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苟柔以吐
剛莅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
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勲勞陞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
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

聖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
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又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
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
征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
深爲節度使王琬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

五

騎遇突厥斬吸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
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給之
曰我爲城懷恪 勅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乎時僕
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
公判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
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木安氏有
馬千疇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悚慄疇敢
不祇仰爲節使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
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
向者累年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季歲次甲子

春二月廿有六日薨于鄴城之官舍享年五十六其季

八月廿三日 詔曰故具官公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

行逾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

大將軍卽以其季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

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

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

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

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

左郎將劔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郎將

靜邊軍使贈秘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

楊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

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

度使魯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

之姿英威鬱耀之質而希讓識度廣遠器謀沉邃仁

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勲勞懋於 王室至

德中 今上爲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

左右入侍帷幄旣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

寄加以篤睦羣從紉綬宗族吉凶瞻恤終始無渝行道

之人孰不嗟尚 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季

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

德元年冬十月 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

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

都虞候魯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勲賢

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

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微促齡悲於逝

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

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

父由子賢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

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

以材雄朔陲尚書旣還特以功樞當代兄弟子姓勲賢

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追

于今茲繁衍彌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

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爲田

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嘗寮之歡故

公之世家竊備聞見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奐則諫納鼎以規歿資言立時

稱聖爲仁昭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口先羽儀以至

夫公英明雄毅鸞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棧妙窮金

匱謀猷泉寫翰墨風駛儒勇是兼勲庸以位介馳戎馬

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身抗詞謬連挂精貫雲日氣雄鉅鼓狄人義激僕固
誠全眇湯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
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全 天子休之命侯開
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邇幽局是卽十城玉折
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 天眷孔明
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
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臧懷恪碑顏魯公纂并書懷恪再爲王峻蕭嵩兵馬
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
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尙書節度使魯國公碑
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
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
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
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
以韓秀弼書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
有過人者矣

并州山人稿

尙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予向
以使事道陝得之尙書七子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
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與此不

同金石萃編

右贈工部尙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
錄以爲大歷中立顧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
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予以魯公署
銜證之而知德甫爲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
歷三年真卿刺撫州具撰李含光碑云大歷六年真
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
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歷三年以
後矣寶刻類編以爲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
年月并未讀其全文尤爲疏舛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天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
所向摧靡新唐書室韋傳惟載開元天寶間凡十朝
獻其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于傳證之碑則開
元初已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噉八
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
聖歷九年九月改默啞爲斬噉當時武后然懷恪應
憤其偏疆故漫爲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變給敵功
不爲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疎也又
所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遮之由此獲
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
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

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則傳言父蓋名乙李啜今碑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及開元初來歸始爲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史文皆未悉並當以碑爲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闕則是碑之傳益可寶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真卿結銜考之碑題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真卿傳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真卿上疏載以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別駕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紹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舊傳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自陝州是也元載爲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事元載之誅乃大歷十二年事真卿之爲撫州刺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据麻姑

仙壇記大歷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

年矣集古錄目載顏真卿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

州之略驛橋東以大歷九年立據此則真卿今据

其子希晏大歷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

因列于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二月薨十

月寔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

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

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据魯公文

集東莞臧氏紉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

金薤琳琅載此碑父善德與紉宗同而祖作君寵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蓋金薤訛也碑云斬啜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

設支金薤琳琅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啜舊

書傳作乙李啜拔似新書脫一拔字啜拔即碑云

啜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攷然以

其爲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邾支

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即以部落爲名故

啜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啜拔又蕃語繁簡之

不同也紉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

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碑書懷恪七

子官與紉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

折衝紇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口州刺史次希昶與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紇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希愔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紇宗作忠武將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紇宗作左威衛中郎將次希晏紇宗贈左衛使餘同次希讓紇宗但書魯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据紇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子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真希實希拙希逸懷亮五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此疑有說亦無謙名再据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于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真卿以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于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爲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爲何人之原名耳真卿撰此碑當與紇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也

臧希晏碑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隸書在三原縣口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左金吾衛將軍口口州大都督臧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兵口侍郎上柱國清河郡口口張孚撰

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緋魚袋韓秀弼書

有唐廣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衛將軍臧公墓于口口安邑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大曆五年十月十五日葬于三原縣長塋鄉禮也公諱希晏字恭靖先封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受氏奔葉重光僖伯諫魚哀伯諫鼎文仲立德武仲立言傳慶口口口之口口口口口之際子孫有後大庇生靈述職因官今爲京兆人也曾祖君寵通議大夫靈州長史祖善德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上蔡侯贈工部尚書重世將門一時人傑光臨舊圖非驚於守口繼登列郡載美於口口應社白茅式旌餘烈爵明朝也握五兵之要漏幽泉也追八座之尊禮備口榮澤覃存殁名器之重今古無僞而高門榮戟前庭鍾鼎谷量千駟之馬竊滿萬金之裝三武邁賈氏諸昆八元口高陽才

子公□□□飾長標雅操用武則武可畏學文則文足
昭鬱爲珪璋俯拾青紫常以爲千戶侯力可取萬人敵
才之餘□藝總九流射穿□札長綬係頸於閭越□兵
斷□於何奴開元理兵之歲塵飛碣石烽照甘泉盧龍
北隱胡馬南牧克貞師律□□親賢 天子

御正陽前殿乃命禮部尙書信安郡王建牙璋擁金節
控弦廿萬以專征之六郡良家公爲特□而□征□□
□□□公以爲楊雄執戟阮籍步兵千古同□□無
慙色其後出右地窮河源收堅城拔高壘戰勝攻取左
旋石抽合變出奇智□□遇以□功業遷至衛尉少卿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尋加□受降城使河曲之間威聲載路屬三水之地五
載未巡公侯腹心受委而拜遂以公爲□□皇城使遷
左監門將軍兼麟州刺史無何轉慶州刺史去思來暮
行古之道特拜太僕卿兼寧州刺史夫漢宣共理所以
寄□侯也□□以寧是川咨多□也故佩中朝之印塞
外臺之帷抑有由矣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駐 蹕而
萬姓來蘇迎 鑾而百神望 幸由是□其列
郡□爲行宮鎮六龍之旂儀雙鳳之闕擇能作牧匪易
其人以政理殊尤拜主金吾衛將軍左街使任切爪牙
寄崇心膂□利功業亞夫□名方欲鑿出師之門分制

軍之闕未加明命忽闕幽泉故老泣於邊疆賢臣愴於
冠劍將星夜落陣雲朝起凜然餘勇千載猶生故夫人
贈燕國夫人劉氏百代舊封五公貽慶嬪則彰美姆訓
番芳生前已飾其□井歿後更封於石窳先公□□合
祔同歸公之季弟希讓御史大夫工部尙書渭北節度
贈太子太師往與公更執金吾同□□王肅儀貌陳
平智謀雄憲臺之一□□長城之萬里因心則友義切
天倫嗣子睦王府長史叔獻次子郢州別駕叔雅季子
河南府河清縣主簿叔清樂樂□□攀號岡極羔柴泣
血曾參絕漿喪過乎哀行過於禮敬承副相之託式紀
冠軍之銘銘曰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賊孫有後千古立程才爲將畧道實人英出入三代光
□百城□□之□□□之□□□□□□定傾□□
□□□嘉名□□父子□□弟兄高碑之上□紀忠
□

按寶刻叢編載諸道石刻錄有唐贈揚州都督臧希
晏碑云唐張孚撰韓秀弼八分書大歷五年立在三
原今碑不見贈揚州都督事亦無大歷五年字或皆
在所缺處葬于廣德而建碑于大歷年亦不遠也
希晏爲懷恪子兄弟七人皆貴顯懷恪碑爲魯書甚

傳于時金石錄載臧氏墓碑凡三金石畧載韓秀弼所書碑凡四而俱不及此何也碑雖斷缺然名字世系歲月功勛及夫人嗣子俱尙可見亦異于泯滅失傳者矣

金石存

按臧希晏爲懷恪第六子

并州山人稟誤作長子

碑題□□

州大都督泐二字据懷恪碑是贈揚州也撰文者張孚孚字可辨蓋與曹倦圃先生藏本同爲佳搨矣張孚及書人韓秀弼史皆無傳古今碑帖考載韓秀弼秀實秀榮三人云並以八分擅名又俱同時必其兄弟諸書皆無可攷墨池編載秀弼所書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碑有六曰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並八分書而不及此碑并州山人稟則載此碑云廣德二年書是亦未細閱全文也碑稱曾祖君寵祖善德與懷恪碑不同又稱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贈工部尙書亦與懷恪碑異碑云開元理兵之歲命禮部尙書信安郡王控弦廿萬以專征之此卽開元二十年正月信安郡王祚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伐奚契丹事詳見白道生碑跋中碑云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此指肅宗靈武時事

顏魯公撰臧氏紉宗碑懷恪七子書贈官者六人惟希讓不書贈官蓋其時希讓在也此碑則云希讓贈太子太師則亦卒矣希晏三子叔獻叔雅叔清其官位與紉宗碑不同碑云叔獻睦王府長史紉宗云朝散明州長史碑云叔雅郢州別駕紉宗云朝散洋州司馬碑云叔清河清縣主簿紉宗云京兆府參軍蓋紉宗與此碑有建立前後之不同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唐五十五

三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五十六

麻姑仙壇記

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後
跋二一一行一十四行每行俱十六字正書在建昌
府南 城縣

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顏真卿撰并書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
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
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
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
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
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
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
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
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閒麻姑來時不先聞人
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
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

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
也得見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
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
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主者
會時畧半 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
海中行 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 經弟婦 新產

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憶且 止勿前 卽求少許米
便以擲之墮地卽成丹沙方平 笑曰 姑故季少吾了不

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 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
言背蚌時得此 爪 以 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言卽使人 牽 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
以把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
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鰲三季真卿對撫 州 按圖 經南
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曰此得道壇東
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
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
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
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
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
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季忽見虎駕

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
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 龔宗
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龔

宗感焉乃 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白
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遼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
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
而食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
法錢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壽華皆清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季夏四月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三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
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壇東南有池池
中有紅蓮曾變爲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步
虛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
石螺蚌殼或爲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澗石磴瀉
紅泉卽此處也刺史顏真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
詳其事

太平寰宇記

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

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
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
此記不同蓋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
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
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
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集古錄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
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
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四

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
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僞云

金石錄

麻源第三谷入太霄觀別由小路約行十里上山其
紆峻亦畧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枕流亭
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近之龍王祠有潭
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方
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清
高氣象主者胥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葛仙朝真
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爲清真夫
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真寂冲應元君微

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

魯公碑魯公塑像在祠堂中

周必大歸廬山日記

顏碑刻于唐大歷六年魯公纂文紀山迹也石賦書

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薊州衛

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

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

謝士元跋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

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

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

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五

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

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

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

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琳瑯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

建昌碑隨入公廨間爲一守臺之歸而命俗工摹一

碑于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

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

不差毫髮臨池者尙鑒余之苦心哉

明藩益王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卽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

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當時

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敢視

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然偶

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

毫髮不差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

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

楷因併刻之

季膺跋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

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

樵豎于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六

遊輒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

快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

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人石

芳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

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至行世蠅頭小書

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誤

矣

庚子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

聞驥之子昂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余麻姑

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
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于建昌者草廬所謂浸
失其真者是也

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王版可入懷袖唐顏魯
公真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爲魯
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圯吳道士攜
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緱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薊州衛
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
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輩李說書觀劉郎
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七

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
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
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二
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
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卽此碑
石旣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
如麻姑者狡獪于其間乎

金石後錄

盧州題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
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間鋤得之斷

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
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

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間學佛者
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
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
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
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
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八

按小字麻姑仙壇筆力遒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
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尙佳惜碑陰
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迨兩至江西竟無
從訪得也

三教道場文

碑高四尺廣三尺七寸二
十三行每行字不等正書

資州刺史叱千公三教道場文 其傍卽周文王神口基
故後周文王號口口口口口

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李去泰述

書人樂安郡任惟謙

四維無涯，質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孕乎中，寒暑推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卽有金人，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籙口宗，中融自然之理，法本無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靈之，又應方丈之間，示我三教，察其規製，卽資州刺史叱干公作禮虔誠，大曆二年十月奉爲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邦千里，作鎮心貫白日志，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徒甲第以身許國，閭閻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歌黑山，尙七常以丹誠望闕，所經幽巽志誠感神，上啟靈祇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九

誓清壤，襲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衆落附欵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于海隅，罔不咸若，公之口也，所以建此道場，上答神理，公之信也，天地合應，鬼神共資，磅礴山川，慈邃祠宇，口口智力，誰啟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影盡證虛無，衆聖真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耀，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氲，下有真人現世，漢崇褒聖，已表儒風，唐號文宣，亦尊德位，仙雲法雨，併灑虛空，東序西庠，盡涵霧露，別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技業本根，則後周之

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恍惚想之疑，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踟躕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西方大聖爲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甘露灑雨水口，淨塵心澄智口，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混元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口口辯位四方，口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廣學成海，煥文麗天，光口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讚易窮靈，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稱先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

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記

門師京兆府萬年縣沙門智順

鐫字人平原郡雍慈順

都料丈六彌勒佛匠雍慈敏

按此碑題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唐書地，理志資州資陽郡屬劍南道文內不著叱干公之名，兩唐書傳亦無姓叱干者，通志氏族畧代北複姓有叱干氏，云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爲叱干氏，居武川，魏書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爲薛氏，今此碑仍作叱干公者，殆唐時猶有此姓而未盡改歟，碑題

下注云其傍卽周文王神口基故後周文王下文有云別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枝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之號所謂後周文王者似指後周文帝宇文泰初諡文公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以文義求之當是資州建三教道場其旁有周文王之舊祠建後周文王之廟卽以後周文王爲護法塑像爲持寶刀者猶今佛刹之有伽藍神也文內敘三教先佛次道次宣聖蓋三教之目肇于此矣沙門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一

智順謂之門師未曉其義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獨有都料丈六彌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詳也

大唐中興頌

唐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廣一丈二尺七寸二
十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書在祁陽縣石崖

尙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節度判官元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判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書

天寶十四季安祿山陷洛陽明季陷長安

天子

幸蜀

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季

皇帝移軍

鳳翔其季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悖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繫睨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

卒前駢我師其東

儲皇撫戎蕩擷羣兇復復指

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地關天開獨除祇災瑞慶口來凶徒逆儔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二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 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季

上元二季秋八月撰 大曆六季夏六月刻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潯溪進士陶諫李

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

石君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口守能志觀德清義明

等衆俱來又明日蕭寢及其弟襲來三日喪回崖次

請口賦詩老矣不能爲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

世不得此妙墨刻之崖石耳春風吹船著潯溪扶

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有墨本摩莎石刻髮成絲明
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
萬家口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口問口召色
可否外間李又頤指揮南內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口
口口口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
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琬詞同來口僧六七輩亦有
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非
宋豫章黃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稅杞梧春口允
悟超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三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
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
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爲難得爾
錄古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口熙
寧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道勁魯公筆畫口口
皆有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
而浯溪之名因人稱著

天下興
地傳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
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
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吳會能改
齊漫錄
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厓數壁
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餘石無幾所謂
石厓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范成大
驂鸞錄
結自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
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
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嘗
謂唐之文弊極矣結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四

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拓以簡潔爲主韓
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
愈而後大成也廣川
書跋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
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
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
復扶目反

金石文
字記

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
疊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璧面背皆奇隨步

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槎枵老
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
觸石而墜有聲鏘然境致清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
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
其所作中興頌鑲諸崖壁

潘耒遂
初堂集

黃山谷跋及書磨崖碑詩字奇偉可喜跋所云崇寧
三年三月己卯今山谷集刻本脫三月字則己卯日
竟無所屬又下列敘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衆而
刻本以等衆作崇廣不能爲文刻本作豈復能文偶
強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刻本亦少偶字及己字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五

詩內鳥擇栖刻本鳥作烏至臣結春秋二三策句刻
本春秋作春陵此其九謬不可不以石刻舉正者也
攷次山春陵行自敘蓋爲諸使徵求而發於中興碑
無所寓詞惟易以此石作春秋二三策與碑云天子
幸蜀太子卽位靈武其中隱寓貶例此春秋之義也
集刻半誤于工人而此跋又寥遠爲世所不見故爲
存錄以訂近本之疎使校勘者知有考也

校堂金
石跋

按撰頌者元結新唐書傳史思明亂命結發軍挫
賊南鋒結屯洛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
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六

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與碑題銜合呂諲傳稱上
元初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則結
之爲判官亦在其時頌撰于上元二年正與兩傳
合也碑題顏真卿書末云大歷六年夏六月刻真
卿官撫州刺史亦在大歷六年則是元結撰頌後
十年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肅宗中興卽位靈武收
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
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
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荆南時寓
居于此其刻嵒臺銘在大歷二年浯溪銘唐亭銘
俱在大歷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歷六
年也黃山谷詩磨崖据金石文字記與嵒臺浯溪
唐亭等銘連及但詩爲中興頌碑而作因移附于
此山谷詩後有秀才家以私錢刻之云云一行又
有康熙癸丑重修刻一行不具錄此碑爲昶族姪
宸官永州知府及小門生林崑瓊知永明縣先後
以搨本見貽較之外間傳本最爲精審至次山此
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山谷所言殊不足憑國
朝王文簡公士禎所作摩崖碑詩議論頗正附錄
於後云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寒

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囿
走避罔兩潛神夢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如
飈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
識顏真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太
歲作質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
持道州刺州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請公磨厓
書絕壁鐫鐫千仞青雲梯蠻烟瘴雨不剝蝕萬古
照曜天南陲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爲根基
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繼
前代磨崖重刻活溪碑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十七

田尊師碑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二十八行行字數不等行書篆額在富平縣

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頌

此行闕

□□□內供奉□光書并題額

□□□□□□□□□□□□德乃昭□□而□□

□□□□□□□□□□□□□□□□□□□□

□□□□□□□□□□□□□□□□□□□□

□□□□□□□□□□□□□□□□□□□□

紫府□□□□□□□□□□□□□□□□□□□□

神仙□□□□能脩苟能脩之何遠之有 師□□□
□□□□□□□□□□□□原縣縣西□一十五里□□
曰永寧鄉□□□□□□□□□□尤殊仙才特異□
歲□□尊師學道方通衆妙之門卅□□□□□□
盡十□□□□□□□□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名永仙□□□□□□紀
星月以登壇步乾坤而入□金丹易□將□□廿之津
木□□魂已得養生□□□□□□□□□□□□不
墜□□猶□雖江□海濶無□□□□智能地久天長
有盡却先於□□□邑舊俗多□□□□□至道悟□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六

□□□□□□□□□□□□□□之有□□此此生無
減□竭精念□□□知道遙不□於谷神寂寞永□於
山鬼吁□悲哉尊師愍之曰豈有思其□□忘其□
□將□□□□□□□□□□氣象遂□於仁里□

開秘訣□□元君舉手□招□□知復曩之大笑者

莫不勤而行之□□□□何其盛也則知陽□□□寒

□□□□□□□□□□□□□□□□□□□□

寶二載五月廿三日從人之願鬱起仙宮審曲而勢左

陵右邑自卯而□□□發及酉而百堵齊□□□山

積良不□□□□□□□□□□□□候時而□不日而成

聖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賜額曰永仙觀崇

口却望隔口而青翠盈襟太華斜看出戶而口口口
則口口口口出脩口口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相綺疏蹲熊伏兔蟠螭躍魚自尊師厥初既而桂口
口山口口口谷槐移儒市杏摘仙林口口口口口口
請真君之宅海口湘口朱口紫口異藥千品名花萬
類庶春華之可採豈秋實之無望雖固在生成亦爰資
樹植穿畦種子汲井口根昔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七寶
口口三珠口口覆院口口口口列背緇成帷口成蓋當
畏景旄赫而清陰靈靈繫尊師是賴夫人者滋味口口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元

口之所養也口則害身故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注而
生疾若宮商失節甘口逾口始雖惛心堙耳終乃腐腸
伐性至於風飄雨濕明思晦惑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瘵而
脉分三部意口多方有口口口口口口口而愈之者有宜
以言辭解釋而愈之者有宜以消息導引而愈之者有
宜以針灸湯藥而愈之者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則沉痾
既已深膏肓無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亦有時朝拜
或終日閑安開太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知無爲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物可齊了非馬以喻已馬

之非馬有無雙遺彼我俱忘欲使尙薄浮華業敦清淨

則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殿中監冲虛申先生志高詎仰道邃難名偏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聲自宮闈口口而詔從天落口於口口口以
光榮口抑口之口豈求之也初上元歲大兵口口口口
失事五穀不登天降凶災人受凍餒尊師乃口口口食
以待口者凡所蒙活數逾千計於是縉紳處士孝廉秀
才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田視等卅八人皆鄉邑髦彥河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曹口僉曰尊師德行可稱將傳不朽頃國家多難遂因
鄉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聖文武皇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事兵部尚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公縉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于公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公平陳公審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干戈載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式建豐碑於昭口行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王

□□南陽三絕有□□□□□□□□無媿林宗
爲頌曰

大口太上三清□□□□□□□□宮□□往□鶴
馭來冲□□有盡壽命無窮修以□□□□□□□
□□□□□□□□適性全生盡理代□□□□□甲
士□名乎哉□名□矣□□□□□□放兮□渭北□
□□□□□□□□滅法罕□□術□□□□□□□
□青天□□白日指引迷途□□□□□□□□□
□□□□□□□□□□□□□□□□□□□□□
□□□□□□□□□□□□□□□□□□□□□
救有方□□無玷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主

俞扁思齊施周□□□□□□□□□□□□□□
□□□□微猷播□□□□

相傳美原鎮爲真人拔宅上昇處故後人立碑于此
碑甚磨泐號年莫可攷故附置于此

關中金
石記

按碑文約一千六百餘字今存者約九百餘字而
間斷難讀文義不能曉暢撰人姓名全泐据孫星
衍寶宇訪碑錄載此碑云蕭森撰田名德集王義
之行書大歷六年十月立又据抱經堂集觀身經
銘碑跋云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
碑蕭森撰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

亦集右軍書是皆以此碑爲蕭森撰集右軍書也
今按此碑蕭森姓名雖不見而次行則有內供奉
日光書并篆額等字其非集右軍書明甚碑今在
西安府富平縣美原鎮唐書地理志美原縣屬京
兆府太平寰宇記美原縣屬耀州義林旌義二鄉
唐元和三年割隸富平縣以奉豐陵然則今富平
縣之美原鎮卽唐美原縣地而立碑之所疑卽義
林旌義二鄉也長安志美原縣載靈集觀而無永
仙觀卽富平縣亦無此觀是觀在宋時當已廢毀
宜乎陝西通志亦無攷也然据碑文云□原縣西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主

□一十五里曰永寧鄉似永仙觀建于其處縣名
泐一字疑美原也攷長安志美原縣無永寧鄉碑
旣闕泐無可證矣碑云中宗皇帝名永仙則似中
宗時已有永仙之名又云天寶二載鬱起仙宮元
宗皇帝賜額曰永仙觀是永仙之額元宗始賜也
碑又云上元歲大兵凶災人受凍餒尊師活逾千
計于是出視等廿八人刊碑頌尊師德行下有寶
應皇帝及中書令汾陽王子儀中書侍郎元載黃
門侍郎王縉等姓名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十二
月史思明寇陝州上元元年閏四月大饑代宗紀

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
武孝皇帝王子大赦改元廣德宰相表乾元元年
八月郭子儀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五月元載行中
書侍郎廣德二年正月王縉爲黃門侍郎碑所載
與唐書皆合据會善寺戒壇牒大歷二年十二月
王縉列銜尙是黃門侍郎則立碑歲月不出大歷
初年金石錄補稱田名德造觀大歷六年三月落
成則立碑當在是年今與觀身經碑並列之碑稱
尊師脉分三部意口多方觀身經碑亦云智方愈
疾慧食充飢是尊師又常以醫藥濟人不獨道行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高妙也關中金石記以美原鎮爲真人拔宅處後
人立石此蓋流俗傳訛未詳玩碑文者也

觀身經銘碑

碑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五尺五寸五分前刻觀身經
銘後刻永仙觀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二字行書
在富平縣
美原鎮

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經文不錄

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口口威儀田
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別駕上柱國蘭陵蕭森字從政撰

并撰集王右軍書

述夫口冥潛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口
量故 我聖人云口不知其名而強名之者其惟

大道乎先天口生後時口進希微豈得乎口聽混澄
焉撓其清濁湛然無爲莫之領口三才自敘万物口成
泊乎叔世智巧口滋口飾陶甄之用漸昧自然之本是
以聖人維綱深仁救時存乎口象以匡口弊 我

大唐聖口大聖皇帝道超萬古功冠百王探至口而拯
蒼生廣清化而敦地庶欽若 上帝追遠 元始口以
天寶二年口月口日下 口間口縣口盛元廟年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代將遠或多頽口宜令所在長官量加修葺時縣令河
東柳升長河之秀高嶽之英負不羈之才口口雲之氣
上承 口口下順人心因庭簡之餘爰搜永寧鄉古廟
夫行政治者必務洽乎道乃與景龍觀 先生田名德
語斯改更口口口生之口口口人之口乃於縣東續
舊業創新制周迴數里垣口百雉朝成疏壤夕終朽飾
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尊師勸勉有方歸
化如市堂殿廊宇煥焉惟新饌像真容肅然如在至五
年又以口術之餘資口洪鐘一口并植奇樹珍林廣芝
田蘭圃不可勝數口口口精感潛通六年口月口日

有詔賜額曰永仙觀勅尊師爲觀主別新度七人以充灑掃則自此而立也頃以國家多難未終□□之功今天下□平土宇清謐一人有慶地庶咸蘇

復興一區之功將成九仞之業大寧六年乃建門屋尊師口務既畢內口蒼生聿脩開口之門大啟迷津之口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寔邁古今經文鎮開永疑壬子之世道門復值何必甲申之年觀是則身患頓忘仰之則筌蹄懸解摠諸盛事克就其功不稱不伐者惟尊師乎尊師頻陽人也口道而口含道而長年十四中宗孝和皇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三五

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凡口五十載然主此觀又踰三紀行業口口於海內令聲聞達於天府其年口月十六日口口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尊師德合口口同其廣事無爲而無不爲行常道乃非常道口口上善無得而稱顯波莫測其淺深口涯豈量其遠近上座蘭法會監口公孫志誠弟子徒衆彭惠源并

諸縣口道俗門口等千有餘人並道行純脩智懷泉遠咸仰茲德業患作而無記幸時逢康泰人喜豐年縣令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訓無喻故得鏤文金石特建豐碑庶不朽之功並乾坤口可久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

其詞曰

浩浩元始冥冥口成口分萬口口千名淳口口起口口口生偉哉口聖聿口善誘探蹟隱顯覃思空有口乎未形吾乃無咎握圖繼胄粵我大唐轉彼頽迹降此新綱廟遷邑左化啟頻陽碧堂口起靈宮秀出壘棟口雲浮梁暎日面口聖衆羅衛匪一口口善貨表列希聲萬鈞陶冶九乳方成響愈迷俗韻節昏明琤琮琪林氛氛蘭圃神草遍秀祥花閒吐帷蓋元都垂陰紫府道弦業廣精口無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宮錫號翰苑題文觀口觀惠非實非虛身有患有身無患無或異周蝶或同鵬魚盡至道口道亦真如口如口文既口於口火雕篆是口于玉書功高望重口我尊師道口口聖德邁口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飢千齡奉壽萬品承規道則斯在何必具茨式刊琬琰永久爲期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美

今在富平縣美原鎮題曰美原縣永仙觀碑文相傳田真人拔宅上昇處也

金石文
字記

永仙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卽今之富平縣觀主田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至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真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興土木于戈肆起幾至

亡國恬不知悔田名德爲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清淨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襲五千言之精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于世

金石錄補

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

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仙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卽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六

毛

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抱經堂文集

按道藏有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卽此碑所刻者道藏目錄注云觀身實相深遠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今此碑所刻經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見四口六口根識等字正合也惟標題碑有清淨字道藏作太上靈寶彼此不同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沙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一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平公諱璟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鵬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鸞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下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霄閒自

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季十六七時讀易曠時不精公

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季進士高第補上黨

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

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

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季從調判入高

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

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

事參軍拜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

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卽

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

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

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

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

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

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視自朝至于日昃 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

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賢近

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

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

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五王祀夏中興

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

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

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嗣辟王宜以侯

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

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

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

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

之而去屬平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蠲之既

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

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

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聖宗之在

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

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

曰春官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

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絲是貶楚州刺史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二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三

主亦竟以因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克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爲魏州入爲國
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
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
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能彼之風俗越荀蘭茅茨竹梧比屋鱗
次火災歲起悞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旌千甍齊
翼万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無何使
中官楊思勛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
言思勛以將軍賢倖泣訴于帝帝嗟歎久之拜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四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季駕幸東都至三靖馳道隆騎不得前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
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
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憲宗嘗命公名諸
皇子及公主邑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
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
正家之道王化所宜憲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
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
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卽是同反無
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
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
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
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季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
無有所隱憲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五

吏部十七季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与
口口尚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弥篤凡所詼諧人輒
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
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
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
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
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季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憲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
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季
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

五天下失聲

肅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

賻物米粟常數有加舉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仰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平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子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問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蠡池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觀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授文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議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僊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麟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

辰降芒疑然山立鏗尔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咀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差稱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七

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 黼展驟列繡

裳遙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

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維夕郎悉心紀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于常基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丘朋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俯牆處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家宰許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 肅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
聿臨楚邦存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
京越越旋臨建德欵莅南荒俚帥咸旆茅摺是攘張公
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卽裝路無交言

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謦謦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
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既臧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
揆右揆決決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
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 一人

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糗乃贈太尉飾終禮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八

滄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卷生榮死哀
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嗶嗶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
捐宰樹繚繞連崗于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謨
靡忘豐碑碣豎萬古皆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碑記

碑側長與碑同厚一尺一寸十行行七十字正書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書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初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
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憲宗切責名

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 憲宗納之

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

拜翌日入奏 憲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

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

憲宗深嘉歎之前碑缺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九

爲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

謫旋口謁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

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

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

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

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

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僱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

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

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

州之日因成口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

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口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

素問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

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大寶十

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

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 制於側

門十三季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

得之且雖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塚纍然類

皆煙滅于無間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

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闕二之祖贈邢州刺史爲

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

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此石未闕今從金鑑

琳瑯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

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

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

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

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

克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

史但言歷克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二

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

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

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

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

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纂書石刻沙河二公剛

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

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辭

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詆諧人輒疏取昔

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

望于蕭傳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

舟州山人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于墓以揭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三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苑琳瑯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士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三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歸震川集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

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閣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複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關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四

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五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儼篆猶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京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

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
言字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
集作優許碑云俾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
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
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
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敕使馳
救之碑作馳救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
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
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
碑作馳道險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六

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
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器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
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
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還都氏之云皆與元
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
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
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畱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
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
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
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畱守

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畱
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畱守乎又公引
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
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
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俱是疏忽竹雲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
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
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
卒諫止用實孝謹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十七

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
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
辭三思獨揖公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
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
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開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
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蒼皇欲起遽令之出
者新史曰姚璿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
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
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
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

碑爲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歎嘯長太息也

金石後錄

蕭贇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爲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詞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致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宏治間南和令朱銳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贇菴震記

來爲金石刻考略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六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

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書令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眞宰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出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逸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

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八子而于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爲傳刻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九

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爲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官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郎然後爲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下卽書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

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
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
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與
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
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
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卽稱
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
新書刪弱冠二子較舊史爲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
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
亦摹勒有失真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三

泰山則爲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
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爲一此
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
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僊所上行狀宜可據璟
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
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刊入高等
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
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
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飲佛地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
今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
言渾怨尚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
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
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
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
琳琅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
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三

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
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
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紂庶兄始見宋微國
名子爵見尚書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卽
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歷志全
小司馬謂古書多用魏字作微而微紀微子索隱
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諸從微音名啓序又見左傳
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名啓序又見左傳
微六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
哀九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
諱國于宋爲上公見微子亦曰殷公王會解要之
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
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誤矣碑云七

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
侍郎据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
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繼治徙廣平利
人畿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卽弁後魏吏部
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于元節元
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卽璟父也是
欽道爲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
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
襲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爲不同据魏
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三

人者爲璟之十世祖今璟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
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榮國歷位中
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
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
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
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
于晉陽是爲璟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
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典
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
刺史碑與表但云璟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增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三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互異
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
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
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
廣人度材陶旂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
嘗爲碑頌是擬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
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
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
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
溢辭徒成詔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
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
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
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
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
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
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
現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爲十七年八月
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
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
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
門監紫微侍郎通 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
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
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

緯舒此爲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
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紀本璟有蒲津迎駕詩知
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
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時
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鄆徙王榮後諡靖
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
詆其飲譴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麤險据
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王

相之子以駟馬盡室護歸使其果麤險何能感動
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
欲別加超獎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
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
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
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
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卽右銀臺門之類
也記爲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璟第七子華之子
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盧僨新唐書附
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爲集賢學士惟唐音統籤

稱僨爲從愿從父自聞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
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
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
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
聞見記中有尊號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爲太學
一條記貞元間事生登第時張繹有千佛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
名經之戲見貢舉條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稱屯
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卽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
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爲史略攷唐制節度
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岑參詩稱御史大
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唐五十七

王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 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

有唐 大歷王 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泉文武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 向等奉為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

良已之所建也 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膺期運以傑出含靈厚 下正直率 先起孝 而德感生人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 在於撫柔

兄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

緝 熟故能毀天子之 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構逆

公以平盧節將佐 今右僕射李公忠臣 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 忠臣圖已令

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

德信走從諫遂并其 衆而報焉 肅宗大悅拜公

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 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

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清節度使屬 侯希逸 自平盧

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

光弼請公 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充鄆節度破

法子營 又討敬釭 釭歸順焉 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

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 封信都郡王 上

幸 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 兵馬 每食宿公 皆躬

自省視 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 止

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 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

河張氏為趙國夫人 人妻信安郡王肅女為涼國夫人太

夫人慈和勤儉睦于 親 口口口純孝居常不離 左右閱

讀書史或時疾 病公輒累月不茹薰家 中禮識 不絕仍

造崇夏蠶聖 二寺以祈福祐 口 三年 兼判左僕射知省

事加 太子 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 重慎功既高而心 益

下位弥大而體益恭 故遠無不 懷還無不肅今夏四月

忽嬰熱疾沈頓累 旬積善降祥勿藥過喜鷹犬之翫悉

皆棄捨羣帥咸焉無 復 口口履之內感懷歡欣睢陽

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弊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

即我公

再有大造于弊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於

鋒鏑入於煎熬矣

□□□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

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

首以俸錢卅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仰藍將佐

爭承唯

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

五百人為一會廣邊團

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

為一會□□耆壽百姓

張烈等設五千人為一會法筵

等供庖塞於郊坰讚唄香花喧填於晝夜其餘鄉村聚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休先胥慙者又

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

此其至者乎真卿叨接好仁

飽承餘烈觀茲盛美益覩

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為汴宋節度觀察使右

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

此二行案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參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珽

勅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良器

篆額宣德郎楚

正

縣令田浣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銘塑□刻堂閣室宇關

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

縣□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

此州開元寺先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

等為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鏤紀大幢立□文而□幾

再尋程材□□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判

史邑宰以□□不可折遂鑿鑿缺□以仆之蓋三面

僅存委埋于土俚大甲已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四

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魯公石幢索而得

之□壤之下□□□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

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

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俚自幼學

慕習魯公書法□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堙

沒遂命攻治□□□續其次雖真贗懸越貂狗相

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

一日叙

副使崔□□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參□□順孫□□□□

曹州口口縣主簿口師口傳打石本

號字人石從建 高元贈

八關齋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闕四字蓋打碑時爲夏潦所泮也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婢媚驕帥之常亡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五

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縉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爲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弁州山人彙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間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

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金石文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卽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六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木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揭寄此本乃碑至下段已盡泮落不勝撫然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畱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敬缸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所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真卿撰并書出悅篆額大歷

不茹薰集作茹葦禮識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爲正也首題顏真下當闕卿誤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

竹雲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爲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較略惟遷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爲兩傳所無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爲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九

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爲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爲何年撰碑者顏真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爲大歷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卽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未刺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

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爲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旣而苗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卅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爲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卽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于土則寺亦在拆毀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卽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十

李陽冰書般若臺

碑高一丈四尺八寸廣五尺八寸四分共二十四字篆書末僧名五字正書在福州烏石山

般若臺

大南大廟碑上之字簡化即隸書

御史李貢誥

李陽冰書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

書 住持僧惠攝 此五字正書

在神光寺般若臺記刻于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相

雲縣城隍記鏡水志歸臺銘世寶之為四絕天下輿地碑記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土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

三山為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未之見

金石文

李陽冰書謙卦

碑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廣三尺四寸前三石均六行後一石四行行皆十字篆書在蕪湖縣

謙卦 合 尚 子 司 終 豕 曰 謙 合 六

道 下 濟 天 於 國 匪 漸 定 而 上 行

天 道 虧 盈 而 益 頤 地 祿 繼 盈 而

滋 兼 忠 神 周 而 福 謙 久 而 益

盈 天 地 絪 縕 萬 物 絪 縕 而 不 可

謙 卑 中 以 息 多 益 寡 稱 物 平 施

中 以 謙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中 以 損 而 益 中 以 益 而 損

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

兗州山人四部稿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

家

考樂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

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裏鐵舒元興所謂蟲

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鰈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

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訥為謙雖字各異體然

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十三

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

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

題跋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

謙誦誦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謙謙

一謙而四益顏氏注謙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

鄭氏注謙讀為謙荀子臭之而無嫌于鼻楊倞注與

嫌同蓋謙嫌嫌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唐古文簠字

集韻廉古作唐廉與簠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

廉之廉作唐蓋省一少此碑以言旁眉為謙則借廉

為謙也訥說文多語也唐韻汝閏切與謙字音雖相

近而義各殊未知少溫所據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陽冰謙卦据張大跋云近諸刻失之是刻者

不一又云歲久板幾拆裂乃壽之石是先有板本

而後有石刻也木刻未詳始子何代刻石亦未詳

明之何年陽冰自署名而不署書時歲月張跋以

為寶應間作今時書者是懸揣之詞今因附般若

臺之後與陽冰諸篆連類及之下碑黃帝祠宇及

聽松等刻亦此例也凡篆書皆用釋文此書謙卦

經文可以不釋至其書用筆秀勁字多變體陽冰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十四

書中又一種也其書謙字數見而字體各別然惟

謙謙誦誦諸字借用餘止大同小異耳考周易釋

文引子夏傳謙謙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陛下謙讓

而弗發也尹翁歸傳溫良謙退師古注並云謙古

以為謙字文選魏都賦謙謙同軒注引周易謙謙

君子云謙古謙字又東征賦思謙約兮注云謙與

謙音義同金石韻府引古尚書謙作謙是二字同

也荀子非十二子篇謙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

俗謂之道盡謙矣楊倞注並云謙與嫌同是謙嫌

嫌三字皆通也韻府又引老子謙作囁謂是從

古文也唐古文蓋字見於說文然義雲章廉作唐
陰符經作唐則唐本廉之古文故碧落碑書廉爲
唐也廉謙皆从兼聲古老子兼作岢故謂又作錯
也謂借爲謙于義未詳或者兼省又从秝秝并爲
繇又變文爲繇也

李陽冰書黃帝祠額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九寸四分
二行四字書人及勒石人書額上

李陽冰

黃帝祠宇

李陽冰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十五

黃帝祠宇

丹陽葛蒙勒石 正書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 天下輿地碑記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橫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
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
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
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

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
如堵牆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搨故
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
識悵悵良未有已 題跋 竹雲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
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
字至三十五字不等 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
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十六

顏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激

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

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傳史高祖善祥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襄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

延祖清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承恩閣輒自引去以

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寶

應元季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

七殆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著說楚賦

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科及謁胡首亂逃難于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餘家奔襄陽

憲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讓溪乃寢

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

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緝義軍山側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墜賊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唐五十八 七

境於是思 嚙挫銳不敢南 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
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業將吏感焉無 不勇勵墜

書類
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敎史黷於襄州遣使請罪君
爲聞奏特蒙嘉納乃貢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

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誼爲節度使誼辭以無兵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

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誣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

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永

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譴卒淮西節度

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

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今上

登極節使畱後者例加封邑

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

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難于

猗玗洞著猗玗子二篇將家讓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

七篇及爲郎助人以浪者可
湯爲官手遂見呼爲湯郎

著漫記七篇及家焚上漁者戲謂之聲安□□□□□

□□□又以君湯浪於人間或謂湯變歲餘
上以

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口口卅爲西原賊所陷人十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一季閒歸者萬餘

家賊亦懷畏口口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嗣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

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喻

撫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慶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

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年春正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總戎於五嶺之下弭綸秉憲對越於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間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口口口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大興令劉衮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興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九

等感念恩舊皆送終以終葬竭資罄石額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嘗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盡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真方秉心貞淳見危不撓臨難遺身侃侃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賁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禪而家錄作

善禪未知孰是也金石錄

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而刻字與宋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襄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予近所見揭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藏持以贈予者字間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襄信令傳乃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二十

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傳云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書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況于成一代之史以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真與碑載次山起家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春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戶

纔滿千真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
所本與殆亦詩人竊有子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
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

按堂金
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歷口年十月立其文與新
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卽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
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
西道碑云猗玗洞史作猗玗沮碑云將家讓濱史作
讓濱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
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
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
也碑云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
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

中州金
石記

銘載道士甲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
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
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
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中泰芝

舊唐書
作奉芝

以術得幸肅
宗遊遊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姦賊鉅萬潭州刺史龐

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
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

誌銘符舊唐書呂誣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
繫之遣使奏問輔國黨奉芝召泰芝赴闕旣得召見
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鞠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泰
芝不過指承鼎爲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
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
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賊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
而新舊史皆于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
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

瑒傳

董作棟魯
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者碑云高祖善禪集作善禪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果破
朕憂

傳

集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威望
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濱

集作讓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
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
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
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威激者不能不爲
之嘆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真方集作
方直秉心真淳集作真純賁志莫申集作素志莫

仲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
舊書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
參謀傳作西道將家讓濱傳作讓濱與顏陽浚湯
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
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
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參謀矣讓濱作讓濱
据九江志讓濱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
讓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
作讓爲是然碑前云讓溪後云讓濱兩皆作讓或
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

金石錄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
七葉王公相繼著在序史高祖善祥云云高曾祖
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
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据魏書昭成子
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勲賜
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
封常山王攷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咸
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
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
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

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
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
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
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
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
與詩商餘山有太靈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
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据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
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
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
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

金石錄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德秀此卽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
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
爲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旣爲同姓卽可稱
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
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
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
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
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
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
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卽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衆歸附正見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虔葬君子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南爲青嶺在今縣治北三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此碑則故吏劉袞等竭資鬻石而立之唐書楊炎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永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唐五十八

三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主祀諡唐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碑高五尺六寸二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三十一字隸書碑題及撰人二行額題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九字並篆書在東阿縣穀城山

黃石公祠記

布衣趙郡李卓撰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一

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不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旣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淫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憲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殒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咎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事我唐之興

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
惟秦政滅德用刑置人從欲冤痛在下弊行不登祚及
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竭有開必先祝降寶
命故其書極 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
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
勢功利相百 天威扶乘人謨叶贊觀釁而動極
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
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 乾坤之位發日月
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徇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二

効社發祥於州里之間扶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荐臻意
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碑陰

碑陰十三行行十五字隸
書末後書人一行篆書

前試義王府舍曹參軍裴平書

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

聖宗季季濟陽

廢而東平兼領之所稱河東裴公即故郡守名序所題
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
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勸雨於廟不覩所記迺搜李文以
勒貞石每歎曰所謂經國文章者其在茲乎未及畢而

詠病言歸今二千石郭公岑尙德是務踵成厥美句曹
揅韋騰戎曹揅俞黃中郡之良也承命集事殿中侍御
史高陽齊嵩聆而嘉之故紀云

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碑側

隸書

雨止子郭登庸過此題記

右黃石公祠記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
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卓爲文記
之卓即栖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歷八年馬炫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爲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貫踵
成之是時栖筠已爲御史大夫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
陰書者爲一手也卓即棲筠傳稱世爲趙人此記亦
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
居汲其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
衣蓋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証記畧叙天寶歲夏旱
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
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
神于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云云東坡留侯論

謂世不察以爲鬼物者當沿于此矣太守之名百官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卽李華見新唐書文藝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 記文列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著其官稱表或有所遺嵩見金石錄雙廟記卽爲所撰也記載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卽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卽今臺長棲筠唐書傳棲筠世爲趙人代宗引拜爲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四

以臺長目之而棲筠前名卓史文失紀記載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勤雨于廟不覩所記乃搜李文以勒貞石未及畢而謝病言歸馬燧傳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大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舊書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卽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据是記炫自郎官出牧蓋以刑部郎中爲鄆州刺史而傳僅稱連潤二州非也炫隱蘇門山與棲筠始居共城山下地旣相比意二人交契當在此時故記爲言之與後有句曹掾韋騰

戎曹掾俞黃中名句曹戎曹亦不見百官志授堂金石跋此碑側有郭登庸過此題記一行乃明人所題也李北海嶽麓寺碑陰有郭登庸題字爲前明提學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東阿縣穀城山東阿縣志云城之東爲小泰山東郭門枕之百步而近由小泰而北五里爲黃山卽穀城山也山海經曰縞羝之首東望穀城之山注曰山在濟北穀城縣西張良所與圯上老人期矣今所有者非其故黃石而山巔大石方數丈如印色頗黃故魏土地記以爲穀城出文石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五

蓋其山石大抵多黃有文采也山之前二里許黃石公祠在焉祠下有古柏可千餘年物也此碑在祠中爲祈雨感應而作但言天寶歲夏六月旱而不詳天寶之何年祈雨者但稱太守河東裴公而不著其名禱雨能應亦徵太守之誠而山東通志東平州志但有河東裴識爲節度使卽晉公之子而不及太守裴公賴此碑陰知太守爲裴序志乘之漏略如此碑云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

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
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兩止路出霍邑
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
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勅宋老生平霍邑
碑語正指此事碑云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
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
神也語本漢書蕭何傳碑陰云元宗季年濟陽廢
而東平兼領之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天寶間及
進士第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
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
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
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
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
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
平是濟陽之廢由于蘇源明也

丁思祖豎心經碑記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教則莫詳其啓發□□□□□也□□□□□□□
□也爰有清信士丁思禮碩德純孝諒直彰仁□□□
□詞林□□早揚儒訓曷□釋流宿殖善□一門深入
妻朱氏芳蘭佳秀智炬恒暉雖染世塵常樂□□往因
東邁路屈□海遇見石碑墜壞弥極于時稽顙遂發願
言敬鐫阿彌陀佛一鋪蜜多心經一卷願則彼作碑在
此修竭力盡忠繼踵前跡豎雖殊異功乃無差百福莊
嚴檀波□一是時也惠風□響曙色舒輝緇黃駢闐衣
冠霧集且以珠投濁水便乃澄清日出浮雲皎然開霽
發於內而應乎外起於微而至乎極休哉幽露寶相標

口土修考聖作口立靈相考尋覺路標豐碑考色身求
了心證考登淨土

右在第一截

徐州沛縣口口夏口口村裏口口

尼省崇□□□修造如有愚徒□□□並是村衆

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後建立大殿口座具施主姓名如後

趙口口 李口口 口勤 趙景 趙簡 口真

杜文 金諫 杜父 成口

許欽 劉氏 韓氏 口謹

淨明村邵綺榮 王行若 李氏

右在第四截

口像主 妙智

口管事

尼 妙口 妙口 妙善

妙德 妙嚴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八

大宋國崇寧元年二月丁酉日記

右在第三截

碑側

三行
行書

口口口度左僕射轄冠軍大將軍行右清口

口府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上柱國夏侯口

貞元十五年孟春之月於此主務故記之耳

按碑書刻為碑板刻即刻通用字碑以之稱始見

于此

文宣王廟新門記

碑下截二字失連額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三尺二寸
行字數不計隸書額題文宣王廟門記六字篆書在
孔廟

文宣王廟新門記

朝散大夫檢校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裴孝智撰

前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下丹篆額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日王二者應舉以宰物酌肯

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戢人理合自然之運不

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循律於古始無

為無事其大矣哉泊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

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頽波於幽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九

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剛而廉恥

生美韶護而慈憫之音息行揖讓而莊敬之心勸夫子

聖者歟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

而彰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

覆敝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邃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口

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闕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

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口口言夜火非官曹之

燭春桑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暉以文發身以清

撿物博通口口口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構朱戶半

傾雕甍中落難名之閭與造次可遊如在之口口口

易觀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
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裴公新其南門書
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真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干舒
二人□□□□等吏于充二人悅服蓄可大之用爲
致遠之資由是庀廼程具乃役不斬仲□□□□□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
丹拱繡栢膠葛固□□□□□景飛檐駢逼而棲
霧局鑄既固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藝瀆
□□□□□□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戶而入君
子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
不成三事叶同□底于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挹春
秋舍菜之禮□□□□□□□誌不腆之文俾刊
求貞之石時大縣八季十二月一日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十

碑側

厚四寸題名四
人三行隸書

朝議郎行令上柱國李子昂建

文林郎尉曹贊卿

文林郎守丞張隱琴 朝議郎行主簿姜崇晉

碑陰

題名二段一段在陰額三行正書
左義一段在陰上截三行正書

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鄭漢璋咸通
九年八月廿九日題

右在額

曲阜縣尉敬叔度

貞元十五年孟春月廿三日題

鄆府東平縣尉郇來庭

右在上截

右碑文二十行行三十五字下截尙有二字爲跌所
掩難於施拓碑文裴孝智撰孝智見唐書宰相世系
表官至都官郎中裴平書碑不曰書而曰下丹又題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十一

碑之一例也平工篆隸是年七月先書黃石公祠記
文云判官郡功曹盧瞳案郡功曹郡爲州異名當稱
司功參軍事今碑稱功曹者兗州爲大都督府故別
於他州稱功曹也判官則節度使有之蓋以都督府
置員歟闕宮霞敝敝字錢辛楷少詹以爲敝之省集
韻敝敝二字互相通碑陰有貞元十五年咸通九年
題名嚮皆遺之碑側題縣令尉丞簿姓名亦裴平所
書也

山左金
石志

按此碑篆額六字分二行字縱二寸橫一寸額字
之小無逾於此題字處上銳當銳處懸一珠左右

二龍繞之漢碑畫龍形皆如馬四足奔馳此碑與後世之螭龍無異碑之刻二龍捧珠者始見于此其文自九行以後缺左下斜向上今以他石補之而無文故缺者自三字至九字也其前每行失揭二字則闕里文獻考載此文可以錄補裴平前書黃石公祠記結銜云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此碑無試字而仍有前字則非見任官或省試字非官序有加也碑書多別體如往作逕曲作曲麤作甕雙作雙徒作彥皆不見於他碑至以詔護作詔護想由筆誤闕官霞敝義不可曉曲阜志闕里文獻考似釋作霞敝於義爲安然碑實是敝字或是蔽省或是敝誤皆不可知碑陰題名不詳其所爲何事鄭漢璋等事蹟亦無攷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上

干祿字書

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行九字正書額題顏氏干祿字書六字篆書在潼川府

朝議大夫滌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撰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邵開國公眞卿書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承上加三豎亦馬中闕五迫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警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摭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因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息口氏曰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形形充究禱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竝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明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碑書多作八分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緊安可忽請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千祿義在茲乎
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文刻全書後不錄

有唐大聖九年□□□寅正月庚子□□□午真

卿於湖□□□東廳院書之

柳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雖公

權時以筆□□□書法理固如是□□魯公筆蹟

乃知公□□言不妄魯公忠正□□功名事業列于

國□□全德偉行英風義□□映千古文學之外□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古

口隸書大小二體筆□□勁如服介冑如冠□□凜

凜乎若誦盧杞□□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其心畫

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于

祿字樣鐫刻于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

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

刻尤鮮得其真 府尹 龍閣 宇文公比刺

湖州得魯公所書 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為精詳於

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刻缺者以二本補

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類

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既望成都句

詩記

右千祿字樣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

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魯公書

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

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

家藏之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

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

以謂一二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

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畫辨正謬繆尤為學者

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

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真本以不

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

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

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集古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

隱勁媚殊得顏真楊白以為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

又云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

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筆意也 東觀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

析其義者云千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

析其義者云千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真書小

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東里集

此顏魯公千祿字書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刻缺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缺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苑翁家藏集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千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六

祿字書益信益秘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千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弁州山人四部稿

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

北上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

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湛

器無子敬之敬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

姪男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舅第之子曰

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

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也春秋傳曰姪

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順又曰齊靈公娶于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禮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

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

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竝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

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

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勲世說江左殷

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史記武安侯傳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七

書作子姪禮記喪大記注子姪謂衆子孫也列子秦

記外戚世家既離令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

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

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

顏魯公千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利缺至歐陽

公爲集古錄稱楊漢公撫木並多謬漫此蜀本勒石

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

庚二韻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柳陽本

近日吳門錢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清

素畧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卽已謬誤耶抑誤自紹興

耶又何以蜀楚兩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凡蚌丰從丰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真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慕齋閣學籤識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軒宦蜀歸曾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揚慕齋宜善藏之恐後此并不多觀也

汪由敦松泉文集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六

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 國朝揚州馬日璐得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秘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秘書監遂誤以爲眞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眞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官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豸圖商商凍凍截然

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兒古貌字而云貌正兒通非之作並芻之作並豈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奇怪釣名者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按濠州据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攷齋漫錄較之且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而唐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九

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結銜稱滁沂濠三州刺史豪不从水旁石刻分明可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廣韻本於孫愐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名不从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道遙樓三字至南部縣離堆摩崖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

州事吳旰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子惟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真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者乃楊漢公摹本潼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緯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州職官志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嗣成都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干

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閣中粹中虛中迭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卽是跋所云府尹龍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畱遇害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足本再考之

吳省欽白
華前稿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証其序稱第十三姪男真卿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據然魯公臨書亦少有訛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釐字改末爲牙疑字轉門爲向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之正益爲病矣蓋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覩全本

爲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其從孫真卿書之于石案序旣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訛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于此

按堂金石跋

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樣非也元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大夫餘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此云餘沂豪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攷家廟碑叙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卹少連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嗣疑允南高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真卿之伯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真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尙有諸兄早殤廟碑所

不及也此碑叙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者卽顏師古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旣出之後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簪紱世家至開天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繁簡得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舉二字

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蒙蒙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躬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童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中通下正者聰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茲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津逮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將勸學飛龍諸書尙存采擇旣博說或不同未可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刺湖州時所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復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其跋云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型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情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間錄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刻缺遂多親姪闕頊牧天台懼將廢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慈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

俸成周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
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凡一百六十字玩謬
懋棠陰獲觀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
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字
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
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輿地碑目稱
千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
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千祿字書
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
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輿地碑目所云卽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語

楊漢公宇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
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摹本爲在湖州
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
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
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
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
言其嘗刺湖州且時中身爲刺史留心古蹟如此
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
并邵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尙存
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

者信非虛語而鮑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頗類則
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
已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
是書雕板尙存於世近揚州馬日璐所刊千祿字
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
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已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
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相嘗手錄其
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
顏氏之舊焉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三

爲廣顏書而作書錄解題稱機熟於小學嘉泰中
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
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千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
以施於朱邸乃傳會以千祿百福之義則婁氏標
題之意雖欲自別於元孫而其書大旨不必有異
可知所謂五卷者或分上下平上去入聲爲五部
耳惜其書不傳不得一校此本也

虞朝微謁嶽廟文

碑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九行
字數二十八至三十不等正書在華嶽廟

謁嶽廟文

唐大歷九年甲寅季春口口生明華陰令盧朝徹下車散齋浹日精意撰擇元辰吉蠲饋饗靡愛斯口口脩祀事端笏祠宇搢紳奠饋敢告

金天王粵山鬱配 天聰口口直豈實禍淫寧真祚德朝徹不佞獲領茲縣職監洒掃躬備陳薦顧嗟非口口任受愚蒙清是 家風所遺方乃 天誘其衷與衆

難合於時不容向老口口如何遭逢抱拙恬澹委運窮通儻力於政 王降百祿稍私其身 王肆口口福謙害盈則仰 嶽靈不識不知何敬神爲拜手稽首考氣莫敢怠口口啐酒考儼然有待松柏颺颺考口宰若來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美

容衛森森考髮髯如在

文正書微損十餘字此爲唐時守令蒞任誓廟之詞元張養浩著三事忠告言故事牧民官旣上必告境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貽自誓庶堅其遷善之心卽此義也

授堂金石跋

按盧朝徹兩唐書無傳文皆用韻詞意簡質有云清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容可見其世守清正而有不諧于俗之槩也陝西通志令長卷亦不爲立傳

朝陽巖銘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六分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篆書在零陵縣巖內

唐元次山朝陽巖口

永泰丙午中自口口至零陵 其巖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崑與洞口戲巖洞此絕之形勝也自古蒙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以攝刺史獨孤恂爲吾翦闢榛莽復攝刺史實必爲創制苟闕于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也而刻銘巖下以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二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崑絕崖深洞寒縱僻口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井邑巖洞相對无人修賞竟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美

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昔甲寅中龜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

按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屬淮南西道有零陵縣又有祁陽縣縣有浯溪此銘序云永泰丙午中自口口至零陵泐二字或是祁陽或卽浯溪也唐書元結傳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顏真卿撰墓碑亦云今上登極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則或自樊口至零陵亦未可知代宗初立改元廣德凡二年改元永泰至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此云永泰丙年中當在十一月以前尚是永泰也甲寅

爲大歷九年歲次山題銘後九年矣下題零邑後
學田山玉書石後學之稱始見于此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唐五十九

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尺三寸廣五尺九寸四寸
二行行九十字行書在渭南縣鄉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清太微宮使文崇儒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緒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基篆額

睿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 天子勞旋告成廻

慮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咨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探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六師萬口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

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大戎睚眦作虐西裔攘據石堡

渙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主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讎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
狐西蹙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駟
旌旄繼播干雲蔽地欵流沙而瞰烏弋岷崑崙而瞰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隙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汚上沒于漢東涸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口并雲朔往禍幽燕縱鳴騎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二

於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

風雲之早契散禍於微圖堅在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隳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殒瘁狩

皇

與於巴蜀劫

宮廟於虵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

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惟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
正位

北宸傷聞鼓鞀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任也

義明運誅神所勞也公本太原和人六代祖仕後魏爲
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

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
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
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圻牧禿髮舉卅万衆東踰狄道
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噉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園西使
駟掠馬牛燼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
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涼州之援公以
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
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賊守封壘身爲障蔽辭難就
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微諸公誰不樂此乃拔
勇簡材輕資益馬有氣敢往不顧千人雷動騰移自辰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橫潰背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壕口殲困
獸於達毗糝欄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崕峒倖厚

漂血與池河爭流氣盛忘銜撼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黃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儆洪稜於

鸞豹五十年間犬羊遷迹不敢覘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勲曠古烈名垂壯籍初

憲宗省書

療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念其忠褒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輿
吊祭命許國公蘇頲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鷹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葬公之適閔年初九歲 詔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持令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聲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墮未嘗迂日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路麟長楊掩兔黃山盤履輕狡流離往還斫纍益奮搏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四

賢 上既知公有日碑之純固加李廣之材

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諫守代州別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問門自斂賣功老將俯伏聽令涼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鴈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拒口 肅宗口

上泣曰王忠嗣口材敢戰必恐亡之即日

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

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以警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

肅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

其衷俾以中即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關枕戈假寐如 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口口以歸報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鶻獯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鉞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差當前皆廢吐蕃九將臨高整振公陷胷走腹曲折迴旋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肩倚膝踣蹈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五

藉蹙圯釜軼機駭群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網決網漏逋誅久矣既伐且吊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紫駒殆將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迴幕府上功貳師奏狀 上益歎息 詔令凱旋

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

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

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返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輶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

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口光乘之征駱駝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之惠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沂西海縱雷鼓勇士厲指蹙振耀傍徨塞袁開元之末擁旌汾代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度漢聲言口附拔悉蜜引弓乘後剋口會師中使遽聞

帝思反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

裝

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壘之任得守便宜冒頓

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用兵勢閼言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六

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餽出蘭山含垢并容兩存口口全口口重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單車正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築點將侵鎬及方右地卸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問以散其從肆諒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口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十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暢陰海口口歸德不二

三歲因白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聖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偏後有事讐之恐縮則遷徙散亡貧破遭罹家墮之患傍緣諭告之辟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言而去者什二三委辦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壤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興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案街繫葛督祿娑匄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爲君長自尊任爲賢王保薩河口以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七

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誓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井泉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万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駢胡馬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駢而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虜全國永清朔土告類上帝薦功皇祖三代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終讎口口築怨糜漢償費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纓過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已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

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崇墉万堵開陽開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固護西自五京東暨渙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倚要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廢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侵與牧馬敢凌遠而南向冰河風牡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秦將疑於降虜漢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夷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八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國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顯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藁借公爲資動搖 國本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者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地亂也意并河東僞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凭撫嶠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留鎮廢公先期應 詔未覲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搦抉排折俾公終敗公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童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偏億其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万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

則暴強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明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迭器與時屯折衝猷難之臣旅踵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矧我依仁受賜託姻逮予守官秉策司勳運恒功在誠存理究明沒河渭蒼口古原左掌太華邪駝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到李杜卸悲起每原始而要終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清源幼竊 聖君勇必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九

顧禮質而能文摧剛爲柔塞口解紛破虜忘口平戎讓勳肅致天討義誅不順密謀神斷四回六奮火烈風掃霆馳電震捨服解網知成示信首膺歸堯三苗格舜有守矜功謂之不克并埋木刊孰云非賊唯後將軍古訓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罹口故頗僻反側蒼鷹厲吻錐鷲爭食顛倒靜邁汨陳白黑威暴都頓功隳卽墨浩歌滄浪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暢兮亦管誅而蔡廼謂賢哲之悔亡兮顏與冉又不得桓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愆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口讓而失職顧汧城以流勳

投潘誅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紉纆北叟焉知其倚伏松
凋玉缺直岡貞靈竟埋干將終碎明月宿草陳根蕪沒
蒼墳垂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大曆十年四月三日建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所
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于書稱

名家與李邕相伯仲

弁州山人稿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歷十年元載撰文王縉

書載忠嗣女夫縉王縉誥兄也

石墨
鐫華

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十

非一將之議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

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史

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女夫也其

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史稱忠嗣華州

鄭人碑稱華陰人碑壁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又

南高原卽其塚也余猶及布甌其下頗極穹窿追琢

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

想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

移置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

金石
存

按忠嗣初名訓賜今名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欲

奉太子帝怒付三法司鞠治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

代贖罪貶漢陽太守久之遷漢東郡年四十五而卒

碑多不詳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

死史官惜之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

公爲資動搖國本成公謫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

傳數行微而顯矣

金石
後錄

王海賓戰死青海西元宗育孤於禁中恩隆寵渥干

載下爲之飲血況身受其賜者乎清源之不爲身謀

良有以也特元宗始厚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

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隕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十一

曲成光復之大功其一念誠懇夫固有八人深者矣

來齋金石
刻考畧

史稱忠嗣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貶東陽府左果毅

爲李林甫所惡貶漢陽太守碑皆不及之舊唐書敘

元載王縉官爵較詳亦無載封潁川郡公縉太微宮

使齊國公事是史碑兩失之可互証而兩得之者也

崇元館本崇元學天寶二載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

爲之領兩京元元宮及天下道院攷嵩陽觀聖德感

應頌石臺孝經李林甫陳希烈等題名並同新史百

官志及縉本傳並稱爲崇賢館者誤

關中金
石記

按載封許昌縣子見於唐書本傳其進封潁川郡公傳却失書王緒封齊國公新史亦未書也載以中書相領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緒以門下相領宏文崇元館大學士史所謂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也崇文館置大學士則百官志所未詳吐蕃者南京禿髮利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故碑稱吐蕃爲禿髮唐堂金石文跋尾

舊書忠嗣太原郡人家于華州之鄭縣新唐書云忠嗣華州鄭人今案碑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掾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所錄較詳于史而史特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就其占籍之始言之宜參之此碑爲據也紀功與史同然其文頗瞻麗可喜蓋亦所謂當時體也碑僅磨泐數字細推皆可識唐石刻之幸完整無缺者如是碑亦不多見其爲後人取資多矣按堂金石跋

按碑敘忠嗣先世但有六代祖五代祖述其由太原祁徙家華州鄭之由而不稱其諱下云皇考諱海賓而不及其高曾祖唐書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有大房二房皆無忠嗣名故其先世無攷父海賓舊唐書云爵太谷男碑不書新傳亦無兩傳皆云贈左金吾大將軍碑作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

舊傳又云開元十八年又贈安西大都護恐碑云安北卽此也碑云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元獻太后者元宗后楊氏生肅宗及寧親公主其後寧親下嫁張說之子埴碑所謂擇配主饋之語所未詳也其餘碑敘歷官戰功諸事蹟大較與兩傳合而文繁句冗意爲辭掩讀之不易了了碑無幾年以舊傳攷之在天寶八載其贈兵部尚書在寶應元年而碑立于大歷十年則距其薨二十七年至撰書者元載王緒其同居相位亦在寶應廣德之間則自撰書當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在其時書後又距十餘年而始立石也

真化寺尼如願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蓋題唐國師故如願律師謚大正覺禪師誌銘十六字並正書

大唐真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墓誌銘并序

勅檢校千福寺法華道場沙門飛錫撰

隴西秦吳書

大歷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律師薨于長安真化寺之本院律師法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

夏簪之盛眞寶乎律師天生道牙自然神秀十一

詔度二十具圓弥沙塞律其所務也分氎之義不

殊折金之理斯在律師僅登十臘聲實雨高邀臨香壇

絳不見允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其慧也月照千潭其操

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万復焉

在哉遂習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

我皇帝慕聖君臨千佛付囑 貴妃獨孤氏葛藟蘊

德十亂世 時受道 紫宸登壇 黃屋因

賜律師紫架裝一副前後所錫錦綺帛凡數千疋以

旌其高操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 勅書

金石華編卷一百 唐六十

墨篋 中使相望 御馬每下於 雲霄天花

屢點於玉砌締搆多寶塔繕寫蓮華經環廊綴紅金釧

耀耀額題 御札光赫宇宙皆 吾君之特建亦

貴妃之爲 國宏哉噫律師擲鉢他方應遽還於

靜室散花上境何便住於香天顏貞如生君在深定曲

肱右脇湛然已滅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具以上聞

皇情憫焉中使臨吊賻贈之禮有加常等律師

果聖欽若三都取則意滌江海心閑虛空而今而後恐

難繼美於戲 六宮誰投其髮寶八部孰示於衣珠

覺路醒而却迷人花茂而還落哀哉弟子長樂公主与

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眞勅賜弟子證道政

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眞資敬寺上座洪演

寺主孝因律師眞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

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爲上首忽聖宗匠如觀鶴

林卽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 勅法葬于長安城

南單原塔之禮也素惱悽於道路丹旄慘於郊局式揚

國師敢爲銘曰

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清淨身登壇不向 明

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廣平程用之刻字

金石華編卷一百 唐六十

按銘云律師薨于長安眞化寺師諱如願俗姓李

氏隴西人也申公之裔僧尼之化未有稱薨者此

如願爲隴西人又爲申公之裔必是宗室之女故

其化也稱薨以別之唐書宗室傳 銘又云貴妃獨

孤氏葛藟蘊德十亂匡時葛藟作葛藟始借用字

獨孤氏爲代宗貴妃大歷十年薨追冊爲皇后諡

曰貞懿唐書后妃傳不詳獨孤氏之薨在何月此

銘則云律師薨于十年五月葬于七月而文稱獨

孤氏爲貴妃可知獨孤氏之薨在七月以後矣銘

又云弟子長樂公主主爲肅宗長女始封長樂徙

封宿國下嫁豆盧湛傳不云其師事如願也銘又云奉勅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長安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法葬二字始見于此

裴遵慶碑

碑拓下截未全不知所缺幾字廣四尺四寸二十四行字數不計正書在洛陽

光祿大夫□□□□□□□□□□東郡貞□□□□□□□□

朝議大夫□□□□□□國史充禮□□□□□□

國楊綰文

易坤之爲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十六

不利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然後以黃中通理之道下終則受黃裳之吉矣安貞應地者其順矣乎公□□□□□□□□□□在□爲伯益若予上下在周爲非子下□□□□字重□□□□□□因其生也濟物之慶垂名□□□□□□□□河東著族其後始大以至于大下達先考贈司空□□君重之以明義虞□□公公少而□□□□□□□□於近究末而必慎其初嘗□□□□足以盡□則□然矣介是者君子之所□□□□□□爲寶□□□□□□□□而不察解褐以門蔭授興寧陵下□之功用刑者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十七

必求其意□法者□極於文□□□□□疑□□□□□□□□加徒沒辭□翻動文致於理下體□自前脩□批案云才辯不足□人威力不□□□□□□□□省□□□□□□□□別曹奪已□之下外□轉司勳吏部郎皆掌曹事前古宮省而久任中代□□□□□□□□鄉里之□□□□□□□□掄材之重專下□□□□萌難□隱匿□環訛爲□結投刀不惑應弦而□□自□□□不自尊其□□□問望已□於公輔矣丁內下□太守外□□□中權□擾私欲□求不給則□□□貶守□□□□稱惜□□□□□□□□郎中至德初□□賊庭將下賀於朝□拜給事中累遷尙書右丞兵部戶部□校吏部□郎□□□之後以擢□□□□之道□而多端公鑒以□下季除吏□侍郎平章事時寂戎未平□國多務□以數變生害穀以不通爲急公□□□敬□之信不擅其利不下則□而□溫雅□浮詭□□矜伏諷諫見□□□內懼□□□□爲文□惟左右近□□記削□之疎數莫知其下食一百戶又追先□□之德寵贈正司以□勉焉公以季常賜杖禮有懸車不矜□□□□□守官之節固請還上難□□至□太子少傅又以官制□明選曹求舊還

除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再□□□人願也公味順積
中□_下欲進之□及踐大任自喜之色當其未可審
其體而能安當其可蹈其□而不失每□安危故事興
替舊章論同_下□極上列祭□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
持酒醴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惠愛以合
親施舍以周給古之_下以大觀十季拾月二十九日薨
於□季縣升平里之私第以明季二月二十□日□
于東都萬安山之舊塋 □諡曰□□公禮也

詔使□□箕客護喪卿大夫庶僚百吏追送于國門
之外生榮歿哀人理至矣有子太子_下□踐德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

唐六十

十八

□抱□之□□□之義以文見託論議□□□不□
其銘曰

天生萬物有與有則人之秉彝好□□□空之太古
訓是式知□知□有嚴有翼慈善同應敬□奉職五刑
恤□_下□□是力□□□□□自□□□□□□
其直是非□□□□□□盈虛與時消息□□□
□哀榮同域_下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
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爲濛陽太守貶符陽
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

尚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爲吏
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
十五碑云遵慶諡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_{金石}

寶刻類編有右僕射裴遵慶碑云楊紹撰盧曉隸書
大歷十一年二月立在洛今碑缺年月及書撰人名
知卽是也碑記遵慶歷官詳于本傳云以門蔭授興
寧陵丞參遷大理丞外□轉司勳吏部郎丁內難去
職免喪以太守外□至德初□□賊庭將趨行在故
太尉清賀於朝遽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
部□校吏部□郎黃門侍郎平章事就加金紫光祿

金石萃編卷二百

唐六十

十九

食一百戶□□太子少傅□□吏部尚書遷右僕射
并領□□云云皆與史不甚異遵慶有二子向會宰
相世系表云向吏部尚書會都官郎中_{中州金}

裴府君遵慶唐書列傳並取之此碑而載此君歷官
頗簡畧金石錄已指其疎然碑言轉司勳吏部郎又
遷兵部戶部侍郎傳並亦未之及趙氏旣摘言兵部
而戶部仍不爲傳文舉遺當更依碑爲據也碑于論
蕭克濟罪案云才辯不足聚人今傳以才辨作財賦
語太竄易恐失其實_{授堂金}

按此碑拓旣不全而存者文多缺泐如金石錄所

稱自吏部郎出爲濠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
郎中薨年八十五諡貞孝趙氏皆及見之而今盡
泐矣碑前但有撰人楊綰而無書人恐亦泐也碑
題尙存貞字當卽是諡貞孝之貞字也唐書宰相
表及楊綰傳綰以大歷十二年遷太常卿充禮儀
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
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今碑於楊綰結銜但存朝議
大夫字卿字國史充禮字可據傳以補碑之缺也
新書裴遵慶傳云字少良此碑有字重二字似其
字上爲重字非少字然碑上下皆泐不足據也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不見其敘上世但云逮先考贈司空而不著其名
兩傳又不敘其父宰相世系表則遵慶之父諱愔
字翁喜杭州刺史河東縣男而不載贈司空碑云
批案云才辯不足口人威力不口口口據新傳舊
無云邊將蕭先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
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
此傳語如是也而授堂辨之云今傳以才辨作財
賦語太竄易恐失其實不知授堂所據何本唐書
而以才辨作財賦也碑云食一百戶又追先口口
之德寵贈正司司以口勉焉此敘其封邑及贈父司

空之事是時遵慶將告老則已官尙書右僕射何
以祇食一百戶疑碑有訛泐也碑云薨于萬年縣
升平里之私第長安志昇平坊西北隅有東宮藥
圃尙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引國史補曰遵慶罷
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勝
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此可補碑
傳之所未及也

王履清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六分廣三尺四寸
二十三行每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高陵

唐故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州刺史汪府君神道碑

朝散大夫行河中府功曹參軍上柱國賜魚袋上谷
侯冕撰

府君諱履清字履清京兆萬年人也王惟聖後系出田

宗下也五代祖立行工部郎中更靈夏靈潭等四府都

督封晉陽下早世考尙賓歷原州參軍事定遠城兵曹

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下藝尙德業脫畧諸子憲章五

經處吏事也能果斷居朋友也無忌下以桓文之勲伊

呂之重開建大府

邦家長城知其名而辟之

中幽寧三遺營田等務致使後來難繼前政口慙豈止

充初當時荷_下力賓夫恤弟疾篤割其股肉則所部靡

草上之風矣秋麥兩歧靈芝_下旌別府君課効多此類

也以前後功累遷官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_下汾陽王

以吉昌濁河上流邊郡善地戎州夷落易動難安永言

緡綬_下帝可其奏仍乘傳交郡又敷與術載底吉祥猛

獸渡河而去境感我善_下兩穗卿雲炳而五色瑞圖驟

披臺使攸屈於是歸禾之_下詔藏在下命賢愚同

歸以大慶十一年正月廿四日適疾不起薨于官舍之

正寢享_下兄履堅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弟履濟朝散

大夫守慈州別駕長子綸朝_下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

廿日還葬于高陵之奉正原禮也名成於代官達於_下

匪敢愧詞迺爲銘曰

聖祀百世齊世其昌有媽之後言育于姜陳守不守命

氏惟王滔滔秦淮爲我_下廿濟其美芬芳竹素跌宕杞

梓君家盛事不可勝紀

有仁兄歧麥挺秀靈芝發生_下邊郡近胡邑無完郭荆

棘誰剪豺狼未駢_下皇帝曰俞_下車幾何畏愛更作

允文允武爰究爰度畜牧新秦謳歌_下竄孝子負土

嘉禾有畔吉凶同域生死一貫條忽長逝嗚呼永歎

舊業還葬遠道_下日羽葆秋煙一掩黃泉于萬億年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大德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建

太

按文云恤弟疾篤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割股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高力士殘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三十行每行字數無致行書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揚州大都督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_下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制誥韓_下

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賓曰遠矣

下後衰而復起一飛冲天伯服有子不在外其爲中貴

乎不在_下馮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懷化口業以至

於盜五嶺之表推口_下子智幾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

州刺史智口爲潘州刺史威有口_下襲位象賢口禮主

祀守封且有舊口口口代祿使有口口口察口_下天子

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

都督_下侍玉階_下則天矜其覆巢知必成器選內官

而母之命近侍以_下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

驪宗口然提劍而起公寶勇口_下卿宰臣因以決事中

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_下也公弱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口之日太夫人口口于南荒服遐陬晨昏問絕折菱之

教下而至稱觴拜慶兄弟鴈行自閭傲而就養口城當

代罕有終堂之下官卑乞廻所授 上允其請時議

稱多君子曰此所謂事親之下車駕幸三山宮 天

子講藝呈材威戎夸狄有二鵬食鹿口口下飲羽而片

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萬歲以動天 英主恆心

下而平之臨大事而有大功皆此類也口口口土內

口今朝散大下首爲監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下使歷官口任五十餘年從

蒙塵口口口口口歸長安一心貫下可得而聞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上口初口口請口口口口口之心常在 魏闕下

口州龍興寺享年七十有口口口口喪至於滅性斬

口之痛何下陪葬 泰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日安

厝成其志也夫人呂氏下而不遷嗣子口口口前將

口口口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謂猶口下旅有加口口

口口口貞口口文用紀口陵之側 大君口命口

下惟公之口南 口口口口口家傳擁旄有馮之後遂

育于高 惟下惟公之口出入 口口口口口事 隋

陞日口歷載五紀口口 口下惟公之口達于口口

口口万里自越阻京爰及風樹口其哀榮 惟公下勲

會合風雲口口口口口口口紛一麾而口克定口口

惟公之節口下口口 二聖晏駕口口口口哀而遂

口口口黃口 惟公之葬 泰下闕

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奉

勅口

右內侍監高力士碑石已中斷失其下截每行止存

二十餘字文稱馮益子智幾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

州刺史智望爲潘州刺史攷唐書益傳惟有智戴及

智或無智幾智望亦不云智戴爲恩州刺史皆其漏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畧也史稱寶應元年力士自巫州赦還見二帝遺詔

北向哭歐血而卒不云卒於何所此碑云朔州龍興

寺蓋其卒之地也 潛研堂金

碑載力士蒞官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舊唐

書本傳不紀鎮軍輔國唐書但云累驃騎大將軍皆

于文爲畧力士幼與母相失唐書云嶺南節度使得

之瀧州 汝古關本 舊唐書云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

其本母麥氏送長安兩地微異考力士旣爲潘州人

則母先失而後歸土嶺南節度訪而得之亦或然也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

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蓋哀
隕卽在朗州矣碑云薨于朗州龍興寺較史更爲詳
實授堂金
石跋

按碑云口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口然
提劍而起公實勇口此卽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事唐書元宗紀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岑
義蕭至忠寶懷貞謀反伏誅傳稱力士以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碑載車駕幸三山
宮有二鵬食鹿又云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
增氣呼萬歲以動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碑云夫人呂氏
舊傳載開元初瀛州新傳作
河間呂元晤作吏京師女
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碑又云嗣子口口口口前
將口口口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此是力士之嗣
子名悅禮爵南海郡公者兩傳亦不載舊傳稱力
士卒于寶應元年二月銘詞有二聖晏駕之語二
聖謂元宗肅宗也碑立于大歷十二年距其卒十
六年蓋代宗時追念其保護先朝之功贈官陪陵
而表其墓也

季元靖先生碑

碑已斷裂約高一丈餘廣三尺二寸五分厚尺四
分四面刻前後各十九行兩側各四行行皆三十九
字正書在句容
縣茅山玉晨觀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璽以

敬皇帝廟諱改焉廿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

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憲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

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龔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

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縣之道與天台司馬練師子微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諡曰正隱先

生母琅邪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昨日

獨取孝經如捧讀焉弗好靜處誦習積典季十八志

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

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卷過哀

口不啻甘旨之味食唯穠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

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季從司馬練師於

王屋山傳受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

與旨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

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

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賁聖書徵之

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

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聖宗知不可強

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剪焉將墜負經祕錄亦多散

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

賜絹二百正法衣兩副香鑪二具御製詩及序以

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

祈禱咸絕性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

至渥澤頻繁輝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場

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惡亂散逸無遺先

金石萃編卷二百 唐六十 三

生奉詔接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

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為師先生竟執謙沖疾辭而還泉

七載春元宗又欲受三洞真經以其春之二月

中官齋聖書云其月十八日剋受經詰是日於大同殿

繫修其事遂遙請先生為元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

之禮因以龔靖為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於華

陽洞古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

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俾先生與中官

啟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

戶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官徭以供香火

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辟歸舊

山其季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

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

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御製序詩

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

紫陽之東構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

通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

洞真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先生自先生岷于隱居凡五葉矣皆摠襲妙

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為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

金石萃編卷二百 唐六十 三

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

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隱已酉歲冬十一月十

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

二月八日門人赴悉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冕遠望

于雷平山之西睡還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

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識

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

游可曲轡為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貴

是知順風而問咎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

聖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
索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

之遺事皆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季頗工篆籀
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

一 應宗詔山人王啟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

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

能極於轉練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真懷素木

妙味元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

季以昇州判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靈微遂

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草練師景昭復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書於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

府而非遙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泉大鑪六年真卿

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

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

借山之記而景昭泉郭閑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

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與先生門人中林

子殷淵遺名韋某年嘗接采真之遊緒聞舍一之德敢

強名於巷黨曷足辨於鴻蒙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收元旨元

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効祥上士

云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
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坐忘伐石表墓

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弥光
大鑪十二季夏五月建
渤海吳崇休鐫

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
扶起之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
金州山人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楷書并文一唐柳識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

府句容縣茅山
考樂餘事

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

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

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

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

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

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

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金薤琳瑯

予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慨然有

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卽鬱岡山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穹碑屹峙聲施至今金石後錄魯公以大歷六年罷判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爲之作碑留元剴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尙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尙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虛舟題跋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糜碎尙存二十餘片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場恐妙蹟不復留人間矣並出游山記示予予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爲守土者責也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搗越月來報言此石見存觀中者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

居民家俱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豎並都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共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采尤爲煥發予且喜且驚豈知予相需之殷來索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東樵以缺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三

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別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汪志伊記

按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真人治之江寧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

已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
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
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長常秦望諸山以
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
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
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
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
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
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王晨觀在大
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後周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五

有郭真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真人許
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靜南唐有王貞素俱
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
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
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
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
葺洒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據碑則紫陽觀側近是
二百戶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
收碑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

祖文蔚陳桂陽王國侍郎文蔚陳書無傳桂陽王
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
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
王國侍郎者蓋卽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歷
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諱世謂之遁
化始見于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
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
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籀隸書客云賢于其
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
無其名碑云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
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西節度據唐書顏眞卿傳
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
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闕字因於
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金石萃編卷一百

唐六十

五

金石萃編卷一百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譚

唐 六十一

無憂王寺寶塔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四分三十三行行七十四字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 并序

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彥撰

靈農楊播書

夫萬物混成天地恒其數一真妙用龍象演其教教也者因言以見性數也者任氣而爲名 我釋迦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兩儀應三廿步蓮臺而清風自扇攀桂樹而白月□□故能□□根牙□宏頓漸高懸佛日遠照昏衢了緣扣寂合大空而泯相從有入無破羣迷以登覺妙矣邈矣古哉實哉有若此寺大聖真身寶塔者 摩伽王之系孫阿育王之首建也噫如來滅後報應斯在究乎其容則卅二相形焉□乎其變則八萬四千所明焉或曰華夏之中有五印扶風得其一也雖靈奇可觀而載紀莫標目者漢□□齊梁□□遭時毀歇晦跡丘墟營□不□□無□□祥異氣往往間出故風俗謂之聖塚焉空傳西域之章獨享中人之薦厥有太白二三沙門

攝心住持得□清淨其始遠也望而□之其少近也□而信之周流一方磅礴□皇□□色□□瑞光通宵更雄達曙不散者久之矣咸請奉以身命碎於微塵精誠克孚指掌斯獲驗其銘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 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拔育以爲□□古名同於今□削舊規翻新意廣以臺殿高其開閣度僧以資之刻名以紀之隋開皇中改爲誠實道場仁壽末右內史李敏復修之實其銘矣煬皇帝嗣位省□下伽藍□□燒禪□□發其□逐□□以州□寶□而配焉 我聖唐太宗文武皇帝鳳鳴中天龍躍北朔吊薛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以問罪次津川而犒師欽承靈蹤宿布虔懇一戎遂定載路□□德□年□□法門□□京城□十四大德□□沙彌□□□舊大德以輔□贊有功也僧徒濟濟□百其衆梵宇輾轍數千其多貞觀五年二月十五日岳伯張德亮曰觀神光□□及物□上章奏精□動天有 □以望雲□寢殿□施焉古所謂三十年一開則歲穀稔而兵戈息自育至顯德五年蓋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開發卽以其年二月八□□□□□□奉迎護舍利觀其□□玉潤皎潔冰淨靈不可掩堅不可磨寸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一分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鎮口口口口口口變

括以成之層簷□□□□□□雲□□□崇崇焉

極樂之所也嗟夫八音希聲大覺無形或芬芬馨馨或
杳杳冥冥如髣髴兮有靈有靈有道有道則壽考凡人
莫□□萬物於自然故達士樂全真而□□□□□
□□□相交□王李公□忠□心居其泊志處其約或
謇謇謬謬或汪汪綽綽若昂藏之野鶴野鶴得性得性
則常靜凡人莫不繫百寶於□□故 □公秉廉
讓以成政□□□□□□□□□□克己復禮人焉而勸□
□懲惡人焉而懼任□□善人焉而悅務農省稅人焉
而康君子曰不肅而威不嚴而教龍門講德載揚元□
□風馬首行春更墮里嵩之兩良足□□□□□□□
□衛□□□□□□□□□□孤懸隴□□稜劍□長倚
天外而已在少尹時則有若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張公增少尹檢校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丘公鴻漸
並□□□□□□□□□□幕□□□□有若侍御史內供
奉梁公傑侍御史內供奉姜公邑高監察御史裏行嚴
公暉秘書省校書郎掌書記韓公計皆人倫之傑也或
間氣逸發或含章挺生騰□□□駕鳳爭飛□□□則
□□□□本□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監李奉忠
文武呈才風雲合變英威獨斷問望孤高監軍使左監
門衛大將軍焦奉超武畧濟時忠□□ □□□□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五

□寵冠 兩朝□□□□□□量宏深清□卓絕事
膺宰命尤著吏能共參 元戎之佐喜聞微妙之偈
以爲命者身之質身者命之資法本皆如性應無著筏
喻□□□□□□□□□□樹□□□相与□簡□□
頌□詞曰
我佛在今世獨尊我佛化分道長存流正法分不二門
赫惠日兮破重昏摩伽國兮□□□□□□□□□□
仰大□兮遍□□□金□兮□□□度衆僧兮施百納
□□□□□□□□心清淨兮眼不雜伏騰猿兮救怖鴿
混丘墟兮將如何絕榛棘兮与菅藁觀變現兮信轉多
□□□□□□□□□□□□過呼洞穴兮見釋迦
邦伯奏兮發 廣百展開迎兮歸 帝里捨
珍玩兮具法喜驍星宮兮勢屈起會天人兮浴定水偉
嘉祥兮爭効祉 □□□兮□光明
我尹忠兮□克清踐福地兮□□生對真容兮忘
□情琢巨石兮讚休禎歷職切兮揚善聲
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丑朔廿五日辛□建
刻字□秀
困學紀聞曰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
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六

還本寺此迎佛骨之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閭若璩駁之曰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說非也

關中金
石記

右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塔銘文云貞觀五年至顯德五年蓋三十霜矣顯德蓋顯慶之謄書碑者稱恒農楊播而不署官攷之史楊炎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明皇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靖先生播蓋自託於逸民之流故不稱官也炎鳳翔天興人而播自題恒農者舉其族望如顏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七

稱琅邪徐稱東海之類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碑爲徵事即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或撰宏農楊播書宰相世系表楊氏初裔孫播世居扶風子炎相德宗者即其人也但表言世居扶風而此稱宏農舉族望以自異也其序扶風地舊有聖塚驗其銘曰育王所生因以名焉大魏二年岐州牧少冢宰拓拔口修葺臺殿隨開皇中改爲成實道場仁壽二年右內史李敏讓修之重磨其銘唐自太宗問罪薛舉師次漳川欽承靈蹤及貞觀五年牧伯張德亮又加崇飾中宗旌爲聖朝無憂王寺題舍利塔爲大聖

寶塔肅宗以□□五月十日□□中使宋合禮府尹崔光遠啟發迎赴內道場舊唐書肅宗紀乾元三年二月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鳳翔尹秦隴節度使是也王縉傳代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像經念誦謂之內道場不知內道場已起于肅宗時矣

按堂金
石跋

按此碑題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据碑文則無憂王寺之額是中宗所題其在隋時爲誠實道場唐武德年間改爲法門寺碑云奉以身命碎于微塵精誠克孚指掌斯獲又云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八

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似卽所謂手指骨也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正月乙亥詔送還本寺岐州者本魏周所置舊名隋改扶風郡唐初復置岐州至德初升爲西京鳳翔府不知貞元時紀何以仍稱岐州也陝西通志載法門寺在扶風縣北二十里唐書地理志扶風縣本漳川武德二年析岐山縣置貞觀八年更名碑稱太宗聖帝弔薛舉以問罪次漳川而犒師則扶風之法門寺正卽太宗犒師漳川之地與碑合也詳玩碑文指骨藏塔中

三十年一開顯慶五年開後至長安四年復往開之肅宗時又啟發迎赴內道場紀所謂先是取來禁中供養者正指肅宗啟發之事非憲宗所迎之骨也邵氏聞見後錄古塔四層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即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大有石芙渠工製精妙每芙渠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又明人張杰撰碑記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爲法雲寺勅學士張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九

仲素撰碑今此碑立于大歷十三年不但在憲宗迎佛骨之前三十餘年且距德宗貞元六年送還本寺亦有十一年則是憲宗迎佛骨之事非此碑所稱之佛骨也因學紀聞但疑無憂王寺與法門寺名不同而不知佛骨是兩事閻若璩謂法門寺即無憂王寺是矣而亦不辨佛骨之是一是二皆未詳考此碑者也此碑撰文者張或無傳可攷書者楊播即楊炎之父傳載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靖先生則當書此碑時已拜散騎常侍矣炎傳又稱炎居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

白雀之祥炎三世以孝行聞門樹六闕古所未有是播亦以孝行聞而門樹二闕矣炎傳又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唐書宰相表元載權知門下省事在大歷四年載誅在大歷十二年至十四年八月德宗初即位召炎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然則炎之歷官居相位皆在大歷四年以後其時父喪以起復則播卒在大歷四年以前而此碑立于十三年播卒已逾十年是書碑在前立碑在後也碑載肅宗藏骨塔中有瑟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十

數珠一索以贈之博雅云瑟瑟碧珠也本草云瑟瑟卽寶石碧者方以智通雅今寶石出西番回鶻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紅者名刺子碧者名離子唐人謂之瑟瑟卽此也唐書于闐國傳德宗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闐得瑟瑟百斤蓋瑟瑟爲時所寶如此碑末行四月口丑朔廿五日辛口建朔二字據廿五日干爲辛則朔日是丁丑廿五是辛丑也碑避諱書用作世作世泯作泥

段行琛碑

碑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五尺二寸四分
二十六行行五十二字正書在汧陽縣

大唐贈揚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朝請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
賜緋魚袋張增書

朝議郎行鳳翔府口口縣尉李同系篆額

巨唐大慶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北庭涇原
鄭穎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
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夫流源
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更八姓而不膺五福府君其
人口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柱史垂其裔前漢都尉昌

金石錄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上

其業太尉之威懷戎落驍騎之光啟冀方四燕兩魏高
位碩德扶疎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至高門平原忠武
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經而抗衡西帝授文
教而師尹南宮曾門德濬初羅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
堂構口望姓在周辟奉朝請入隨直文林館請恭厥位
獲沒
先朝大父操握機未發早齡卽世考達從
調戶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
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五經之奧旣齒鄉賦高標甲
科簡脩獨耀於錦衣從事仍屈於黃綬學有著位我實
當之都有子弟我實誨之自隴及岐鼎新儒行雖東里

子產西蜀文翁誠存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
邦朕名位而知止責北園而用晦

我國

家雖石斷何奴之臂時脩大刑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
之特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謂子張掖王曰尔居能服
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口穴不探龜組何獲
尔之口昆介弟可以供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
齒忠不擇事安實敗名曰口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
君子謂府君知愛子之道矣王投筆占募馳驅徂征坐
籌必勝之畧動獲前禽之利洎口宦登通貴佐律副軍
銀章已綰玉關未入府君温其在邑口且有儀九流百

金石錄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上

氏經耳輒誦四憂十義因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珍與物
爲春希言中倫知機其神內葆光以恬真外行簡以依
仁口口奉親之祿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
無愆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於汧陽御史里之第乙
酉奄歸無物其季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吳山
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靜專動直承筐而繁衍其
實主奠而敬恭無貳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穎仲
子秀成季子口穎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地明年春孟序
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山東麓栢谷
掌次列三墳同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屬歲振天口塵

驚荆門徵會沙場之右殄殲鐵額之醜王飛邨及

國擲地崩心夷川難遂於情禮哭墓復隨於軍口既

青海裔又牧回中一莅疲人荐彰丕績廣德二年秋九

月乙未 詔追贈府君祕書省著作郎夫人太原

縣太君 恩深歿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

上又以王翊亮一節綬御口戎致位崇獨坐之班咸軍

雪多壘之耻大曆十年夏五月 詔加贈府君婺

州刺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

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弭留表王請貞師律 詔

仍遷御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涼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十三

定曲荷其亭育先零罕开遙服其威信四封無聳三務

有成十三年五月 命朝丹禁面疆戎索

帝曰朕翁孫也俾寫真麟閣稟祓而遣焉及季夏壬寅

又贈府君楊州大都督夫人忻國太夫人榮親揚名二

美兼著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見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刊過聽謬採

於芻蕘脩詞愧陳於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徇

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繁祉繁祉伊何後昆曰然西服

戎胡東定幽燕殊勩克著湛恩上延贈光三錫慶洽重

泉熊賦增寵牛崗啟絲北控汧源西弼隴岫列塋如始
紀口增舊淑德清規終天永茂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庚子朔十三日壬午建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道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焉張

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

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

兄弟四人長祥頴次公次秀成次同頴史傳不著因

爲拈出碑又不署撰又者姓名豈卽張增耶忠烈公

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揭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

碑云楊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十四

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石墨 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揭者少故石尙全然字固非

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可存也余

于唐碑多有采錄此更罕得但碑中敘府君之沒張

掖以軍事未見含歛猶之可言至于葬事襄于昆弟

已爲不情乃赴闕出鎮多歷年所未見展墓之請况

于終制之思卽唐世之不體臣衷亦王之緩于諗主

此中曲折覽之閱人及觀宋之名賢永叔旣標滿岡

全未目見長公自舉進士迨司玉局終身未嘗入蜀

松楸邱墓何以爲心則軍旅之交介冑之士更何多

焉然獨云時制太嚴辨職非易至我朝恤念臣勞士
君子欲仕則仕欲歸則歸有何功令之東中尚有父
母在堂數十年奉諱方八里門者其視唐宋諸人更
規矣書以志慨

墨林
快事

此碑標題揚州字作楊攷開成尙書石經淮海惟揚
州字亦從木則是時兩字通用矣

關中金
石記

段府君行琛太尉秀實之父也碑敘其世系云曾門
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新唐書所稱秀實曾祖師
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卽其事也然碑指爲行琛
曾祖於秀實爲高祖而傳仍以爲曾祖且碑言播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十五

則已非從仕也又其歷官如碑所指亦惟在周辟奉
朝請人隨直文林館更無所謂刺史也凡此皆疑傳
文爲誤碑云曾門德濬下言大父操考達則德濬卽
行琛曾祖名唐人重嫌忌必非敘他文直犯其家諱
者而傳稱曾祖師濬德誤作師亦宜以碑爲正也行
琛以碑言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至乙酉奄歸無
物攷秀實本傳李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
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

嗣業傳爲北庭行營節
度使亦在收復東都之
後

然則嗣業爲節度已當至德改元爲天寶之十四
載通鑑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赴行在下

言以秀實自副將之其語可案據而傳謂居父喪卽
在此時推之碑言天寶九載者蓋誤舛失考也通鑑
天寶十載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沂
陽段實詎嗣業執其手謝之還安西言于仙芝以
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是嗣業爲右威衛將
軍而秀實爲判官距天寶九載父卒方間一歲正居
喪時也于事爲得其實

長堂金
石跋

按此碑書者張增篆額者李同系唐書皆無傳惟
書譜引金石表並列其名亦但据此碑則無他書
可攷矣碑云大歷己未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十六

北庭涇原鄭頰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
大夫張掖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舊唐
書段秀實傳云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張
掖郡王新書傳云代宗幸陝勸白孝德入援知奉
天行營事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德宗
立加檢校禮部尙書此碑立于大歷十四年閏五
月其時德宗初卽位而碑已有張掖郡王之封蓋
張掖之封在代宗時至德宗嗣位但加檢校禮部
尙書舊唐書誤併于德宗嗣位之後此則新書與
碑合也碑不書檢校禮部尙書者當在立碑以後

也碑稱高祖曰高門曾祖曰曾門未見他碑正字
通言世族盛著曰門望引韓顯宗疏云門望者祖
父之遺烈碑殆取斯義也碑又稱其長子祥穎曰
門子則本周禮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注謂將代父當門者也然亦未見他碑碑云高門
平原忠武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北齊書段
榮傳長子韶字孝先小字鐵伐天保五年北史作四年
封平原郡王北齊書脫平字此從北史薨諡忠武此碑不曰韶
而曰孝先蓋以字行也北齊書傳又稱韶長子懿
字德猷第二子深字德深第三子德舉第四子德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十七

衡第七子德堪北史傳則云元妃所生三子懿深
亮懿字德猷深字德深亮字德堪而皆不及德潛
碑云曾門德潛初罹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鬱
口望姓蓋是蚤年遷居隴中歷仕周隋與孝先離
居已久故齊書傳不為載入不知其為第幾子唐
書段秀實傳亦云曾祖師潛師字誤仕為隴州刺史
畱不歸更為汧陽人可互證也懿深亮皆元妃所
生則德潛非同母又諸子皆字德某則德潛亦其
字也大父操諸傳皆無攷考達舊唐書段秀實傳
云官左衛中郎碑則云從調夏官也兩唐書傳皆

稱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
間然後飲食時號孝童碑故云府君顧謂子張掖
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
也碑云門子祥穎仲子秀成季子口穎等而不載
叔子蓋即秀實已列于前也碑云大歷十一年冬
舊使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馬璘遣疾彌留表王
請貞師律詔仍遷御史大夫兩傳俱云十一年璘
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
使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
軍涇原鄭頴節度使與碑合也碑未行間五月庚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十六

口朔泐一字以下文十三日壬午推之乃庚午也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鐘欵識

鐘之高與闕不知凡幾許茲就其有字者計之共五
稜橫廣一尺五寸四分前一區廣五寸五分後四稜
廣七寸統計十二行行七
字六字八字不等正書

維唐大曆十四年歲次己未口月戊辰朔十五日王口

口口金口口口村將仕郎前口州口水縣尉口口等

六十餘戶其鑄洪鐘一口川銅一百七十斤永充供養

行者徐恬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

大丘門

按戊辰朔爲大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爲壬午也
殷府君夫人碑

碑兩面刻連額高七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三分
各九行兩側各四行每行並二十九字正書額橫題
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口
十二字篆書在河南府玉虛觀

有唐故杭州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碑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
郡公真卿撰并書

君号口定琅邪臨沂人口口黃門侍郎口口口口口

口皇朝秦王記室口魯府君之曾著作郎口口口賢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六十一 九

昭甫府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乎天均孝仁敬口迴出人表精究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之才膺大家之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元孫府君口子口口惟貞府君藐焉始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一呂因李口陳口口口口朝內弟曜卿允南姨弟劉瑾

族第口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六女長適口口生安陸

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口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適我兄闕疑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及女姆真卿童孺時特蒙君教言毓奇口口
口延壽王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開元廿五季秋七月有五日以隨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公館享季八十四粵以明季春正月合祔于東口口
口山之玉寶口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
可以口博士法下關碑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六十一 三

金石補遺云四面環刻字徑三寸碑書第十三姪男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撰文并書年月缺在河南

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起者按道居寺乃

王虛觀道紀司也字音訛耳

河南府志

右杭州錢唐縣丞殷君夫人顏氏碑首云君號口定

瑯邪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

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勅禮府君

之孫文中又稱秘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

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

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

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已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缺云讀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爲宜芳令裴安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十六年立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爲湖州刺史時追立蓋在大歷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畧載真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真卿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王

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

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

缺二字

府君之曾真卿稱第十

三姪男益其姑也金石補遺云在河南府學道居寺

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此碑已見寶刻類編

則非新出

中州金石記

碑四面鐫字半已損滅其序夫人號

缺一字

定而不書

諱字蓋婦人不以名行雖表墓之文亦不輕布如此

又言夫人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季女與魯公之父

爲同母而生者宜魯公臨文之慎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兩側同環刻今搨本失兩側非全文

也顏魯公集不載此文無從校補矣額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夫稱殷君而夫人稱顏君橫題碑首他碑未見文內殷府君名泐不可見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唐錢唐縣丞殷履直云見寶刻類編當卽其人前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真卿撰并書兩唐書顏真卿傳真卿之封魯郡公在代宗嗣位之初其官湖州刺史在元載當國之日此碑文內雖云開元廿六年合祔而立碑當在大歷末年也碑直敘夫人人事文內於殷府君不甚詳則此碑爲夫人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六十一

王

蓋是府君先卒已葬而夫人以開元廿五年卒明年乃合祔也自開元廿六年至大歷末相距四十年而後立此碑則碑爲諸孫所立矣碑敘夫人不稱諱某而云号口定亦例之變下述夫人先世卽真卿之先世而文亦不避祖諱可以見當時臨文之體文多缺泐以真卿撰家廟碑攷之云黃門侍郎者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也云皇朝秦王記室口魯府君之曾者秦王記室諱思魯也云著作郎口口賢下乃著作郎修國史龔府長史贈饒州刺史勳

禮也云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者卽其卿之祖本名顯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也曹王諱明太宗第九子此先世之可攷者也碑又云太夫人殷氏據魯公文集載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廳正殿二學士殷君基碣銘云君諱騰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曾祖聞禮祖令言父子敬君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眞卿先妣也此碑所稱太夫人殷氏似自敘其母然則顏與殷累世迭爲婚媾矣碑此下敘姓名有稱內弟者有稱姨弟者稱謂多他碑未見又夫人生六女適某某皆列其姓名亦始見此碑後云開元廿五年卒于口尉之公館公館二字亦辨見中州金石記謂此碑已見寶刻類編而疑河南府志新自地中掘起之說爲非蓋寶刻類編撰于宋時此碑當自宋以後入土至近時新出也

顏氏家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四分廣五尺三寸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碑陰同側廣一尺二寸各六行行五十二字並正書額題顏氏家廟之碑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并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晉孔惲有夷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旣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譏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顔子友別封鄉爲小邾子遂以顔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累亂譜牒淪亡魏有裴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懷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緄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

武帝草書評云顏囑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三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 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士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博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訪訓解褐校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王

郎與兩兄師古相埒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 太宗嘗令師古讚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鑰馳稱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遷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度無恆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訪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 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 肅宗批答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 肅宗監國專掌令畫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之與先歷滌沂豪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孤有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擢名考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與盈川令楊炯信安尉恒彥範相得甚歡又遷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

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
有如此書判嗟嘆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
清白五爲訪察使魏奉古等所薦五即初開盛選寮屬
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
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笑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
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季秋七月才生明邁
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
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瓌友善事
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
保真卿表謝

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
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旣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
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哀贈崇班且旌著於義
方俾揚名於有後豪州生春卿果卿曜卿旭卿茂曾春
卿工詞翰偶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果卿文理
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挫其心手
開士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果卿叱咤之遂被鉤舌
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真卿表謝

肅

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

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

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倘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
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上詩
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
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詰訓仁厚絕衆雋爲司馬君生闕
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
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
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果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
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真卿時爲殿中正至
三拱

法座踞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

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需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真長清直早世幼
與方雅有醞藉通班漢左清道兵曹真卿早孤蒙伯父
泉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制舉醴泉尉陳
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
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實孝悌有吏
能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
御史中允江陵少尹荆南行軍豪州及君孫泉明佐父
開士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季明子幹沛謝頌誕
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
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頤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按

善類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器九日不食頡河陽尉顥鳳翔參軍頊工小楷洗馬頊恭仁奉禮即並早喪逝紘方義主簿泉觀並沒蠻襲明微明德明未仕通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密標榜之勳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溧水尉覲頊工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顥仁友清白常熟令封金鄉男頊清介勤學侍郎蔣洌賞其判京兆兵曹襲金鄉男覲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頊浚儀尉頊清源尉頂幹辦揚府法曹頊長厚清白朝邑尉頊左率倉曹頊祕書正字頊有吏幹欽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頊好爲詩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无

陽尉嚮好爲文常州參軍並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羣從揚庭隨並侍讀強學益期並學士中和至誠敬仲大智溫之敬之澹之瑒挺援撰溫泳陵並明經康成強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韶並進士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淑景靈並校書光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滔渾允濟摺逆觀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行敬仲溫之以孝聞潤有風義見麟邈迢以清白稱其儔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

監華州之學識肇自魯國格于

聖代紛綸盛美遂

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取失墜□□□事以忝聿修立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真卿幸承遺訓叨受國恩既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祣顏公子封鄆魯附庸亞孔聖浴沂風荆青徐給事中護營柳渡江楓侍兄疾感蛇童隣火斷珥貂重施七葉傳孝恭武□□□司從便尺牘繼魚蟲勸君難償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稟移忠泉黃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衰華州詁訓通小祕監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畿赤五哀崇登望苑友桂叢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廟貌融光不祧垂無窮建中元平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己未真卿蒙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頊封沂水縣男頊新泰縣男姪男頊承縣男頊費縣男頊鄒縣男微軀官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碑後額

正書十行
行九字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焉堂今置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

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號州君居後堂華州君於堂中生焉今充神廚少保君堂今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顏真卿之隸書李陽冰之古篆二俱奇絕也好古之士重如珠璧自唐室離亂其碑倒於郊野塵土之內更慮年深爲牧童稚叟之所毀壞且夫物不終否能者卽興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者真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知口郎中移載入於府城立於先聖文宣王廟庶其永示多人流傳千古乃命南岳夢英大師秉筆書記時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移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頌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國李準重立

右顏氏家廟碑顏真卿撰并書真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廟羣從官爵甚詳

集古錄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開中後廟廢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贊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賊

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寧獨書哉人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敘始知爲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人續稿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爲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爲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延襲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爲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爲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圖不朽者可

以思矣

人續稿

碑文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隲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

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皇考迴君卽迴之第二子也竝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尙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鏗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之父李翱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文有

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卽顏淵也避唐高祖諱文字記

魯公書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云云共八十五字人不知摹榻塵土封翳予拂拭摹出碑前後皆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旁皆六行每行五十字字比前後面畧小額字又差小來齋金石刻考畧

自秦造分隸以至東漢增減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舊亂之餘譌以滋譌通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千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扞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淡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適厚又爲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

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郊野宋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靚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頌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清朗然比於元刻氣味今古迥絕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樵夫牧豎毀壞李延靚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末之詳耳元本兩側字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便觀覽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敘立廟規則而知而擗者絕少余并臨於後文闕四字據都穆金薤

琳瑯補足之於是家廟碑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靚篆跋亦夢英所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有五日乃完卽日晚書其後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魯公少孤故於勤禮昭甫兩世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其於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

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魯爲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則勤禮昭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既不諱自祖以上槩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徒以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按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爲不合於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李陽冰

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疑本字徐鉉云今作筆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陽冰不治之義故字少溫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爲陽疑不讀公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若云陽疑則於少溫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別者以公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冰作氷并於冰省一華其非疑可知不然不應以目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

虛舟題跋

右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唐書稱真卿爲師古五

世從孫以此碑證之魯公乃崇賢學士勤禮之曾孫
師古與勤禮爲親兄弟則魯公於師古爲從曾孫不
得云五世從孫也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
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甫字顏
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然則琅邪顏氏出自姬
姓與曹姓之顏源流各別碑稱邾武公名夷甫字顏
子友別封郎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
夫魏有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
悌里與廣韻異魯公自云官階勳爵並至二品予以
史證之太子少師官也光祿大夫階也皆從二品上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圭

柱國勳也魯郡開國公爵也皆正二品 又顏氏家
廟碑陰額上題字凡十行八十五字亦魯公所書記
改堂爲廟室神廚之事爾雅四達謂之衢謂交道四
出者今俗所謂十字街也然北史李庶傳劉家莊七
帝坊十字街東南此碑亦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
壁第一宅則十字街之名亦古矣號本从寺今从乎
亦體之別者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魯公自敘歷譜其世系所出以逮子姓號爲詳備
然載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
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郎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顧亭林案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
姬諱聲姬注曰顏懿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
爲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其出于邾
之說本自圖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
而不考之于左氏也莒之犁比公豈必爲犁彌之祖
乎案魯公當承其家學如師古註急就篇顏氏魯伯
禽支庶食采顏邑因著族又顓頊之後封邾邾武公
名夷父字顏公羊傳謂顏公其後遂稱顏氏故魯公
臨文不檢已爲後人所詆而世尤妄爲牽附乃于已
之所祖而肆誣焉抑何惑歟又碑敘之儀則謂黃門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圭

兄今北史云之推弟之儀魯公去隨未遠又上書不
過五世此必有所據史載之推二子長曰思魯次曰
敏楚碑作愍楚敏與愍音同故通用之若之儀碑載
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北史于之儀拒命下云出爲
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
五年拜集州刺史較碑頗詳而進爵亦稍有先後此
尤可互見乃足觀其全者故亦不可不兼取資也

金石

按此碑魯公爲其父立廟而建碑以紀之也子爲
父立廟而碑題曰顏君文中亦多稱君又金石之

一例也文實正書而夢英記乃謂之隸書古人楷
字多謂之隸書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有五
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八分石經碑
用之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惟其爲楷書
始可用于表奏文疏也東魏時有文覺寺碑楷書
也而題曰隸書夢英之語同其例也文敘先世云
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
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邾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通志氏族畧顏氏曹姓顓頊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
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于邾爲魯附庸至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三

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圈稱
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顏爲武
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蔭始有爵諡武公之
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
食采顏邑因氏焉真卿尙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
故當依圈葛二家及舊譜爲定據此知魯公已自
不主王儉出自伯禽之說鄭氏復不檢左傳齊侯
娶魯顏懿姬之語而皆專主顏氏爲曹姓也但氏
族畧以安爲祝融之孫顓頊元孫之子據碑則安
爲顓頊之元孫據史記顓頊生子窮蟬又生稱稱

生卷章卷章生重黎融吳同吳同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五日曹姓則與鄭氏合然曹姓是吳同

之孫非祝融之孫又不同也碑云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顏氏有八攷孔門弟子之顏姓者曰顏回字

滿顏無繇字子柳顏之僕史記云字叔顏噲

字子顏何史記云字冉顏高史記云字子叔顏

子騭字子驥顏祖史記云字襄凡八人又據李錯

尙史引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涿聚齊大夫初梁

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史

記孔子世家云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四

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是涿聚亦孔門
弟子之姓顏氏者而史記弟子列傳無其人此碑
但云八人涿聚亦不在其列矣碑云戰國有率燭
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戰國策有顏觸齊宣王
見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按顏觸春秋後語作王
觸萬姓統譜併合爲顏未見有所謂率燭者芝貞異肆亦無攷安樂字
公孫魯國薛人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
見前漢書儒林傳碑云魏有斐盛盛卽詳本碑斐
見三國魏志附倉慈傳云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
引魏畧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

後爲京兆太守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碑云盛生欽欽生默默生含含生髦欽默皆附見晉書顏含傳而事蹟不詳含在晉書孝友傳云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復活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兩兄繼歿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須髻蛇膽無由得之有青衣童子持青囊乃蛇膽也童子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此碑銘詞所謂侍兄疾感蛇童者指此然云兄疾與傳異含後歷官累遷光祿勳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含喪在殯鄰家失火移棺緋斷火將至而滅僉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聖

爲淳誠所感碑所謂事具孝行傳者如此碑云髦生琳琳生靖之靖之生騰之騰之生炳之炳之生見遠見遠生協協生之推之儀之善之儀爲之推弟碑云黃門兄者疑碑經重刻致誤梁書顏協傳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

和帝鎮荊州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于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博涉羣書工草隸世祖鎮荊州轉正記室吳郡顧協亦在蕃邸府中稱爲二協卒世祖爲懷舊詩傷之云宏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傳與碑參攷互有詳畧

又傳云協撰晉仙傳五篇碑作三篇爲吳北齊書顏之推傳云之推九世祖含據碑當爲八世祖梁書協傳云七代祖含則子之推爲八世祖父協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梁書傳作勳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名與官彼此互異一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繹自立以爲散騎侍郎累官平原太守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碑不敘大象之官傳不載冤魂志證俗音字二書各有畧也周書之儀傳字子升官爵與碑同有文集十卷碑所畧碑云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一

聖

推生思魯君之曾祖思魯生勤禮君之祖勤禮生昭甫君之父思魯兩唐書附見師古傳勤禮昭甫俱無攷碑所載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宮彥博與思魯同直內史省彥博與溫秦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二家兄弟者卽謂思魯與弟思楚遊秦溫大雅與弟彥博字大有字彥今檢兩唐書顏溫諸傳俱不載此國史語蓋史家畧之矣碑云昭甫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又云君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殷仲容爲君之舅則爲昭甫之妻

兄弟而上文有內弟之稱儀禮舅之子注云內兄弟也爾雅姑舅之子爲內兄弟昭甫稱殷仲容爲內弟則昭甫之子不當稱爲舅矣据碑陰稱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夫人之兄弟勒禮當稱舅兄弟之子勒禮當稱內兄弟兄弟之孫昭甫當稱內兄弟或者昭甫更娶殷夫人兄弟之孫則君當稱仲容爲舅也又魯公之母亦殷氏見前殷君夫人碑若然則顏氏三世娶于殷矣書小史載顏元孫少孤養于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遣元孫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聖

君之兄是兄弟並育于舅氏而書法並爲舅氏所授矣碑云君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瑒友善唐書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唐書地理志越州永興縣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屬會稽郡碑稱會稽者從郡名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肅宗爲太子授祕書監善草隸殷踐猷卽仲容從子字仲起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授祕書省學士陸象先蘇州吳人元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瑒博陵安平人

元暉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豪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豪州者卽元孫官滁沂豪三州刺史長子春卿次杲卿唐書傳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轉蜀尉蘇頌在蜀爲長史被請繫獄爲樓閣賦自託頌遽出之据碑則頌爲春卿舉主也春卿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真卿主其昏嫁是春卿有子而碑未晰也杲卿字昕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据碑則同日試超等者尙有魯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一

聖

之兄允南也杲卿後死祿山之難自旭卿以下羣從俱無傳碑云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凡七子而真卿爲第六子此碑首行稱第七子所未詳也真卿本傳云帝崩以爲禮儀使代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十月己酉葬此碑立于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半年而結銜尙云充禮儀使殆猶未解此職也碑書哉生明爲才生明崇班爲崇班或是借用或重刻之訛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列顏氏故關中金石志特据此碑及晉北齊唐諸顏氏傳攷定爲魯公世系列于志中

而考證未備茲故續述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

聖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二

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
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麗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
攝握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一

无麗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響風而生二
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
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
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開平大於此是
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屬隨織
轍竟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
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
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
尊弥施訶毖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
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圖廿四聖有說之舊

法理家國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
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
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開廿七部張
體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口字
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
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
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
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
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歸聖非
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啓
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
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 帝使宰臣
房公廉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闡深
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
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
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靈妙無爲觀其歸宗生
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且行天下所司
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宅
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 帝寫真

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衆
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
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綫布
返覓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殺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
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
恭續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
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
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
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
僧共振羣綱俱維絕紐 睿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
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
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 五聖寫真寺
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
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
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
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榜額戴龍書寶裝璣翠灼燥丹
霞睿扎宏空騰凌激日龍資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
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
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
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

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軋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靡故能亨毒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闢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輿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殁能樂念生響應情發目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四

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初繼戎於朔方也

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閒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懸之金網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餽者來而飮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真主无疆湛寂常然擁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成證真聲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軋廓坤張明

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 高宗纂祖更策精宇和宮敞明遍滿中土真

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灾苦 肅宗啓聖

克修真正御勝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

績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

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祓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

以作施賜谷來威月窟畢萃 建中統極聿修明

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

百蠻取則道惟廣芳應惟密強名言芳演三一 主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五

能作方臣能述建豐碑芳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族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

太常卿賜紫袈裟寺主僧業利檢校建立碑石僧行

通雜于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身元

元真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

于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

僧廿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卽天主教始入中國

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

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趾五天竺相貿易開元盛時西戎冒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典迎入內齋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于中國然惟建寺可以度僧計當時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一人蒞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遂至無筭何耶

金石錄補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雋慧甫能行便解作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六

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瞑笑視翛然長逝卜塋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三世因緣此兒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

來齋金石刻考

大秦卽梨軒說文作麗軒漢書西域傳所稱梨軒條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

恒水東到多摩梨軒國卽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軒道元據此蓋以梨軒爲卽波麗矣攷條支卽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梨軒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于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敏求之誤

關中金石記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興重岩寺碑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七

秋疑承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祇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傳授頗詳蓋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卽大秦遣教未審然否後題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火貌布卽火浣布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歷間長安民鋤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八

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尙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興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也祆神卽波斯也今據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

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蘇秦卽大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卽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九

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旣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歷六年回紇請荆楊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母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

輩酒夜聚娼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
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
最劣矣以元興三夷寺之例覈而斷之三夷寺皆外
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
通文字膏脣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于摩尼祇
神也錢氏景教考

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
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
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
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二

十

闕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
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
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
考 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談罕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諸援爾華言

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真宰明諭定分定制
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
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
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清真之教者乃更衍其說
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刺欣欣傳易司

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
傳六百年而後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

按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
號高車或曰勒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
之史班班可攷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
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
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
四部如討刺特降與母撒之經名則連爾降與達五德之經名引支納
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
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六十二

十一

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
最真經特福西爾噶吸堤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
白索義爾之大觀真經密爾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
瓦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侏昧任不
可窮詰而其緣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
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爾兒罕
占城日本真臘瓜哇滿刺加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
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顧
倒道而行迂道而說以爲得天之明諭噫是何其無
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

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曰晏食飲水茹葷屏淫酪見新唐書

回紇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

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人燕都得秘藏之書

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

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

盤互於中上而不可復遺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

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

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真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三

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

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邏

巴奉天主耶穌或云卽大秦遺教据碑有判十字

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

似合然 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構于西洋利瑪

竇自歐邏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

歐邏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迤西而南經

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泊交廣以達中土有

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 本朝職方會覽四

彝圖說諸書攷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尔

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

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

之回紇卽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卽回鶻

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

祖國以今職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

伯尔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

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

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

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拂菻拂菻卽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三

其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

其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

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

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

祇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祇神字

當外示从夭讀呼煙切與从夭者別說文云關中

謂天爲祇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

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

天山而神謂之祇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

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

此碑稱常然真寂哉隱真威亭午昇真真常之道
占青雲而載真經舉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
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
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
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
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群懸景日以破
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
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不空和尚碑

碑高八尺三寸五分廣四尺一寸八分
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古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翊縣開國公嚴

郢撰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

書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

肅宗口知至道特見高印訖

肅宗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謬言德祥開

右

至尊

代口初以特進大鴻

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錫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德口口
夏六月癸未減度於京師大興善寺

代宗

爲口癡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
毗之時口遣中謁者齋

祝文祖祭申如在

之敬

睿詞口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

與比明年九月

口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

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萬法要指緇門獨立邈盪盪
其無雙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濯頂升壇之軌迹即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非末
學口能詳也敢以概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古

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
薩龍猛又數百歲口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
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
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口化相承自毗盧遮
那如來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畱中道迎善氣登
禮皆若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口爲
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爲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
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
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
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共具坐道場浴

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搖懈惰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明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未懷梁木將紀本行託余勒崇普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簪書昭銘口予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

三宗道爲

帝師秩爲儀

同昔在廣成軒口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殊之爛然有第陸伏狂爲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口降愚寂然感通其可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去

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

天

使祖祭

宸衷悽惻

詔起寶塔舊口之隅

下藏舍利上飾行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刻石爲偈傳

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巳巳建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

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爲特進大鴻臚

封之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

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

金石錄

舊唐書王緒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

杜鴻漸與緒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爾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藏姦蓄亂敗幾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筆曳僧尼又見緒等施財立寺窮極瑳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爲證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七

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史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關未擊而退此皆非人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

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吁亦異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六

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宏闡與時偕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明善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富有命秩用申優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淡思復強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諡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歷三年二月與善

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堦得一小棺長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每棺一鎖規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其說近怪仲文爲桓元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未至關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宦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何哉 洪邁容齋三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尙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九

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竝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金石文
字記

不空得總持門靈異甚多故不獨伏象澄海數事如值大旱京兆尹蕭昕請致雨空咒畫龍投曲江白龍尺許振鱗出水亘天昕鞭馬疾驅奔及十步暴雨驟至比至永崇里已決渠矣元宗嘗召術士羅公遠同至便殿校功力殿石瑩滑師借遠如意遽激宰羅再三取之不得上起不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又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入誦仁王密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果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

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城堦幻光明天王怒睨蕃
帥大奔帝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又邛山
有蛇頭若邱陵見不空乞度遂欲陷河維決所居不
空授戒說法且曰昔以瞋深受此苦報今復忿恨吾
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旬月遂死澗中不空多
秘密法當時甚著碑荒落不稱余所見尙多遺忘故
少爲筆削附載于此史金石

碑中斷裂首題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
口縣開國公嚴郢撰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傳上柱國
會稽口開國公徐浩書新唐書郢本傳盧杞引郢爲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二十

御史大夫其階與勳爵皆未及浩本傳德宗初召授
彭王傳神道碑云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傳而階銀青亦未之及會稽
下缺字於時進封郡公當爲郡字也授堂金石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

告身二通表本高一尺二寸橫廣與行數俱不計字
大小多寡亦不等告正書鄧文原等三致俱行書
尙書吏部

起居舍人試知 制誥朱巨川

用父贈太子洗馬顏公結綸林郎等字任議大司馬
兼兼州刺史兼兼令經考武肅王上儀兼兼兼兼
兼兼中任右補闕內供奉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兼

右壹人 擬朝議郎

正陸品上行起居
舍人試知
制誥

尙書左僕射闕

開府儀同三司署儀制事柱國臣希遠

光祿大夫吏部尙書上柱國臣其卿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說

正議大夫吏部侍郎未上

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左丞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臣其卿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臣其卿等言謹件朱巨川王密關播
良輔獨孤弼等伍人擬階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建中元年八月廿二日朝議郎尙書吏部郎中賜緋魚袋臣王定上

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崔容讀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臣楊炎省

侍中 闕

聞押

告朝議郎行起居舍

人試知制誥朱巨川

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意

郎中定

令史

書令史

建中元年八月日下

右建中元年告身

勅典掌王言潤色鴻業必資純懿之行以彰課取之績
久更其職用得其才朝議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知制
誥朱巨川學綜墳史文含風雅貞廉可以勵俗通敏可
以成務自司綸翰屢變星霜酌而不竭時謂無對今六
官是總百度惟貞才識兼求亦其稱職膺茲獎拔是用
正名光我禁垣實在斯舉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建中三年八月十四日

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元

勳蘇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

鑒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行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三年六月十五日

侍中關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正議大夫行給事中審

月日時部事

左司郎中

吏部尚書關

勅請大夫權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

吏部侍郎關

尚書左丞關

告朝議郎守中書舍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三

人朱巨川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怡

判郎中滋

令史侯朝

建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

右建中三年告身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
魯公道義風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
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卽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益東坡先生已嘗論之矣不惟愛翫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爲可尙龍集辛亥仲秋朔喬實成題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尙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吏部尙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間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川欲重其事時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校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秘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壓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邪不可得

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書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勅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關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尙書一人侍郎二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尙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尙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尙裝爲秘玩况眞跡邪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按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既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
驗建中元年告身內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關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聞字次有被旨奉
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于建中元年官行起居舍人三年守中書舍人而告並階朝議郎唐六典
朝議郎正六品上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正五品上凡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巨川
在元年階朝議郎而官行起居舍人以正六品上
階擬從六品上官是階高擬卑也故曰行至三年
仍階朝議郎而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
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
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勅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
元年告列真卿行吏部尚書銜名三年告不列蓋
已在間局矣元年告凡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
月皆作一二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唐書百
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日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

勅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勅無詞此二告元年

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三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

仍謂之勅雖曰勅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于

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尚書

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即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

逸平盧人實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

書私艱去職大歷十一年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

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于

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

僕射久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野次李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正己開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
知省事兩傳不同据此告希逸列銜是左僕射非
右僕射在建中元年非永泰元年且永泰紀元在
寶應廣德之後大歷之前非大歷後舊傳誤

顏魯公奉使帖

石高五尺一寸四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分作三截上
截書十一行行七字下截像中截跋十二行行十四
字並行書唐重跋
正書在同州府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
悵悵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
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人心無路見

時事只天知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蹟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良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良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二 唐六十二

天

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

石墨
鐫華

公使逆藩逼以偽相羈囚憤懣甘死待日內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卽遙訣君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淚淫淫承睫下也坐令逆徒兇焰頓化叙崇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

不替我漢遺物之呵護引延壽爲二氣之類置榜棧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威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遇之不幸也然丁此遇而後完大節于八十之年公卽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就之又何恨乎

墨林
快事

右顏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宋靖康元年七月秘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良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節氣不衰而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二 唐六十二

天

狀良非昔也乃刻石寘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鬚眉不無壯老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蓋忠義得之性成宜其有慕於魯公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者非 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攷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

舍人言宰相當先補外爲宰相所惡洛陽知府解
不載其爲祕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
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
兵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尋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
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襲室所攻
城陷殉節歿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
事也妻室破未興軍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
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于天
性觀此圖者不特使真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
亦於是乎可見矣

關中金
石志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按此碑據魯公年譜以爲興元元年書據魯公碑
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于蔡州之難行狀云
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
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
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書
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
午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軍是希烈之陷汝真卿
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元
年關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興元元年皆誤也兩書
傳載真卿先爲袁傖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

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
陷汝州杞乃奏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
師旅上從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于路不及至
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既
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
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
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真卿守以
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曰死生分矣
何多爲張伯儀敗齊旌節首級至真卿慟哭投地
會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洩曾死拘送真卿蔡州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
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
也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
真卿所縊殺之真卿之書此帖當卽與作遺表墓
誌祭文同時真卿前以直道取忌于小人後以忠
貞被拘于逆賊所遇之境艱苦備嘗千磨百折而
不變節帖中所謂中心悵悵始終不改游于波濤
宜得斯報數年中情事盡在此四語中後人可以
想見也傳載真卿被害在興元元年王師復振之
後則其書此帖自在興元以前既不能確定其時

祇可系于被害之年

吳嶽祠堂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六字行書篆額在隴州西鎮吳山廟

將仕郎行太子正字口口冷朝陽書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國之元輔鳳翔隴右口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公晟有事于 吳山之祠虎暢前驅鳥隼之族昇降林嶺不躡不呼紫雲拊嵐以屈于祠下公遂以 神之口口告于座客口口忝備賓佐管文記之任操觚染翰恭而書之初相國涼公鎮鳳翔口常以中軍委口口口口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三

橫軼倫伍大曆四年屬天降災沍不雨踰時土山方焦大水成陸封內山鎮分官禱祈 命公禱于 吳山公於是氣肅體虔桂酒瓊筵公告神以災沍 神響公之吉蠲明能通幽口在俄頃雲油雨霈霖霖優渥沃瘠膏口口私必濡既皂且房歲口大熟遽口起口人咸異之由是公心有所奉動符冥應招神尸卅人供灑掃之事其後杖 王命提偏師救亂于蜀陞翦戎于邛樊曾不踰時弔弓反旆繼以叛將擁衆兩河繹騷公鼓行而東且討且援洹水盡敵魏橋制勝兵未及而趙北固解氣有餘而清苑凱旋壁渭川則殷若長城復 皇都則口

如破竹冥符幽贊於是乎在無何優 詔拜公上公極

人臣之寵且以西門之務委焉公本之禮經山在封內

者得崇祀典况 吳山德於我乎具以 上聞特

請褒異 詔使中使孟希价持僉賜神錦袍金帶夫人

花冠等煇耀祠宇發揚幽昧山鎮之秩口于方岳矣徵

諸故事當開元廿八年 詔使正議大夫內常侍寶元

禮賜食致祭至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

神爲成德公至德乾元之間累有褒口口爲 天嶽王

則神之宣力有自來矣人或以公曩之威神駭于視聽

公異以爲 吳嶽者含蓄雲雨蟠厚地而柱蒼旻天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三

之山也李公持顛定傾蘇羣生而戴 天子社稷之山也與夫高嶽巨鎮均功並用盼蠶氣合何其恠哉鍾鼓樂之苾芬薦之人神欣欣既晝斯夕宜矣山之廣袤載于方志略而不述所述者公之威通與其年月敢學舊史實而無華掌書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公果奉 命爲記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鑒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相國涼公

鳳翔者李抱玉也

金石文
字記

右記于公異撰冷朝陽書爲李西平于興元元年十月有事吳山而作也按晟傳德宗遣張少宏口詔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記云鳳翔隴右涇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中書令西平郡王而不以僕射平章入銜豈叙後之官爵略前所加而不書耶抑進至三公則解僕射平章耶唐制率以僕射平章遙授藩鎮殆爲虛名晟拜鳳翔則爲節度以中書令出鎮與僕射平章迥別矣舊書兼鳳翔尹新書遺四鎮北庭皆當以碑爲正記又追述李抱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王鎮鳳翔日以中軍委晟禱嶽雨降今晟亦鎮鳳翔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公異草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卽其人也朝陽書道媚可愛非俗手可及

金石
錄補

按吳嶽卽西鎮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孫炎曰雍州鎮有吳嶽山亦名吳山水經注汧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山海經吳山三峯秀出雲霄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本長蛇縣貞觀元年更有西鎮吳山祠

陝西通志西鎮吳山廟在隴州南七十里吳嶽山下唐李晟鎮鳳翔時旱禱雨應有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記卽謂此碑也禱雨事是李抱玉非李晟通志失檢隋書禮儀志開皇十六年正月准西鎮吳山造神廟此建廟之始也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二月己亥遣大理少卿李楨祭吳嶽山成德公至德二年二月帝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此封祀之始也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十載但載正月癸丑遣祭嶽瀆海鎮而不書封吳山神事惟文獻通考載天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寶十載封嶽山爲成德公其八載但云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而無封吳山成德公之文此碑云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神爲成德公据唐書紀傳翰之拔石堡是八載六月事若因翰戰功而封吳山神又不應在正月是諸書與碑牴牾未能明也碑又云至德乾元之間累有喪口口爲天嶽王通考但云至德二載勅吳山宜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不云封天嶽王也此碑紀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晟祠吳山之事晟銜云鳳翔隴石口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

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據舊唐書本傳此
銜乃興元元年六月七月兩次所加其尙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正月所授至三月又加
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
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至四月又加
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皆不爲叙入
蓋晟時在鳳翔則叙鳳翔之新銜其前銜自不槩
叙金石後錄未及審也碑云相國涼公常以中軍
云云舊傳云大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李晟爲右
軍都將今碑作中軍似當從碑碑云救亂蜀陞翊
戎功勳是德宗卽位之初吐蕃寇劍南晟將神策
兵往救因畱成都數月事碑云叛將擁衆兩河釋
騷云云卽田悅王武俊等魏州趙州之戰及勤王
退賊收復京城等事碑與傳皆合傳稱興元元年
七月德宗至京師晟亦入朝賜里第田園女樂鼓
吹紀功勒碑尋兼鳳翔尹蓋自復至鳳翔至是乃
有祠吳山之事也舊傳稱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
新傳作洮州臨潭人攷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
屬隴右道州有美相縣貞觀四年徙治洪河城以
故地置旭州五年又置臨潭縣八年廢旭州以臨

潭屬洮州是兩傳籍異而實同也撰記者于公異
兩唐書傳公異吳人文章精拔建中末爲李晟招
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
在德宗覽之泣下旣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
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通鑑載其事語蓋本此
碑叙其官階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兩傳
皆略書者冷朝陽兩書無傳惟李嘉祐有送冷朝
陽及第歸江寧詩知其爲江寧人

大岷山銘

石橫廣五尺八寸五分高三尺二寸五分三十
四行行字數十八至二十四不等行書在蒲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三

大岷山銘并序

判官相州司戶參軍李沛撰

攝口陽縣令陳口卿書

巨唐興元末下 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速
等口於是焉在 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尙書御史大夫
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士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
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愬之洎貞元
元年春一月畢會于大梁久之未進以其年冬十有一
月口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
宋節度剡公申令諸軍曰元兇李希烈 日爲惡罔口

口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 神器以暴殄錯口命罪浮
于口口禍口于覆宗 上以德柔之以仁綏之如豺如
狼口口廼心益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猶尙盤桓伺其間
口然後口將口天威勗尔有衆尔所不勗其於尔躬有
罪 公由是夙夜祗懼恭行 明命長口口野口口
口口口次於許之扶溝口口而守口之以雄戟勁弩堅
之以深溝高壘口口口口口口追誨口及負芒刺于
背口戰慄于口常口外虞不遑內事二年夏四月口口
口變霜刃口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
金同文口規口夷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詠鹿 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三

者之師口口口不是過也五月有 詔會大梁洪班
賞勞以還師餽酒淮海金帛山積既醉而凱歌者動
以萬計事畢口口口輟口口口口口口口屯大岷沔
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口口口伏口口口口口
口口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衛口北伐勒石於燕然安
口厠於昔賢口多口於茂實顧謂沛曰此 皇上之威
德口口座之不續無述可乎沛從軍口年備口口口敢
不如命刊石立銘

口口口春口口藏口口口口口口口山裂壤口
口猖狂地所不載天其口亡 皇赫斯怒口樂萬方徵

兵諸侯出師勦口殪我口司翼尔鷹揚朝渡孟津夕次
大梁深溝口右高壘頽陽有心無戰神口乃極向化者
口覆宗者賊宇宙口一車書同則振旅闔闡全軍口口
昔我往矣口口口口口今我來思口勦銘山山口口口河
流口口垂口口口口此河石

碑爲平李希烈銘功之詞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云興
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宋毫節度使劉洽與曲環破希
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
戊午劉洽大破希烈之衆擒其偽相鄭賁等五人以
獻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碑所云大都統檢校司空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六十二

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卽洽
也碑又云二年夏四月同賊口變霜刃口發身分蔡
下首懸藁街又云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勞以還
師卽指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所殺并誅其妻子
仙奇以淮西歸順之事亦與史合 中州金石記

按大岷山禹貢作伾史記作邳禹貢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傳曰山再成曰伾爾雅釋山云再成英一
成岷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岷書傳與爾雅
不同蓋所見異也禹貢雖指薛士龍曰大伾山許
慎說今黎陽之黎山今按岷伾二字說文俱無伾

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邱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水經注有兩大伾山其云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者此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非禹貢之大伾其云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者乃禹貢之大伾卽此碑所稱大伾山也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今屬河南衛輝府河南通志云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卽今碑所在也碑撰書人俱無攷劉洽兩唐書亦無傳惟于德宗紀興元元年十一月書劉洽破希烈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聖

之事但舊紀稱洽爲宋亳節度使新紀略其官惟于正月戊戌書劉洽爲汴滑宋亳都統副使三月丁酉書劉洽權知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舊紀並略之碑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公卽田緒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四月己巳魏博行軍司馬田緒殺其帥田悅詔緒爲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使新唐書田承嗣傳云田悅早孤母更嫁平虜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命悅知節度事帝因詔悅爲節度使後乃更

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從弟緒手刺殺之緒字緒承嗣第六子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推緒爲留後詔卽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碑所載緒官紀傳皆略之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卽符璘也舊書傳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真李芄等破田悅于洹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于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徵兵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聖

于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旣歸遂悉其衆降于燧燧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但據傳則璘爲田悅率兵赴濮州非爲田緒璘之官御史中丞是馬燧所遷亦非緒所授與碑異也碑云二年五月詔會大梁賞勞還師此事不見于本紀破希烈之功李晟爲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爲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並非兵力所致則洽亦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爲立傳而李沛乃勒銘大伾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此可歎

也碑無歲月當卽是貞元二年五月

張延賞碑

碑高九尺三寸廣約四尺二十五行行六十字錄書篆額在假師縣經周寨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戶部□郎下

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相張□薨于位冬十月乙酉

□□于下□其□□里嗚呼往□□哀可極□歿□

□□□□□諱□□字延賞河□□□□□下

部尚書中書令□□□□都督諡曰恭肅□輔

□□□開元之□□□□□□□下臣器公而薦□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聖

□□名寶符 憲宗召見奇之且思□□□□

□□□解褐下太師下深於知□□□歎異□□姻

好下城邑下鎮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

散下□□下節度下建中□□□輦殿駐 驛□

郊□□□□□進封下時都邑下重□□故□□

□□□□□□□□□□下之望□□

□□□總戎下心□功□□聽遠邇相□□□

之□時情所下弔賻有加 □□護喪事下□□

聞□下泣云尔太下□□繁□□□□□知禁德

禮下康□□□如東周之禮其在荆楚下□愛成頌

皆因俗施政□□□□□□下其下叔山甫成中興之

業而□□□□□□若星□□□□山岳斯可謂

歿而不朽者□詩云□□□□下備盡無□之孝遺令

薄葬布衣瓦器以終子志□□□□□□下目所及

皆爲實錄其詳則 制詔□□□□□□及下

太保□氏□□□□□□軒轅□□□□□下

皇天太保嗣烈克光前下厥□間間懷思周愛甘棠荆

淚空碑况下

內作將作官馬瞻刻字并模勒

右贈太保張延賞碑首云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

金石萃編卷二百二 唐六十二 聖

相張公薨于位又云冬十月乙酉蓋其葬之日趙氏

金石錄題爲貞元三年七月似未諦審其文矣文云

太師又云歎異申以姻好謂苗晉卿以女妻之太師

者晉卿贈官也後云祁國夫人太師其下剝落不可

識祁國蓋延賞妻封号太師亦謂晉卿也前兩行曼

滅不見撰書人姓名趙德甫謂趙贊撰歸登書登善

分隸有名於貞元元和間延賞子宏靖碑亦登所書

見於寶刻類編今不可得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億按碑刻缺甚前人皆未收及近韓太初始訪得之

其文略可成句有貞元三年秋七月丞相張公薨於

位與新唐書德宗紀宰相表並合又載公諱延賞字
延賞按本傳延賞初名寶符賜名曰延賞今碑下載
寶符字完好其云思恭肅之德錫茲嘉名卽其事也
然傳不言字延賞又延賞生平歷官碑字僅可見有
入拜給事中又有歷御史中丞證之史文亦不遺此
惟碑云以公力竭誠追封魏國公則有所未及此亦
足補史之疎也碑言遺令薄葬以布衣瓦器可謂儉
而中禮者矣傳師金石
遺文記

按碑文約一千五百字今存者三百餘字賴標題
有張公字文有延賞字知爲張延賞碑据金石錄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置

以此碑爲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趙贊無
傳歸登舊唐書傳云字冲之吳人大歷七年舉孝
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歷遷工部尚書贈太
子少保有文學工草隸此碑立于貞元三年是登
舉賢良科時也寶刻類編載張延賞子宏靖碑亦
登所書宏靖卒于長慶四年距書此碑又三十八
年則登亦躋高年矣集古錄又載百巖大師懷暉
碑歸登篆額則登工書不獨草隸也延賞爲嘉貞
之子嘉貞官戶部尚書中書令益州長史都督諡
恭肅今碑叙嘉貞官諡有泐字可据補也碑云集

云工書也因附識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

唐六十二

置

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散閣下鎮北
都者王思禮也思禮請爲從事延賞遂爲太原少
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
碑有散字或是散騎常侍然兩傳皆無此官碑云
建中□□輦轂駐蹕□郊傳稱建中末駕在山
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碑之所見可參攷者
祇此餘俱詳兩書傳中又延賞與父嘉貞子宏靖
曾孫彥遠累世皆有書名書譜並載之彥遠法書
要錄序稱曾祖少稟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
作此碑旣缺泐而本傳但稱其博涉經史而已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三

李元諒頌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分廣六尺二寸四分三十二
行行六十五字隸書額題大唐鎮國軍隴西節度使
右僕射李公懋功昭德頌二
十字篆書在華州治大門內

大唐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公懋功昭德頌并序

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騎都尉昌平縣開國男張濛
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一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韓秀弼書

朝散大夫守宗正寺丞李彝篆額

聖唐九葉

皇帝平內盜攘外夷

中興

口圖以崇口業乃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御史大夫舉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元諒整兵隴

右分鎮京西

朝野訢以爲宜軍州翕而益重複我

泚罕期在於茲口謂公星辰之精山河之靈或穆英剛

爲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

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瘡痍露表羣言贊

千雲口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義卻天下之

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勳庸播金石以爲天下表莫盛於
碑版然則

陛下寶臣元諒雄傑英勇沉斷

明謀虎牙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有七德而克用
爲模文有九功而能舉爲法故輝燭方邵批稗韓彭桓

桓然狗

國之功皆可揭而昌言也

陛下簿狩郊甸爰率巴梁虵虺畜而毒生豺狼飽而
害作內吳宮闔黨與譁張何望之墾掘咸林敬缸窺觀

蒲坂同逆相扇傾陷臣州元諒時以散員副戎開鎮無

一壤之土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賊使於

潼津破賊將於敷谷樂勝連擊遂克口池閭闔載安室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二

家相慶此其徇國之功一也勇而重閉以備不虞

創口墉隍足徵板榦環迴褒於脩郭延袤載於通衢異

防馳突之鋒戾室搜牢之掠四封輻湊不震不驚益兇

豎東顧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徇國之功二

也州之口備自管其空乃剔鑼鼓爲兵撤氈影爲甲剡

篙操爲弩載簪輦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隊於三令

勞逸斯共甘苦必分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

其憤口以口其口由是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徇

國之功三也籍馬蒐棄補卒濟師始編簿者二千終

載書者一萬進次昭口稟令於副元帥之軍剡屯口泰

分援於口可孤之口元兇怙衆犯我中營或靡旂而來
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颯衝分翼夾馳覆其陣血
聞漣川之水屍膏滿岸之田狡勢遂窮不能復振此其
徇 國之功四也蒼茫 御苑橫蘊長雲推百堵
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奔甲
而奔穀騎爭追若燎于藪賊泚憂迫躬率全軍馳其恟
恟之徒拒我堂堂之衆一鼓而北口死真寧氛祲廓而
黃道清腥穢消而彤庭肅口師章敬都邑晏如迎

大駕復於咸秦還大兵戢於陰瞽此其徇 國之

功五也李懷光阻河口口口口戈鋌北連絳臺南拒黃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巷選口方之健將保朝邑之離宮

陛下特

詔攻圍重鞠戎旅摠干經畧丕冒口京或倚擊其救兵

或邀絕其餽卒力殫命窒困乃求降未藏當路之豺且

磔吠離之犬此其徇 國之功六也進屯河縣接邏

關橋雖竹纜已焚而木甕將渡大慙知窘猶懷闕心棄

暗出奇卒於有勝遲明遇伏口物無歸口蹙窮城自絞

中閣三條口口三輔斯寧此其徇 國之功七也戎

羌不道倣擾西隣驟掠邠汭突入鹽夏狂其擄猾潯暑

仍留苟不用權若何攘暴迺勵我鷹揚之旅棄其馬瘠

之時張皇軍形口口口逸然後排烽結隊加竈翻營師

未逾於洛源寇已退於河曲此其徇 國之功八也

焚焚蕃虜匿詐求和重違修睦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

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請以爲備且曰古者諸侯

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犬羊反覆未可以端信待之乃

拒平涼二十所里柵爲壁壘口壕設誓師赦前之伏修

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淫式遏旣而升壇將歃果

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驚貽而還禦侮

之道旣蠶折衝之威亦著此其徇 國之功九也良

原縣問在涇隴西墜窮邊羅彼煙塵剪爲荆棘

口口經啟密 命興功遂發軔而遽行卽建標而特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四

起恢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矗立乃修廬井

乃闢田疇商旅口通口庸偕附烽候交於塞表保障連

於峽口口周築虎牢漢憑馬邑遏于亂畧曾何足云此

其徇 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勲

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鍾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

建中以來衛 社稷之臣秉旄鉞之將除宰輔董戎

外其孰能疇口於此哉况明允象賢勤於理要清恕以

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口口敬讓簿九賦勵三農

抑浮竄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而人知

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口安可使赫功

昭德沉隱無聞者歟領口舉人蒙之樂石 制曰可

於是耆壽茲非昇古沙門釋僧惠道士游方外口千乃
心萬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
本名元光姓路氏武威姑臧人蓋口軒帝孫降屈安息
高陽口口留宅姑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 巨唐

之牙爪在濟其魯公又昌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口
口口之族從駱統之口口鎮潼關口五年矣既申武節

克建戎勲 天子以敦淳可親誠明可信更

名錫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修履猷靈承于寵者矣若
夫按功王府譔德侯家雖馮異口言已傳口於晉歲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五

吉甫作頌廣應美於今辰詞曰

沈沈武康兮有虔秉鉞即戎臨敵兮原火烈烈隊如星

兮陣如雪進如流兮止如戟轉電激兮衝風發壞苑垣

兮復宮闕既東征兮又西侵擊鼓雄兮才氣傑滌昏靈

兮掃妖孽河清清兮渭源澈功既成兮 恩亦結倚

鐵防兮資金穴口山麓兮敷水滙惠汪濊兮威稟列度

毗安兮群盜絕舞口口兮歌大臺城宰雲兮營偃月望

摩幢兮想旌節樹豐碑兮頌英杰詞不愧兮勲不滅

貞元五年十月十一日建

明萬歷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賜進士第華州知

州丹陽石口麟重建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
州將徙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
于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
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并可
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諡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
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乎 石墨 鐫華

李元諒本安息安氏少養宦官駱奉先冒姓駱名元
光驚敢有謀會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張濛述頌所
謂昭德懋功皆實錄也韓秀弼分書當兵戈雲擾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六

復琢磨精工隆然巋然不為苟就亦足占中興之兆

萬歷初碑卧廢署草間人多歲其上永昌石公元麟

來守華州移置郡衙 金石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潼關領軍

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

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州走望之遂據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乘其未設備徑

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

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

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
力戰壞苑垣而入遂復京師賜姓李改名元諒官終
隴右節度使

金石文
字記

碑序元諒狗國之功十皆隱約其詞與舊書合彬彬
郁郁有初唐風新書云贈司空諡莊威碑不之及豈
立于元諒未卒時耶舊書初加檢校工部尚書新書
實封五百戶皆碑所遺

金石
後錄

元諒本姓安氏出自武衛大將軍興貴文稱武衛巨
唐之爪牙者卽此元諒爲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以爲檢校尚書左僕射者非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七

也文中云陛下薄狩郊甸爰幸巴梁何望之壑掘咸
林敬缸窺覬蒲坂者謂德宗幸奉天朱泚將何望之
等襲華州刺史董晉奔城走元諒自潼關引兵拔其
城是也云進次昭應稟命于副元帥之軍列屯光泰
分援于尚可孤之壘者謂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
藍田元諒屯昭應賊兵不能踰渭是也時李晟爲京
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云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
晟弃甲而奔賊泚憂窮竄死眞寧者謂賊將姚令言
與晟兵遇十鬪皆北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
橋密與晟約降泚引殘軍西走至寧州爲朱惟孝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八

所斬是也時元諒與渾瑊尚可孤等皆從晟軍云李
懷光阻河距命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者謂懷光
反元諒與馬燧渾瑊韓游瓌等進討也懷光將徐廷
光素易元諒侮斥其祖父元諒與游瓌約卽日斬之
所稱才殲當道之豺且牒吠籬之犬者應指此云藩
戎匿詐求和諸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請以爲
備者謂吐蕃請盟詔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援
渾瑊會平涼盟吐蕃劫盟事也云距平涼二十里所
冊爲壁壘爲壕設晉師敖前之伏修楚臣勁後之殿
皆與史本傳合此貞元三年事也蓋更隴右節度卽
在其時云依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岳立
乃修廬井乃闢田疇者則元諒修治良原墜堞闢田
數十里使士卒墾治諸事水經注曰河水自潼關東
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潘岳西征賦溯黃巷
以濟潼今二書巷皆作卷此云北連繹臺南抵黃巷
可以証其誤矣碑在華者華人思其功請于朝故作
此頌也 文苑英華有任華送李彛宰新都序云宗
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彛也少好學通九流
百家之言善屬文有大節召試西掖與莊若訥高郢
同入高等執政以彛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

文內有行軍司馬董叔經攷唐書藝文志博經一卷
貞元中董叔經上墨池編云唐開汾河記董叔經書
卽此人關中金石記

姜嫄公劉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一分二十八
行行四十九字行書篆額在邠州城南本廟內

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
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書

處士張琯篆額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九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邠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距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
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
冰皆有以全度者旣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
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邵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口之
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葬布五教
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
命禹禹讓于稷皋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

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
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下載祀四百
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桀之祚也周有天下載
祀八百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燒季而咎繇口積累
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靈命

我聖唐盛德大業与天地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

者周口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
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口口於幽居以平西戎以篤前
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邠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十

有德於幽先賢所出立祠舊矣

我國家稱

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
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
四口口口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
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

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征師維公成之略地千里亭鄣
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棄於內卒乘睦而知禮風俗康
而狎野觀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神
喧譁甚於市廛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
神而不知契仰之慢神知事神之求祐而不知慢神之

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口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騰瀆易之俾中夫札瘥天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神口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楹遷之至上棟下宇非微斂之煩口則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移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錫乎所處人於是祇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己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口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慈潔之以齋達之以和則神可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久矣抑爲口口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口口口方繼踵勲績爲時心膺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記尙闕將恐綿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刻辭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十一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農殖后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肇宅豳土何口口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既卑廟亦既摧闕闕朝合臨塵幕開崑崙羣犀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朗寧戾止理化咸集財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揚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十二

廟在今邠州城南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予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嫄履巨人迹所在予爲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蓮琳卿

邠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于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籍而畧似柳公權亦足存也

石墨鐫華

碑云姜嫄嘗出遊見跡而履之按毛公註生民詩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以爲從高辛氏郊禘求子而生后稷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欲欲然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子說殊怪誕蓋出于司馬子長本紀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既不取其履足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第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未必見史記世次而世次之說出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十三

于世本其書在宋時已亡矣朱紫陽幽風集註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而史記止云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無下陶字集註云自公劉居關後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命與史記合而此碑云公劉者周文王之十代祖也未知何據

金石

唐書稱獻甫從渾瑊討朱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不及刑部爲邠寧後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不及封邠寧郡王並史之缺誤當從碑爲是

關中金

獻甫封朗寧郡王新舊史俱失載李氏自言出於伯

陽而伯陽爲庭堅之裔故天寶初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此碑敘三代承禹稷契之祚而咎繇積累在天天命乃歸於唐蓋以此也都元敬金薤琳瑯嘗載其文石今已損失三十餘字前兩行空處攪入明人范文

光題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吐蕃寇寧州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敗之今碑所載戎醜是膺授鉞而至是其事也碑後云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幽州張守珪也四人者則獻誠獻恭及煦與獻甫當時伐閔之盛若此可謂濟美矣

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十四

按陝西通志姜嫄祠在邠州城外太王祠右唐節度張獻通志甫建卽此廟也通志又引名山藏云洪武十八年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則自唐以後及明以前皆不列祀典矣此碑撰文者高郢書者張說篆額者張道新唐書傳高郢字公楚衛州人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碑卽書于此時張說張道新無傳立碑者韋丹新傳云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歷官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其立此碑在
召爲舍人之前佐邪寧幕府時也碑云姜嫄者姓
姜名嫄說文云周棄母字也史記嫄作原周本紀
云有邵說文氏女曰姜原注引韓詩章句曰姜姓
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梁玉繩人表攷謂原本作
嫄生民傳箋姜姓嫄名史記集解謂嫄是字及諡
號者非諸說互異如此乾隆四十九年逆回滋擾
起督兵過邪親至此廟此碑尙存而廟甚頽廢安
得有如張獻甫其人者爲之塗墍耶

李抱真德政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十五

碑高一丈四尺廣七尺四寸二寸
八行行五十四字行書在長治縣

口義軍節度支度營田兼澤潞磁邢洛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王李公德政碑銘 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 口口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隴西縣開國伯董晉奉 勅撰

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口度支及諸道鹽鐵轉
運等副使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班宏奉 勅書
朝散大夫守口口府長口口陽縣開國男韓秀弼奉
勅篆額

唐口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真字口口

皇開

府儀同三司涼州都督河蘭鄯廓瓜沙甘肅九州大總
管中國公衛仁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大將軍
水之曾孫口兵部尚書懷恪之孫贈太子太保齊管之
子蓄河岳之秀業祖考之慶克生鴻才以佐

元后殊勲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口執口抱素專直威
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寬裕足以安衆召公
相武之口申伯翊宣之口尙父六韜之奇夷吾九合之
業口口冠公皆口之口口從父兄故相國抱玉所重
期以遠大薦于 肅宗授汾州別駕僕固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十六

懷恩之平史口也伐口口之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闕遺其口口而口口疾顛汾潁庶定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永口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口口 恩光蔭及
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思有陳讓 口口

口口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口內五州都團
練使澤人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 聖旨
專精吏職一年而流口口口口二年而軍給人集風
淳俗乂時屬散卒聚鍾鼓口肆其猖狂口以驅口議者

請兵逐之公謂之曰口口稟元和以生奉五常以口口
不口順無不懼道理亂之道口之于政政口則口口興
仁義著政口則刑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脩
也始務口口豈可加兵乃口口禍福口門口口開泰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歲口口口勞口口等口風裁揚遂遷懷州
刺史澤人口思之口口口口懷人來蘇之慶需若膏
口口政未幾懷如澤焉
天子寵文翁之
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口口于西乃授檢校祕
書口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口澤潞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十七

殊恩倚任留務口口口口化源獨口心計乃約故實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安物口口口口養農省徭以息孤惻均
調以資士卒孝悌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
口口鞭朴弛於官署閭境之內不日口口而化口建中元
年特授節制并廉察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
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口武口布

大君之誠以睦藩口導

口口之化以釋危

疑由是

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

君臣無間致于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蠱旱
口火公請口神祇變口于口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

零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
前後歷官以十八政再為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
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

命為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量宏

而深口達而朗常執口口口口不求援而取貴口題輿

登補哀簡自

皇口爵為元臣非德及蒼生

忠貫白日口何以臻此路之緇黃者口詣

闕

陳請額勒貞石

帝嘉乃誠

詔

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

皇矣

上帝降祚

有唐蘊粹孕靈克生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大

義陽明明

天子賢能是擇乃

命

義陽鎮于上口烈烈義陽惟國之楨口若口口隱如

長城用極于正性根于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

王度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為淳軍以威口

兇口口懾恢振

皇綱輔弼

天

業

帝曰抱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

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駕終古

監工上黨縣口郭口仁

有元至正五年冬至日奉議大夫潞州知州張堃仙

佈化得斯斷碑於岱嶽廟瓦礫中重建於此故記之

耳

右李抱真德政碑攷新舊唐書地理志五代職方攷磁州字無从心者此碑磁字點畫分明又天祐十一年澤州開元寺神鐘記亦作此磁字州縣之名當從其時本稱史臣秉筆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決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於史學也

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歲月金石錄系于貞元九年云有碑陰行書今失揭也碑爲董晉撰班宏書韓秀弼篆額而皆云奉勅文亦云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而兩唐書德宗紀及李抱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九

真傳皆不書其事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年正月己亥昭義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真請降官乃授檢校左僕射六月壬寅李抱真卒舊傳亦云十年六月卒新書本紀不書抱真卒本傳不書卒年而于宰相表則誤書卒于九年此碑所紀皆抱真未卒以前之語則金石錄以爲九年當必有據也撰文者董晉字混成河中盧鄉人結銜爲門下平章事宰相表載其罷相爲禮部尙書在九年五月本紀同碑不署禮部尙書官可知其撰文在九年五月以前矣書碑者班宏衛州汲人傳載貞元

八年以宏專判度支使而無守戶部尙書之官碑書扶風郡公傳所未及其卒也在八年七月據此則書碑又在八年七月以前矣今不能確定姑從金石錄附于九年篆額者韓秀弼與秀實秀榮兄弟並以八分擅名諸書皆無可攷此碑署銜曰朝散大夫口口府長口口陽縣開國男據廣德二年書臧希晏碑題曰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則此所泐封縣乃淮陽也墨池編載其所書有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李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而不及此碑之篆額則此碑久不傳於世矣抱真碑泐其字新書傳云字太元碑載其高祖修仁曾祖永祖懷恪父齊管皆無傳所載抱真歷官兩書稍畧惟新傳云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碑則畧其公爵傳又稱抱真自貞元初朝京師還鎮會天下無事乃好方士有孫季長爲治丹因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三千丸而卒讓司空是貞元十年正月事此碑尙是在潞鎮時所立也

張敬誥墓誌銘

石高廣一尺六寸六分十九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洛陽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二十

唐故鴻臚少卿□□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河東薛長儒撰

張氏之先運籌博物風靡萬代公其喪焉公諱敬詵馮翊同川人也 皇朝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 皇朝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議府君之次子公禮度清曠有德含章蘊燕樂佐理之謀猷懷吳周匡弼之骨梗弓裘不墜文武攸稱清貫克序加朝請大夫以博雅周才授鴻臚少卿以公忠推德錫金章紫綬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謂命公為狎衛奉上以忠貞撫下以信義休聲遐著察友欽之方申呂父之榮遽染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貞之疾以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於洛陽縣永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八以其年九月廿四日窆於漚澗之陽邱山之新塋禮也孿子三人曰赫重赫威赫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有女五人長女從緇隸寧剎寺次歸杜氏三女歸王氏兩女尚幼夫人樊氏淑順傳芳霜明勁節移天墜翼同穴後時哭不絕聲撫孤增慟永懷陵谷爰託松銘其詞云

神理茫茫兮微明忽幽人廿營營兮生勞死休更相泣送兮萬古千秋隴樹白楊兮悲風颼颼

碑云窆於漚澗之陽邱山之新塋蓋以鴻臚少卿為

河南尹裴諤命為狎衛卒而葬于洛陽也 中州金石記張君有夫人合葬墓誌銘書其上世及此君占籍歷官名字皆互異此誌稱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請命公為狎衛以時攷之謂晉公也 授堂金石跋

按張敬詵及其祖元長父崇讓兩唐書皆無傳誌云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諤 句命公為狎衛舊唐書裴諤傳諤字士明河南洛陽人天寶間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丁父喪居東都祿山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未嘗為東都副留守河南尹授堂乃以諤字為諤字以裴公為晉公是即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度也兩唐書裴度傳度係貞元五年舉進士其歷官亦未嘗為東都副留守河南尹斷非碑所指之裴公則或仍是裴諤而官有碑傳不同耳誌載子三人女五人長者從緇是出家為尼也次皆著其所適族較他志為詳

諸葛武侯新廟碑

碑高六尺八寸二分廣四尺二寸三分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河縣

蜀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

口御口沈迴撰

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元錫書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 府王左僕射馮翊

嚴口愬帥文武將佐泊蒙口突歸之旅疆理西鄙營軍
汙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于時威武震疊虜
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燧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
之勞重關弛擡邊穀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
訪古周覽原隰修敬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
遠雖簫鼓曲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搆土階
微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
得備陳頽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耳往麋鹿走集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馮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
方丘壠口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詭製非所以式
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管薙藂薄是營
是葺衆工磨至緣以高墉隔閼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
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
揚摧前烈銘于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
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君子皆
風雲元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
推尚父則止讐口口諸侯同舉管氏籍強齊之力宗周
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

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
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
州介在山谷駢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
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
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
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紉
今古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
口書姑務統論大畧敘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
傳非作者之意也今則不書其銘曰

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媚起毒蠱九州天旣厭漢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思代劉涕渭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
武侯跪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
氛魚脫溪泉龍躍風雲先主續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
悠悠清塵前哲 後口心跡暗口建茲新廟式是梁
珉

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
子建

是碑今已改鑿甚多如蒙耀曲磨等字皆從明揭本
校正止讐下舊本已泐今作獨夫二字不可從

金石目

竹庵
金

文稱貞元三年府王左僕射馮翊總帥者謂舒王謨
為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也錫
字君貺見世系表

關中金
石記

按諸葛武侯廟在漢中府寧羌州沔縣東五里三
國蜀志諸葛亮傳亮疾病卒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因山為墳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于沔陽裴
注引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
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
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亮德範遐邇勲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季世燕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
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臣愚
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于是從之此即舊
廟也碑不詳新廟所在漢中府志載諸葛武侯墓
在沔縣南十里定軍山下水經注沔縣故城南對
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舊廟即在
墓前今廟在城南五里是距舊廟五里也此碑撰
文者沈述書者元錫兩唐書俱無傳唐書宰相世
系表錫為司儀郎延祚之曾孫綿州長史平叔之

孫吏部員外郎挹之子錫字君貺與宰相元稹同
系表祇載其官淄王傅而此碑結銜乃為節度推

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又據韓文考異衢州

徐偃王廟碑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

集古錄廣
川書跋並

作徐放書韓文
考異作元錫是錫又嘗官福州刺史矣碑云府

王左僕射馮翊嚴口驢理西鄙營軍沔陽嚴下泐

一字陝西通志云唐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嚴武增

修有記即謂是碑則所泐者乃武字也武為挺之

之子兩唐書傳稱挺之為華陰人嚴氏有馮翊華

陰二望碑稱馮翊者舉其舊望也惟碑有左僕射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之官兩書嚴武傳所無且舊傳稱武卒于永泰元

年杜工部年
譜亦同不應貞元三年嚴武尚在是陝西通

志與碑不合關中金石記定為舒王謨唐書宗室

傳舒王諱初名謨昭靖太子子德宗愛其幼取為

第二子其為沔鄂節度在李希烈反之時正貞元

三年事宜乎合矣而亦未嘗有左僕射之官且與

馮翊嚴口義亦無着希烈之亂在淮蔡舒王謨為

節度在沔鄂即今湖北漢陽府沔陽州非陝西漢

中府之沔縣則關中金石記亦不確也碑敘伊尹

呂望夷吾樂毅只四人而云八君子亦不可曉

會善寺戒壇記

碑高三尺八寸三分廣二尺九寸四分十六行行二十八字隸書在登封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

河南陸郢書并篆額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有漢晉間高僧植貝多子於西峯一季三花因為浮圖遂為寰中之真境又有兩阜中斷豁為石門飛流縈回吹噴薄喬木森竦以布護先是有高僧元同律師一行禪師鑿林崖之歆傾填乳竇之窳窳覓玉立殿結瓊構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廊栴檀為香林琉璃為寶地遂置五口正思惟戒壇思惟者以佛在貝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為思惟口三花之義在此自河洛口塵塔廟崩虺上都安國寺臨壇大德乘如脩慈業廣秉律道尊志度有緣雲庇群動慨茲堙墜遂為聞口尋有詔申命安國寺上

座藏用聖壽寺大德行嚴會壽寺大德靈珎惠海等住持每季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逸口徧尋高唐口邁美殿塔之嚴麗賞泉石之勝絕其跡不朽其教益廣於是鍾梵相聞幡蓋交蔭豈獨鑪峯名鬱空記遠公之行沃洲精舍重述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集

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

填闕大德號空 道嚮 了真 道覺

登封縣令徐暉

寺主懷實 都維那明口 前都維那幽蘭

勸農楊誠刻

在會善寺戒壇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按袁宏道遊嵩紀稱其隸法道逸今觀其書雖遜潘瓘然筆頗秀健陶宗儀書史會要亦稱郢善書詳見趙明誠金石錄

寶刻類編及味長文墨池編俱有此碑碑云漢晉間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三

有高僧植貝多于西峯一年三花因為浮圖按太平寰宇記引嵩高山記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岳四脚下種之并立浮圖今有四樹與眾木有異一年花白色其香甚佳與碑云高僧不合蓋傳聞異詞也陸長源新唐書有傳

中州金石記

碑首行陸長源列銜有云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考之新唐書本傳惟由汝州刺史為汴行軍司馬昌黎集董晉行狀貞元十二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今長源作記當貞元十一年已稱兼御史中丞然則入汴時長源蓋由中丞復

進爲大夫而史皆缺不載其後題年月乃云貞元十一
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變年爲祀而猶書龍
集乙亥皆依古爲文長源好奇如是授堂金石錄

按碑爲陸長源撰陸郢書并篆額長源字泳祖吳
人其爲汝州刺史新唐書本傳不著何年舊傳則
在貞元十二年之前此碑立于十一年其時正在
汝州也書史會要稱其善書歐公集又載其官汝
州時以殷仲容書流杯亭侍宴詩絕代之寶乃爲
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此則長源在汝之
軼事也陸郢無傳碑載貝多子一年三花爲漢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无

間高僧所植嵩高山記則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
來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少室山有貝多樹俗云漢
世野人將子種于此是高僧道士野人所傳不同
皆僧之稱謂也又齊民要術引嵩山記云嵩高寺
中忽有思維樹卽貝多也一年三花以貝多爲思
維樹語與碑合而云忽有則不言栽植之人又與
諸說異矣一行禪師見舊唐書方技傳初一行求
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國濟誤當
院僧於庭布算盤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
遠來吾算法已合到門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

請法盡受其術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
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于嵩山師事沙門
普寂碑所云鍾林崖之歆傾填乳竇之竄竊者卽
此時事也建碑在七月而云大火西流與他碑別

鹽池靈慶公碑

碑高七尺八寸八分廣三尺八寸四分
二十五行行五十一字正書在安邑縣

大唐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碑并序

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

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書并篆額

地絡之紀莫宗於河陰潛之功允啟于匪既畧太華浸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六

三

活中祿嶽漬宣精融爲巨滯肇有元命靈珪告成惟其
潤下乃生鳥鹵鹽池之數有九七在幽朔二陂河東皇
穹陰隲兆人眷祐中土因飲食以致其味節和齊以調
其心溟溟天池寔曰鹽澤幅圓百里澄澈萬頃元極積
數太鹹爲嵯其墟實沉其宿畢昂其漕砥柱其關巖幹
后祇寶之設以重險謙順成量潤溪攸鍾涵風蓄雷終
古不息湧若山外連爲海門所以帝乙建社而臨之王
豹遷都而據之執其重輕以曜富有在咎山澤委于虞
衡周制無征漢方盡幹務其尊稽蓋用抑商少府所戶
均其權量群族自占築鹽環之業傳祖考田有上下旱

理其卑水營其高五夫爲塍塍有渠十井爲溝溝有路
泉之爲畦畦之爲門漬以渾流灌以殊源陰陽相蒸清
濯相孕動物潛爲蠢爲陶工溜乎而凝莫見其朕雪野
霜地積如連山羨湯區域歸于塗潦泉貨之廣沒於齊
人 皇家不賦百三十載 聖宗御國五

十季姦生剗丘燿火通鑄 嗣聖受命以兵靜

之擊鼓嶠洛封屍燕趙却獫狁圻絕漢廷昆夷圻窮荒
置其 宸威風動八極調發之費仰於有司雖田

征益加而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權酤之官以權
合經以貨聚衆畫野標禁壅川爲壕西籠解梁左繚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邑乃滌場圃乃完廡倉畢其陽功以謹秋備度土定食
止於中州濟圻橫汾爰距隴坂東下京鄭而拓于宛輶
連其檣輦擊其轂終歲所八二百千萬供塞垣盡敵之
賞減天下太半之租然後傳圻甸人納圻醯人有形有
散以宴以祀每仲夏初吉爲墀而饗之懿夫明徵厥有
前誌 中宗反政崇朝而復鹹大應窮霖巨漲
而不淡誠宜命秩視彼封君 先皇帝薦靈慶

以彌神索氤氲而建廟施諸侯之法服鏘泮懸之清樂
籍二郡之版六百絲圻司池故得浮榮光結顙氣冲其
德正其味粒重英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陳陳相因非

稀載可能計矣貞元九季冬 天子親祀

明堂大裘而 如孝道昇聞百蠻頓首粟帛之資及

於饗惻庶政惟和達于遐邇戶部尙書裴公延齡與三

境之差口九州之賦鐵鼓之貢林璧之饒凡晉人是輸

以河中爲會府遂表職方郎中兼侍御史馮公口推其

全材委以大計詔曰俞興往哉汝諧乃駐車蒲城以馭

羣吏分命前永樂縣丞張巨源前鄭縣丞蕭曾率屬而

臨之洎十一季秋九月薨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弁繼

之以馮公成績有問禮任如舊度支又以前詹事府司

直陸位知解縣池前大理評事韋縱知安邑池惟職方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領地官之外權惟評直守制使之成算姦氣不作阜財

有經十三季四月五日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勒豐碑

揚茲利澤感和羹之訓心遊傅氏之巖稽近臨之詞氣

對郇瑕之邑微臣作頌式贊新宮頌曰

浩浩靈池冠圻水行蒼茫太陰溱澠純精惟澤在口与

時爲程禍貪而竭福儉而盈 巨唐君臨坤順乳

貞冥勒其官坎德効靈海眼通波河源伏肱千里一氣

瀦爲廣斥雲漢照臨玉繩下直曰雨曰風以凝以積自

我天產惟其口食斯皇 元后乃聖乃神既絜

浮沉亦修明禋大禮畢舉大樂畢陳馮公貞來克諸神

人登牲廟塋庶幣池瀕既醉既飽馮公則欣蕭張行優
陸韋德隣有口有屬伊馮之賓仰彼靈造垂於無垠

皇運天長頌聲日新

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寅廿日癸酉建

碑陰

高廣與碑同三層書止記二十九行行十八字
中下皆人名中七行下十四行行字不等行書

靈慶公神堂碑陰記

五老山人劉宇撰并書

天作口極神將宅焉神者何靈化之真宰者也夫神之
俯落寔曰監宗閭閭禱之不在祀典 元皇朝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元老韓公混之物邦賦以大賦之功康濟是博上以供

宗廟之費下以代田野之租昇聞于 天請加

禮秩

帝曰可於是冊爲靈慶公俎豆之數視於

淮濟享謁之期載在 口府及故東都留守禮部尙書

崔公縱頃知河中院以神之舊宮僻在幽阻既崇其禮

宜敞廡居是用遷置于斯乃飭殿堂開像設面齋淪之

積水跨邇邇之重崗陰陰森森容衛畢備列平左巽儼

然如生雖水府靈居未之若也今職方郎中兼侍御史

馮公興纂其是職推致信讓無小無大報之以德頃以

天人不雨草木無輝農夫愁怨慮失其歲職方於是齋

心累辰親執牲帛將至誠之德告靈化之源嘗不崇朝
而雨斯足如是者數四是則人有德於神神亦有德於
人德交歸焉政是用長宜其建石表異徵文紀靈是以
有太常博士崔君之頌也逮夫石自他山而至文自奉
常而來知解縣池詹事府司直陸位事以道自集商以
仁自來知安邑池大理評事韋縱財以清自豐吏以明
自肅此二君者以爲職方之精意可達於明神如之何
不奉矣乃相與就其磨礪覆以棟宇自朔及望揭焉而
舉洪範曰潤下作醜夫敘讚靈慶公陰潛之功亦所以
表 聖皇澤及於萬姓者也恐其頌或有關乃命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山客重紀於碑陰

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記

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專知度支河中院朝散大夫檢校尙書職方郎中兼

侍御史上柱賜緋魚袋馮興

專知度支解縣池宣義郎前守絳州龍門縣令賜緋

魚袋楊寶

專知度支安邑池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

度支河中院巡官奉義郎前京兆府昭應縣主簿班

遇

度支河中院巡官宣義郎前行舉州下封縣尉崔震

兩池都巡檢官宣德郎前行同州郃陽縣尉楊封興

鹽口勘會官將仕郎前行絳州萬泉縣主簿崔季常

方集勘會官儒林郎前行晉州神山縣尉崔士衡

鹽宗勘會官朝散郎前行廬州舒城縣尉張佑

東郭勘會官宣德郎前行寧州司田參軍賈公幹

方集勘會官朝請郎前行左衛兵曹參軍李文質

常滿勘會官朝議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元昭慶

鹽北場官文林郎前行邛州大邑縣丞韓保

青鼻場官朝議郎前行抗州司士參軍李廣成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鹽宗監官朝議郎前行監賜紫金魚袋楊日新

分雲場官將仕郎前行絳州稷山縣主簿高峯

柳谷檢閱官承務郎試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韋馮

紫泉場官宣義郎前行河中府猗氏縣尉韋厚正

下封場官儒林郎試右威衛兵曹參軍柳翊

資國場官將仕郎試率更寺主簿崔阡

鹽池神廟新碑既立因覩有唐昔勒豐碑偃側甚危

懼其傾仆斯為可惜迺樹立於廟庭之右姑以紀其

歲月焉

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解鹽司副使亢澤

解鹽司判官郭榮

令蘇之純尉畢大純戊寅季冬望日同謁

此段 左行 祠下

唐書叛臣傳大歷中淫雨填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

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

疑不然命蔣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混故實其事表

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又地理志安邑縣有鹽

池與解為兩池大歷十二年生乳鹽賜名寶應慶靈

池以傳及此碑證之則志作慶靈者誤也舊唐書德

宗紀貞元十二年九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碑云十一年秋九月薨未詳孰是碑為鹽池官吏所

建宜不誤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記為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將仕郎前行大理

評事韋縱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清河小房有

敖與敦敷汝敏列一格韋氏鼓城公房有縱左金吾

衛兵曹參軍今碑所署即其人記載元宗御國五十

年收鹽鐵之筭置推酷之官云云舊唐書食貨志云

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

皇甫鏐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据

此碑言代宗時因兵興已置推酷則鹽法非止為羈

廢已記後載貞元九年戶部尚書裴公延齡以河中
爲會府洎十一年秋九月裴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
弁繼之唐時兩池置官畧備于此延齡首寵利權以
毒天下而其爲之佐者又數人本傳惟言貞元八年
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凡設謀鉤距肆爲剝蝕皆已悉
書而酷鹽在河中獨不及之又八年爲戶部侍郎至
九年已歷尚書史於其轉官更失紀皆疎也新唐書本傳同
碑稱裴公薨在貞元十一年延齡傳作十二年蓋史
誤并本傳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
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支與碑所記符記前云中宗復政崇朝而復鹹大歷
陰霖巨漲而不淡蔣鎮傳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
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當時
固以欺飾爲之而踵事者又勒之頌詞以長其僞然
則教之文雖瞻腴固非實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陽爲頌陰爲記頌爲崔敖撰韋縱書并篆
額記爲劉宇撰書額刻于貞元十三年八月廿日
記刻于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是記先刻矣然記
內已言有崔君之頌恐其頌或有關乃命山客重
紀于碑云重紀又似記爲後出者而乃先刻之何

也鹽池靈慶公神祠在山西解州安邑縣山西通
志云池神廟在鹽池內唐大歷十二年建十三年
韓滉奏解池產瑞鹽請置神祠賜號曰齊應靈慶
池神曰靈慶公張濯撰記貞元十三年修太常博士
崔敖撰頌貞元十七年四月知解縣池陸位安
邑池韋縱立池神祠頌碑崔敖撰文據此則似崔
敖撰頌在十三年立碑在十七年敖又別爲撰文
然此碑有頌并序而別無他文實是十三年建無
十七年字通志語所未詳也韓滉奏瑞鹽卽碑所
謂先皇帝薦靈慶以號神索氣氤而建廟粒重英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三

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據碑則建廟在前瑞鹽在
後通志語亦不合碑陰有舊宮僻在幽阻是用遷
置于斯之語則是遷建非重修也但未詳舊址所
在通志則云廟在鹽池內貞元十三年修而不言
遷建亦與碑不合碑陰云元老韓公滉之撫邦賦
以大賦之功康濟是博請加禮秩于是冊爲靈慶
公舊唐書韓滉傳大歷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
此卽摠邦賦之時也傳不載奏請封靈慶公事惟
云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諸縣損田三萬一千
一百九十五頃卽碑所謂大歷窮霖巨漲而不淡

也碑敘推鹽之制云皇家不賦百三十載元宗御國五十年嗣聖受命却儼狃于絕漠走昆夷于窮荒調發之費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算置推酤之官是推鹽始于代宗時也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元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此卽推鹽之始矣食貨志又言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者蓋祿山之亂河北蹂躪朝廷之法有所不行故謂之羈縻非謂直至元和中始置推酤且卽如其言則天寶已前之不羈縻亦可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完

見授堂似未詳玩耳碑云泉之爲畦壘之爲門又云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立豐碑河東鹽法有畦地畦戶其名始見此碑山西通志鹽法卷內云畦地始見唐崔敖言又柳宗元言溝塍畦畹交錯輪囷宋元符四年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入賀池之有畦自唐宋時已然池如仰盤畦居灘際地勢南卑于北畦旁各開水爲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畦底如砥邊封爲埂中復留塍以段分之此治畦之法也又唐時就山海井竈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此卽畦戶也碑自撰書人及碑

陰官屬姓名惟蘇弁兩唐書有傳餘俱無傳弁傳云字元容京兆武功人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承延齡之後以寬代煩虐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是在貞元十二年九月後也

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石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九寸十入行行二十九字篆書在濟源縣

濟瀆廟 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沉幣雙舫雜物之銘并序 器物名數題在碣之陰也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撰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 唐六十三

四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口口崇乎祀典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祠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之濱矣 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羣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六旒三章劍履玉珮爲之亞獻邑丞纓冕加五旒無章亦劍履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 邦之大事

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難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壘土朽椁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

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也沉幣雙舫又以車取沁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戶至誅求爲擾非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七箸器用之類門到敝索事終存亡大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茲悟茲前年夏及今春春入風壞楸槐數株爲余有意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沉幣之舫也廟中無備沉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惜皆遂觀者閱闕事無闕焉刻之于石以俟後賢是時也貞元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聖

有三季

碑陰

石高廣與前同前後十四行行字自二十八至三十五不等正書

濟瀆 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及沉幣雙舫雜器物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

沽二 篋箱四 俎盤十 罇六 豆卅二 盞卅二

簠八 簋八 壘二 洗二 酒爵十二 杓四 燈

盞一百六十枚 沉幣 雙舫舳一 新造塋壇一

副壇席七十領 五幅幔兩口 氈四領 四尺毯子

四 浴斛一 方毯子八 蒲合廿領 丈六床兩張

八尺床一十六張 內三張細 連心床一張 四尺

床子八 繩床十 內四倚子 油畫臺盤二 一方五尺

一八尺 素一小臺盤一 八尺牙盤二 火爐床子

一 竹床子一 燈臺四 漆盆子二 竹衣櫟四

木衣櫟三 鹿木枕四 粘板二 草函一 鞍櫟一

櫃一 并鑲 門簾一 帳簾一 並紫綾緣 盆子卅

牧 水罐十 長杓八 馬杓二 刷帚三 鏤一具

竹燈臺子一百六十枚 新口床席二領 碧綾緣

櫟二百箇 壘子五十隻 盤子五十隻 朱盤兩面

崑崙盤四面 細匙筯五十張雙 麈匙筯五十張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聖

雙 柴杓子六 五尺單一條

舊什物 金兩口 煮羊脚羹一 鑄大小八口 小

鑄子一 小鑊子一 鐵二 火爐一 大盆二

義五 中盆二 小盆子六 水罐九 食棧五 甌

三 長杓四 馬杓二 八尺床子四 四尺床子四

故食床一張 長連床一張 雜木竹歷床兩張

間簾一 鈎三 勳籠一 巾一條 廟口口 鹿茶

椀子八枚 茶鍋子一并風爐全 茶碾子一 香爐

二 酒海一 殿門鑲一具 劉確一具 并頭刀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乃

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

金石文

集古錄有此碑明都穆金鑑琳瑯亦載其文而遺其碑陰又遺器物名數題在碣之陰也十字第一行北海壇二所脫二所兩字偃革口儒上闕一字以爲闕二字及以沁河爲池河以俟後賢爲以待皆賴有原刻証之碑云沾二者卽玷有云柒盒子柒杓子者柒本漆字艸書後人又變爲正字故山海經漆本或作柒也

中州金石記

新唐書百官志云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聖

祭祀有祝史三人齋郎各十三人較之碑所紀益倍其數不知何時增益爲之也或志文他有所據今亦未能詳也碑又云北海封爲廣澤王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云云濟源唐舊屬洛州故成周內史爲之攝祭禮儀志祭北海及濟于河南是其事也然志文不詳其儀數洗字濯纓而題云濯纓不才謬領茲邑臨文自稱其字非用謙之道也

授堂

金石

按濟源廟北海壇並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河南府志云北海之建壇說者謂濟瀆泉脉通北

海故於此建廟然檢舊唐書禮儀志云祭于洛州新唐書禮樂志云在河南不云濟脉通北海也濟水源流詳見達奚珣遊濟瀆記碑濟瀆之封清源公在元宗天寶六載唐自高祖至元宗爲六世故碑云有唐六葉也壇廟定制歲以立冬日致祭內史爲初獻縣令亞獻邑丞終獻而供祀器具假之洛陽自濟源南至洛陽皆須陸運碑故云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也壇廟祭祀官事也必假器于鄰郡且必以稅緡酬之可見唐時制度之簡陋如此稅紓芮切以物遺人也非假物之義若假物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聖

當用貫字紓制切貨也貨與假同義貫與稅聲近俗因相沿以假貨爲稅碑所稱稅緡謂以緡錢償其假物之資也稅字蓋始見此碑碑陰所載器物名亦有可資考訂者如燈盞俗名也許渾詩云小殿燈千盞而此碑已有之毯子俗名也其字見廣韻而此碑已有之衣架名見爾雅架本从木不必加木于旁故廣韻玉篇不收櫟字而此碑有之床竹歷俗名也金匱謂之歷不可施于床或者是床隔隔从隔隔與歷同音因謂之歷而此碑已有之蒲合廿領未詳何物廁于床毯之間疑卽蒲席禮

明堂位周以蒲苴註云蒲謂合蒲此或倒互爲蒲
合酒海見白香山詩就花枝移酒海而此碑已有
之浴斛疑卽浴斗亦卽浴盤也副壇席七十領席
當蓋切音帶玉篇云邪席也集韻云屋邪似用以
衛壇者疊子厠于枕後卽今俗名碟子疊有重累
之義碟音舌集韻云治皮也不與碗同類今俗作
碟非也惟崑崙盤其名無攷茶字作茶與爾雅合
帝字加竹見廣韻惟幣字作幣幅幔帳簾不从巾
旁而从心熏籠作勳籠又牧字四處宜作枚似皆
小訛碑無書人姓名撰者張洸兩唐書無傳碑無

金石萃編卷二百三

唐六十三

聖

歲月据金石文字記作貞元十三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四

鄭楚相德政碑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字數
四十至二十四字不等行書篆額在澄城縣

大唐同州澄城縣令鄭公德政碑銘 并序

司封郎中集賢殿學士口口撰

衛尉卿鄭雲達書

鄉貢進士姜元素篆額

口口口口之政咸勤東京之事取明其理邦邑必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一

口不獨苦且二千石之選也 我國家興啟至化稽對
前謨口口口自邇口口實先二輔載首屬城恒寧厥
人多口於理不有卓異曷勵頌歌未通神明誰鑠口石
迺是口口十一年秋閏八月口口辛巳 詔口銘紀
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澄人
謂余口從良口謬口口殿飽循吏之事業聆采詩之風
謠求成其文真美公口口字叔敖鄭州滎陽人高祖元
冑 皇朝口大夫祠部郎中曾祖慈力 皇朝議大夫
蔡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口口考琨興州南宮尉果
某盛德咸稱能賢口口後人口變口子旣冠試吏逢時

屢遷及壯佐州遇守方缺拾紫大綬假口兩轡名盈利
權道歆曠貴念代游之口口口巨卿之口口口以幅巾
諸生修刺先進醇粹流藻馨香立言德成敢推口奏用
申擢秀才第爲東觀校書郎勞口口於遺編勉口士以
主簿愛仙家於早歲安綏氏以彌年秩滿從口口殊
口授長安尉而至于宰是邑也致口天瑞本人和氣口
口悌順口口性革當用財而離居驟撤屋而周口用簡
成賦口口口役詢閱廢積論蕩狹愛俾縣衡以口占偶
踐更口口口敏樹柔桑早蕃多稼讓隣終畝并力從口
順祈報以登口口禮節口息宴井列口闕口口投艱寒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二

煥異宜男女半道戒鑿口厚商利遠通會廬之義筆周
八家不窮之養口行四口口口蔬口豐恒口口口諸圃
者放於園公三畝具存百本咸口生生之理脩赫赫之
名成鴻細口口口脊載考厚藏不口之竈盡口有益之
祠枯泉由靈而口出鷲嶽抱義而大口此又威會釋昧
之可紀口也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疾苦降服馬於鄉亭此又顧懷隱微之所口流也統齊
多方宗諸元口臻於口口口口於洽平人閑歲安口口
雲明鷄犬攸聞火烟闔境表率王旬圖像連城口口口
理道之至歟是皆根於口心口口口操軼倫先時劇職

口歲九賦疾如影響利用卷舒摘詞則宣章練政則居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師尚書之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而斯頌作焉詞曰

澄有賢令兮爲鄭父文雅楊班兮學齊魯執業操刀兮
造新部更宅闢戶兮調舊宇家多令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苗兮鍛鍾畝泉異貳師兮亦我澍獸同安成兮不吾
禦西海少婦兮慎莫渡潁川四君兮敢爲口口口口口口
兮題廣路崔嵬靡泐兮偉終古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左司郎中宇文選修功善狀 守令白潛成立

貞元十四年正月廿五建 姜濬模勒并刻字

鄭公字叔敖字上當碑裂處缺二字即撰字上亦裂

據趙目而知其爲陳京也碑云百姓孫士良等報德

誠明請命朝省斯頌作焉殆奉詔立碑曾下考功而

非後世士民擅立去思也

金石後錄

鄭君字叔敖泐其名案文中有云詔京銘紀左馮翊

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則其名爲楚

相矣京字慶復官至秘書少監集賢學士見柳宗元

行狀

關中金石記

碑殘泐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
得其名今案碑前列鄭楚相名故下惟云字叔敖而
名不再見顧氏殆失檢也鄭君初擢秀才第爲東觀
校書郎授長安府至于宰是邑百姓孫士良等請命
朝省斯頌作焉後又言左司郎中宇文邕修功善狀
蓋唐自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
得擅立碑于是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
尙書考功有司而攷其詞今此碑猶可案也驗實則
人無溢美準勅立益有風勸余故錄之以見唐制如
此宇文邕載宰相世系表爲御史中丞者當卽其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四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撰者陳京及篆額之姜元度兩唐書皆無
傳惟書人鄭雲逵署銜曰衛尉卿舊傳云滎陽人
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新
傳云元和初爲京兆尹皆不言其官衛尉卿唐書
百官志亦無衛尉卿官名唐六典左右金吾衛大
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注云後漢掌
宮外及京師盜賊水火考按疑事衛尉巡行宮中
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爲表裏所以戒不虞也考漢
書百官公卿表衛尉秦官掌宮內衛屯兵後漢書

百官志衛尉卿一人掌宮門衛士宮中巡徼事是
唐之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所掌同于漢之衛尉卿
雲逵署銜用古官名耳此碑立于貞元十四年觀
雲逵自署則其官右金吾衛大將軍不在元和元
年疑兩傳誤也碑云口口十一年秋閏八月口口
口辛巳上泐二字乃貞元也下泐三字閏八月爲
乙丑朔則辛巳乃十七日也高祖元冑曾祖慈力
祖敬賓宰相世系表有鄭敬賓別一人考琨唐書表傳皆不載陝
西通志名宦傳有鄭叔敖貞元元年授長安尉後
辛澄城民思慕之立石以識卽謂此碑也通志直
作叔敖是未驗碑有楚相字碑不詳尉長安在何
年可据以補碑所未備末云宇文邕修功善狀他
碑紀德政者所無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五

董晉碑

碑高九尺五分廣三尺九寸每行約六十字現存二
十四行餘刻蝕不可考行書額題唐贈太傅董公神
道碑九字篆書在
偃師縣經周寨

口口口口節度副大使知節度口口口口下口汴州

諸軍事兼汴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

朝議郎守中書舍口口下

皇太子侍書正口口下

漢興五代孝武思理膠西相陳天人之際王道

□□□□□□□□□□重承術之崇啓心宣力

□率慶士陟恪宗工能系其列公

□□□初 肅宗受端命以合兵車思欲去

□□湯火

□□視□□□□□采章

御天下乃清□□□爲文憲彌□陪□

今上建皇極□脩□紀思代天工俾寧方

□平章事居五年□禮部尙書□□□遷兵部

分正鑾□□□□□□□□等州觀察處置□□

□五年二月□丑薨于位□□□□□優之也初

公以祠部郎爲出疆從事北方之強□□□□之

勇沛□餘力其爲大府未浹日而理乃珥貂□□□

□以□□亞相使于北河其往也薊門不開山東多

習俗□□□□□□□□□□謀因以爵沒憑軾

勞扈 蹕而旋益□□□□□□□□□□

□□□而不顯其爲相也□戴□□□□□□陳於

□不可悉數并章□□然後得請其才封

□□ 上以爲陳畱□□□□□□□□□□長

城□□蘊在靈府悍將□□□□□□□□諸侯

□□□□□□一邦之人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六

□諸侯自膠西而

□□□□□□□□□□新浦主簿贈

□而無貴

人京兆韋□□□□文學行義克

碑陰 拓本僅有下截二十餘行行約二

十字漫滅者多茲就顯明者錄之

□□拜殿中侍御史四遷□中書舍人歷工

□□主客員外郎有高文至性不幸

于左方以脩道闕禮

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祲爲和

資儲三蠲其

周月如有二天化洽數州

公

服邊鎮

疾而速性命之際融正氣以發

天地之宜三

關上用置典刑士吏自清乃設堤防禁遏

朝執憲專贊 皇猷

穀焚蔬人化於

教我箱千斯

□□□明□□統□師旅施張柵戍不戰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七

御書人下

億按碑中截剝蝕文斷已不屬韓太初得張太保碑因附石有此碑質之於余余命及門李於岸摹搨以歸就其中可尋釋者攷之斷其爲董晉也碑載肅宗受端命以合兵車思欲去元元之湯火下有視草及珠章等字唐書本傳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蓋謂此也碑載代宗御天下乃清吏職以爲文憲彌綸下有奉常字攷舊書晉本傳歷秘書太府太常少卿又云德宗嗣位改太常卿韓文公集董公行狀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下又云又爲太常卿今奉常卽太常也碑與行狀合惟本傳言德宗立授太府卿而不及太常此宜以碑爲詳者也碑載今上建皇極以修人紀思代天工有門下平章字又有居五年除禮部尚書字遷兵部字分正字節度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等字本傳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皆與碑合惟汴宋毫穎觀察處置等使史畧而不書舊書惟言汴宋亦不及毫穎亦惟碑獨與行狀符也碑載十五年二月丁丑公薨於位行狀亦云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八

位碑又載初公以禮部郎爲出疆從事卽傳所謂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其事同碑又載以祭酒亞相使於北河其往也薊門不開山東多壘卽傳所謂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其事同碑載拜章八上然後得請卽行狀所云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而傳又不及此又宜以碑補也碑在府志以爲佚不可得又入洛陽內今以韓君嘉事故余得收而誌之以正方志之疎竝使太傅墓地亦有聞於後豈非幸哉金石攷定此碑爲權德輿撰而書尤險勁惜莫存其名按題銜有皇太子侍書碑載貞元十五年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九

則碑爲石刻建立又在十五年後矣時已去順宗卽位不遠其時王伾嘗爲太子侍書蓋卽其人也僊師金石

遺文

無垢淨光塔銘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五分廣五尺二寸三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福州府

皇帝降誕日爲 國建無垢淨光塔銘 并序

攝觀察推官宣義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口承宣撰昔如來以善惡無所勸爲之說因果修因果者無所從爲之存像教像教設而功德爰立因果著而報應彰明至於聚沙亦獲多福矧口口縱廣之高大其功德曷可

思量哉惟

唐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

聖君降誕之辰也煌煌乎溥天之大慶率土之盛事窮
祥絕瑞略而不談人神幽贊品類歡樂口自京邑達于
海隅各獻珍寶以賀 昌運先是 觀察使柳公

監軍口魚公相與言曰聞夫西方之聖者口崇福
之本至仁之教故報 君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

於樹善樹善莫大於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圖口口口

今皇帝道邁往初澤漸無垠天下之人登壽域樂太平
者二十有一年于茲矣含氣之類尚猶知感矧臣子之
心口當于茲辰焉於是會釋徒謀建置作為浮圖以塔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十

名之夫塔者上口諸天下鎮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
照破昏為明鈴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諸
福盡歸 口口謀之既臧相顧踴躍願力口果事

無不諧齋心至誠三卜皆吉相地面勢依山憑高標勝
槩于南方跨上游於福地食 王祿者樂於檀施

荷 帝力者悅而獻工役無告勞功用斯畢

皇帝嘉焉 御札題額錫名貞元無垢淨光之塔屹

然峻然高立雲外霽盤而星象可接金榜而鸞鳳交馳
從何處生如踊諸地路金剛而難壞與劫石而齊堅取
舍利以實其中口口口以表其外俾夫觀覽者名号斯

識瞻禮者利益居多異夫經營之初墾鑿之始周其基
趾下現盤石五色口口口口口意將靈祇先有所待
盤石之上又生異表瑩澈冰淨淋漓玉顏如物之牙粲
然攢植訊諸博識得未曾有非 口孝之感動神祇

之協贊則何以有斯靈異乎况 河東公以仁德鎮

撫海隅庥安 魚公以忠口口 口口輯睦二

臣協口一方康寧建彼崇塔赫然不續上以資

大君無量之福下以遂口生口口口口口口口亦

至矣盍刊諸貞石以示于將來小子備從事之末奉銘

敘之 命豈知竺軋之道空為口口口之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士

瞻彼靈塔巍巍崇崇疑目地踊若將天通作鎮海隅高
標闔中影護下界形儀太空金盤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贊茲盛功俟其建之臣子之忠口口福之

聖壽無窮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口口口口口口口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請大夫使持節

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口

福建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員外口同

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魚口

右貞元無垢淨光塔銘今在福州府梁克家三山志

云石塔寺在州西南貞元十五年德宗誕節觀察使柳冕以石造塔賜名貞元無垢淨光庚承宣爲記卽此碑也碑末題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請大夫使持節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史以下皆闕以三山志證之知所闕者爲兼御史中丞及柳冕姓名也次一行題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魚獻獻字剝落止存右一筆今據三山志補之志所書魚獻獻結銜字多譌脫文又當據碑爲正耳碑中基趾字避諱作基與慈恩寺基公塔銘正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十一

按碑云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聖君降誕之辰唐書本紀德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年六十四推其生在天寶元年至貞元己卯年五十八寺僧爲皇帝誕辰建造浮圖僅見此碑當時佛教流行天下以建塔寓祝釐之意當不止一處而福州距京師遠數千里僻處海隅此碑獨流傳至今撰文者庚承宣無傳書者柳冕唐書傳稱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此碑正在福州時也冕官福州置萬安監索部內馬驢牛羊畜牧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

代還然則碑稱其以仁德鎮撫海隅底安者亦過譽矣

徐浩碑

碑高一丈八寸廣四尺九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八十字正書在偃師縣學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朝議郎守河南少尹飛騎尉賜緋魚袋張式撰

次子朝□□□南□□□□□□□□□□

書并篆額

惟天陰隲下土恢宏相導降聖啓運生賢佑時猶三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十二

五行晷度盈缺之無僊候也當

寶宗開元□後景化昭融選建明德大旌文學

肅宗嗣位首革艱運方□□□邊□

儲□則□功□難議獄□死□

代

宗□□□

今上纂丕圖參任二柄

以康億兆會稽公歷奉

四后周旋五紀

各因其會振耀長才有潤色皇猷之□□納□之直

□□□□流之□威懷□德之□□外統□□□□

卿開國承家分□□上所不至者未昇鼎司儒流展用

亦已厚矣公姓徐氏諱浩字季海東海郊人隋杭州

錢唐縣令澄之靈孫 皇朝逸人□□之曾孫益州□
□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祿大夫□州刺
史贈□散騎常侍嶠之之子稟命于天稟訓于先稟氣
于山川國器斯全輔之沉研無得而□鬱爲通賢年十
五□經術首科昇□始□□□山□□□□卑時
論稱之無何 □□俾□□賢□□大學士燕國公說
□之滄溟□代宗師嘗覽 公應 制喜雨賦及五
色鴿賦兼和 製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歎
□□□爲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無翼而
飛遽□□□□□是愛其才□其□始終□□進太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古

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張守珪之
節制幽薊恩冠諸侯欽承□□特□幕賓陳□優遂其
請授□□□□□□府君憂□際補京北府司□參
軍□□□藜□濱於滅無復宦情□□逾年勉從親故
之諭起就常調授河南府司錄轉河陽令先是有晦昧
疑獄繫囚六十人 公下車□縣□□□□□□□
□□□□□□□□□□□□□□遺愛碑頌□□
□□□□議郎東都畱守□□辟從其事有河□俚人
僞作符命埋深谿而表異滋拱木以徵年然後假獻歲
之辰矯 元元之□審言 □□□□□□□□□□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古

得之□雷同之□矣□云祚聖□以□□□□既悅於
聽聞史策方裁於簡冊 公明徵篆□立辯乖訛
正大謬於已然折羣言於獨□既而致□悉驗□姦遷
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南□補□□□□□
求成俗事多詐濫吏亦□□公□□□□□□□
信義必行於夷獫廉平可動於鬼神五嶺百越頌聲四
合同詣方面請建旌德碑都督張九皋□之飛章朝議
以爲主聖臣忠□□ □德□人到于今歌之轉
刑部郎兼司農□□□兵部□□□□□□□始
禍宮縣興師 公以官在職司志當靜亂馳驅詣闕陳
謨納忠度向背於兵鋒算隄防於地理慮先物表機變
□□ 天子□□方□大□奸□忌害□□
□□除□□刺史□旆卽路 皇情□寤念廟祠之□
信□剖竹之非輕乃加本州防禦使錫金印紫綬及京
師失守 翠輦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
之制□□ 公詣 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
□時 變興□復□詔急宜尤資倚□之能多類□
□之□ 公虔恭 法□□□ 天顏□管風
生落殘泉麗皆如□□特邁□鋒 上□其□□
□□以本官兼尙書右丞封□□縣開國□喪亂旣平

□□及正輔官 天子之孝奉揚君父之慈 肅宗降孝感光□之誥

肅宗□至道□□之□□□官之□□□三接□□獨以□文□□□□代文□之盛孰可傳其類歟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議三司定刑其徒三□將真重典 公上引大□□□□□□輕之義近□侯□□□於輦轂 太□唯罪□

人越□□□□□狄仁傑議誅元惡而□國章有素故事斯在詞簡理要端如貫珠百寮傾聽無復異論廷諍□進竟獲減論李輔國憑寵恃□□臣□□□將授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去

左散騎常侍□□□□公陳□□由官邪名不□

□□□□之地□從顧□之□授非其人期不奉

制有命改授大詹事且曰將來命官若此者皆許以

聞然蹇諤之誠幸伸於一□而浸潤之譖□中於多□

□□□□遂貶廬州長史 代宗踐

祚公論勃興□□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

殿學士□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育微病久政□□

於南海焉崇道除奸伺□盜據新□以爲□鉞□□□

公□可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 公

折簡飛書先□大信順流鼓□以示不疑見□者皆曰

此選補徐郎中之名也父母至矣復何所求既而傾巖洞以□命□戈鋌而□□□□人跡罕通□□風蕩其□□無□□舉□□□□□復□庶□而□□之□□年有□部之拜復兼集賢學士嘗領東都選務銓第舉科凡百□流拔奇者一人卽□北□宰輔□□年卽□□□齊公□人焉洞鑒深識皆此類也□□德□不掩□□執法□所繩又黜□州別駕

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加會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觀風儀之可法□□之□□□□欲以論□之□□之□明年薨於長安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七

寧里之私第享齡八十□第加等贈太子少師□焉

公□□之興中和所蘊智周顯晦行茂家邦班固謂董

仲舒公孫綽倪寬以儒□□□□□似□□□□

□□□□□媿於前賢先府君擅書□嘗授筆法□□

□□草隸兼優開元天寶之閒傾玉帛刻琬琰□□

二妙而已議無優劣以王右軍父子擬焉始□□□

爲中書令張□□□□□定□不復以禮□□懷故

□□英□孰非□友□□□□我吹噓所以□登石

渠再踐西掖□更臺省出口旌旄九遷而碩望弥高三

黜而輕痕不汙寶實本末信中庸之君子歟 公以建

中三年四月廿五日□以其年十一月葬于東都偃師
縣先塋之左□洎貞元十五年□□□宰王畿之□
安璉為□府法曹掾璩政舉進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
人現嘗以家傳遺文俛叙其志曰史諒藏諸□□墓版
闕於幽局□惟世□□□□未□紀功□□□□
□□□百代朝□夕殞□□無恨國有干戈之□家有
□□之戚□□未就垂廿年辭將涕從禮以情激則聖
人所謂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者揚己之美與揚親之
美□孝子也其□先□顧□□寂之請□□□□□
銘曰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六

□南有截□□□□中蟠會稽旁浸海浙舍風蘊玉浴
日孕月象合粹靈氣生才哲才智伊何惟 會稽公克
□克亮克孝克忠□□宏謀王謝高風實探其奧實□
其蹤^其 □□□□□□直□適溫重威儀抑抑乃
辯姦諂羣疑去惑載謙典刑刀鋸減息內外更踐卑高
稱職績著縑緇愛留邦國^其 會稽之文代天為言藻
繪 皇猷恢宏 化□□□變律□澤□寃遂劇淵
□疾如雷奔宣明日月□翊乾坤敷暢大號親親尊尊
草綠兼善鍾張抗論一臺二妙獨耀吾門^其 會稽之
武非謂暴虎建旆鞠旅□綏南土南土兇殘民痛里碑

盜□乘□餘□□□□以□□□誠□亂□謂□大我
□揮翰翰墨□經人肯綮寧^其 會稽之終翰苑其空
宸展軀悼邦人輟春指摸遺草景行中庸文雅道
喪誰其□□□周之東天地之中邨洛□□舟車會通
故塋新塋□□□勒□□德悠悠不窮^其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十一月辛丑朔廿四日□□
建

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

河□屈□ 吳郡□□□刻字

右彭王傅會稽郡公徐浩碑亡其下截每行止存三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五

十九字其文河南少尹張式撰書石者據金石錄為
浩之次子現字畫道勁猶能步趨家法碑稱其歷官
甚詳其為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拜右拾
遺又授河南府司錄代宗時再兼集賢殿學士皆史
所未載傳稱越州人碑云東海鄒人者舉其族望也
又按肅宗子彭王儂薨於肅宗朝子鎮為常山郡王
無嗣王彭者憲宗子彭王惕受封在大中六年距浩
卒已久唯高祖子彭王元則之曾孫嗣王志暉或其
時尙存而季海為其傳乎^{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除襄州刺史加本州防禦使賜金印紫綬及京

師失守云云是浩自襄陽防禦使遇安祿山之難遂從明皇在蜀授尚書右丞新舊唐書既遺浩趨行在之事舊書則云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誤以安祿山反在浩爲防禦之前又云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亦誤以元宗爲肅宗矣碑又言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刑其徒三千將寘重典公廷諍三進竟獲減論是浩當時救陷賊官有力與李峴議同此實不朽之事史俱不載何也浩墓在偃師故碑云葬于東都偃師縣先塋之左今移碑至學懋其日久遂致迷失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也寶刻類編云彭王傅徐浩碑張式撰次子峴正書并篆額表姪張平叔題諱貞元十五年十一月立在洛今缺峴名墨池編稱徐峴善書工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其書信有父風

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刻缺不完今依其可見者云浩東海郟人攷唐書浩本傳作越州人地理志郟雖屬越然遽以越概包之郟縣不若此碑爲紀實也碑書其上世有隋杭州錢塘縣令澄之元孫皇初逸人缺敬之曾孫缺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青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嶠之子地里志九隴屬彭州此碑州字

上缺字宜作彭碑敘浩歷官有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傳既不悉載而下遂云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以碑證之張守珪陳乞優遂其請進監察御史授河南府司錄轉河陽令則進監察御史在應辟以後而傳書在前又不言授司錄皆史文之疎也碑又敘遷金部員外轉都官郎中缺有嶺南請建精德碑與史爲嶺南選補使合下又敘轉刑部郎兼司農少卿又轉吏部缺幽陵始嗣寓縣興師加本州防禦使賜金印紫綬缺拜中書舍人集賢兼尚書右丞封會稽縣開國缺代宗踐祚缺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殿學士別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又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云云以較本傳亦詳略互異碑又云始自登朝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器而傳惟云張說稱其才曲江之於燕公並有見知之譽獨載燕公何也碑後題銜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顧亭林記顏氏家廟碑云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按此則唐人已是有是矣 府志引金石攷貞元十五年張式撰次子峴書今碑列峴書者已刻缺偃師金石遺文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積石而萬里交金口次死之告更接口口之口口出九
流之外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然也開元中左丞相張
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鷹初左相縉叔越認瑯邪
封齊國公口河東口承太原顯望久矣口口縉叔齊
公沒之而口口口如口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
器尙尔爲也况中智已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
口口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瑯邪房譜亦云太
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
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
季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得口口元精口降口口口賓
則知季未十五已是神仙矣豈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
有嗣息邪是口爲修口口務神奇祖先競稱太子晉後
口其安歟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前
已詳之明矣桑泉房隋奉朝請善翁善之子口口翁官
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摠管見隋書墓
今有碑僧曇延育奇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蒲州桑泉
人也或有延公讚曰德與天全身與佛半桑泉房幽州
都督元珪翁廣州都督方口翁口口德光時左補闕智
明伯戶部員外郎岳靈叔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
俱偉文曜世或有口縉叔詩曰人間左相口天下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王

詩人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鄉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
叔武德冠時如八仕 朝廷口舍或一出官州邑十室
二三通文武舉選僅不以屋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不已之慶流于無窮也然因官婚或棄鄉族迷失
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昶翁誠宗人曰若結婚姻如
最貴無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學不看客失婚無譜不葬無墳墓不修仁若是口事三
代皆淪小人也戒之慎之孱孫顏由進士官口口口除
洛陽令口口口州入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蒲州刺
史常歎 大道久隱澆薄時極今於正經揭道字爲志
於子史揭口口口翼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碑銘聞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廟直下宗子四
縣離居每季用口月七日口合來祭干戈動來廢至口
口口口口口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子孫日失其序顏實永痛力建豐碑有四義焉一歸流
遁者之心二口迷宗者之望三口旌口者之口四口口
口者之口
太原一宗晉代三公處時世口葬此河東孫謀克著祖
慶所鍾顯魂凜凜遺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唐貞元十七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王

□建

按碑爲王顏撰□滋篆額韋縱書王顏兩唐書無傳篆額者滋泐其姓乃袁滋也軒轅鑄鼎原碑號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書結銜與此同但彼是書碑此則篆額耳亦可見顏撰而滋書者多也韋縱上結銜五字全泐宰相世系表縱官左金吾衛兵曹參軍鹽池靈慶公碑署銜爲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此所泐者祇五字不知其何官也碑文大意謂太原王氏世皆謂出自周靈王太子晉氏族畧世系表皆同不知太子年十五已是神仙至十八上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无

賓于帝不應三年之中遂有嗣息今考太原王氏始自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父桓□□廢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時赤遂奔晉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至文釗襲封晉陽侯元孫卓歷魏晉爲河東太守封猗氏侯薨葬河東猗氏隋析猗氏爲桑泉縣今冢墓在縣東南此卽顏之本支所自出也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太原王氏先世及大房二房子孫無一合者可知其與同時之太原氏族皆不同系矣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

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不云洩父又有子赤亦不云林廢赤而自立且太子名洩父與碑之单名世者不同并州牧晉國未嘗有此官名周莊王時赤奔晉其時曲沃武公方强滅晉侯緡而獻寶器於釐王亦所奔必是曲沃然考之晉國諸臣未有其人碑所載諸人史皆無傳可攷隋書地理志河東郡猗氏縣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焉開皇十六年更置桑泉縣碑云今冢墓在縣東南桑泉縣地自天寶十二年省屬臨晉今臨晉縣屬蒲州府山西通志陵墓卷載晉司空王卓墓在臨晉縣東南二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无

里城西村有王顏樹神道碑卽謂此碑今司空冢墓在臨晉縣東南解古城西二里碑曰卓翁塚墓古有碑廟文載邑志而晉紀乘不載司空王卓蓋亦謂王卓無攷矣碑稱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緡叔則兩唐書有傳維緡兄弟稱之爲叔當與顏同系然檢宰相世系表以維緡爲河東王氏系其源不從卓始其流又不及顏之本支皆所未詳要之顏撰此碑自必無誤其追溯源流亦必有據或所傳各有不同未可据他書以疑碑也碑有云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左相緡越認瑯邪越認二字始是

越次而認他族之義乎則認族之說始于此矣然
据唐書張說傳稱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
人宰相世系表張氏自後漢世居武陽健爲其後
有諱字者官北平范陽太守避地居方城迨晉張
華二子禕建禕子孫徙居襄陽建子孫自河東徙
洛陽卽說之系也然則說之先世本由范陽徙洛
陽與認族者異碑云越認其義究未詳

軒轅鑄鼎原銘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廿二字
篆書其陰分三截上截釋文廿一行行十二字中截
表二十行行廿一字下截釋文廿一行行十二字中截
五行行九字皆正書在闕鄉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三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 原

維而爲巾惟帝堯躬止惟 道福也

惟黃帝得止南華口目 道福也

福帝生而主地 黃帝自一口口三增

功始入主性命道福鼎茲原鼎成上睦得

福而止道原武帝公止變銘紀鑄鼎止福

銘曰

道口福而帝在子人亦哉上古 軒轅

黃帝乃引 道福鼎自福德志泰皇

黃帝 道口福而帝在子人亦哉上古 軒轅

道口福而帝在子人亦哉上古 軒轅

皇而所親 唐與茲原口常鼎新

銘并序一百三十七字

號州刺史太原王顏撰

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陳郡袁滋書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辛口口月口口朔口日建

碑陰釋文

惟天爲大惟帝堯則之惟 道爲大惟 黃帝得之南

華經曰 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黃帝守一氣衍三

道原有爲谷之變銘紀鑄鼎之神銘曰

道口神帝帝在子人大哉上古 軒轅爲君化人以

道鑄鼎自神漢武秦皇仙真徒勤去 道日遠失德

及仁恭惟 我唐 聖德爲隣方始昌運

皇天所親 唐興茲原名常鼎新

銘并序一百三十七字

號州刺史太原王顏撰

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陳郡袁滋書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辛口口月口口朔口日建

華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 陳郡袁滋書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辛口口月口口朔口日建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辛口口月口口朔口日建

右上一列

進□□□表

臣顏言 國家虔奉 道源天下久安

聖化伏見能事必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
鑄鼎原是 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詳史冊縣
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原曾無表記微臣愚
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循以至□日只有鑄鼎原名
莫知陳跡所在臣今□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
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
鎮遏將常憲□知官軍將□晏等同於原上選地□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穿穿將四尺得玉石□□是一□□時□□□所□
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
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合有
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幸得此珮伏
喜不妄微臣測度恐是 黃帝上昇之時□□遺
墜之物臣檢筭歷帝記 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
年□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玆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
且是 □□□物應見

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
盛差朝請□行司兵□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

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貞元十□年□月十□日□□□□□□□□□□
□□□□□□□□□□□□□□□□

右中一列

錄事參軍裴□

司功參軍張□

湖城縣令房朝靜

引農縣令李日豐

湖城縣丞□遇

湖城縣尉吳圻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湖城縣尉史謹

鎮遏將守左武衛中郎將常憲

專知官同十將試殿中監杜晏

同勾當官右廂副將守左金吾衛左執戟閭晏

河東裴宣簡書

王雅刻字

右下一列

號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簡書其作銘在貞
元十一季九月至十七季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簡爲
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篆既分始以史籀所書爲

籀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溪地四尺獲之黃帝太
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
則恠矣廣川書跋

碑見廣川書跋其字甚劣又寫轅爲輶地爲坻得爲
得氣爲金衍爲衍墳爲墳升爲陞秦爲秦皆別字按
从車之字不當爲車地从也不當从它金字不知所
据管子輕重戊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汗簡反部
有鹵云氣字出淮南王上升記俱似此金字疑有譌
謬然不知其正文何若也衍从水不當从彡墳从升
不當从山从此字音拱升俗作陞秦从金不當从衤秦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字所 又碑云南華經曰寫曰爲目則刊者之誤云失
德乙仁說文乙云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乙非籀文
而滋以爲籀書觀其餘文字亦未能合籀書之載在
說文者甚多滋作小篆尙多別體安能知籀乎乃劉
昫唐書良吏傳稱袁滋工籀書雅有古法蓋耳食之
言矣碑刻于貞元十七年滋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劉昫書稱拜尙書右丞知吏選事出爲華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在貞元十九年
來年夏不知何也中州金石記

廣川書跋以爲韋諷書今摩滅王顏表云云按史記

封禪書申公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
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上者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
鬚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魏土地
記云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元和郡縣志云
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之處今閩鄉卽漢
湖縣地故荆山在焉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三

觀元年縣屬鼎州八年州廢屬虢州其屬陝州則
自宋太平興國二年始也黃帝鑄鼎之所在荆山
舊在湖城縣唐書地理志湖城有覆釜山一名荆
山今在閩鄉縣南三十里河南通志閩鄉縣城東
南一十里有鑄鼎原爲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之所
卽此碑所稱鑄鼎原也黃帝鑄鼎之說後世多疑
之襄平李諧撰尙史黃帝贊曰世傳黃帝實仙去
不死如皇覽古今注世紀諸說勞如而鑄鼎騎龍
且自史遷發之今槩不具載所謂史遷發之者指
封禪書也而五帝本紀但載黃帝獲寶鼎不云鑄

鼎也太史公亦自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紳先生難言之則其事本不可信唐時好道歷久
不衰庸臣貢諛遂有表上玉珮之事而立碑以紀
亦可慨已碑銘王顏撰袁滋篆書在碑陽銘詞釋
文王顏進表及號州官屬題名並正書在碑陰末
題河東裴宣簡書則廣川書跋謂韋諷復書識其
後者不知所書何文也王顏韋諷裴宣簡兩唐書
俱無傳袁滋爲華州刺史新唐書傳不著何年舊
書傳則在貞元十九年來年夏是二十年也傳稱
十九年韋皇通西南夷命滋持節充入南詔使來
年夏使還乃出爲華州刺史韋皇傳載十七年吐
蕃北寇靈朔令韋皇出兵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
兵生擒論莽熱獻于朝德宗本紀獻論莽熱在十
八年正月至十九年五月吐蕃遣使論頻熱入朝
則滋之使南詔當卽在此時此碑建立歲月惟廣
川書跋以爲貞元十七年其實碑但存貞元十字
以下竝泐其爲十七年本無明文然據碑陰王顏
進表存十字而泐文在下則又非二十年立矣今
從廣川跋系于十七年滋篆書金石錄有尙書
省新修記元和八年立滋篆額也韋諷書碑僅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三

廣川書跋諷書攝聞州錄事參軍少陵有詩送之
李廣業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九寸四分二
十七行行五十四字行書在三原縣

唐故劍州長史贈太僕少卿汝州刺史隴西李公神道
碑銘并序

正議大夫行尙書刑部侍郎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
□□□□□□□□□□□□

朝議郎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
□□□防禦□□□□賜□□魚袋□□□□

夫蹈道而不獲乎上育德而不尊其位有之矣在西漢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三

有東海于公在東漢有□□□□□其□也□範□福
好德□□乃知道者善之□德者福之□苟茂其道豐
其德而福不在乎其身必鍾其後嗣稽之行義質諸聖
□□德於□陳者 李公其人矣公諱廣業字□□隴
西成紀人也惟 我景皇 仕魏八柱國唐國公
公五代祖也若后稷肇封將嗣八百之運□海州刺史
亮惟 我神堯皇帝受 昊穹靈命行敦敘之典
追封鄭王贈司空公高祖也若夫□沒廿方受勾□之
□ 皇朝□□□行臺尙書□州牧淮安王神通公曾
祖也若毛畢佐周翦商功參十亂 皇朝左驍衛將軍

淄川郡王孝同公王父也口 皇太后臨朝口朱虛口
祿口之竊威口平口以定國 皇朝雲麾將軍璉公之
烈孝也原夫口道元氣之化成也融而為川澤結而為
山阜崇功大業之口美也散而為英雄聚而為哲賢惟
公 祖曾盛烈昭配 上元儲孕福裕鬱生才彥
口口中庸口口知口口服膺一善以口口能年踰弱
冠口口口口 天子有事于 郊丘宗室
陪位國慶覃恩釋褐授寧州參軍口而就列口口口
後以序遷左威衛口口參軍右金吾衛口曹參軍許州
扶溝縣丞右羽林司階 王府典軍渭州別駕劍州長
史 口口體道冲口口口政口口口口服口口口
口口口抱關之祿故口口口百輒自退焉珪組貴胄
口有慙德本仁為行施之則誠於 口為忠在親為
孝口歲丁 雲麾憂口口口節力能口口口滅性甘
淡口口人無所加泊俯就禮經口裳外釋苙官居處動
思揚名敬慎膚體歸於口口口鄉里過於刑賞信口
口朋口非久要 公以微言既絕是非莫分春秋經旨
仲丘所志三代之禮家分糝雜淹中之說最符孔氏故
暢二口口義成一家師法口口情性口口樂道以開元
十八年八月二日終于劍州官舍春秋五十有一以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美

年十二月遷祔于京兆府三原縣口原鄉之北原先塋
禮也嗚呼以 公之成德也宜其臻口口登口位而年
屈中壽位窮綱佐仲尼有喪予之歎其在茲乎厥後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少卿口州刺史嗚呼生得天爵之貴歿有
廟享之尊盛矣哉闕里之口也 公之元子口口
皇戶部尚書河東朔方六道節度都統口口間秀風雲
毓德當莽卓盜國之際惣齊晉勤 王之師隱如長城
口固盤石次子口口 皇金吾衛大將軍兼口口舍人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禁衛玉帳增威宣導
王言彤庭讓德 公之元孫錡卽地官之冢嗣也今任
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及諸口鹽鐵轉運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天挺俊哲才為時生承先王丕構之
口貽燕翼無窮之烈出作藩垣入為柱石惣摧兇轉輸
之任亘吳楚服嶺之封事絕爭承賦皆合微利澤浹天
下衣食贍口歸口蕭口口口口口河內口口口口口
惟 皇祖懿德為代師範琬琰未刻光靈不揚謂雲
達嘗學舊史庶聞前脩故纂口緒業口口銘表其詞曰
憲憲李公稟氣冲清涉廿居厚閑邪性情口仁為重撰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美

德無形負之致遠克舉而誠服膺中庸樂口口口言
口口忠孝口致書口口口口當味隱霧豹文瑞時
德猷福履翼子謀孫社流道廣慶北高門光光前烈
顯後昆子口定國陳類長口于陳伊何口口而盛惟
口口之奕代流慶後之二業俱登八命官同曳履職
傳戎柄樹善貽遠厥配孔明至德叅化蒼穹口禎封表
口口榮耀佳城刻頌貞石將來作程

貞元廿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壬申朔十三日口申建
長史名廣業曾祖淮安王神通父雲麾將軍璲子爲
都統國貞貞子庶人錡也以錡顯故立碑碑立之未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罕

五年而錡用叛修矣夫一傳而子死事再傳而孫死
叛不亦大徑廷哉碑辭多泐闕不可讀書法極清婉
可翫集古金石諸書俱遺之因志其略

并州山人
四部稿

廣業卽孝同之孫爲劍州長史長子國貞爲王元振
所害者次子若水仕金吾衛大將軍通事舍人功名
俱不顯以國貞子錡貴始樹此碑考之史國貞原名
若幽而附若水于李齊物傳云齊物族弟不言爲國
貞親弟又孝同碑云有子璡此碑云雲麾將軍璲公
之烈考則廣業家世歷歷可尋至錡以叛遂亡王元
美謂書撰人皆不可考今碑中有云謂雲達嘗學舊

史云云而前署撰者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達攷雲
達正與李錡同時撰文亡疑但碑又云上柱國原武
縣開國男雲達傳不及或史畧之耳書者則誠不可
考書法直是徐浩敵手

石墨
鐫華

右碑云祖淄川王孝同烈考雲麾將軍璲據孝同碑
云子璡此云璲豈孝同有二子耶抑璲有二名耶撰
文應是鄭雲達達與錡同時以禮部侍郎爲李晟軍
司馬而碑之署撰處隱隱有侍郎字信爲雲達也陝
西趙子函石墨鐫華及馮孝廉文錫皆云相傳爲徐
浩書觀其筆致頗似會稽此碑楮墨工好波磔未泐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罕

署撰處確然爲雲達撰并書等字後一行則袁滋篆
額也近塌殘闕過半不可句讀

金石
錄補

在三原縣北與淄川郡王孝同碑近杜甫贈劍州李
長史廣業詩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
見文翁能化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灝瀕雙蓬鬢
天人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

樓
刻考略

唐書宗室傳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宗室世系
表則云趙興郡守此碑與傳合碑云神堯皇帝贈亮
司空又稱神通爲海州牧皆新舊史所失載也廣業

父璉表稱左衛將軍而碑稱雲麾將軍亦當以碑爲

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泐撰書人姓名撰人爲鄭雲達則文內已有雲達字可據金石錄補以爲前行是雲達撰書後行是袁滋篆額今驗其結銜有華州刺史字袁滋官華州刺史一見於軒轅鑄鼎原碑再見於晉太原王公碑一是書碑一是篆額則此碑定爲袁滋篆額無可疑也唐書表傳載李廣業不詳事蹟但云劍州長史而已此碑雖間有缺泐其存者多可讀也廣業之五代祖卽高祖之祖追尊太祖景皇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聖

帝生八子次子昺卽高祖之父第八子亮卽廣業之高祖追封鄭王宗室表謂之大鄭王房自曾祖以下並見於表傳而事蹟多畧碑稱廣業以春秋經旨仲尼所志三代之禮家分糴雜故暢二〇〇義成一家師法是廣業于春秋禮經皆有著述矣今檢兩唐書經籍藝文禮類無考惟春秋類新書藝文有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注云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朱氏經義考亦列此書而未詳撰人之名今據碑則李氏之官與廣業同又廣業卒于開元十八年與所謂開元中者時代亦合

疑所稱李氏卽廣業也此書晚出故不爲舊唐書所收而行世不久故晁陳二家亦未著錄也元子次子碑皆泐其名以表證之國貞若水也兩唐書皆有傳

楚金禪師碑

碑高七尺四寸二分廣四尺一寸八分三十二行行字數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唐國師千佛寺多寶塔院故法華楚金禪師碑

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柱國東海男賜紫

金魚袋吳通微書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聖

渾碧千丈無隱月容松青蒼莫靜風響夫德充于內而聲聞于天者有以見之於禪師矣禪師法諱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藍屋人焉祖宗閑閑存而不論母渤海高氏夜夢諸佛是生禪師眞可謂法王之子者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花經十八講花義三十講多寶於千福四十八

帝夢於九重上

觀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因不有孚聲沸江海豈唯京轂於是傾玉帛引金繩千梁攢空一塔聳漢廼廟飛閣無不創焉風起而鈴鳴半天珠懸而月生絕頂清淨眼耳駿奔香花度如恒沙而無所度者有之矣嘗於翠

微悟真捫蘿躋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爲名度繚衣在白云昭其靜也矧夫心洞琉璃思出常境工人杼匠僉訝生知毗首所未悟斑輪所愕視若然則浮齒之化髻珠之教風靡干界皆禪師之力豈止眞丹五天而已哉禪師雲雷發空谷之響金石吐鏗鏘之音吟詠妙經六千餘遍寶樹之下髮髯見於分身靈山之上依稀覩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于手中天樂清冷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本無名焉用彼相長而不宰其在茲焉若非法花三昧稟自衡陽正觀一門傳乎台嶺安能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聖

迂爲于之法駕廻

聖王之宸睠承明三入禮道

六宮

后妃長跪於

御筵天花每散而不

著塵宗題額

肅宗賜幡鵲返雲中住香樓而不

下龍蟠天上挂金斜而常飛玉衣盈箱璽書滿篋寫千

經滴瀝而垂露答

萬乘渙汗之渥澤夔龍貂冕

下

黃道以整襟隱逸高僧入青蓮而扣寂微塵

知識如從百城而至無邊勝士若自千花而來豈榮冠

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雖林茂鳥歸人高物向澄潭

天地之鏡委曲虛空之姿無來乃來不往而往所作已

訖吾將去乎有夢綵座前迎諸天獻菓粦以乾元二年

七月七日子時右脇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享齡六十二法臘三十七

天子憫

焉中使弔焉尋

勅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卽

以其年八月十二日法葬于長安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禮也於戲禪師韶年詔度初配龍興中歲觀心閑關千福罷玉柄葆天光悟炎宅清涼駕一乘獨運乃夢塔從地涌因用摸焉今之所製抑有由矣至若神光耀耀於其巔聖燈明滅於其下畫普賢則舍利飛筆會羣釋乃卿雲澹空頂中之血刺爲經王衣裏之珠指呈醉士當其無有其用不立心境同乎大通彼五色之相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

唐六十四

聖

宣我摩尼之何有豁如也縑繡皮革多由損生屬徒衣布寒加艾納慈至也若乃降龍之鉢解虎之枝蓮花之衣甘露之飯凡諸法物率多

勅賜不住於相咸

將施焉室不貯於金錢堂每流乎香積澹然閑任爲

天人師允所謂利見於大雄釋門之亞聖者也又

曰吾自知終於六十有二矣爾曹誌之以其言驗其實

宛如也噫八部增怛萬國同哀有

詔令茶毗遵

天竺故事於是金棺開香木燒玉瓦馴白鶴唳霧咽松

檟風淒郊朔月飛青天無照靈夜法花弟子當院比丘

慧空法岸浩然等表妹萬善寺上座契寧萬善寺建多

寶塔比丘尼正覺資敬寺建法華塔比丘尼奔吒利等
眞白凡數萬人悲化城之不住痛寶所而長往貝葉齣
手執指宗通金磐發林誰宣了義以予分座 御

榻同習天台爰託斯文鏤之貞石式揚眞古敢不銘云
天上雲飄海中日出如何落照大明奄失蓮花之外別
有蓮花衆廊之表久逢衆廊法離去來道無今昨松門
一塔兮誰爲寂寞寂而常照死而不亡其響彌高兮其
德彌彰白鶴雙雙飛香郁郁明月旣出更無星宿

建塔國師奉 勅追謚號記 以貞元十三年四

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聖

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
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

四朝未蒙旌德伏乞 聖慈特加謚號以廣

前修奉 勅宜賜謚曰大圓禪師中書門下准

勅施行者今合院梵侶敬承 恩旨頂奉修

持用資 皇壽將忍代隔時遷眞縱靡固輒刊碑

末以紀芳猷遠追鶯嶺之風聿光不朽之跡

貞元廿一年歲在乙酉七月戊辰朔廿五日壬辰建

廣平宋液模刻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

士大夫效習之謂爲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道勁不足
卽所謂院本體非耶兗州山人稿

在墨洞魯公多寶塔碑陰岑參有登千福寺楚金禪

師法華院詩卽此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楚金禪師碑楚金天寶初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

乾元二年卒貞元十三年以中官竇文場奏勅追謚

大圓禪師文場官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新舊書

本傳所未載也唐自貞元四年罷崇元館大學士後

復置左右街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揔僧尼

之籍及功役大率以中官爲之其見于史者吐突承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聖

確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見於石刻者竇文場梁守

謙楊承和皆是也唯復恭稱左街功德使後題貞元廿一年七

月廿五日

猶稱貞元也云七歲風花經十八講花義謂法華經

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禪師廣平程氏法諱楚金歿以乾元二年七月

七日子時具書其諸多靈跡並及恩遇之隆勅驃騎

大將軍朱光暉監護舊唐書呂諲傳肅宗卽位於靈

武誼馳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薦有才代宗紀收

捕趙王係及內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碑碑

朱光暉者是其人但暉宜從曰依碑文爲正碑爲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通微本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據碑文題銜爲翰林學士時已行中書舍人不應改禮部後始轉此官也又階勳與爵傳亦失載並宜以碑補之 追諡楚金禪師別爲記文附刻碑末文云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云云文場見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吳

舊唐書載文場與霍仙鳴並掌禁軍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而文場自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又累加驃騎大將軍按之碑所記歷官爵勳皆未及也新書本傳同

授堂金
石跋

按碑云工人杼匠僉訝生知杼字見集韻同梓木工也又見汗簡古尚書據周書梓材篇疏云梓亦作杼此卽汗簡所引也碑又云屬徒衣布寒加艾納慈至也艾納似可以禦寒者考艾納見廣志云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可以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煙青白不散唐宋諸家

詞賦多言其香而未有及禦寒者殆唐時吉貝花未盛行中土僧徒不服緣織皮革用艾納以禦寒此或別是一艾納抑或艾納之衣中皆不可知碑稱楚金七歲誦花經十八講花義法花三昧稟自衡陽止觀一門傳于台嶺云云蓋其精研法華本于天台智顗之教故稱台宗然於上生安養則又兼習淨土者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四

唐六十四

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賜進士出身 諱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綬謨
唐六十五

張詵夫人樊氏墓誌

石高廣各二尺二十四行
行二十四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
誌銘 并序

大聖善寺沙門至咸撰

代之所重曰名人之所寶曰位休祿齊榮昭德延祥其
唯張氏乎公諱說隴右天水人也曾祖元植皇朝盧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一

府折衝祖之遠甘州司馬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公卽
長沙之麀子也幼而貞敏長而嚴毅歷職清貫皆著能
綰兵權於湖南勅劇務於河府才當幹蠱京牧爪牙天
不憖遺溘先朝露以貞元十年八月廿日終於洛陽永
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九夫人樊氏曹州南華縣丞彥
府君之息女蘊德柔明言行端淑習礼笄總而從好依
鳳凰于飛和鳴霄漢彼蒼不祐所天先逝撫訓孤幼孀
迴纏哀疾遽嬰口然怛化以貞元廿年四月十日終
於家第享年五十有子三人長曰封重次曰封威皆幼
而敏惠年未弱冠相次夭亡季子封齊泣血叩跼吊影

長歸惟家之艱克紹先烈有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刹寺
大德法号義性戒律貞明操行高潔弟妹幼稚主家而
嚴二女適京兆杜氏及礼而亡三女適天水趙翽四女
適安之梁秘五女在室而殯今孤子孤女等哀號失容
擗踊屠裂先遠有日龜莖協宜以永貞元年十月廿日
合而窆之雙棺同穴葬於平樂鄉朱陽原礼也栽植松
檟以標不朽爰託斯文旌乎厥美詞曰
於戲宦達兮英武雄名遂身歿兮弓劍空夫人泚慎兮
相次終復哀嗣子兮泣蒼穹良辰宅地兮安壽宮青山
黯黯兮何人在白楊蕭蕭兮多悲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二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言

羯諦羯諦 波羅羯諦 波羅僧羯諦 菩提薩婆訶

訶

碑爲沙門所撰因其長女出家寧刹寺或受戒于沙
門也唐世重釋氏風俗之無禮如此後有般若波羅
心經真言羯諦作羯諦釋氏之書有音無字固無不
可假借爲之云葬於平樂鄉朱陽原亦洛陽古鄉名
以好依爲好迷異文以宦爲宦俗字 中州金石記

張君與前誌稱鴻臚少卿者爲一人前誌雙名敬說
此誌單名說前誌稱馮翊同川人此誌稱隴右天水

人前誌稱左金吾衛大將軍元長府君之孫此誌稱祖定遠甘州司馬前誌稱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此誌稱父潭州長沙縣尉惟書子女及卒之年月符合而張君又非別爲人後者疑不可曉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與前張敬誥碑互勘有同者有不同者其同者如夫人樊氏子三人叔重叔威叔齊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剎寺兩碑皆同則張誥卽張敬誥固無疑矣其不同者如前曰馮翊同川人此曰隴右天水人前曰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三

之孫此曰祖定遠甘州司馬前曰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次子此曰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前書官曰朝請大夫鴻臚少卿河南尹押衙此曰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前曰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此曰貞元十年八月廿日前曰春秋六十八此曰春秋六十九前曰窆于渾澗之陽邨山之新塋此曰合葬于平樂鄉朱陽原前曰三女歸王氏此曰三女適天水趙詡兩碑互異如此唐書地理志同川縣屬慶州順化郡隸關內道今屬甘肅慶陽府若馮翊郡馮翊縣屬關內道之同州今屬陝

西是馮翊與同川不能併合爲一也天水縣屬秦州隸隴右道今屬甘肅是天水與同川又顯然兩地不相聯屬前碑不書曾祖而書其祖諱元長此則書曾祖而曰諱元植曾祖既諱元植則祖似不應諱元長此互異中之最難揆度者至前云叔重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此則云叔重叔緇次歸杜三歸王兩女尙幼此則云二女適杜氏及禮而亡三女適趙四女適梁五女在室殞蓋事逾十年而人事屢更矣詳玩此碑是爲樊夫人合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四

葬而刻誌經營出自長女叔齊年幼不能詳具事實皆憑長女記憶述之而撰文者又係沙門其低悟舛錯無足深論而家門衰落如此女子猶知立石以誌其墓亦可哀也矣

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

石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十一行每行約十字正書左行

永州刺史馮敘

永州員外司馬柳宗元

永州員外司戶參軍柴察

進士盧寧禮

進士柳宗直

元和元年三月八日直題

按題名柳宗直柳宗元唐書宰相世系表但有宗元而無宗直柳河東文集有從父弟宗直殯志知宗直爲宗元之從父弟也殯志稱宗直字正夫善操觚牘今題名是宗直書宗直雙名而題名單舉直字他石刻未見宗元初因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得政引擢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憲宗內禪二人貶謫宗元亦貶永州司馬此題在元和元年三月蓋官永州未久也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五

賈竦謁華嶽廟詩

行字不計正書在華陰縣華嶽廟後周天和碑側

謁華嶽廟詩

賈竦作并書

老栢寒飈颺清祠畫符開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
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福我西土已報君金天籍惟
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至覲因循
作風俗相與成滯溺疲病間里毗錐刀往來客我行歲
云暮登殿拜瑤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鬱然展冠
冕凜若生矛戟斑駁石色重陰深香煙碧虹梁無燕雀

玉座鎮池蜴眈眈似有聞依稀疑所覲髫年業文翰弱冠荐七厄天命幾微茫神遠徒悚惕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龔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琰太和六年四月廿六日重修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事琰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方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六

元八年劉升書咸廩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唐書

竦賈竦兄據宰相表則竦官著作郎也無姪琰名可

以補史之缺關中金石記

按賈竦官著作郎而此詩自題不署銜則是未仕時作也竦爲餽之兄餽居相位在文宗朝當元年官不過員外郎未顯也玩竦詩有云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歷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則顯然是未第而求神佑者此

詩全唐詩未收故無從詳攷

乘廣禪師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二
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萍鄉縣

唐故袁州萍鄉縣楊岐山禪師廣公碑文

朗州司馬負外口口正負劉禹錫纂并書

中山劉申錫篆額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若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垂天工之陣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還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慈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巨覺至矣乾坤之位而聖人之道參行口其中亦猶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七

火異氣其成味也同德輪轉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
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寤息佛以大悲
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像教佛以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真
實者卽清淨以觀口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口口
口植口口豈福口口口口鏡業以銷冤口口口口冥昧
之閒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搃持口天所口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口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
不可待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口其門而
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

口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壤削之儀至衡陽

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

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燄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

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今二宗者衆生存頃

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今

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

南冀不聞佛經繇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還周月而滯縛者

漸口口月倍日以年倍時瘖口口開荒憬濟草邑中長

者泉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可股宏僧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八

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
涉口口南仰口口口口有所在此地口盡禪然化俱
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
口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踞口圍繞薪火口口口如珠
瑛口數十百焉口口宵圓方之形故寂滅以口盡入菩
提口位故殊相口地靈口猶鳳毛口口麟角生肉必口
以異口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口甄州乃率其
徒道進圓圻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拔淚具役建塔于
禪堂之右端從衆也初 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當 口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口

而終口之夕歲直戊午當

德宗之後元三月既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
與建銘以垂休皆俾像寄懷不可以開一口謂予爲習
於文者故跣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之德音與
時浸遠且日白月中口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億劫
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訓斯言銘口真俗宜
春得良守 齊口理行口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
于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廻向如邦君之志口偕
其爵里名氏列于其陰文曰

如來說法

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

強名爲禪

至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九

道不二

至言無辯

心法東行

羣迷丕變

七葉

無嗣

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

口法如線

吾師覺

者 真極道樞

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

一室寥廓

高山之隅

爲口口口

百千人俱

裏民蚩蚩

戶有扉渠

掘以方便

家藏仙書

願力既普

度

門斯盛

合爲一乘

散爲萬行

卽動求靜

故能

嘗宗

絕口離覺

乃得究竟

生非我樂

死非我

病

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

本無言說

付囑其誰

等空無得

後覺得之

像口靈塔

跡留口祠

十方口輩

瞻礼口斯

元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建

右楊岐山禪師廣公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
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
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齊己曰
己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柏
子庭噩夢堂訢笑隱泐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
世知之者尠矣此文載於劉賓客集以石刻校之不
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乘廣弟子甄叔亦有
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時宜春
得良守齊口

君字

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十

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廻向如邦君之志故偕

具爵里名字列于其陰凡五十字集本無之當是夢

得編定文集時刪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

當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戊

明皇三改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

亦三改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

署銜云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蓋當時遷謫惡地

不必待缺大率員外置之東坡詩云逐客不妨員外

置正用唐故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中山劉禹錫撰及正書碑記年書中元後元他

碑亦希見鳳臺得燕亭官萍鄉拓得之贈子前著錄者未及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不言禪師春秋若干据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爲開元五年故云元宗之中元終口之夕歲直戊寅爲貞元十四年故云德宗之後元以此計之是春秋八十二也然則三十受具更鵬五十二可据以補碑之泐

韋臯紀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七尺一寸二十九行字數無放行書在簡州

四川節度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南康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十一

郡王韋臯紀功碑銘并序

御製

口口奉勅書

口口以陰陽下忠賢作弼宣翼贊之力用能致下上口

則孰下柔之略致恢復之勲者焉下

上祖太宗受下握軌符以垂統廓宇宙而貞觀盛德被

於下

上宗重光克口下庭禦大災清大難佐口口口間生才

賢斯寶我口下上口垂佑口口下謀猷扶忠義之臣以

口口鎮乃命左金吾大將軍韋口下上而有謀口集

口其鎮撫之宜至則宜口口朝旨揚國威仁義服口口足奔讎口之口下人知國家有安撫之口口口

口矣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口口下

上龍口大定區夏下口來朝獻開元中詔以家口口

爲雲南王天寶雋州將軍善能口下上口口西川其孫

口歸內附朕嘉其誠即懿下時值搶攘而心不變易

乃口口下上爲司空而九土以平契口口口五教以

敷蕭何漕運不乏而口口口口口籌帷幄口下朕深

惟德化之未遠風口口口口憫此元元以圖無疆之休

口口口於上以一旅之師口一口之口口口口徒外

牧黎庶一時口口下然下上口口下謹財賦以豐其

用故得口口口口口口口慾來遠人之貢賦下

上言前事符響應口雲南下以致

遐邇尊王之下

上口口口口口下爲純臣輸琛委贄稽顙下

上德以口下口則口代之賢忠良之佐口口口

豈虛也哉昔秦漢或下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謂

口口阜一心奉國百口口口口義之忱集邦家之下能

制口口上復王口口建口下口言而理此皇之忠勲斯

下檢校司徒兼中口下等使且口口口下書蓋詳諸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十三

家諫矣茲所下茂勲紀威績刺下臣其詞曰

上下鴻烈尊主以忠持危以節下時之傑我有

忠賢撫綏下吾事惟臣下西下及此小康實扶

日不朽下前聞異時同致保族承家下苟能建績功

全才道下實維時傑純誠下忠之下文武之

用表忠勲下股肱下念忠賢存於夢寐

元和三三年四月廿五日勒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碑陰

碑中大字四行其前三行及後二行皆

小字上下殘缺長短字數俱無攷行書

言當道監軍使李仙壽廻奉宣 聖旨及伏

奉 手詔賜臣 御製 華光榮加於望

外藻飾皆以曲成仰瞻 日月之文徒荷 乾坤之

德拜 恩 無不照德無不容口物推誠愛人

以禮四門載闢百揆持叙加以天口詞鋒生口

於律呂舒詞義區於典謏雖漢稱五葉魏有三祖按詞

比義何足等夷 奉 成規以柔遠豈敢言

功仗 神武以清邊纔將展効臣等

錄微功俯紆 睿藻恩光照耀於遐邇文口倬軼於

古今臣口慶幸口 爲言非臣敢望征口謏口蹤歸

於 聖主清口難陳口遇於上 集大績

此皆口仗 天威在臣何有又云宣 呈風口

敢貪天之功以爲微臣口力口 成策得以宣明豈

云一心奉 國百慮口公又云永光史策名臣口

昭彰於四海 文翰輝口於口 去造期於盡命

以理戎蠻無口受 恩至深口口陳之口

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祿大夫檢校司口兼

中書口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口大使口節度口

卿元臣上宰道贊緝熙貞諒口彝忠口 之才寅亮

中樞懷柔遠俗口寧息口 列於金石禮亦宜

之卿將願口心遠 所謝知

前刺史丁公倪起屋立石 勒碑文惟和至口其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周飾因不補於前無也朝議郎使持節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

碑在資州郡市心居民室下紹興丁巳穴土有碑石
太守命工取其石重撤民屋下果有碑錄其文乃御
製紀功碑銘并序皇太子書碑而殘缺不全惟碑陰
乃開成元年皇從孫珽爲本州守日記述其文甚全
遂復覆之天下與地碑記

右韋臯紀功碑唐德宗御製太子誦奉勅書計全碑
凡千二百言今殘泐所餘僅可辨者四百八十言而
已趙明誠金石錄有目無跋此外著錄金石家罕有
及之者宋人惟王象之碑目及寶刻類編近人惟來
濬金石備攷載之而亦皆不詳象之碑目無年月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五》

石備攷云貞元二十年在簡州寶刻類編年月亦同
今觀碑首御製字大書勅書二字差小其筆意亦尙
存晉祠萬年諸碑家法順宗時爲太子則是貞元二
十年無疑也而碑尾云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蓋
碑之撰書在貞元二十年而立石在元和三年耳此
一行年月非順宗書當是立石時仿其書補入者猶
之廟堂碑相王旦一行亦補書者也所謂貞元二十
年立者恐是文內有貞元二十年語因以爲碑立於
其時耳今全文既不可讀而韋臯傳云臯在蜀二十
一年臯以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至

貞元末正二十一年則撰碑時臯尙在新唐書云臯
大破吐蕃此在貞元十七年八月遂圍維州生擒莽
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
製紀功碑褒賜之卽此事也續方輿

按此碑陽刻德宗御製文陰刻似係韋臯奏謝表
德宗批荅其前刺史丁公悅云云一段後無年月
殆卽輿地碑記所謂開成元年臯從孫珽爲本州
守紀述之語也德宗文殘泐就所存字攷之碑云
命左金吾大將軍韋口泐一字當卽臯也兩唐書
臯傳稱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六》

尋遷大將軍碑云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顧祖禹
方輿紀要曰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
以其國置益州郡屬益州郡後漢增置永昌郡亦
屬益州郡三國時爲蜀漢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後
主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
二郡以南中瀾道置庾降督于建寧總攝之遙領
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廢味縣是其治處此雲南之
緣起也碑云西域郡蓋卽謂益州郡也碑云口來
朝獻開元中詔以蒙口口爲雲南王天寶揚州將
軍云云方輿紀要曰白虎通戰國時楚莊躡據滇

號爲壯氏漢武帝立白崖人仁果爲滇王而躋嗣
絕仁果傳十五代爲龍祐那諸葛武侯南征師次
白崖立爲酋長賜姓張氏歷十七傳當貞觀世張
樂進求以蒙舍酋細農羅強遂遜位焉蒙氏烏蠻
別種也永徽四年細農羅遣使入朝上元元年子
羅炎晟立太極元年子成羅皮立唐封爲登臺郡
王開元二十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蠻功乃
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請于朝許
之賜姓名蒙歸義冊爲雲南王自是益強天寶八
載子羅閣鳳立始叛唐取夷州進陷嶺州稱臣吐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七

蕃僭國號曰大蒙唐書南詔傳略同碑蓋敘其始末而文
多泐矣碑云臯之忠勳下檢校司徒兼中傳稱
貞元元年臯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
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衆數
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乃遣
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
佐時至蠻遂相率入朝南蠻自嶺州陷沒臣屬吐
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
王有道入蕃界於故嶺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九
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

之以功進位檢校右僕射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
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
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嶺州城十
六年累破吐蕃于黎嶠二州十七年吐蕃北寇靈
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令臯出兵深入蕃界
臯乃統兵分道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兵擒獻論
莽熱遂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今
碑兼中書令尙存兼中二字而封爵則全泐矣臯
之得功在貞元十七年其撰文紀功在二十年其
時臯尙官蜀中至勒石在元和三年臯以憲宗爲
太子監國之初得暴疾卒事在永貞元年則立碑
在卒後三年矣是碑在簡州久淪沙土中不顯于
世昶族弟啓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揭兩通見貽
分其一以贈翁學士方綱存其一具錄如右

孟再榮造像記

石刻記處橫廣一尺五寸六分高九寸六分十行行六字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王辰清
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貞
外置同正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
寶叔向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六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四分廣四尺二分三十一行行
五十二字正書額題唐故左拾遺贈舒州刺史寶府
君神道碑十六字
篆書在廬師縣

唐故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
□□寶□□□□□

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羊士諤撰

□十一□朝議郎尚書□□□□易直書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寶

公□夫□□□□□□□□□□□□□□□□

□□□□□□□□□□揚郡覆金山克葬於河南

之偃師□□□□□□□□□□□□□□□□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九

□□□□□□□□□□御史中丞□□□□□□

□□□□先大夫之□□□□□□□□□□□□

□□□□□□□□□□□□□□□□居□陵□

績□□□于漢□□多□□上□□□□□□代祖紹左

武衛大將軍改封在平□高祖善□□□□郡守□□

□□□□□□□□□□□□□□□□□□建節

拖紳□風□□□□□□□□□□□□□□□□

□□□□歲以文□□□□□□□□□□□□□□

□□□□□□□□□□□□□□□□□□□□□□

□□□□□□□□□□□□□□□□□□□□□□

□□陵縣□□陌□□□官祖□□□□□□□□

□□□□□□□□□□□□□□□□□□□□

□□□□□□□□□□□□□□□□□□□□

魏□□□□□□□□□□□□□□□□□□□□

□□取每歸厚於公□□□□□□□□□□□□

□□□□□□□□□□□□□□□□□□□□

□□□□□□□□□□□□□□□□□□□□

容內廷□□□□□□□□□□□□□□□□

□□□□□□□□□□□□□□□□□□□□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於京□□□□□□□□□□□□□□□□

前□□□□□□□□□□□□□□□□□□□□

袋□南都□□□□□□□□□□□□□□□□

□□□紫金魚袋次日群殿中侍御史內□□□□

征□□□門□□□□□□□□□□□□□□

□□□□□□□□□□□□□□□□□□□□

德宗□□□□□□□□□□□□□□□□

□之姿遇□□□□□□□□□□□□□□□□

□□見一拜□拾遺□□□□□□□□□□□□

□□上心□遷膳部□□□□□□□□□□州刺史

□□□御史中丞□□□使其拜吏部

郎中□執邦憲其間當

先朝□□

今上□位國有大慶家延□光□□□天明□

□□第□□□□□□□□其作□於□

□□在□君子謂□□立身慎終追遠□者盡在於中

憲乎銘曰

猗歟□侯宣□諫臣沃心無隱直質而文賡歌柏梁□

□□□□□□□□南薰□□□□□□□□

□□化糾繆言責其道屈伸斯人損益盡忠稱職事

光□□令嗣執憲

三朝匪躬易著□□詩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石□啓□□□□垂□

後昆觀德無窮

元□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丑建

金石錄有此碑金石略有寶易直書左拾遺寶叔向

碑羊士謬撰未詳卽此其字摩滅棄在牛王廟作供

几近始移置學宮其文之可辨者云有唐左拾遺贈

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寶公洎夫人汝

南表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秋八月十七

□□啓殯自丹陽郡覆金山克葬於河南之偃師按

叔向墓在今縣西二十里蔡莊保韓愈撰國子司業

寶牟墓誌銘云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牟卽

叔向子也碑又云西河郡公□代祖紹左武衛大將

軍改封荏平公高祖善衡□慶□郡十六字荏平烈

考允同昌□司馬又云□夫人有子日常殿中侍口

□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邵國練判口次日牟下又

云繼室□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鎮海下曰鞏下按宰

相世系表寶武之後有敬遠封西河公居扶風平陵

孫善衡則碑云西河郡公者卽敬遠也世系表不載

紹當是敬遠之子于叔向爲四代祖也韓愈寶牟墓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志亦無紹可援碑以補寶氏譜系之缺世系表叔向

祖懷夏洪州都督襲公今碑缺此一代其子曰常曰

牟曰羣曰庠曰鞏俱見劉昫唐書及世系表而官爵

與表傳皆異可以參考易直穆敬時相劉昫唐書有

傳碑稱第十一姪表誤上一格與叔向並列宜改正

羊士謬者柳宗元楊許事集序云泰山人墨池編稱

其與韓梓材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漫滅又以字畫纖瘦益難尋識近用細灰塼

其上乃粗可讀今所存者質之新唐書世系表寶武

之後又有敬遠封西河公昌黎集寶牟墓誌銘六今

碑河郡公卽西河公敬遠也於牟爲六代祖於叔向當爲五代碑代祖上缺一字當作四代下文又有高祖字始於叔向推爲四代則紹非四代也疑缺字仍作五代而西河公於叔向乃六代文公誌實牟墓或因其家譜狀有六代祖之文遂書以牟爲斷非也紹爲左武衛大將軍改封爲在平公表旣不載紹惟云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襲西河公以下兩世並言襲公以碑證之紹旣改封在平則善衡以逮子孫皆當襲在平且碑書高祖善衡衡字僅存於旁又有郡守字及在平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襲在平矣今表作襲西河又善衡依碑當爲高祖而表亦作曾祖史家謬誤皆此類也叔向始末尙有可見者云疾於權臣歿於京口文集七卷數句下載諸子曰常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使常本傳但言杜祐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薨江撫四州刺史次曰牟缺御史賜紫金魚袋傳亦不言爲御史舊唐書但言賜緋其不載爲御史與新書同次曰庠殿中丞侍御史內供奉鎮數字皆全

資牟墓誌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

庠本傳終婺州刺史而表云漳登信婺四州刺史

惟言澤州不及漳州詳略較異然於碑所云者皆遺傳表不同必有一誤

不見錄北史之疎也次日鞏殘脫無文惟羣名位官闕獨備撰者羊士諤書者第十一姪朝議卽尙書右司員外郎名缺依稀似易直字易直見本傳而表云易直字宗元相穆敬卽其人士諤爲羣所引爲御史故於羣稱述頗詳有以也

懣師金石遺文記

右左拾遺實叔向碑第十一姪易直書易直兩字雖磨泐以筆勢求之仿佛可見趙氏金石錄以爲實公直書公直名不見於宰相世系表疑未可據唐書實羣傳武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李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忤很反怨吉甫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四

甫今按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戊戌罷相碑立于是年十月癸丑士諤已爲侍御史計其授官必在吉甫未罷之日則吉甫亦未能終持不下也文雖殘闕其所敘世系頗可證唐表之漏據表叔向於善衡當爲曾祖而碑稱高祖善衡又云曾祖元口兗州任城令然則表脫任城一格矣其所述諸子官階與史不盡合史所載者後來敘歷之職此據當時見任而言非有異同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撰文者羊士諤兩唐書無傳其詩載全唐詩小傳云士諤泰山人登貞元元年進士第累至宣歙

巡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誣李吉甫出爲資州刺史此碑結銜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正卽元和初所拜之官也碑文湮沒賴縣令湯毓倬表而出之毓倬字吉人南皮人領乾隆壬午順天鄉薦爲子門下士其官偃師也邑中金石竭力蒐羅凡淪陷沙土者盡拂拭而出適武虛谷億罷官歸同修縣志盡揭諸碑跋以入志毓倬之功不可沒也因附識之

諸葛武侯祠堂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六分廣五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成都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

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兼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之霸者求賢如不及歲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席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乏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謂運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塲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虐之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睚眦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口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棄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美

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誌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秦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今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平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籌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應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

述心願書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出鄙日日未果元和

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復亂餘烈

罷毗未息汚俗未清

我股肱爲之父母乃

詔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

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既落 綏懷薄暢仁

風間閭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

而同塵矣

度謬以庸

薄獲參贊記隨

旌旄而爰止

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

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

表一城向

流斯文以示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毛

來衷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

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

昔在先主思其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之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機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

不怨用之有倫

柔服蠻

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難居懷

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何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

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

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

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撝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

謀口志天過干嗟嚴立威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

甘棠勿剪駢邑斯傳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

慈徒云固

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殊

祀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

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

德音

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廿九日建

鐫字人魯建

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叔萊陽曲銳觀武侯

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純正如甘誓允征不華不

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道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

二絕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與其弟公權皆以善書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天

名於世口嘗以筆法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筆正則

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爲筆諫子寬爲山南節度使

判納賄舞文吏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

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筆法各臻其妙也中

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

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

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

字其相與垂於不朽也耶大明宏治十年己仲春

既望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藍田榮華跋

碑之來遠矣由唐逮今將盈千載日口口間嘗過

讀稿有感焉已而詢訪遂獲的補以還其舊庶毀

壁復完而覽者無闕午孟冬之吉蜀府承奉滕嵩

謹識

闕摧殘余蒞茲土表章莽礫之餘整復肩屬之舊竊

以中立勳名將相包舉子寬正直伯闕靈永相呵護

不似薦福烟銷也 皇清康熙十一年三月朔撫

蜀中丞羅森識

讀唐碑文瑰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口

推裴柳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人亦重彬彬君

子哉粵東藩使膠西宋可發識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元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

幕中三公勲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

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碑在成都可

七百年矣完好向如新得非以僻故存邪并州山人叢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子

寬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

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

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碑跋

碑有云誰謂阻茨殷爲強國誰謂遼脫廟爲勳兵此

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遼脫語廣韻遼七戈切脫也唐

書王伾傳形容遼陋金石文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

碑尙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

中寔元和四年己丑也池北偶談

碑云陳壽崔浩之徒皆以變詐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語化成之治謬甚余思考亭朱子猶目武侯爲笨況

其他乎金石錄補

孫樵刻諸葛武侯碑陰文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

厭其熱洎獻熾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

噓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三

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

寧廉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

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

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

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

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

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夾勝指取

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

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

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魯心不愧畏人不疑蹟

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
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
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此
文既刻於碑陰而無印本傳世明末大盜張獻忠入
蜀屠殺之慘亘古未有萬里烟絕侯神人也廟貌得
保無恙家大人刺達州予擬遊錦江浣花未果此碑
予得之故家宦蜀者而錄孫文於裝木之末

水齋金石刻考

是時元衡以宰相出鎮西川裴度柳公綽皆為幕僚
唐書元衡傳所云開府極一時選者是也柳公綽傳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至

稱武元衡節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今案裴公時為
節度掌書記公綽以營田副使兼成都少尹皆非判
官特同在帥府耳碑不見於歐趙二錄王象之撰輿
地碑目始載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裴公題銜云侍御史質之本傳遷監察御史論
權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
度府書記碑文當作于是時而為侍御史史亦未詳
載碑在前明補刻今所見者已非舊觀用為可憾耳
文苑英華辨證裴度諸葛亮祠堂碑故州平心與
元直神交謂亮與崔州平徐庶友善也而文粹以故

為荆石跋金

按此碑文苑英華唐文粹兩書俱載其文今取以
互校如度嘗讀舊史英華作漢史聲震八紘英華
作威震倚杖曰魚之有水英華杖作仗文粹亦曰
作如異代而同塵矣英華作同瀟尚父作周英華
作佐周于嗟嚴立英華作平立此英華之與碑異
也誰謂蓬脆文粹作誰為雖死口而無怨文粹作
雖從死而無怨據武功文粹作武公而上下無異
詞文粹無而字或師表一城文粹作師長終古不
絕文粹作不紀鋪敦渭濱文粹作鋪敷此文粹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至

與碑異也標題祠堂碑下兩本皆有銘字故州平
心兩本皆作荊州震疊諸夏兩本皆作震燭為久
駐之計兩本為皆作謀寇亂餘烈兩本皆作餘孽
如仁之歎兩本皆作如在必拜之感云爾兩本此
下皆有銘曰二字鳴虜奇謀下兩本皆有奮發二
字下文口志天遏兩本皆作美智天遏若有昭臨
兩本皆作照臨如公德音兩本皆作知公此英華
文粹同與碑異也又檢四川通志載此文大率與
英華同而別有異者元直神交通志作昭烈神交
元德知人之明通志元德亦作昭烈願奮短札通

志作短袖大抵皆傳寫之訛當以碑爲正也然碑亦有可疑者州平元直顯然是崔州平徐庶矣然三國志諸葛亮傳謂輔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則不得爲神交且云州平心與元直神交心字之義殊不可曉下文接洎乎三顧許以馳驅是指先主三顧事與州平元直神交語氣亦不貫嗚呼奇謀口志天過與下文于嗟嚴立咸受譴罰句法一律今碑奇謀下多空兩格若從英華文粹增奮發二字則句法不類似乎銘詞原不必有此二格也乃詔詔相國多一詔字係衍文志願未果誤書日日未果日日旁註志願二字疑皆是前明補刻時滋謬耳碑云元和二年冬十月文粹作三年據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臨淮郡公事與碑合則文粹以爲三年者亦訛也至唐諱治字凡治皆作理此碑銘詞易地而理仍作理字而文云無治人之術直用治字與他碑別

雲居上寺詩刻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一寸七行行十八字十九字不等左行行書

題雲居上寺并序

范陽縣丞吉逾

辛酉歲秋八月僕與節度都巡使王潛口口軒轅偉口猶子駒駘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

詩

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晚
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口口

同作

軒轅偉

不著登山屐捫蘿也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雲霓梵

金石萃編卷二百五 唐六十五

宇千花裏秋聲萬籟齊口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

同前

駒駘上

石室最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磬度秋風未
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更欲問支公

同前

口上

石路多奇迹幽巖鑿寶經暮煙千壑裏新月一山明宿
鳥知清梵樵人慣獨行爲隨 歡奉後豈敢學逃口

同前

節度都巡使太常卿上柱國王潛

萬木千峯空鳥喧潺潺水下長川人來石室藏何處
一逕歸時帶暮煙

同前

男益上

又公禪誦處絕頂其登攀日色千峯裏鐘聲萬壑間口
猿吟砌近沙鳥傍溪閑一逕口藜杖行行歎下山

按雲居上寺未詳處所據詩前稱范陽縣丞吉逾
同躋攀于此云云則寺當在范陽矣唐時范陽縣
屬涿州今檢日下舊聞引名勝志云涿州有智度
寺在城東北隅初自唐時有舊碑刻其後即雲居
寺俱有石基浮圖疑即此雲居上寺也謂之上寺
者以在智度寺之後也唐時舊碑刻或即指此碑
吉逾諸人之詩全唐詩無一載者因並錄之以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唐六十五

三

唐人詩千餘年來淪於草莽爲人所未見者蓋不
勝紀云碑書暮煙作墓煙筆誤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終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六十六

解進墓誌

石廣一尺四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四分十
六行行十六字末行無字正書在孟縣學

大唐故鴈門郡解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進字進族茂鴈門派別條分今藉于京北府鄆
縣八步鄉解村人也 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
道之第二子也修短不意去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終
于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樹樓村之私弟春秋六十有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一

五即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權厝於私第北二里
原之禮也霜妻李氏偕老願違哀號痛切嗣子忠信次
子少遷次子少恭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長新婦
曹氏等號天叩地柴毀過禮殆不勝喪宅窆云具禮物
咸備恐墳隴有變故刻頌立名以作末年之記

茫茫薨里 寂寂松扉 痛君子之長逝沒寒泉而不
歸

右唐解府君墓誌銘三十年前於城西五里紫金山
寺前茂樓村河岸側出土爲前歲貢生席雲章購得
移置縣西三十里衡礪村家塾嵌於壁上劉世俊比

因訪獨孤府君碑過見之雲章子志恒因送置縣學
文內稱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道之第二子
也二語內非祖字爲父字之誤即而字爲父字之誤
當是書時失檢卽如誌內原之二字當作之原亦是
顛倒有誤此可見也然其文但誌族姓名字鄉貫先
世卒葬歲月葬地妻子頗與王止仲墓銘舉例大指
相合且此外別不加贊頌語殊有古人不溢美之意
頃見偃師進士武君名億所新得晉關中侯劉府君
墓誌銘亦似此均足矯後人諛墓過當之習至此
誌銘詞之妙殆不可言書迹遒逸之中饒有古拙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二

趣俱可愛玩佳物也

孟縣志

汝瑚按誌稱樹樓村今尙稱爲成樓村特以樹爲成
耳蓋村鄉之民竟有千餘年不改者此以知故老流
傳之說未可厚非而碑刻之徵驗其益孔多也

仇汝瑚識

修禪道場碑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三寸五分
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正書在天台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序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朝散大夫台州刺史上柱國高平徐放書

陳修古篆額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
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
及隋建國清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自大師歿一百九
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
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
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姓
陳氏潁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緣述載在別傳觀夫治
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
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
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花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
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
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
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
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尙簡密不能廣被
而室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
其教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
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法花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
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
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心路不惑窺其教
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三

若夫施張體用開闢語默高步海內爲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威而應之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四

龔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必引而申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錫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斯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

示奧秘載要道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真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護持淨域此山有壤此教不極

唐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僧行滿建

按此碑完善文不可辨者僅十餘字今檢天台齊少宗伯召南所撰天台山方外志要載此碑取以互校增注于旁而文全可讀但碑書歲月爲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志要則云元和六年十二月蓋誤也碑題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据志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五

要云陳智顗卽智者大師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寓荊州之華容梁散騎孟陽公起祖第二子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出家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願息心茲嶺展平生之志時陳大建七年秋九月也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度石梁過僧懸授國清之識南出見佛隴南峯徘徊畱意夕宿定光草庵指居銀地卽修禪道場陳主凡三遣使手書勅詔師悉稱疾不赴入隋晉王北面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開皇十一年在揚州十三年旋鄉十五年下建業十六年重入天台十七年晉王敦

請出至石城謂徒衆曰吾知命在此故不前進踟
跌而逝後仁壽末年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
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隴此智者之大略也碑文
與者梁肅唐書傳肅字敬之一字寬中世居陸渾
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累授右拾遺母老不赴杜
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
學士然碑有門人安定梁肅之語是當從事佛門
奉湛然爲師傳所不及也書者徐放無傳衢州府
志名宦稱放字達夫元和九年爲衢州刺史此碑
當元和六年官台州刺史也篆額者陳修古無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六

六

碑云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方外志
要云銀地嶺在天台縣北二十里一名佛隴卽定
光示智者處碑云陳朝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
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志要云大慈寺在天台縣
北二十九里舊名修禪陳時爲僧智者建蓋思修
初定乃定光授金銀地之所定光所居號金地此
號銀地皆以土色言之直寺門與隅號佛隴智者
第二宴坐處隋創國清更寺爲道場碑云自大師
歿一百九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
以改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

寶所按智者以開皇十七年逝至此立碑之歲爲
元和六年共得二百十五年云一百九十餘載者
當由撰文在元和六年以前也大比丘然者卽湛
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智者之五世孫年二十
從左溪學天寶大歷間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晚
歸台嶺建中二年示寂于佛隴法智不詳何許人
享年離俗應法升壇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
後于國清寺興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無疾而化
建碑僧行滿南浦人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
微旨因棲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其智者大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六

七

師道行方外志要所載與碑合

晉周孝侯碑

碑高七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六分二
十八行行約五十九字正書在宜興縣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
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
周府君之碑

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自曩興煥乎墳典華
宗往茂爵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

遠祚枝葉封桐軒蓋烈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
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
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
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
父勛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
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
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
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晉祚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
奏課爲能應往路謳亭亭孤美灼灼橫劬徇高位於生
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卒意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八

俯冠來萊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
未弱冠旅力絕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儔時英
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
譽遂來吳事余厥弟驩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遙
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
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副
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
無難督匡熙庶績 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塗
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
延闕之旁昂藏寮案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

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杞梓珪
璧棟梁君若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
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醢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
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
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
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
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
年不決者處以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
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九

教義又檢屍無主及白骨口口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
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
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鶯陝北畱棠遂有二天
之詠荆南度處猶標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
軍迴輪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
振茲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遙仰部從近欽是時氏賊作
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 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
武 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

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輪榮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殲負來歸戎士并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纔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插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回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 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喪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十

亭侯諡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項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 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民北睇蛟川溶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端玘札碩並皆至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除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岐岐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尙豪雄昇名 禁闕拾簡榮勲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

多故式揚廟略克清 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亦汧漢水作蕃條章斯布俗哥揆曰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遠掩芳猷潛光陽旬返旆吳丘舊關雖入鄉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墟以緣清淮自流深沉素憶繚繞朱旒靈室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冢樹難畱鐫茲幽石萬代千秋

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

瑯琊承仕榮鐫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上

勾當造廟廿代孫故湖州司士息瓊 副元惜 宗錄同晁 宗典士琳 惟良 與諸宗子同共構造平原華明素篆額

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旣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碑尙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滅後人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爲真耳尙須

博考 張衡陸士衡集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名與書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常是役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茲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主

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求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求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攷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

龔州山人稿

唐人碑多用此真行體蓋祖聖教序來謂太常協律郎黃某書是也其文亦非平原筆似并陸機撰義之書俱後人妄增者

書畫跋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余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羲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謚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

石墨鐫華

張變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主

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三見皆作廿虎字二見一作虎一改作獸基作基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鄒邪王佃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尙之衆潰逃于涂中字並作涂唐人加卞爲滁卽今之滁州而碑作塗非也士衡逸少旣不同時晉以前碑

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爲
偽作也書梁王彤作彤尤誤 王宏撰曰按史士衡
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見殺於成都王穎又十
四年元帝卽晉王位始稱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
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
孝禮也然則已死之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
預爲云云如此耶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
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館亦誤

金石文
字記

予于庚子之春過宜興謁孝侯廟下訪是碑于徐太
守蒞薇以此本相贈乃舊搨本剝落無幾顧炎武曰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古

此碑塗中之名諸書並作涂而碑作塗非是按文選
任昉彈曹景宗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
李善本作塗中通鑑嘉平二年吳王遣軍作堂邑塗
塘辨誤云塗塘卽涂水今滁州之滁河也滁之作塗

益已久矣

金石
錄補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
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旣云重樹則舊碑固已
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
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

右軍行書按重樹碑是正書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
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
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
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
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皆書全文其餘則
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
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爲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
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爲過之

觀妙齋金
石考略

按此碑誤謬甚多前賢指摘已盡其爲後人僞撰
所不待言然字畫頗工蓋唐人碑版多有集右軍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五

書者皆足資書家摹仿故是碑亦存而不刪

保唐寺燈幢贊

幢高二尺五寸八面每面廣五寸八
分各五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咸寧縣

保唐寺

毗沙門天王燈幢贊

并序

徵事郎前試太子通事舍人飛騎尉柳澈字直方纂
并書

周天宇環四極明照品類陽和發生者其唯日月尊儀
含光結隣潛耀暉暉窈昧煌煌掩翳者其唯燈燭而瓊
室眇眇幽粵發輝辯拊纖穠無奪物務燈之爲用其大
矣哉則有若白毫相如意珠徹照大千傍觀沙界明冠

雨曜流輝五靈出世之耿光也非獨昭彰暖昧抑亦雨
寶蓮華貨貝紛布以資生靈天莫測人莫辯千載盛事
歸於我唐於戲道之行也德之修也其或懋建必生
奇偉卓然興之迴拔我其流必大則今之建功立名
位階三事高謝四科文明藻麗者可勝道哉幢之建也
本於毗沙天王燈之照也興於玉殿霞散事之源也
肇自平康里蜀之符節掌留務口口別口口闕名口大
監十一年景辰以宅奏口口口年甲戌口口從道僧
名覺勝爰於寺宇手素天王容飾未周報齡將謝
所感帝夢帝口口口儀形聿修紺殿斯立
事詳豐碑幢則叙天王之鎮保唐也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靈口口儼若觀相形肅金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氣口掌塔燈注持矛傑立而鬼神口口
精口口百由旬內為依為怙僧藍以之口口口口之
安寧日月明於外燈燭耀於內同乎口口口口口口
朗無宵晝矣至於興感化允人望祈願必遂幽贊多方
不可遽數其有奉蘭膏照華殿燈明不絕歸信如流則
其為福也展無壇之休其益筭也續靈長之壽當寺
內供奉大德了法上座超證寺主靈皎都維那超
元購良工奉珍財求翠碧新而磨之微雕龍序而贊之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去

文則陋矣敢揚光烈贊曰

天王垂迹肇興于闐威靈傍治仰之鈴鍵爰祚我唐

昭孚變現廓土開壇口騰電燄

惟王有國惟神有靈教興印度德洽大庭綿口歲紀

天資克成僧藍是託國步爰旌

燈幢昭赫邈哉

天王炳靈垂休

帝業其昌

翠殿含耀徘徊煌煌慶于闐口祚于保唐

元和七年壬辰夏五月十五日壬申建

典座道堅直歲義賜

盧宏正毗沙門天王記云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去

也左扼吳鉤右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在

開元則元宗圖像于旗章在元和則憲宗交神於夢

寐據之則是時正崇奉其教也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咒石刻

石橫廣約二尺零高三寸二分鑿有四關關中刻像

咒文不錄

元和七年五月

法界生

夫水口

裴耀卿碑

碑前一丈廣四尺五寸二

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

賜紫金魚袋許孟容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長洲縣開

國男歸登書并篆

地配天而萬有生息賢合聖而百常順序 巨唐六

葉明皇帝登寶位之廿一祀得師文臣侍中文獻公

階益口鏡照孟清陳力 推口昭口口口口口

羅卿字子渙河東聞喜人也伯益裔孫非子周封於秦

至桓公少子鍼去國食采於晉其邑曰慈遂爲氏焉自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九

鍼至口代祖口四葉昭義振口重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景仕周舉秀才富平縣令大王父正隋豐州司

馬蘇州大總管府贊治王父裔 皇朝舉秀才授許州

司戶登 明經高科遷口口郎口口口考守真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封尉太常博士詳正學士夏官員外成

寧二州刺史贈戶部尚書公卽尚書府君第三子也初

河東夫人之夢熊羆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第聖壽中書判入等補麟臺正

字未幾丁尚書府君憂茶蓼之毀禮不能節服除調集

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乞闕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翰紫轉國子主簿詹府丞太

夫人捐館莫口溢米哀隣滅性制終除河南士曹參軍

睿宗口嘗列宮寮加朝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時謂滌雅不雜而

繩墨誠陳也亟轉兵部郎中長安縣令 穀下塗多

事并利弊相習名迫口誤堅貞鮮遂公更張其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月政稱神

明時宰有銜初醜正者出濟州刺史桑換宣冀二州清

明愷悌三郡一政物皆饒阜人不索欺而濟陽信都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除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九

左庶子仍領崇文館事疾間復拜戶部侍郎尋遷京兆

尹 上曰神都地有歸會豈口更宜處風化取則

付之於卿公下車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革口漁奪兼井者讓田而市義穿窬推剽游惰苦窳

莫不耿禁令而却走視徭經而易業 明皇帝

嘉器任口適每前席以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陳王者損上益下宅土中關內之利因泰鼎新漕運以

廣儲廩置河口三門口崖集津倉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有陘東之積中都有不涸之饋功齊神

化利及億兆通負之徒征徭之毗追琢貞珉詠諸仁智
今存于道左

明皇帝舉勞旌善擢授□□

侍中加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千畝五推之禮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張九齡奏請和鑪鎡欽公以爲□□
□□□□□□□□□□□□□□□□□□□□□□□□
詔下□寵仍杖六十公以爲郡守當父母百城鞭□
實虛捐□敬以流代死

聖朝之寬典也殘毀□

兩道節度公密疏曰嘉連長□趨悍勁勇關於沉深計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主

慮矜功侮敵恐未百全後果喪師失律大起邊患三者
皆悉□□□□□□□□□□□□□□□□□□□□□□
而衡之動由其極齋□□□博博幾□用有藏晦中無
磷淄推功與能擅惡□違皆所以載編簡而成乎表式
洽□聞而播□□□□□□□□□□□□□□□□□□□
僕射 上嘗命畫工寫貞圖于凌煙閣 手制曰所
謂傳神國之故事自武德至是宰輔一百八十七人登
丞相左右揆其一其□□□□□□□□□□□□□□□□
父之益恭晏平仲之矯時遽瑗之暮夜匪懈孫□之衣

衮不飾取類前志我無媿心□□□□□□□□□□

之□王□味述爲牙期也濟川中止孰主大鑪難老不

錫曷云輔善以天寶三載七月十八□□□□□□□□

謚曰文獻以其年十月歸葬絳州稷山縣姑射山之陽

尚書府君塋東四里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

德祖同歟綜最知名綜官至吏部郎中臯官至給事

中郎中淑吏部侍郎佶京兆少尹武給事中□諫議□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主

於□詞推麗則之雄由不及道嘗踐門閭功德儀刑將

垂芳於不朽發揮鑽仰孰授簡之當仁銘曰

日月貞明洪鈞造物股肱匡載驪化陰騰 於赫明

皇追蹤昔王聿求仁哲俾闡昭光文獻膺時慶霄未□

世風流慶存翼子貽孫江海華藻圭璋後昆靈源之上

姑射之下宰府兆域□曹松楨照燭葦蕤崢嶸豐碑絳

元和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立

元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立

將仕郎守恒王府參軍姜濟模勒并刻字

按此碑換者許孟容結銜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兵

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舊唐

書傳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元和初遷刑部侍

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新書不改兵部

侍郎新書無此官終尚書左丞東都留守其封高陽子

兩傳皆無也書者歸登舊傳云登字冲之蘇州吳

郡人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賜金紫遷

工部侍郎官終工部尚書碑結銜工部侍郎與傳

同而不書賜金紫至長洲縣開國男則傳所無也

傳又稱登有文學工草隸而不言其能篆書此碑

登書并篆額又集古錄載白巖大師懷暉碑亦登

篆額是登兼工篆也碑稱耀卿字子渙新傳云字

煥之與碑異傳又云絳州稷山人碑云河東聞喜

人地理志聞喜與稷山同屬絳州州屬河東道唐

時河東道所屬有河東郡碑稱河東是道非郡也

碑雖稱其貫曰聞喜而其後歸葬仍在稷山故稷

山聞喜碑傳五見也碑叙耀卿先世口口口景大

王父正周隋書皆無傳王父春考守真新書裴守

真傳云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碑不叙及父春隋

大業中爲淮安舊傳作淮南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

等亂無敢害護送還鄉貞觀中官至鄧令碑不載

隋官傳不備書唐官皆互有詳略舊傳又載守真

舉進士應八科新傳作六科累轉乾封郡屬新傳作乾封尉與碑

合尋授太常博士天授中爲司府丞出爲汴州司

錄新傳作司馬累轉成州刺史徙寧州卒贈戶部尚書

舊傳無此官碑惟詳正學士夏官員外爲兩傳所無餘

碑傳皆合碑云公卽尚書府君第三子也舊書守

真傳云子子餘次弟巨卿耀卿是耀卿爲第三子

與碑合新書耀卿傳云守真次子與碑異也宰相

世系表載叔業北齊爲南兗州刺史初歸北號南

來吳裴事後魏爲豫州刺史叔業第三子簡之簡

之之孫景富平令與碑同景子正隋散騎常侍碑不載

正子春字歸厚碑傳俱無南鄭鄭令春次子守真字方

忠兩傳無邠寧二州刺史與碑傳之作守真長子子

餘次巨卿次耀卿是耀卿亦作第三子與碑合碑

載耀卿歷官多與兩傳合惟碑稱書判入等補麟

臺正字傳作秘書正字爲不同又碑于長安縣令

之前先除左庶子領崇文館事右僕射之下寫貌

圖于凌煙閣兩傳皆無而傳于拜秘書正字之後

圖于凌煙閣兩傳皆無而傳于拜秘書正字之後

補相王府典籤濟州刺史後歷宣冀州刺史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二十四年累封趙城侯今碑皆略之或在泐文中不得見也又開元二十三年破奚契丹後耀卿與李林甫同奏請刊石勒誦書奏批此碑亦未叙及又碑云轉運都使尋遷侍中傳則云轉運使無都字又碑叙鼎新漕運以廣儲廩下文多泐据新傳云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絲盟律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可据以補碑之泐至碑所云通負之徒征徭之毗追琢貞珉存于道左是當時立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孟

碑頌德政也而今不傳碑云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餘人皆泐下文又有臯官給事中郎中兩傳惟載綜及綜子佖世系表則有六人曰遂泛泐綜舉延與碑互異耀卿以天寶三載十月葬此碑立于元和七年十一月距其葬又六十九年以臆度之是其孫佖官國子祭酒工部尚書時所立立碑之明年佖已卒矣耀卿有孫七人曰旼收彪佖琬武堪今惟佖武見于碑餘亦泐矣

李輔光碑

石高廣各三尺九寸三十七行
行三十六字正書在咸陽縣

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知省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特進左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崔元略撰

宣德郎前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書

夫王者統極垂理其外必有英哲宣力股肱其內必有專良布達心膂以成帝道古今而言君臣相會兼之者鮮矣厥有內侍李公可謂會而兼之者也公監軍河中以元和十年正月十七日薨于官次行路悽咽元戎以聞

皇帝輟悼寵以殊禮褒贈特進左

武衛大將軍品冠

朝端位崇禁衛

詔下

金石萃編卷二百六

唐六十六

孟

之日人不謂優有以見公出入中外始終無過之地矣公諱輔光字君肅其先京北涇陽人也曾祖望

皇京北府華原縣令祖萬靖

皇涇王府長史父

思翌

皇涇州仁賢府左果毅賞緋魚袋公即果

毅之第三子也質表華茂氣懷恭敏建中歲

德宗御宇時以內臣干國率多縱敗思選賢妙以正

宮掖故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俄屬

皇輿巡幸公于斯時參侍指顧應對皆愜遂賜綠超

授美官局令勲以元從之号其年又遷掖庭局令興元

初輦入宮闈公屢含天憲復命之日皆

中機要遷內寺伯時有北虜入 觀將以戎馬充

獻數盈累萬 國朝故事每一馬皆酬以數十縑

帛拒之卽立爲邊患受之卽王府空竭 公承

命爲印納使迎之朔陲諭以信實交領之際虜不敢欺

必以精良口口後充筭省費之按億地相懸生靈所資

安危是繫卽 公之於國可謂有大功矣 聖情

歡悅遂有銀章朱紱之賜由是方隅重事咸所委屬嶺

嶠之南漸于海日邑管地偏人狡口口將有缺溪洞

連結爲盜者僅廿萬衆 王命稽擁逮于周歲隣

道節使咸請進討 德宗皇帝凡日以吾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美

伐吾人剋之非利於是命 公招諭口口口口遠臨所

部公乃訊詰疑懼昭示 恩威浹辰之間咸知所

嚮公素練兵機具見腰口口巡視川谷占其要害奏請

於海口置五鎮守扼至今怙然人受其賜獻功未幾又

屬太原軍師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

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守 公馳 命安撫下車乃定

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十五年間去由

始至遂 特恩遙授內給事又有金章紫綬之賜

元和初 皇帝踐祚旌寵殊勲復遷內常侍

兼供奉官明年銀夏神將楊惠琳西蜀副倖劉闢或以

長師薨歿皆恃塞怙險初有邀 君之心終成悖

亂之跡 公密表請發當道步騎誅討功成之日優

詔褒美日卿志懷嫉惡情切奉公繼遣偏師尅平

二寇雖嘉將帥之勤足見監臨之効拜內侍省內侍知

省事中署之貴寵極於此尋因入 觀懇請留侍

乃充鴻臚禮賓使又轉內弓箭庫使曾不累月

皇帝以蒲津重鎮監統務切復除河中監軍兼絳

州銅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交代之際人

心如一斯益 公約己廉与士信靜專動和推安便物

之所以也 聖恩表異圖形省閣易寶之日享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毛

七十有四以其年四月廿五日吉辰遷窆于涇陽縣咸

陽原之陰 詔下所司備鉦鼓笳簫儀衛禮物 中

使監導出于都門榮觀路人寵被幽壤仕君子聞者咸

亦知勸 夫人輔氏邑号扶風郡閨儀端懿母德溫淑

如賓之敬見于宅禮有子四人長曰希晏前將仕郎掖

庭局宮教博士次曰仲昇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

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次曰希遲內

養將仕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希昇並皆克奉規

訓志存忠孝懿勲茂績始見其進也門吏晉州司法參

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于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

俱飽 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為誌勒之貞石且無愧詞銘曰

涇水之涘高原崛起其上新墳葬我將軍將軍之德實彰家 國水竭原遷斯文乃傳

右碣在縣東北五十里高陵界王氏園中完全未滅土人傳先年涇河南岸崩壙水絕流三日是碣適出銘載水竭原遷驗矣甚奇並記咸陽金石遺文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監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少矣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有權位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天

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勅為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言賢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碑內官掖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虛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阼作祚金石文

碑云輔光為河中監軍使者蓋監張宏靖軍也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為晉州司法元略又官于中都故

撰書此志以記功德關中金石記

史稱元略為京兆尹牧貨錢万七千緡為御史劾奏詔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此誌云元略從事中都素飽內侍之德其暱于宦者可知誌稱太原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為亂兵所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向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宴如十五年閒去猶始至李自良卒於貞元十一年三易節制謂李說鄭儼嚴綬也通鑑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十六

天

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鄴代之事在元和四年自貞元十一年至此正十五年矣然則輔光之去河東亦在元和四年而是年復除河中監軍也輔光以監軍兼絳州銅冶使絳州銅冶置使亦史所未載也云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以史考之蓋王錡張茂昭張宏靖趙宗儒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云輔光建中歲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超授奚官局令勲以元從之云云又太原口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為亂兵所害云云又除河中監軍兼絳州銅冶使又有聖恩表異圖形省閣之文舊

唐書宦者傳元和長慶以來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誌稱輔光充白身內養白身自爲宦豎清資逮元和後號始猥濫而內養之名不見于志惟楊收傳有內養郭全穆此其可証一也食貨志大歷四年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職官志諸鑄錢監絳州三十鑪誌稱輔光兼絳州銅冶使當以鑄錢重其事特設此官蓋權宜爲之不見于史爾史于職官內皆書勲號功臣有圖形戢武閣凌煙閣而內史省諸官獨缺錄今誌稱勲以元從圖形省閣宦者殊龍于斯極矣又王定遠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

王

見李說傳王定遠欲謀殺說後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據誌則爲見害于亂兵誌宜得其實輔光有妻輔氏子四人希晏希暹宮內侍省希昇無官惟仲昇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行次旣不從希官又不爲內侍益必輔光之勢冒爲閹兒以希規進取者崔元略傳元和十二年遷刑部郎中据此誌在十年署衙員外郎殆以是叙遷也元略以士人爲閹官諛墓誌言與兄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

命錄實且無媿詞攷元略嘗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則其諂附出于結習固不知其言之醜也

投堂金石攷

盧公夫人崔氏墓誌

石高廣二尺一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實從直撰

公變書

元和甲午歲有夫人崔氏粵華宗令人德門賢婦以首秋再旬旬外五日終于東都正俗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母儀厚德婦道宏訓令問如在誰其嗣之夫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

王

諱績字尊德性博陵安平人也東漢魏晉延耀不息迨至本朝宜昌而熾曾大父通許州司馬王父知縣祕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代宗朝以前御史中丞使吐蕃拜尚書左丞歿諡敬公伯曰譚左司郎中伯曰榮右補闕叔曰殷衡州刺史而皆以禮自持用榮爲誠善慶所及夫人益光夫人卽敬公之季女也年十有一歸于范陽盧公惟公人倫碩德冠冕良材往踐王畿滯登臺閣器業尤重紀綱洛川貞元己卯先夫人而屈於命夫人晝哭捐軀未忘誓志無違撫育不易慈仁尅已成家樹立餘業過此則修學大悲一切解脫夫人元昆衍

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池三州歿諡懿公夫人
與公孝慈以類告終歲月十稔而同同氣之言於斯可
驗矣夫人有男一人女二人女則組紉稟訓婉婉承華
結褵從夫榮耀他族男曰從雅頃歲辟召制有成命
參佐戎律換萬戶尉終養不虧十年向晦丁艱筮宅竊
疾其懷初司錄府君先卜梓栢谷口因而耐焉至是間
從耐于簪龜不尅問改耐于簪龜襲吉君子曰傳無不
之今則何遠乃歲十月六日奉夫人轉祔政府君東北
九里合防以虞陵谷順也嗣子謂從直忝懿公顧盼又
備末姻尚載恩光早詳勲閭託之琬琰貽厥彤人銘曰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

三

夫人之生榮耀勲華鳴環適人慶彼夫家姻族惠懷靡
不稱嗟溫玉貞松保厥終始母儀婦道遺範已矣雪涕
鮮原反覆孝子

誌前列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竇從直撰後列公變書
名而不氏未知其于崔盧何屬也從直見宰相世系
表書官兼殿中侍御史與誌合崔氏曾大父通許州
司馬王父知慈秘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代宗朝以
前御史中丞使吐蕃拜尚書左丞歿諡敬公案倫附
新唐書子衍傳竇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
畱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

遷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遷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賓客卒倫加官爲常衮草制見文苑英華云頃
以昆夷之俗繼好勤誠不忘綏懷喻我文告乃命太中
大夫前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
袋崔倫宣明威惠撫柔西海終能復命亦旣序成云
云可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與誌所言拜尚書
左丞合誌言伯曰譚左司郎中仲曰榮右補闕叔曰
殷衡州刺史元昆衍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
池三州歿諡懿公衍本傳云遷宣歙池觀察使與誌
合而以御史大夫出任于外史失載衍見舊唐書孝友傳略其諡不詳
著未若新又誌稱叔曰殷即傳稱倫弟殷趨自衍所
稟舉送夫人所者也誌夫人書其伯叔及兄金石例
冗濫牽附無過斯者非可爲式也按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唐六

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口口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 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展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翔隨邊風變和甌裘垂辭嚴祗從教

予嘉于表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閩

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 我武且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予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夭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予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既睹且

平纖編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萬兵六十旅予盾戈戟戎車鐵馬洎翔口勅植

宜咸傾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口而東紅旌大旆發自口口都人縱觀光
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幢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

月口口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日無一息無一顧暫

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口聲武備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曉敢野

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口口口

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邁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口口口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

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明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允誰或給幽

闇口謂神無知故口口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鬼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口口口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口口口度

營田口口口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襲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察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參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參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周顏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六十七

三

書俱失載其檢校尚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
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尚書遷僕射矣結銜有
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
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
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
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
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
碑幢一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爲舊物而
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
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

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

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踴兩唐書傳稱瑀釋褐右金吾

曹參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

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

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

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爲刑部

尚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

使綜其前後未嘗爲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

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踴而唐書無

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顒齊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四

蘇子由樂城集荅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
譚藩居顏前何顒學顏頤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爲
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
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卽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
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
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人朝卽出
爲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
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
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而不詳何年据舊書李愬
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高踴譚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榮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蔡推官者不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時搨以見寄碑尙完整字亦遒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五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于斯歟

柳子厚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僞書不足憑然茲刻

實宗元書也

謝啟昆與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內馬平爲

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爲龍城郡乾元初復曰

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白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碣文亦祇六句首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爲龍城而因以龍城柳爲碣名也未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爲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竄斥荒謫埋厄感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爲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爲恍惚之辭謝中丞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六

憲超塔銘

石橫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彌憲超塔銘

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聖八年試業得度錄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綴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陲利之開
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摠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焚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食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旬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怒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磴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帖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良等號呼慟天空口血灑澗流汨咽庭樹摧枝川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七

無色悲風慘然巍峨馬塔崛起於西原颺颺松吹金龜
之田卽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莊淨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醮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
哲匠鑲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戒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句
絕粒 而亡內通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門 子琮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錫 仇元誠 史湊 趙拆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慎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鑲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刑部尚書兼靈州口都督府長口口史大夫安定郡王
口口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八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口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
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賁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

有者八日口口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賜賻然後以左揆之蜜印畫綬告

子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口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尚書左僕射安

定王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爲首

帥嘗統數千盧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甘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

錫祚豐隆生峻賢 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九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 公

之伯姊器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

以恩恭事朗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目

冰半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待御史

工部尚書榮陽公僉杖爲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大司空

嚴公殺擇賊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舊遷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槩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口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爲秋官政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口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爲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爲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口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既平淮夷秉圭來 朝疏 公官伐德善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十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口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口追琢琬礪云惟 公

口毅直清潔矩莊明不爲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口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 公與今司口左右就養不口冠帶者

累月其口鴈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清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鰥孤遂安姦盜訖熄貞元中 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口口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

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埔之前立無跋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以咨之或漸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繁君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朝旨改轍無失於

戎律其在振武也懲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突我人離落於是選騎或期楊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遁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廣空場於是置吏立程懸信賞於表綴農皆鼓舞寒耕而熟耘矣罕羌之豪曰懷柔曰黑口口賊懷妓橫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禁公乃飛語以迷其卸開恩而息其意密聲疾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湟咸動朔漠遷之至于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上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僑有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楚方奏薄伎于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斯方濟師于許昌謂肺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公亦義形于色情發於中或攬臂而言或投袂而起登天綬被童之戮于終歲也翌日而

公疾淡旬而

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塋者星奔豈止笈面判心轉眷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懼

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閑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

我后耀武敷文螭螭我王砥節邀勲皆在偏裨與道則直洎司經紀其儀不貳一麾出守十乘啟行藩籬單于福祿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中廟實旣宜大忠宜奏膚公西戡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夕悲風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上

光進與弟光顏竝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高唐書二人竝有傳光進碑台孤楚所撰光顏碑李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

金石萃編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
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榮陽公儋大司空
敝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
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
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尚書與碑題刑部尚書
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
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
亦遺焉子季元燧元毅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
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
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十三

在寶歷元年也

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
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
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
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令
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
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
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
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爲朗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奉國
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潛研堂金石文獻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据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
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据碑文是元和十三
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疏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十四

己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
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
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
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
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句有八日口
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
旬有八日此句有八日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
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
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
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碑即謂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五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既與碑異而又似以光顏爲卽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撰文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竭庾作庚是筆誤旬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號祭式與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六

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雨旁風無所益醴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旨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而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祝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

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惟恍惚

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闐闐旋鱗祥風送驅旌旗

塵飛揚曉謠鼓吹高管噉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

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乳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狀魚蟹五穀皆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

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

其時公又固在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進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因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廉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譖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祝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那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在官神人致喜海濱之隕既足既濡故不均宏俾執事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

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

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

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畧而

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闕入廣利王三字

按堂金
石跋

按此碑裝本今取畱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九

宮敬祭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裝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三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
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
皇甫鎛惡愈猶直請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任傳云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齋祝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二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竝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据此知御署祝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三

版事已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
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
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
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
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
春之月旦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
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幾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
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幾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
美之揚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
衆人之請而作此也幾字君嚴孔子三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幾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殲進卽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所載殲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卽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慙心

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季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缺泐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旁標題題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係贊美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是卽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徒倚如有賴全

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詩末題曰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朱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寸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三原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朱公神道碑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遇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鄴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

街奉 絲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帥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屠肆而名動諸侯居里閭而勢侔卿相雲博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綿綿不絕廿有榮位皇祖游仙皇考珍玘竝育德當年鍾慶于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其人情則莫達使平之選 朝廷爲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馳駟騎所至風從對敎 王休衆高敏捷累踐要職官更局丞幹蠱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於假擾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 恩殷枉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官闡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漠北慮啟邊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旣下仰辦於公量財揆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內謁者監以酬勲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 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瘕親自撫恤同以疾苦布 皇恩於閭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夷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鄆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 詔命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遯逆窺竊近郊 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爲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衆古昔無傳威聲益雄士旅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徵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郡怙然旣盡禦衆之方真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廿日遭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祇事左右勤勞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爲監臨廉以居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閭口云亡是有追口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口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脩著勲勞曾無矜伐每口榮獎憂形于色午參之口變

穆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駢馳二紀出入

四朝送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俊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 侍旬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岡極以遇久同 王事脩詳勲績葉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閨出奉 紫泥星躔往復駟騎東西伯靖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王

負阻嘯聚五谿宜

我威恩華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千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鷄桀

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京部曲嗚咽鼓聲

佳城白日草露凄凄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培土得之

頃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

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

嚴綬傳則云遣將齊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

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澠州蠻碑

作敘當以碑為正孝誠為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

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留監

忠武軍碑云嚴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

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

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澠州十三年又

增領蔡州故兼舉嚴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穆子之

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

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是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王

與五同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

于假擾之際撫諭于溪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

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為崔能嚴綬潘孟陽柳公綽等

所破降云元戎授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

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

詔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

李師道逆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

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

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徙義成節度使帥陳許兵

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爲監軍即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也

關中金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爲忠武監軍薦歷華廳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儼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爲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許軍攷是時光顏爲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益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察師也又言李師道窺竊近郊案本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卽指其事

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七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鄒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楊承和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詔陸邛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從來百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實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立萬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卽尺晏秋豪擬於人卽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瑚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天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卽迦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辯搖金刹名振鐵圍駢六賊如衆鳥之避鷹鷂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而性海無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桂外緣於見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傳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溺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於幻強立真假會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教東來思玉毫而口挹驚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即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美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即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那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摠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冑清慎爲戈矛跡尙彫闡名高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瑋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白日以揚光戴青天而翼化虞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三

干戈在野天心恐師老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衆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師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即濤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問之情即趙括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鬪爭驅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旌旃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爲鋒銳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葛伯之賊交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迴曲官軍圍郢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雄據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如茹參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燧火失繼人無關心畏夏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拔轡而入醜類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臍尸覆族誰與咎耶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情靈念其瘡痍實可惻然違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曰 皇上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咎自結厲階彌崇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况 天德好生容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汙旁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宥咸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 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萬 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烹飪方因惡鳥巢傾折翼於此 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門衛將軍飛 詔追還 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牖捧造化之關鍵勲隨日厚望遂時深公之美也不減直以沽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年 天口瞻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

印授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匡護聖流酌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 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鑣王羊竝驚各行軌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豐敞作制惟永壯我 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鏤壁含光羽族棲於綺窓鱗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矯之梁藥叉命徒競戴爰我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構通口口緣立無數花幢綺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奪真鵠鵠若飛而不飛虹蜺似走而不走樂極櫛比雜之以琳瑯椀椀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堆錯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視之炫目公輸闕之奇口口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於是方表含輪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尚者口口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壁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煩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龍口軒四王護闔雨霑香砌何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若德豈同聖代則而行之伏惟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宸瀛受賜坐超湯禹立並羲軒駢嶽嶺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委擢如荷丘山蕭艾空竊於春陽螻蟻每慙於雲雨脩持口口允奉穹蒼上黷晃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映滄宗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大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口口上續於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三

恩光啟導法涯永資於德澤帝曰俞卿以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爲國傳經乃至無算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多劫中爲人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寶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蔭乎千界口天下之下孰不蒙益受益之利上集一人伏願寶靈天齊金輪

獄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蓬茨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口用之効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厠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俟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况逐

日無功而敢煩勳勳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 樽俎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雲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輟盡

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刹土疑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入正齊列

三乘竝舉惻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辟魔愁謗歸

歎歸歎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情靈蕭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鑒典克續頽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既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磨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崗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福海會肇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

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敞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塔累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美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鋸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瓊姿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演既美且良悉得其真寶樹成行寶塔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寶以方外四門不局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響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鑒行藏育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脅智劍常拔三火不怯何

以奉佛剎邠散業何以奉 國煥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強瓊墓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
鐫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愷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入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毛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苑
琳瑯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爲文而書之承和一閹人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中官之門者爲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蓋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晏爲尺鵲藹參爲芻參皆異文

潛研堂金
石文選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蔡人迎戎命公撫衆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爲國祈福故立此頌碑末云天水強瓊墓勒并刻字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翺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爲

關中金
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千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巖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毛

之于上前後鄭注發沈巖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巖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傳帝疾元和逆罪人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弊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
迎上于江邸又相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長安志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八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
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翰林院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宗閔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卽位乃訪於百執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興我唐惟

二三臣功孰爲大僉曰邢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
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爲上
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爲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

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口口軍反逐其師立其次將宋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口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傳于城

下賊衆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冊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會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廿惣部兵爲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神

將儲口口社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罕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 先公之

美於後廿於口口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 命惟

恐辭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爲百吏於宰相皆寮屬也又

何敢讓口視功行狀口口其語曰 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窮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廿廿爲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爲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口口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 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口西戎北虜之間口口

聲牟皇考諱延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口上柱國牟贈工部尙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爲部下推伏旣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口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牟口濟河陷洛而峭函不守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聖

肅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口口口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口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各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卅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卅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玘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尙書嘉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藉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甘爲大人綿綿千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當昆夷尙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金石萃編卷二百七 唐六十七 聖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風夜勤勞在

帝口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口口口口口口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口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黑虎口口桓桓殿茲西土 司徒特盛

爲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旣寵尙書遂尊

口口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籍于公族同我宗子存歿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

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於時方在貞觀初而史以爲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鷄田列爲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碑

緣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贈工部尚書表旣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玘爲朔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卽書光進次光顏是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永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踈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永叔但卽舊史所錄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

金石錄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據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

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郎

在長慶三年冬新傳至四年貢舉事畢卽權知

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

元和十元和中歷敘至鎮許昌斬岑首平汴宋冊功拜司

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卽

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

之師討之俄而誅齊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

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

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唐六十七

碑

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汴州李齊碑書作岑岑卽齊字與个介相通同例尚書秦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碑已刻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三十三字正書末有宋皇祐辛卯中冬王口壽題名一行十

修浯溪記

襄陽羅消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決口口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瓊植嘉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卉雖欹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

年春 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袁公

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

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微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

口口口口口口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 恩例自道

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檣流相口口口口口口畢寶鼎

竦然曰茲亭勗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

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

篇翰相屬今圩塢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

亭故事既適相會益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命元和

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

日維舟於此負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

寶龜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鐫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

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疎擁水門逕斷聚篁

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耄壇界指垂楊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

書者羅消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目修浯溪記蓋

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

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

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

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

役流亡歸者萬餘卽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

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

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

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議一詩見全唐詩與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已詩首云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議是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卽唐亭也又稱友議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殆以此爲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侍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茲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巢如風振稿葉戴

君若鼇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徙京北會祖嵩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思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京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遭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四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輾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矟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訛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捉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五

夫義士感而使之莫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棄壘奪如通道誓梟獍以清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鑾輅爰歸廓氛禔爲祥

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懌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遷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間則言拂無隱理奪不同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六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附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逡巡于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摠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恐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懋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懋故檢

按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日懿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恭右羽林軍將軍曰愷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鬱彼松楸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殲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七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踏
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闕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屬俾侯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登天言詭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步遄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

齡

我祖之不業繫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觀億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

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願聰總孫

憑恕憲總懿聽恭愍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伺仙皆無祿

蚤世豈以伺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八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
怵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爲正

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皆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金州山人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又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九

能文者聽此舉本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摘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也使李愿若在或尙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跋跋

晟在唐功益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十

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

碑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石墨鐫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敕撰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溫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口溫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庚子銷夏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十一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沒而此碑尙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特以誠

懸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金石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邏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軍乃轉寫之謾爾碑經後人重開雖閒架尙存而神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十二

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謬守爲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此近時所揭然字蹟尙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安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換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

謂敬宗

迎江王

即文宗

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

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

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

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爲不同據傳

則穆宗卽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

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威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

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是度之守司空改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上

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

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二朝侍書中禁遷

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

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

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

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

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據世系表與碑皆言上

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

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

以晟高祖之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

書宰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碑叙先

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

亦不載立廟事蓋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

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溯其

前並未先有封爵稽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

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

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

建碑卽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

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踈此若此者也末署

歲次已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古

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蓋趙氏當

時未檢歲次已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

封縣中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

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聞維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爲雨風瑞

時物不腐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

白武通云中央之嶽阿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 視秩居三公
可高故曰嵩高 明朝虞昭報頌
祀歲嚴恭署祝紉 御札詔 賢導

宸東皇皇 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戶松泉寒壽宮具脩諒蠲吉曙色
猶慈矇端儀大主立興俛聲玲瓏挹瓚椒桂馥奏金巖
壑空靈歆若有蒼髯髯傳祝工卒事不遑偃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蠶黃氣如籠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入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穹踏翠遍諸刹趣綿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展虛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 又有九龍潭在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五

寺側崇崖對口壁口千龍門計東豁三臺有何蹤雜道
切九曲分蓄鐵黑不側雜道
自嶽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金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爲名焉金
像語奚應仙經云嵩高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
嵩脚上間之欣然彼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
之即入山水唯觀一廟香去人三四步側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忽玉人光想融虛元明
有青瑩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 玉人光想融虛元明
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中人悉
云嘗失之瑤漿與石髓清骨宜遭逢穴中觀二八圖基
經句乃觀 瑤漿與石髓清骨宜遭逢穴中觀二八圖基
有一杯白飲與墮者飲氣力十倍基者問願口否墮者
云不願慕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蛟龍能役身八井
自當得由若飢取并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誠富東山興須陟中台肅勉促旋駢軼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即異期爲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人薛元

余被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子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哀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準字作
在金石文 字記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
通爲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爲唐文宗太和年也說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六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苴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募頗近昌黎真書規撫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獮祭也未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子圮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爲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為敬憲中州金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

作尉遲汾撰誤河南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

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

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

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惟

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

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為汾所寄無疑而

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為之耶唐石刻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七

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

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為亦空三格耶小

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

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

云中央為嵩高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為不全

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為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

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左傳正義云白虎

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其

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

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狩地而取之也四時之蒐

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

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困學紀聞 授堂金石跋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十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天子聖祖是為萬世師而編天下

書唯社稷與孔子焉然用社祭土稷祭穀

百穀與蠶桑其作官非其重生又其於所

不履而壇丘如孔子用王者事雖然當聖

王門乃為配自 天子不丁其面燦然

薦祭雖遠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司其禮已

功以足以德固自為弟子哉自古仰司以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六

功德遠矣其於不得常祀而為萬世師已

不得然不得常祀然其禮事皆如孔子

之盛所謂生乃已來未可知如孔子賢過

於堯舜遠者此其於配祀是皆如孔子廟

或不設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設於司

召擇實亡其其所業獨廟外則其於廟本

無所自終已為先師新於孔子廟又命王

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餘亦十人

公孫生董生高生楊維翰等數十人

晉圖上辭超博士弟以留其刀設講堂
教止於禮籍習無中可為置本錢向半令
可繼廟已中廟成如率事及博士弟及人
學於釋禁禮者未數瞻也且弟留其於學
觀侯尚文於古記觀不貫祥故其為政知
所先發可觀也且了已詩曰

維此廟學觀侯所已殿初序下福不似序
光弟所廟太廟廟署以新新宮福隆其數
講讀司常不請用勸竭竭光始多師止萬
羣聖嚴嚴介德已持家圖以成在斯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九

以瞻以儀序不惑定後止君以察廢成美
瑒辭院石已替改昭

朝徽六太宮國以祭酒賜紫金魚懸懸韓
煥

舊碑題云味十三年李使君經紀

文及置石大和三季歲次正西中月

廿五日癸酉使君使君使君使君使君

知縣司馬上柱國任通書兼等類

皇宋嘉定十三年閏八月乙亥吉朔議大

亦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府府府府府

金魚張陳氏順康康祥頭頭
翰林院學士權發耀廟外軍強縣箇內勸學
事俗緋王廟張重立

皇朝嘉靖癸未歲三月三日奉政市市縣江蘇府同知

劉州王備校補 陳子新萬物

釋文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
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十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弟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
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
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
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
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郡侯李縣至
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
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
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津習

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窮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猷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成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繇經始碑文及置石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廸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偕緋王夢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同知長洲王倬校補 陳式新摹刊

按此碑据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倬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書碑則初爲任迪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王倬校補卽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据否也文爲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韓愈撰今取宋畱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有又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廩米集本無又爲二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誓以贊攸始集本攸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考異序所謂甫田方氏卽方崧卿也石本當卽敬僚所立者畱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尙是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有缺泐模糊及剪禱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文後九年矣碑載鄴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圭

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州据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爲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三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海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馬灾未弭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誠信不虛發神明宜尔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仞城既毀乃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畢命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圭

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嗟尔抱忠烈古來誰與傳就京感漢策握節悲陽秋顏子綴清藻鏗然如素珍徘徊望故壘尙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爲鄴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瓚子隄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見遺廟卽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卽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卽縣治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

金石萃編卷三百八 唐六十八 圭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据新書本傳太和三年召爲兵部侍郎出爲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九月檢校禮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戶部尙書出爲鄭滑節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尙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記以爲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曰東郡是滑州

舊名也義成軍卽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感漢策全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書蓋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

金石萃編卷三百八 唐六十八 圭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間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虔州虔化縣丞父口見皇任禺州別駕題與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鬻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卽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

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于豫章晚徙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

疎之辭榮四皓之議祿姬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附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韋村烏庫梁木斯壤哲人其萎青鳥占宅
之期白鶴爲子喪之客夫人扶風郡萬氏閨門肅睦
無慙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璽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慧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隲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金石錄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三

秋之後 國始大焉 代著仁德 府君嗣旃 清慎

廉退 吾無間然 秩試王府 道優林泉 積善何

昧 逝于中年 洪固高原 南抱樊川 佳城饒饒

宿草芊芊 鸞鳳茲附 龜北叶吉 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誌所稱吳達及其祖傳父口見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累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憲宗子初名寰
後改名忻始王高密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一十五里管都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巖

撰渾侃神道碑有青貴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十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口口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夾澄澈怪石生口勒口艦時迴迴輕舸已超忽疾如

金石錄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三

奔羽翼清可鑒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口口行十
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疑流線可
口積學浮堪擷口荷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淺浪翻殘雪石鷺雨中飛霜鴻雲外別峯泝洞已勞
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口陽縣白鶴口道唐音亭
仲文哲祁陽唐亭元川問口漁釣山上多薇蕨無以
佐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己行將口此路
好口口吾其謝羈縻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口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穎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復言三宰劇邑再爲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也而不載此詩詩中缺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爲郡牧者是已蘇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三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通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并序

沙門至閑撰

瑯琊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叔幼而聰敏儻不羣心目只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雖口處在口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

竟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靈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口滅金口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北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口而口蓋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楊岐山羣峯口口乃曰坤口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堺一口口口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口口口緣已畢幾感難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口定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心沒悲口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三

衛羣星失曜大口衆木積爲香樓用建口口舍利七百米於東峯下建窣堵波巖旋錦口列其前澗撲銀河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 如淨瑠璃含寶口 常口口水灑羣靈 大注禪可未曾竭 獨步楊岐山頂上 建出

花口勝仙闕 樓臺壯勢射虛空 魔界輪幢盡摧折

闍浮月隱須弥角 一念收光歸寂滅 長留舍利

鎮山河 光透支提照巖口 猶如薔薇花飛去 枝

上餘香長不歇 無限門人嘆此香 口口口口口口

刺史鄭 縣令闕 書碑人僧元幽 當臺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廿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

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開爲製塔銘相距二

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額作碑銘篆人爲琅邪

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

邵二雲侍讀爲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

得頃澤州晉燕亭訪予吳門燕亭嘗宰萍鄉檢篋中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

識之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

百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

前秘書口正字郎萬齊融撰

韓持鐫

我聞語寂滅者本口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

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爲煩吉口

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

之毗耶稽首持鉢尙詣於香積口迎之給孤洗足著衣

猶乞食於舍衛口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

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

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口寶塔功

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口密跡以飛行神

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口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

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口口利賓虛求以日

口口口涌出憇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刃之相

金皇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

觀夫輪奐規矩鈎繩剏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

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圍山之上結

太清諸天作葢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

青口口口曲霞標莽蒼幽幽述鬼谷之祠日制晶明的

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鎮無風時

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

謬峴崙之靈囿口口口惟神授道乃人口口口口王

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闍浮之跡殆曠茲山

蓋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所立也宋文帝秉錄
□□作娑羅之外護感閣耶子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
武皇握樞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如地梁普通口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聞純陀良田之喻遂焉志焉旣種旣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
惠業披衣畫其勝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 我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
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 中宗孝和
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入國造船而捧
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朱口四果適時還陞紫口
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臯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口舊畬粗立僧徒理勝
力未瞻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負
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口諍歸之春稅
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
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灌液之奧區於是奠其吟嘏孚其版籍農野罷
侵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
之龍象也就先疇之吹畝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蓑
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去荒涼紫
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
惠炬闍梨德業淳修曾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
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口始高軌可追□□□
□□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口□□惠心苦節
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曷鹵未斥塗洫未濬薶稗
翳薈湧于農郊夫其心畜制度目口曲折荷飾畚土堙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三

窪鏟凸隤口口撻石口溉高湊仰增卑陷薄分熬水口
口達口氣填挾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均終古旱
害浸以汙潢冬不祈於積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
口口之号焉當其春焉司載田事旣飭產孚甲毓萌芽
或薦或藁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贏汶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兒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
贏無口口口口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倬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旣蒸萬供旣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口口口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切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縑裝之集難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口口口口之可貴一器沙口識楚坊之非重資我飯口師之力歟都維那口綜遊方觀化大口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口口口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成鐵鎮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靈塔願資金錢口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子早拔蘭書式典騁麟之閑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聖

寶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俱香花願越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慙其壽對輪王之金地且耕其筆多羅口菜而書偈云

渾儀草味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神農嘗其華其燧人更運火正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為人天是之口皇極其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來大慈甘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其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而亦口臻况口口口有待之爲身其猗與童子供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冥運風雨潛來白雲涌出青口口口輪之蓮跡建百福之花臺其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大稷賜壽司農獨賦皋壤聯發潮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大口而盤口其苗畝平秩臺笠口思爰疏咏嘖是務鋤犁三農口口萬畝祈祈自膏口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其塔茲開士賞功司過口以犒勤形以肅情東作方口西成是課始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鋤其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

金石萃編卷二百八

唐六十八

聖

蒸甘露口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博須彌所不能盡局毗耶之足薰其菟爾赤松猶田白玉矧伊塔寺神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鄰國之泥紫如富都之水綠其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皆爲祕盜嚙壞久無堅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口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遙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 口丞使君寄贈四韻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三

宮風雪文章裏書鐫琬琰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紅

石有口者口口

音柳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泚以越州之鄞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州鄞縣尙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爲剡越間隱逸之士前題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字即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父嶠無之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州刺史此碑題趙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云云據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人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天

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口正字即當由前爲正字即後爲崑山令未可知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卽此于季友否耶碑末于季友范的倡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 并序

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成式纂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七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鉅是輻大宅煽烘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晝衣慙懼也以至蹙劬視衿未嘗犯者信生于平鄉可約束至顏氏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今言法者殼喉舌鎗鎗其人我性鋤戾垢不嘗澡雪近非延獎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圯漸磴一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爲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咏生死之流闌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龐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寶氏嘗夢禮掌塔旣而有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慙而始誰寶氏日滋善種福腔頴頴請介處不儲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常之齋也雖虬口于牀將藎不觸遂同謁惚持寺積禪師始具五戒 大德諫孰筭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佗如顛日積公異之父卽留爲童俾勤汲煬不難離別初讀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際腹三百幅衆号聖童遂嬰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蝨心入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爲桴則速窗不能久持大厦故鼓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澗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琨珣號鐘一鼓殷然大鑿十四年西明寺遇方等口試得度諫于慈悲寺初肄四分勤不交睫卽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七志於涅槃經起信論功汰六塵理混四生壤隄濇激宗流于性或有墨守楞埃利喙三尺一被偈答暗草挺乾固毗耶比丘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利因遊鳳翔擅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規規不怠處衆如表影惟直矣或耳多羅葉者口蒲萄蔓者不病面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暫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七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鼻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
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胙胙膜拜終日不息見若白
構而梁木散而釭虞乳剝於霓末戟網柙於曦表其光
大而綆直細而瑩滴詭狀雲手臂影電燧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
德行潔誠著也因屢及蔚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
倚陟樓檜駢植衢柯四布夏籟所及百箇苔色其下榻
車夜千絲攀芊芊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禮
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號止法會福慶寺往
來於渭濱郡焉間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槎枿魔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界日盛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焉元和初暨鐘創鉅成難跋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等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緣

七人 大德一數也自長慶中寶靈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答不隔

旒纓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平菩隄惻乎禪邨泊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間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置幢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日于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口文其行惟
肖門人契元駕說者也 大德設臬元構心跡規矩若
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實然不
差淨觸噫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人興善寺實相
上人惡俗決疣顙處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笥三
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靈流導于港溝覺路坦夷踰腐其軀燧明厚夜業
白東晷由之不懈二乘其軹惟宣斯述惟寂斯紹偃蓋
穆托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猥寒聳冰珠數絕貫衣特壤
旌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援不騰瞻荀惟悞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多羅不斷鳴痾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第茲厥乘緩駛
絕中流平漚杖渾一雨濯枝嵐颺鼓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羣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跣跣長途僅半儵然而
往慧曦晚晚卯樹蟪實奈萎霜苑甚垢斯淳衆縛斯重
覺源昉醮大宅灾燁迫毫詎昏品蓮詎周行著高石劫
窮不消

刻 玉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
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粹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
鐫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堦下夫物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跌土人以碌礪承之不相宜移來方慮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昭然原狀不知何相遠也遇亦奇矣聞初康牧識而出之士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

咸陽金
石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

金石錄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碑

碑記聞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端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手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尙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道圖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拈出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藝林
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十誠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古之信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

金石
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爲枝用孟子語寂照俗姓龐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鍾府折衝灌鍾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金石錄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碑

月不可攷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卽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卽此是也在東京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衛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本名萬善爲會昌六年奏攷碑于開成末卽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甚是矣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尙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溫庭筠李商隱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卽此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憂蘆荀作瞻荀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据文稱大和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間雜於寺北原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銘皆非間雜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放城集

唐 林放祠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大唐口和口年甲口春口口

按碑文缺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卽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大和八年立闕里考似誤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在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口口中旬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方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卽晉昇平元
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
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關中金
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于
口西南皇甫邨至大和□□□百九年云云晉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人

四七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此
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卽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太和中是晉帝爽紀元非穆帝長安志又
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礪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踈鑿了溪人口

宅土而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爲雲雨乃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卷六十一

哭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嶧亭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刹宇頽毀積有年所自剏置基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轉釋老脩真持誠茲寺護念常啓願興伽藍而歲月屢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台與脩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曰禪有念今茲果矣願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宮以資福履余以爲孟浪之詞笑而不荅師曰星歲有期愚有真告泉元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華招遊口口師已卧病而約言無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

以檢按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口而衛真已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陀僧會真

部領工人將以藏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問里慕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鬱興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煖矣真界昭乎化城擇口

行僧居之以愍寺事因具香饌告誠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万人介福所安翳我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荅余

固不敢以衛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利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遐秘龍宮貝闕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聞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既資勝因爲龍景福節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口口口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口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罔資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益關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按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卽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刻錄旣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唐六十八 聖

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寮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九

石刻十二經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傳六十七石公羊傳十七石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十石爾雅五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七八尺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正書題首隸書在西安府學

周易九卷 王弼注上經下傳共二卷 韓康伯注繫辭說卦共二卷

又王弼略例一卷

經文不錄十二經皆仿此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敘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欄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芟夷煩亂翦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問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
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忌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
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詩廿卷 鄭氏箋

禮十一卷 鄭氏注

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 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

御制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勅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觀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
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
所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
在營室有拘伯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運閏移節隨斗建
而平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
責革弊允屬更宜 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
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构建爰準攝
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
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

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
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
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
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
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 制官安定郡
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
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
莫副 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并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四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
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
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紀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五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常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廣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類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類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義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屢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六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七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靈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靈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辭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七

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卅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廿以爲後王年也哀王廿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魯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虢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八

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卽左傳所謂焚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和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大甲

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公羊傳主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九

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視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所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主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九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積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顯繼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焉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一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十

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與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墳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步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擬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十一

孝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顯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二篇其廿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 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廿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

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眾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十二

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摠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焚孫博關羣言剋其取礫
其蕭恨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爲音圖用祛未寤 輒復擁 雪清道企望塵 躅者以將來
君子爲 亦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主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一百一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昂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閒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羽者白郭請釐入城郭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王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郭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學府之北偏子且倅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半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假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銅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追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圭

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增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在於是自周末至隨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鑑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圭

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持新移石經記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

下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石墨鐫華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臬克詳定石經宮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舊唐書文宗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七

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作邁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鸛鸛

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宇

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

繫辭下同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

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晬也辨吉凶

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

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

下添一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其先

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作荃愈誤作喻二无誤作無

皆卽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八

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別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尙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間于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
申誤作田舒憂受分優誤作憂予尾脩脩誤作脩
戎車既飭飭誤飾以祈黃耆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
誤作諒無此疆爾界誤作介侯疆侯以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離離鳴鴈離作雍之死矢
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
同和鸞離離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
之也以作而維塵離兮離作雍既匡既救救作勅其
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
西離離離和鳴有來離離離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九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作稠不取有害取誤
作遐鱣鮪發發誤作撥噉沓背憎噉誤作蹲如彼
遡風遡誤作愬駟駟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卽其
誤改之云何其肝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饗豕盲視而
交睫豕誤作施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
作絲牛人軍事其其犒牛犒誤作犒司市市司帥賈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鞮鞻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邕人榮門用瓢齋用誤作明司几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王

大食三侑侑誤作宥大師令奏鼓輦鼓誤作瞽大祝
四曰崇崇誤作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間居誤作車舛胡之笥笥誤作笥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
疔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士冠禮捷柶興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作袒福髻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纁誤作薰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太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
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
以其摯訝誤作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
上脫一南字觀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祝延尸延誤
作筵有司徹二手執挑七枋挑誤作桃主婦洗爵于
早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
爵竝同王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御剛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徙徒誤作徒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耐耐誤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擅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錯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子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子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晉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誤作羸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蒞誤作泣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作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晉而傳焉傳誤作傳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卻穀可穀誤作娶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傳于濟傳誤作傳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爲從者之濟淹誤作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享江芊芊誤作芊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關七年宣文公子焉焉誤作曰十二年太子以夫鍾與郕邾邾來奔邾誤作封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及鄭鄭誤作延商紂暴虐紂誤作計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師誤作帥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卻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誤作蠱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襄十
年子蟜曰蟜誤作矯今伐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
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
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所不嗣事于齊者
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
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堙木刊堙誤
作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
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晏誤作宴文子使召之名誤作君慶氏之馬善
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
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
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
作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

寵而死姜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
馬馬誤作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驪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固猶可固誤作宥十三
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廬十四年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
其詢詢誤作詢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二十一
年心是以威威實生疾威誤作成二十五年土平上
奔楚士誤作氏邊印爲大司徒印誤作印二十五年
季公烏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
堀定元年榮駕鸞駕誤作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吉

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泅代子代誤作伐十年駟赤裸
侯犯曰赤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蔡
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
作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
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
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
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
誤作嫁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母字竝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
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未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載誤作戴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莊十九年此其言
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
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
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
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臧宣叔者相也
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
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
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
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場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
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日子上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簡車徒也徒作馬謠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
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
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
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
吾君殺作弑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
作訴哀十四年有麇而角者麇作麇其先誤而後改
者桓二年此其日言之何日誤作月閔元年盍弑之
矣使弑子般弑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
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
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四年弑而代
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
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
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王子宣
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
聘瑩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口之前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毛

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翻蘇也翻誤作嗣皇華也誤作華皇赫兮咺兮咺誤作烜是刈是漙漙誤作穫木謂之虞木誤作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鳥瓊瓊誤作瓊芋麻母芋誤作芋樓橐含樓誤作櫻祝州木祝誤作祝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鳥鳥誤作鳥楊鳥

白鷺楊鳥誤鷺鷥鳥醜鳥誤作鳥鳥鵠醜鳥誤作鳥磨大磨誤作大磨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爲卅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爲卅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虍號號變虍虍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泫淵字亦作媯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作總棄作弃勣作勣葉作葉深揀揀妹揀揀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尸氓作毗氓作岷岷昏緡緡昏緡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天

愍愍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近字皆缺筆作近避德宗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湛作甚堪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 歷代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惟文宗則今上也古者故事祧廟後不當諱制可 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夏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父黎持二記

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夫建隆三年劉從父修文宣王廟記言天

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僖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

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

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尙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

置於府學之北墻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

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充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

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

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金石文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

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爲補刻以成完

書池北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勘定勒石本

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等四人

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皋充詳定官

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等并覃

其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

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

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曝書亭集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据不苟卽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真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

不能縮地就正之金石錄補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卽黎

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

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

孟子尙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

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

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

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

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石經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

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

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

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

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

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

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鑑陳觀田敏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石經攷異

太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爲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高而敢爲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記所駁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駁使石經受其冤誣者又明趙岫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爲紕繆然既別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搨出其補字爲別刻小石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據乃裝裱成冊者因裱匠取流俗邨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所補嵌入裝合輻湊竟如一手搨出者顧氏久客西安目擊此石乃不加詳核捕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顧云哀誤作裒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隰裒矣釋詁裒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裒多鄭荀董遇蜀才皆訓取則當作攄古以音近假借故作裒作裒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

何人改爲力小顧反據俗本駁石經云小誤作少亦非遘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卦名古必作遘石經前已从俗作姤矣於此尙存一古字而足部遘字正注遇也與見部覯遇見也相似顧氏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通者如終來有它吉云云愚謂毛詩邶風柏舟之死矢靡它小雅鶴鳴它山之石石經皆作它古字猶存顧乃以爲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輝光顧亦以爲與輝兩通不知本作輝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矣顧又以爲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三

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別作佑則二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響顧亦以爲與嚮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嚮字石經作響是也尙書臣下罔攸稟令訛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以爲唐人之誤太誓中王乃循師而誓補刻如此顧云狗誤作循案說文彳部有徇字注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晉人僞尙書變作徇石經於夏書允征遁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僖二十八年殺顛頡以徇於師成二年卻子使遽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

徇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徇於路想石經太誓亦必作徇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徇不作徇此已非是俗乃又變爲徇說文大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徇爲非則謬矣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子三條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裱成者妄駁顧氏又據尚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子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顧意謂卽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關中金石記以爲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爲何人其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意則以爲凡旁注皆非開成畢說甚是愚謂石經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攙臣字至昭二十四年劉子訓長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語子有亂十人則亂字旁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天斜不成筆畫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論語釋文云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之隋唐間僞孔安國尚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邨師見書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

臣字然德明習聞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尚書并左傳共四處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皇甫謐偽造時猶近古古學尙存取左傳綴緝成文決不加臣字自露敗缺且攷襄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據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爲填補臣字然尙畱襄二十八年一罅至明古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書

義盡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爲石經之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徧攷 皇侃論語疏久亡近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爲僞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其必非皇本之舊卽邢昺疏本臣字昺之時劉侍讀謬說未出昺未必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姒見於毛詩者則有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明緜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閟宮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數此趙宋初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爲十亂之一閻氏之學未能免俗 石經有旁注者有卽就其字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爲晁公武改畢氏引惠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未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梁時劉鄩守長安輦入城置唐尙書省西隅宋龍圖閣學士呂大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於金公武何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 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所得本除周易末尾已殘缺外尙書末云西安府學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卜大臣毛詩末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尙德鐫其

周禮末但云張尙德刊儀禮末云大明萬歷戊子春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絲州人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匠卜大臣禮記末無名左傳末學官生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刊公羊末云咸寧儒學訓導楊干庭陳倉人張尙德刻穀梁孝經論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樣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生員馬攀龍趙岫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舉筆便誤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繫辭不言分章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盜之招也以上爲第七章此下卽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掛此下卽接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三

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卽接乾之策至可與祐神矣此爲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爲第九章此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卽接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予藏有元至正丙戌虞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卽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失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
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
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
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
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
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別有河南程氏經
說第一卷卽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
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
謂錯簡者伊川始特勅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
爲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美

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
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彊十
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未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
誤蟻術編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
顧氏尤詆之子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
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

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別爲一石不與本文相清而世
俗表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剪割聯綴之遂不
復別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爲
口實不知其爲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
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曰
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俱添
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
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
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
姜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十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美

旅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下添奔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
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
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
而歸爲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
之占四字今子少不屬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氏氏
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
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
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
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卽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卽據當時監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元

間有數段蓋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卽以下無識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尙知寶而愛之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識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端然獨存乃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周易十卷與今本異者君子以哀多益寡哀作喪力小而任重小作少雜卦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哀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攄取也喪从衣从采采與孚同則喪亦與攄通矣力少

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爲小則與知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爲誤蓋古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筌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筌蹄之語出莊子外物篇崔誤注筌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爲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尚書十三卷第三弟四弟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子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聖

余有亂十人論語子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本增人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此說也予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益信說文獸訓飽獸訓筌經典多借獸爲獸飽字此經萬年馱于乃德爾雅豫射獸也皆从正體此亦石經勝於今本之一證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爲什惟二雅周頌爲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駉詁訓傳那詁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經同今本稱駉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尾脩脩石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推篇與歎叶宋高宗御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告初刻作暨不遐有害初刻作暇如彼邇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顧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犒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徒則令犒贈之注引鄭司農說犒謂犒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爲犒之古文也攷工記紛胡之笱注云故書笱爲笱杜子春云當爲笱笱讀爲橐按說文無笱字石刻上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爲笱無疑笱與笱字形相似讀笱爲橐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宥與脩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爲郊甸凡以神土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之下鄙師贊長鄰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

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與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與之文同今本建譌爲提鄉飲酒禮建柶者降席席東南面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卽尊者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闌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誦者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二十卷以御則定月令弟一
曲禮第二曲禮下弟三檀弓弟四檀弓下弟五王制
弟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
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
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
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
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
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
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䟽食飲水卽衆士也則衆
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
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
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鄭
讀也緇衣章義痺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尙書改
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尙書作善可證
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
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
間傳柱帽翦屏今本柱作挂挂俗字岳本作柱而圈
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秬廢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聖

疾之廢作癢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
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
重刻上卷尙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
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
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殺與他卷全別定公篇
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厶是其證也
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
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所刻
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
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
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
鄭及延今本作鄭說文亦以鄭爲鄭地然地名从邑
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
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
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
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
得之定元年榮駕鸞今本作駕駕字說文無之依正
文當用鳴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
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
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聖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
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
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
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
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
子不書衛高子容可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
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
對故云鮮不玉稔也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
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
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妃牆嬪御今本牆爲嬪
說文無嬪字陸德明云嬪本又作牆或作牆漢隸
旁字或變从广牆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皋
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
證之亦當爲舌又如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
戌从一唯簡公叔戌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溷殺非得
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賊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
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
辭則不當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弑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通當從古爲如也成二年卻克敗魯衛之使今
本朕作朕說文有朕無朕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
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朕从舜音
當爲朕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今本攜爲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
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攜字注中
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爲重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
爾弑吾君今本弑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
君言弑詞有輕重之別石刻爲長定元年不哀城也
今本哀爲蓺說文哀訓雨衣正字蓺俗字亦當从石
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
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
篇爲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僖公篇亦似
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
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監
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
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
止存郊之變而四 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
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願車馬衣裘衣
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當

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
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
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
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
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
人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
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
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畢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
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
客漆雕之爲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爲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
來石刻無於字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
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也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
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爲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
訓替爲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楷柱也今本皆从手
旁按說文楷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
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爲孟荷美渠今本渠爲渠澤烏
菴今本菴爲菴苧麻母今本苧爲苧蒙王女今本王
爲玉釋木味莖著今本味爲味狄臧棹今本臧爲藏
釋鳥鷺白鷺今本分楊鳥爲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
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
見屋宇傾圯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吳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
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
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
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
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奇者舉而弗替可也關中金
石記
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詆其無異近顧亭林校此
本亦云謬戾非一余嘗按金石文字記輒卽顧氏所
摘誤字少爲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
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
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逡巡少亦作小特牲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顓周書亦作小顓少者小之文古文止用小是也是少小爲古通用顓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飾案鄭本王肅作飾又姤遇也顧云姤誤作遘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鄭氏易同是姤與遘古今字又詩遘遘相遇釋文云遘本亦作迺迺遘古並通用尙書臣下罔攸稟令顧云令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金華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兗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令宰是命令爲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徇誤作循案孔傳徇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徇服氏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徇古通作循予有亂臣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有亂十人視爲定本臣字爲後世附益九經古義攷魏略文帝詔周武冊予有亂臣十人虞在武帝時所引固若此又云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間顧云予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人詩戎車旣飭顧云飭誤作

飾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舉難爲非則行飾注飾讀曰飭飭飾音相近蓋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閭漢五行志作涼陰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諒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里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界休人今並作介薛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蓋字從同故兩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疆案說文本作疆古字省又與疆通月令可以美土疆注土疆強梁之地季夏紀注疆界畔也釋文疆疆也

金華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平

李翕天井道碑以疆爲疆馮緄碑以疆爲疆衡方碑以疆爲疆楊孟文石門頌綬億禦疆安平相孫根碑以寧土疆是疆古並作疆賈誼新書啟疆辟疆天子疆之事也臣謬正俗當音爲疆然則石經疆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顧云郊誤作邦案他本郊甸亦作邦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曰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設筵紛純顧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几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爲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是筵

與席爲古今字又特性饋食禮屏用筵郭注爾雅引作屏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筵席紛純簞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二設莞席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太師令奏鼓輶顧云鼓誤作瞽案古今人表瞽作鼓是瞽與鼓亦同大戴禮瞽夜誦詩注賈誼云瞽史誦詩然用瞽與鼓聲誤也案此亦瞽字省作鼓耳儀禮大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梧授玉玉篇曰梧授也授亦作受特性饋食禮婦拜受爵注今文授爲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倒顧云倒誤作到案呂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至

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聞也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順忽出也從到子果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到義皆作倒到卽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閔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史記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孟子誅紂伐奄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引公羊傳亡國之社奄其上今亦作掩淮南子原道

訓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但亡嚴訢碑掩忽推藏義作奄漢書叙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辟字皆誤作瞽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瞽喻也鄭氏解正與瞽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瞽弓人辟如終繼釋文辟音瞽此以音字作正文或亦古字從省也詩幽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瞽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尚書作介又釋文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个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至

况乎我多有之唯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納斷斷之介此卽約舉秦誓爲文已作介後漢杜詩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經之立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本無疑後徐氏以介列爲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个介與个二字相易久矣不必執一爲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顧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爲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爲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爲新大學在親民
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
云錫誤作賜案觀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
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
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
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
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
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爲古文可並用也
宣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顧云弑誤作殺案殺三傳
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弑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弑本
又作殺同音弑凡弑君之例皆倣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爲弑宣十五年吾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士案古土字皆作士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士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土靖而
剛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古文同而左氏傳作相土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石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襄十七年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傳
史記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遵注遵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重刊

楚二字案別本樂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視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毀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爲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弦子期爲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免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放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威威實生疾顧云威誤
作威案易咸彖詞咸威也從省威卽作咸上文寃則
不咸釋文云本或作威咸古文咸是上旣云寃則不
咸故下云心是以咸從咸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衛
人伐戴顧云載誤作戴左氏傳伐戴顧案左氏傳作
戴釋文戴音載穀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本或
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俅俅郭氏爾
雅註引作戴弁俅俅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
亦作負載鄭詩箋載猶戴也釋名戴載也其通爲訓
義又如此况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戴字林亦作戴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重刊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爲不妄石經其亦依諸此也傳三十年歸惡乎元喧也顧云乎誤作于案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白虎通引乎皆作于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于蓋同字耳東觀餘論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爾雅何鼓譟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隨龍藏寺碑何人案漢吳公爲河人以爲理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碑奈何作奈何唐契苾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力詩景員維河箋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畫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顧云百誤作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爲百錢集古錄毛伯敦銘龔伯彝銘伯庶父敦銘伯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歸爾顧云爾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篇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彫荀子穴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爲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捫蝨新話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此益可爲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畫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殆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九經古義亦云顧告夫三子顧云三之多二字案皇氏有氏習俗不考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云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問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多也字爾雅替戾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底翻薰也顧云翻誤作翮案宋本翻作翮與石經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李麻母顧云李誤作李案釋文作李此皆陸氏所收古本信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而爲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字不爲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况學顧氏之學者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妻

與書之以誌警也 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
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皇侃義
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
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
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倘信然哉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敎之六書謂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美

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減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書猶□□□□□□□□蕩而無□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事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陸

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或

體若離畢同物體經相外爲避同姓春音非一讀若鄉

鄉爲獨取材之材爲後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李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僭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

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

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

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明古文作坐篆文作

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統編道遠之類說文其或古體

難明衆情驚愕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宜變爲

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不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

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書變爲

栗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

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

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興十一年六月

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九經字樣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鴻臚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愷度狀准大和漆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李

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

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

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

傳寫乖訛今與按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爲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

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

用證紕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牒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
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
章事覃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汴王友翰林待詔

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懌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
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
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是遂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
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懼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
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
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
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
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
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
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
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
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
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
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
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
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
積六十載崩剝汙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
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博士公肅韋公肅遂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墻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
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淡
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
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
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
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自牧於文乃
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宋梁
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
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
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金石文
字記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

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

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猶帶篆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

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

失甚有功于學者

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

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

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

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

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

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

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

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

其推謝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

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

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

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

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

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

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

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

僅一見于宰相世系畧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

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

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

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

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

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

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

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山

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捥撫星宿遺義賊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東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曝書亭集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子嘗疑之今考唐封演開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證也又

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未嘗刻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卽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卽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無閱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卽使猶在書亦決不定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爲也况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矣

羣書疑辨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根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爲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故書此補之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河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爲兩書石經攷異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前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刻之石張參等是正謬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韓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牆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

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畢字註十九字蓋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奎

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分爲七十六部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間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

異云 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朱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予攷唐書李勉傳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又常袞傳袞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趙基皆少給之是則史于參事固不止一再見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袞傳見參之不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爲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彡後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究

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牒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人朝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官仇士良傳稱澤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恐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

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當是檢校司徒非真非也表于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也 潛研堂金石文

尾跋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未嘗彫版其損闕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璐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彫版於家塾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宋拓偽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惡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爲核訂精審然以石

金石萃編卷二百九 唐六十九 主

經校之仍多字畫尙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展如目爲目月爲月廿爲廿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踏駁視馬本又難道里計也 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用俗字自序已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每以今字寫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木版轉刻固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益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跋謂是王荊公所定本荊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見宋會要案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謾言者或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撰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
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
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
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

嚴可均唐
石經校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唐六十九

主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七十

石刻十二經

跋一

按石刻十二經周易九卷尙書十三卷毛詩二十
卷周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
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十二卷孝經
一卷論語十卷爾雅三卷文宗朝從宰臣鄭覃議
刻石國子監今尙在西安府學攷劉禹錫新修五
經壁記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
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舊唐書鄭覃傳文宗卽
位四年覃從容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
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于
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覃遷尙
書左僕射國子祭酒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太學勒
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

當作孔溫業兩書
俱附孔巢父傳等

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而文宗紀稱開成二年
冬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是書經之事昉
於張參覃因本本難于久遠故奏請刻石創議於

大和四年始事於九年至開成元年方拓成而進之也紀傳皆言九經凡一百六十卷今以諸經卷數合周易略例計之適得百六之數原刻公羊經後人從漢書藝文志唐改并開公與莊公同卷卷止十一王博唐會要云開成二年進石壁九經一百五十九卷蓋據唐改本經義攷誤周禮十一卷公羊穀梁十二卷皆爲十卷則又缺六卷蓋與原數不合惟驗石刻實十二經與九經之名不合關中金石記以爲作史者總成數言之是也或謂字樣成于覆定字體之時亦僅稱九經似當時所刊止此其餘皆後來續刻故史文云爾然案字樣中所引易書詩等以證文義之異實不止於九經卽張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二

參文字號稱五經而引證各書亦十二經並見則所謂五經九經者亦括大旨而言況參自序謂經典之文六十餘萬而石經末都計總數云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則張氏實包十二經爲言使參所書果止五經安得有六十餘萬字之多乎是又足證字樣標目不可拘泥而十二經爲同時所刻無可疑矣大抵古人作書多舉最凡爲定不必一指實猶熹平石經後漢書止稱五經六經而唐宋人所見拓本乃有溢於六經之外者史氏載筆之體如是非如後世著書之鑒也十二經無孟子

者唐時孟子之書僭於諸子不得列於大小經之數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遺孟子此刻亦其例耳 本朝賈三復巡撫陝西時補刻孟子七篇文字疏庸固不待辨且以厠入唐十二經亦未攷當時之制矣石經末有年月并書石校勘諸臣姓名十人可攷者惟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汴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及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三

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三人覃不稱姓與禮記前表林甫例同開元制僕射題名皆如此新書楊敬之傳敬之元和初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史文宗向儒術以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據此題敬之于開成初已起爲國子司業故得代覃爲祭酒如新書之言竟似敬之坐貶後卽起祭酒矣此可援碑以補史者也唐元度兩唐書皆無傳其名僅見於本紀及藝文志攷汴王名鄆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汴王

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蓋是時元虞以翰林待詔權居此職其秩尙卑故列於前耳每經之首或刻序文并載傳注姓氏如易稱王弼韓康伯注書稱孔氏傳之類各經皆同惟禮記月令前題御刪定禮記月令集賢院學士尙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修國史土柱國晉國公臣林甫注并表一篇具列林甫陳希烈等姓名與新書藝文志所載悉合元宗喜增改古書如尙書易頗爲陂老子加求於二字史記則升老子於伯夷之上師心自用爲後世所譏至於月令點竄尤多爲臣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七十

四

子者所宜諫止而林甫等表至稱唐堯虞舜夏后周公以之獻媚其時諂佞之態概可想見文宗刻石時因循未改故至今猶存竄亂之迹焉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禮記二十卷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林甫等注其餘篇第仍舊鄭樵六經輿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則唐刪月令自五代至南宋猶有行之者然晁公武蜀石經考異序又云禮記月令從

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公武所據監本不應與樵所見異則樵說未確也疑宋時兩本並行但未盡改正故李至又請復古耳不知何時悉復唐疏舊觀而其書始晦今世所見兩宋槧本則已用鄭注且改曲禮爲首篇矣是刻十二經以校陸氏釋文頗多異同蓋如易書詩三禮三傳多用正義本正義與釋文已有字句不同之處故石刻亦然然正義成於唐初自宋以來絕鮮善本今世所行庸有踳駁惟石刻歷久不易雖經後人鑿改一二而唐時諸經真面尙存得以攷知古本良可寶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七十

五

也嘗論繆籍流傳數千百年來始則書於竹簡繼復易以紙筆紙筆之後易以雕板其間自蝌蚪而變爲籀篆籀篆而變爲隸楷轉輾寫刻亥豕必多況漢魏以降異學紛爭王肅劉炫之徒非薄前人勢亂舊典加以箭輒造字沿及齊梁天下喪亂南北分門學者家自爲說人自爲師章句日繁而經義益雜至陸德明始就各本同異著經典釋文賈公彥孔穎達諸儒又爲之疏自此羣議稍息而從前謬本間存於世學士大夫喜新厭故猶多尊而信之卽注疏定本亦可私意點竄鄭覃所云博士

相沿難爲改正者至是始請勒石永爲準則迨至
孟蜀趙宋刊刻石經尙承開成之舊則是刻之有
功經學政非淺鮮卽其所校經文不從注疏者亦
皆有所依據劉史譏其蕪累已非實錄而後儒不
復深求古義動言石經之誤豈其然乎昶初誦諸
經於先儒異同之說頗曾究心而章句文字之殊
亦必廣爲攷核以博異趣今錄石經輒舉傳注異
本見於釋文與夫漢魏載籍所述有資證據者臚
陳于此其各經正文互相徵引之處爲學者所習
聞皆不贅及明監本暨毛氏汲古閣所刊注疏盛
行於時然其中譌字脫文所在皆是特爲校出列
于各句之下俾世之從事于此者信知石經異字
異句多與古本吻合不可執流俗板刻之謬以糾
石本也我朝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六

高宗純皇帝崇尙經術以唐宋而後久虛刻經之典且石
經中尙無孟子今孟子旣列學官宜有定本昭示
萬世方集議舉行而大學士公阿桂適奏

世宗時無錫布衣蔣衡曾寫十三經全文進 呈尙貯

內閣

特命總裁分校等官勘定勒石不獨於注疏舊本唐宋五

經多所訂正兼與

御纂四經

欽定三禮及 武英殿板十三經亦有互異時總裁彭司
空元瑞等撰爲考文提要一書發明校改之由極
爲精審而當時急於竣事未及盡從逮我
皇上嘉慶八年司空奏請重修得

旨俞允於是復

命文臣勘詳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學所立石經與前
此摹搨 頒賜諸王大臣者復有不同茲據今石
經參校各本其有刊正諸舊本處亦謹記之近世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七

考據家如萬氏斯同杭氏世駿嚴氏可均等各有
專書論斷頗允惟金石文字記倍擊石經甚至而
所言不皆確實以是不爲通人所取是編已彙采
諸家之說故於此不再申辨若夫石經文字旣多
卷帙孔富且鐫勒時看書上石之人更代不一摹
刻偶誤或未能免但當擇善而從不可刻意吹求
亦毋庸曲爲迴護而後人磨改鑿刻之字仍復是
升參半至明人補字則紕繆已極收藏家往往于
衰穉時順文屨入攷古者一時不察遽似以爲原
刻轉生異議崑山顧氏秀水朱氏正坐此失最足

疑誤後來悉著於左庶讀者有所考云

周易上經乾傳子夏分上下二篇無經字今石經

上經下經卦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象下象

卦序卦雜卦本各為篇其取象象傳附繫下自費

直始而定於劉向成於鄭康成取象象傳乾坤二卦

附乾坤象傳後始於王弼以繫辭附象傳後改說

卦上中作象傳後始於王弼以繫辭附象傳後改說

卦去象象傳後始於王弼以繫辭附象傳後改說

卦集解於諸傳並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分卦各

篇皆非周易本經呂祖謙作古易皆離上下經與

說之非周易本經呂祖謙作古易皆離上下經與

十翼為十二康熙中御纂周易折衷依用

其說從是數千年割裂散亂之書始得釐正今石

經即從是數千年割裂散亂之書始得釐正今石

下傳一卷上傳象下傳各一卷繫辭上傳二卷繫辭

下傳一卷上傳象下傳各一卷繫辭上傳二卷繫辭

唐石經所用乃王弼本以象象文諸傳各附卦

唐石經所用乃王弼本以象象文諸傳各附卦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八

父之下并加象曰象曰文言曰諸文故卷首標題

如此釋文云第本亦作弟以後諸經凡言本亦作

某本又作某字又作某之類皆據釋文王弼注本

卷中所引非一故發凡於此後不另見王弼注本

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

三三乾上乾下石本四字小注今石九三夕惕若

厲无咎說文厲上九亢龍有悔說文亢保合大和

同可與幾也李作可與欲及時也故无咎鄭作及

咎聖人作馬融起窮之災也之鄭利貞者性情也鄭

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鄭李能六爻發揮本亦

而況於人乎李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王

作愚

坤本又德合无疆或作文言曰釋文無此句云本

臣弑其君弑本或其所由來者漸矣毛本由作

辯之不早辯也辯荀直方大張璠上有陰疑於陽

荀虞翻姚信為其嫌於无陽也鄭作嫌九家及李

蜀才疑作為其嫌於无陽也鄭作嫌九家及李

子陽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八

口雷雨之動滿盈荀虞李君子以經綸荀鄭姚信

並作論釋文同初九磐桓古文磐作般馬六二口

云本亦作綸陸作乘馬班如鄭作匪寇婚媾馬鄭作

如遯如陸作乘馬班如鄭作匪寇婚媾馬鄭作

本或六三即鹿无虞鹿王肅君子幾鄭作上六泣

血漣如說文漣作漣

蒙童蒙求我一本作童初六以往吝說文九二苞

蒙今石經苞作包六三勿用取女取本又上九擊

蒙後凡苞字並同

需有孚又作雲上於天王肅作雲利用恒无咎釋

無无咎二字云九二需于沙鄭作九三致寇至鄭

本亦有无咎者

肅寇

訟有孚室馬鄭作九二患至掇也鄭作九四安貞不

失也李貞下上九或錫之鞶帶王肅作終朝三褫

之荀鄭虞翻子元

師初六否臧凶荀陸劉九二王三錫命鄭作承

天寵也王肅龍六五田有禽徐逸

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有九五王用三驅鄭虞李

邑人不誠李作

小畜九三輿說輻本亦作輻說九五有孚攣如子

作戀上九尙德載子夏虞李德月幾望子夏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履虎尾不咥人亨鄭陸作噬李亨履帝位而不疚

疾陸作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李能並九四愬愬終

吉馬作競號上九視履考祥本亦作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荀作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征古文彙作九二苞荒荀本又作包荒九三象

曰无往不復釋文作无往不復六四翩翩古文

偏釋文上六城復于隍古文作皇子夏

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虞云儉不可榮以祿榮虞李

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辨李九四乘其墉鄭李作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蜀才李作九四匪其彭子

干寶作旁虞作庭云或爲明辯哲也哲本又作哲

折監本毛本誤作哲今石經與此同上九自天祐

之虞李作右

謙子夏及鄭作天道虧盈而益謙馬作鬼神害盈

而福謙京作君子以裒多益寡鄭荀董蜀才虞李

六五利用侵伐王肅侵上六征邑國釋文作征國

邑

豫而四時不忒京作殷薦之上帝殷京作薦本

六二介于石古文及鄭介六三盱眙悔子夏傳

京作汙姚作吁九四由豫馬作朋盍簪古文簪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作播馬作威荀作宗虞作

墮大亨貞本又作大而天下隨時王肅作隨時之

義大矣哉王肅作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嚮本又作

初九官有渝官蜀才

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王肅育

臨六四位當也本或作

觀盟而不薦王又作薦聖人以神道設教李無

六二闕觀闕本亦象曰闕觀女貞利一本有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古文作止釋文不行也或本

不行六三噬腊肉荀虞李九四噬乾肺說文作

作利艱貞吉石本貞下旁注未光也釋文作未光

無大上九何校滅耳作何本亦

賁小利有攸往石本利下旁注貞君子明庶政明

才作初九賁其趾作一本舍車而徒鄭張作義弗乘

也鄭作六四賁如皤如鄭陸作皤如白馬翰如亦

寒六五賁于丘園黃作東帛菱菱子夏傳

剝初六賁貞凶作滅六三剝之无咎李無之字釋

作剝之六四剝牀以膚京作上九君子得與德與

復朋來无咎京作反復其道復本又作初九无祇

悔祇王肅陸作六三頻復頤本又作上九有災眚

无妄天命不祐馬鄭虞李作石釋文

大畜本又剛健篤實輝光能止健虞作

二輿說輶輿本或作輶輶輶輶或作九三良馬逐鄭作

頤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監本毛本初九觀我朵

頤六二拂經于正拂子夏作弗六四虬視耽

耽周禮注視作其欲逐逐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

大過本末弱也其弱拯弱並同遜世无悶又作

坎習坎京劉作坎以守其國國虞李水洊至京作

簋貳鄭作尊酒納約自牖內牖京鄭虞李作象曰樽

酒簋貳釋文無貳字云九五祇既平鄭云祇當為

離鄭李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麗作麗王肅土九

三日昃之離其本作仄不鼓缶而歌鄭作則大耋

之嗟凶蜀才作嗟若同古文及鄭無凶字九四突

如其來如鄭作突六五出涕沱若荀沱作池一本

周易下經咸傳咸取女吉取本亦初六咸其拇子

頤六二成其輔頰舌輔虞作頰孟作侯頤口說也滕九

頤六二成其輔頰舌頤孟作侯頤口說也滕九

恒初六浚恒鄭作九三或承之羞鄭作上六振恒

張虞李作

遜本又作九三係遜係本或作有疾憊也

大壯九三羸其角古文上九肥遯陸希聲云

于大輿之輓輓本又作輓六五喪羊于易場陸作上

六不詳也鄭王肅

晉孟作君子以自昭明德昭鄭虞九四晉如鼫鼠

碩鼠子夏作六五失得勿恤孟荀馬鄭王肅失作矢

明夷文王以之鄭荀向作似之六二明夷夷于左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古

股九家及李不夷字子夏夷子作睇于亦用拯

馬壯拯子夏九三明夷于南狩本亦六五箕子之

明夷蜀才作其子劉向云今易箕子作滋蔓不可致詰

荀爽

家人九三家人嗃嗃荀作確確劉婦子嘻嘻張作

喜喜

睽六三其牛掣子夏作契荀作解劉作解說其人

天且剿王肅上九後說之弧本亦作壺京馬鄭

蹇以正邦也邦荀陸君子以反身脩德今石經初

六宜待也張作宜時也鄭虞

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荀李上有雷雨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坼荀馬鄭陸李作九四解而拇荀虞李

同六五君子維有解荀李維上六公用射隼于高

墉之上虞李墉

損二簋可用享蜀才簋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蜀才

文作徵窒鄭劉作慎孟初九已事遄往以虞李作

荀作頤六五自上祐也祐本亦

益六三告公用圭王肅作固有之也李作利用爲

依遷國虞李國上九偏辭也偏孟

夬初九壯于前趾荀作九二惕號惕荀翟九三壯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五

于頔鄭作頔蜀九四其行次且本亦作赴趙或作

鄭九五莧陸夫夫陸蜀才作陸

姤古文鄭勿用取女釋文取作娶云后以施命誥

四方鄭王肅作初六繫于金柅子夏作鑕王肅作

有魚包本亦作庖荀九五以杞包瓜子夏虞亦作

苞

萃亨馬鄭陸虞致孝亨也今石經聚以正也聚荀

用大牲吉九家及李上君子以除戎器儲荀作慮

初六一握爲笑鄭蜀才傳六二孚乃利用禴蜀才

劉作 九五志未光也釋文無志字云一本作志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虞李咨作資下同

升鄭作用見大人利本或作象曰君子以順德順本又作慎師同史徵積小以高大本或作以初六允升說文允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李作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毛本岐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九二朱紱方來紱鄭利用

享祀監本毛本六三不祥也九家及李九四來徐王肅作余余下同九五劓剕京作劓剕陸利用

祭祀本亦作上六困于葛藟本又于臲卼說文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六

井羸其瓶蜀才羸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荀李

革水火相息說文上六其文蔚也說文蔚

鼎亨飪也亨本又以享上帝釋文無上君子以正

位凝命翟作九四其形渥鄭虞李形作刑九家京

震來虩虩鄭作笑言啞啞亦作笑君子以恐懼脩

省今石經六二億本又躋於九陵躋本又九四震

孟京王肅陸作 九三列其負鄭作厲薰心薰荀

漸女歸吉也王肅作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王肅

風六二鴻漸于磐漢書九三婦孕不育孕荀利禦

歸妹所歸妹也本或作所初九跛能履虞李能作

有待而行也一本作六五月幾望荀作上六女承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七

豐日中則昃孟作月盈則食或作初九遇其配主

中見斗孟作九三豐其沛本亦作沛日中見

天際翔也孟作六二懷其資本或作得童

僕貞九家及李九四得其資各本皆上九其

兌麗澤鄭作上九喪其資資荀虞

漢初六用拯馬壯吉子夏作折虞李吉下有悔亡二字六四渙有

丘姚作近匪夷所思荀作弟

節六三則嗟若李作差

中孚豚魚吉黃作九二吾與爾靡之虞本又作靡孟同陸作縻

京作六四月幾望孟荀幾作既京作望

小過六五已上也上鄭

既濟六三婦喪其茀荀子夏虞李作髻九三德也德

當爲德六四繻有衣袽子夏王虞繻作禱薛云古

子夏九五不如西隣之禴祭古文禴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漢名臣奏三年有賞于大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七十

國虞李作六五其暉吉也暉字又

周易繫辭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作繫辭上

無上字者辭本亦作嗣今石韓康伯注伯注云本

亦作韓康伯注天尊地卑本又卑高以陳鄭作是故剛

柔相摩本又八卦相盪日月運行姚作乾

知大始王肅作泰始坤作成物虞李作坤化姚而成位

乎其中矣馬王肅李作繫辭焉而明吉凶虞李作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虞李作晝夜者易之序也虞李作

象李作所樂而玩者樂虞李作變而玩其辭鄭李作

是以自天祐之虞李作存乎其小疵也存各本

經並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虞李作又作彌天地虞李

地作天俯以察於地理一本察原始反終鄭虞李

行而不流京作樂天知命虞作變天範圍天地之道而

不過馬王肅張故君子之道鮮矣鄭李作藏諸用

藏鄭成象之謂乾蜀才成效法之謂坤李作爻法

馬韓如字以言乎邇釋文作邇云其靜也專陸作

知崇禮卑蜀才虞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京作

賾說文同以行其典禮禮典京作等言天下之至賾

賾九家作冊而不可惡也荀作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九家動作冊鄭作議之而後動陸姚桓元

金石萃編卷二百一 唐七十

儀吾與爾靡之釋文靡作縻云本言行君子之樞

機禮記注言行或默或語默字或苟錯諸地而可

矣錯本亦慎斯術也以往一本慎有功而不德鄭

蜀才作不置鄭則言語以爲階姚作易者其知

盜乎虞李作爲易者釋文致寇至徐或作致戎慢

藏誨盜虞作治容誨鄭陸虞姚分而爲二以

象兩李無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入天九地十今石經此二十字在天乾之策字亦

荀李作冊當期之日期本又萬有一千五百廿各

冊等字各本皆分爲兩字引而伸之信古文同是

故可與酬酢京作可與祐神矣祐荀作祐九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明僧紹作以言者向其辭下河無

以字一本以制器者尙其象鄭無其受命也如響

各本其孰能與於此李無參伍以變劉散讀爲三

五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一本作天聖人之所以極

深而研幾也研蜀才作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天數廿有五地數卅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石經此節

節前漢夫易何爲者也李作夫易何夫易開物成

務一本無夫易二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員儀禮釋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唐七十

文作六爻之義易以貢京陸虞作聖人以此洗心

漢石經作先心荀同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

哉今石經監本古之聰明厥知今石經監本以

神明其德夫一本無是故易有大極今石經立成

器以爲天下利漢書作立功成器聖人探賾索隱

虞李賾作賾以定天下之吉凶鄭無成天下之變

聖者李作莫大乎蓍龜鄭李作其善釋文洛出書

洛王肅自天祐之侯果崔懌虞李又以尙賢也鄭

作有乾坤其易之蘊耶各本舉而銷之錯本又

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崔懌李作賾本極天

下之賾者存乎卦賾李化而裁之本又作賾然而

成之九家及李無之字釋文周易繫辭第八本

皆作繫辭下第八繫辭焉而命之孟作貞勝者也

姚作確然說文確賾然賾然賾然賾然賾然

象聖人之大寶曰位賾然賾然賾然賾然賾然

蕭卜伯玉桓元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本又

明僧紹伯玉桓元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本又

字又作義孟京作伏犧俯則觀法於地荀作作結繩

而爲罔罟虞李無罔罔罔以佃以漁田虞李同

魚本又作蓋取諸離虞李斷木爲耜說文耜木爲

耒玉篇耒耒爲之耒或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本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唐七十

無變則是以自天祐之本亦作佑之吉无不利也

各本皆刻木爲舟九家及李刻木爲舟刻木爲舟

九家及李刻木爲舟九家及李刻木爲舟刻木爲舟

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重門擊柝說文鄭李

又作以待暴客鄭作掘地爲曰闕李作象也者像

也孟京虞董姚憧憧往來本又作往者屈也屈虞

詞下來者信也本又作以求信也玉篇作龍蛇

之蟄釋文蟄蟄以存身也釋文作全身云死期

將至陸李作死其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墉李

不威不懋虞李作小懲而大誡虞李履校滅趾文

作止云本 故惡積而不可掩虞李是以身安而國

亦可保也國虞知小而謀大小虞李力少而任重

今石經監本毛本此力鮮不及矣鮮虞李亦作

鮮覆公餗馬作覆其形渥形李吉之先見者也漢

吉下有天地細縕文又作氣男女構精構鄭

詩箋同監君子脩此三者脩今石經乾坤其易之門

本又作耶彰往而察來虞李彰辨物正言辨千李

損德之脩也修今石經為道也屢遷屢虞李初

率其辭虞李率若夫雜物撰德撰鄭成天下之臺

疊者荀虞李吉事有祥虞李失其守者其辭屈

侯果及李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唐七十

作辭誦

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本或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或作夫者非漢石經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一本變下故易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日以烜之

有化字釋文短作相見乎離虞李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妙鄭王肅董並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熯余作

同故水火相逮漢書作不相逮坎為豕

京作乾為瘠馬京馬為木果荷九家此下更有

言八坤為吝嗇各京為大興李作其於地也為黑

荀九家此下有為北為迷為方為震為龍鄭虞干

囊為裳為黃為帛為縗十六字

鄭云為專本又作專鄭虞李同虞云延為蒼食

竹作或為為藿葦各本藿為畢足京荀作為的穎文

的作其於稼也為反生虞作反生陸為蕃鮮荀九

下有為玉為異為工鄭作為臭王肅作其於人也

為寡髮宣虞李又作為廣顙廣鄭其究為躁卦荀九

下有為楊坎為矯輳一木矯作為柔夷王虞輳為

弓輪姚作為亟心亟荀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荀九

下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榱榱為離為乾卦董作為

鰲本又作為贏姚作為蚌本又其於木也為科

上槁荀九家此下有為為果虞李為果虞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果墮為闔寺亦作為指鄭作為狗虞作為黔喙之

屬鄭其於木也為堅多節荀九家此下有為身

為虎為兌為羊虞李作為羔鄭作為輔荀九家

序卦口者物之始生也李物上物之穉也穉本或

故受之以訟李上經有也字本篇無李本序卦互

有增減故之比必有所畜本亦故受之以履履略此

分則記之也李同釋文云履而泰然後安鄭姚李無

者禮也有或傳寫者誤履而泰然後安鄭姚李無

有大者不可以盈鄭注有大而能謙鄭作豫必

有隨李上經有也物大然後可觀李上經有也致

飾然後亨李上經有也故受之以復李上經有也

無有妄然後可畜李上經然後上不可以不久
也李無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鄭李久上有終決必
有過崔李與此同今石經故受之以姤古文鄭李
同故受之以升李下經有也困乎上者必反下
者字李下經井道不可不革李下經有也旅而無
無本篇有所容李無

雜卦臨觀之義李作謙輕而豫念也急京作治兌
見而與伏也鄭作盤則飾也鄭王肅李與此同今
也大有衆也衆荀豐多故也親寡旅也各本皆無
小人道憂也鄭虞李作道消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周易略例今石經此明彖夫動不能制動一本
地不能故處璇璣或又作璇璣本又作璇故觀象
以斯一本作以明爻通變隆墀永歎墀本又同
舟而濟一本作故有繕適而遠至釋文作繕通云
本初刻作繕後語成而後有格一本明卦適變
人磨改作善又作明卦通變適爻避險向遠釋文作辟
通爻又一本直云適變適爻避險向遠險云本亦
作避後其介不可犯也介本又明象故可尋象
章同以觀意本亦作猶蹄者所以在兔字又作荃者所
以在魚釋文荃作荃云則偽說茲漫釋文作辯
位卦不可無六爻無亦略例下本或無卦略

無所憑也釋文憑作憑明者不詰於闇諸本亦以
所見為美者也所本則觸藩矣釋文作洽乃疑
亡也洽本亦未盡則明昧本亦作昧又
右周易

右周易

尚書序今石經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伏古作
又作義謂之八索本或益稷合於舉陶謨又作
亦作義謂之八索本或益稷合於舉陶謨又作
盤庚三篇合為一盤庚本又其餘錯亂摩滅
摩作採摭羣言採本又各冠其篇首誤作名傳之

子孫毛本誤作

虞書馬融鄭康成王堯典序今石經小序別在經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按馬融百篇之序皆總為一放勳一作欽明文思
卷惟孔安國以序各冠篇首放勳一作欽明文思
安安漢書作格于上下說文格平章百姓今文作
書黎曰於變時雍漢書變敬授人時漢書作宅嵎
夷說文王篇嵎作嵎向曰暘谷淮南子平秩東作
馬作華秩漢書及周禮注平秩南訛漢書作宅西
並作華秩說文作平平秩南訛漢書作宅西
日昧谷漢書宅西作度西向寅饒納日馬作黃藏
平在朔易大傳作便鳥獸配毛說文鳥部作
三百有六句有六日說文漢書驪子朱啟明玉篇
啟驪訟可乎訟馬方鳩倂功說文方鳩倂功有能
俾又說文漢書方命圯族蜀志作釐降二女于嫫

內國語作

舜典今文此篇合於堯典序虞舜側微玉篇曰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與

哲文明溫恭允塞聖德升聞乃命以位釋文無此

姚方與烈風雷雨弗迷大傳弗舜讓于德弗嗣

文作弗怡今在璿璣玉衡大傳作肆類于上帝說文

輯五瑞漢書輯作歲二月東巡守或作至于岱

宗柴說文修五禮監本毛本贊說文又作華漢書同

作如西禮馬作如初禮公羊傳注此格于藝祖書

作祖肇十有二州大傳肇濬川漢書作扑作教刑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七

唐七十

今文扑惟刑之恤哉今文恤作寫三苗于三危說

竄作帝乃殂落書說文帝作放勳漢書同

讓于稷契暨皋陶書說文黎巨阻飢今文阻作祖

漢書作五流有宅有度讓于及斯暨伯與漢書

新柏譽朱僉曰益哉並作禹曰教胄子馬作育

同歌永言聲依永並作詠分北三苗北作北

大禹謨今文無此篇徐邈云序皋陶矢厥謨又作

又作謨益稷馬鄭王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呂氏春秋作天子之德俾予從欲以治毛本欲

變變齋慄監本齊禹拜昌言孟子注作善言

卑陶謨惇叙九族漢書叙知人則哲漢書擾而毅

作惇惇剛而塞說文俊又在官漢書又百僚師

僚本又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無作亡教作教逸作

後漢書一日二日萬幾漢書無曠庶官漢書作天

工人其代之漢書工天叙有典馬作自我五禮有

庸哉馬作五五刑五用哉漢書用懋哉懋哉注懋

書注同天明畏馬作明威

益稷今文此篇合隨山刊木漢書刊作栗說

滄距川說文作滄川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漢書同懋遷有無化居懋大傳作貿作會馬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八

唐七十

同注藻火粉米藻本又作藻說文作藻粉說文稀

繡周禮注在治忽今文作采忽漢書作捷以記

之說文捷敷納以言漢書敷無若丹朱傲漢書無

作敷說文朱朋淫于家說文朋娶于塗山有再日

二字塗作塗弼成五服說文弼方施象刑惟明漢

玉篇亦作弼弼成五服說文弼方施象刑惟明漢

及白虎通弼成五服說文弼方施象刑惟明漢

同注篇韶九成說文篇

禹貢序任土作貢字或至于岳陽岳字又作島夷

皮服漢書作鳥夷入于河漢書濟河惟兗州漢書濟

濟漢書作濟並滌沮會同漢書及周禮厥草惟繇

說文作十有三載馬鄭載作年岵夷既略今文岵夷作禺鉞灘

廣馭筐檠絲漢書筐作裴後筐字並同大野旣豬後豬野同

漸包漸本又作蘄說文同淮夷本亦作蠙珠蘄說文同暨魚淮夷二

蕩或作蠡昆篠蕩
馬作璫
齒草羽毛惟木漢書無

鳥夷公三晉氏直漢書潛作宴

夢作又雲徐作云夢土艾漢書厥貢羽毛齒草漢書毛棟

余舌白施又作樵榦本又作厲氏咎丹漢書厲惟

浮于江沱潛漢潛于漢勞波鴈

皆作浮于洛達和夷底績
于可比和字又西傾因桓是來

是術弱乃自下漢書作鄧水適同下天頁圭求林夏干琳鄭首

岼及岐岼字不
作開至于陪尾陪字不
作尾道弱水道字不
作弱

山尊江漢書岷又東至于澧漢書澧澧爲榮澧字又

子夏會一作至 子陽自一作樊

賦納總納本又作內三百里納秸服秸本或作稽禮記注作藎漢書作內

命勅馬作巢漢書作剗說文同弗用命戮于社今石經監本弗作不予則

五子之歌今文無序頌于各本又內本又以兔逸本豸逸本

或作予刀盤遊無用作策目口近不可丁作民

廟諱征漢書作嗣征工執藝事以諫藝本又作箴俶擾天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附錄史記所採虞夏書

皆然今不能分注各字句下則具著於此至古文

諸者得考其同異焉以後商書周書並做此

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

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屋鳥以殷中春

其且枕魚醫字微時命素材規甲亥仰和言龍祥

六—三三七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歷代碑誌叢書

六一三三七

仲居西土

徐廣曰一曰昧谷無土字

曰昧谷

徐廣曰一作柳谷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柳

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

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

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煥鳥獸毳毛歲三百

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

徐廣曰百官衆功古勅字

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

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其工旁聚

布功可用堯曰其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三

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

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

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

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

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

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

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

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

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

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憚正月上日舜受終於

文祖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

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於

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

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

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

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

至於祖廟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三

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皆裁過赦怙終

徐廣曰亦作衆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

哉謹兜進言其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其工果

湣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

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

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

狄

徐廣曰變一作變放謹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

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皐而天

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

天子之政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上下皆曰垂可於是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淵伯夷讓夔能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猷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謏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長忌讒說殄僞

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朕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有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並五帝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徐廣曰他山行乘橦徐廣曰橦一作橋左準繩右

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
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
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
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
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
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
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
維沈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
於是民得下土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
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書

濟漂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嶠夷既略濰淄既道其
土白墳海濱廣瀉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田上下
賦中上厥貢鹽繇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萊夷爲牧其篚禽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
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
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
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泉魚
其篚元纈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
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
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書

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草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
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荆及衡陽維荆
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沔已道雲土夢爲
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草金三品
柁榦栝柏礪砥磐丹維篋箛箛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卽箛也音枯
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箛箛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
篚元纈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維豫州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榮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
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繇紵其篚織絮錫貢磬錯浮
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維梁州汶嶧既藝沱沔既
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
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維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所同荆
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濕底績至于都野
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
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
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
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嶠冢至于
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減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
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
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江水至于大陸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道濊東流爲漢又東
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表

東至於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于海道沅水東爲濟入于河洸爲滎東出
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
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淮自鳥
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
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東北
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彙旅九川
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
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
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
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
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皐
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
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
皐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民高翼近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表

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
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
能安民則惠衆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
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皐陶曰然於亦
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
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
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辜五刑五月哉

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行皇陶曰余未
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
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皇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
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
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樁行山乘木與
益子衆庶稻鮮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
川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徒
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皇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
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美

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來治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卽辟女匡
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
君徐廣曰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
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
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
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
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

乃女功序之也皇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
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
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
歌曰股肱善哉元首起哉百功喜哉皇陶拜首稽
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
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美

悔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
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
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
則帑僇女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
五子之歌 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
征之作胤征並夏本紀 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殷本紀 帝
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周本紀
商書湯誓予則孳戮汝漢書琴作奴 典寶序誼伯仲
仙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此文無序仲虺作誥漢書作惟生聰

明時又此後人謂字誤脫建中于民中本或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荀子云其在仲虺之

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覆昏暴字或

湯誥此文無羅其凶害羅本亦不敢赦今石經與

之勳力今石經監本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子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國語作余一人有罪無以

伊訓此文無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

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三統歷作維

有二月乙丑祠伊尹祀朕載自亳今石經監本

于先王誕資有攸方明毛本載作哉敷

求哲人本又作

太甲上今文上中下旁求俊彥俊本亦無越厥命

以自覆越本又茲乃不義本亦太甲中修厥身

監本毛本視乃厥祖太甲下惟明明先

王惟時懋敬厥德各本明明下有后

咸有一德此文無任官惟賢材毛本七什之廟可

以觀德呂氏春秋作五世

盤庚上今文合上中下序盤庚五遷盤本又作若

顛木之有由藥本又作藥王播告

之修說文播今汝鋹鋹漢書作鋹子亦拙謀說文

細若農服田力穡漢書稱不昏作勞晉本或越其

罔有黍稷越本又汝悔身何及漢石經殘相時儉

已說文儉作儉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漢石經無上

我汝無老侮成人漢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今無

弱孤有幼漢石經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子

一人有佚罰國語作國之臧則惟汝眾國之各恭

爾事恭作共度乃口度亦作渡盤庚中誕告

用直其有眾直馬保后胥感漢石經今子將試以

汝遷漢石經安定厥邦漢石經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漢石經不其或稽漢石經自怒曷瘳漢石經

汝誕勸憂漢石經汝何生在上漢石經子不克羞

爾漢石經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漢石經汝有戕石

有近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乃父監本毛

本作丕刑于朕子孫今石經及各丕乃崇降弗祥

漢石經丕永嗚呼漢石經汝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

此猶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盤庚下盤庚既遷

漢石經無戲怠女漢石經懋建大命漢石經懋作

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漢石經子我夏侯等傳心

優賢漢石經嘉績于朕邦漢石經爾謂朕曷震動萬已

以遷漢石經爾上有今尚皆隱哉漢石經子其懋

簡相爾漢石經懋簡作最簡

說命上今文上中下三篇並無序高宗夢得說本又作兌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嚴說文作使百工亮陰三

祀亮本亦作諒漢書作梁闕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顧

弗言國語作以余正四方余朝夕納誨國語作朝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國語作若金用女作厲

早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跌不視地厥足用傷說文瞑眩作眊眩

說命中惟干戈省厥躬省一本王視不艱今石經

視並說命下爾交修予厥修本毛本修作脩下惟

學遜志周禮注遜志作敬遜厥德脩罔覺毛本脩旁招俊又

俊本又敢對揚天子休命今石經及各本天子下有之字

高宗彤日惟先格王正厥事兩漢書格並作假天既孚命

正厥德漢石經漢書字作什

西伯戡黎序居人乘黎大傳作乘者作西伯戡黎伯亦

截大傳說文並作戡玉篇爾雅注作堪格人元龜漢書格大命不摯

命下旁注古字後人所加本又作藝說文同按石刻大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說文酗越至于今越馬我其

發出狂鄭作往吾家老遜于荒老字又告子顛隤說

作用又離飲鄭馬我與受其敗說文同自靖馬

自清漢書同

附錄史記所採商書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作帝誥案隱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

始伐之作湯征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

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夏桀

為虐政播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

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

眾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

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

眾舍我裔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

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

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

致天之罰于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

從誓言子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

桀敗於有城之墟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

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徐廣曰一云於是諸

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

陶徐廣曰一中陶字作誥既紉夏命還亳作湯誥維

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

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

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

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昔蚩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

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廣曰在國在國女毋我怨以

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帝太甲既立

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墨

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

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

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

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

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帝太

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

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帝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帝盤

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

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

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

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

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

作盤庚三篇 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

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

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聖

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

爲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

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

之號曰傳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

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

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

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

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

禮于弃道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

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訓 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仇又作者紂之臣祖伊

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

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

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

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

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

反曰紂不可諫矣並服本紀西伯敗者國徐廣曰殷一作仇

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

能為周本紀

周書泰誓上今文上中下惟十有三年一作十有三年後人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吳

安看序文 惟宮室臺榭本又作謝泰誓中王乃循師

而誓今石經及本各厥監惟不遠今石經毛子有亂

十人監本毛本作亂臣十人按石

牧誓序與受戰于牧野說文王篇牧作母廣王左

杖黃鉞本又作戌逃矣西土之人爾雅注稱爾戈注稱

作惟婦言用石本言下旁增是字後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漢石經王作任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漢石

作逋漢書作以姦尤于商邑漢書作以姦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禮記注不尙桓桓漢書作桓

弗迓克奔迓馬鄭

武成序往伐歸獸本或作獸執豆邊作根又克成厥勳

毛本成昭我周王兩雅注昭作釗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本

字皆後人所加

洪範我不知其彛倫攸叙孟子注有序鯀墮洪水作

經王篇作伊洪作鴻汨陳其五行漢石經不昇洪範

九疇漢書弗彛倫攸攷並說文玉篇鯀則殛死或作

敬用五事漢書敬協用五紀漢書協又用六德

艾漢書同明用稽疑漢書稽作威用六極漢書

畏一日貌本亦作從作又詩箋無有淫朋漢書作無

虐漢書無虐于其無好德鄭無無偏無陂本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吳

陂作頭案此字元宗所無有作好說文無偏無黨

改今石經改正作頗馬作六三德漢書無凶于

而國漢書作于帝其訓其順六三德漢書無凶于

日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在日驛周禮注

書作日驛曰悔說文凡七下五監本脫謀及庶人

漢石經庶草蕃廡說文作曰又時暘若漢書又作

日暫時煥若漢書煥作曰豫恒煥若漢書煥作

傳注亦作舒曰蒙漢書作分器序諸侯班宗

獎班本又

旅獎今文無序西旅厥獎馬作太保作旅獎監本

石本原如此後爲山九仞字又
人磨改產作性

金縢序武王有疾馬作有疾不豫王有疾弗豫本又作憊說文作念

植壁秉主漢書作戴壁啟籥見書周禮注啟作開下以啟金籥之書同王

其罔害周禮注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漢書作茲道

我之弗辟說文作辟信馬作懿惟朕小子其新逆鄭作親逆

馬作親迎盡起而築之築本亦作筑

大誥序作大誥本亦作算猷大告爾多邦馬鄭王作大誥猷爾多邦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馬割作害不作弗讀弗少延爲句有大艱于

西土漢書作我有知我國有疵漢書作已獻有士

金石錄卷一百十 唐七十 哭

夫儀漢書同遺大投艱于朕躬漢書投不叩自恤

爾不克遠省馬作天裴忱辭漢書忱爾作

矧肯構鄭王本此下有不周和嘉其肯日子有後弗棄基十二字

微子之命此篇惟稽古崇德象皇作正曰筐

不忘作竺

康詩註生駒玉篇作霸 周公局莖乃泚 漢書作
一本作周公成 漢書作嗣 哀乃身漢書作

天畏棗忱爾雅注作天人有小罪非本亦咎弗

說文弗不率大受漢書作威馬作圖聽朕語汝今石經監本

酒誥王若曰衛宏賈逵馬鄭王明大命于妹邦建

作末
馬作
失
天

邦
 誕惟願從淫決于非彝作逸非作匪
 疾艮監本毛本誤作狠女功未歿說文無女

勿失漢書作無失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拘作拘弗編

乃事今石經作女事

梓材馬梓作子云古作梓字至于屬婦說文玉篇並作嫗婦惟其塗丹

說文塗
 皇天既付中國已什馬和懌先後迷已作附

作教

召誥則無遺壽考漢書壽考作者老用顧畏于巨壑漢書作者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巨百君子讎或作酬王末有成命

誤作未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兕

洛誥倅來來視予卜休恒吉馬作辯來示于今王卽命

曰一作日音乃汝其悉自教大傳作學功無若

火始自欲作頽狀不暇作放汝乃是不養

揚文武烈有之德二字和恒四方曰居師

有萬邦二字
漢書作公

多士敢弋殷命弋馬作翼大誥誥又作僧有辭誥又作僧

時惟天命無違漢石經惟作元時惟天命漢石經王

曰多土漢石經多土上有告爾二字爾不啻不有爾土帝徐作翹下同

齒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大傳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漢石經作乃逸乃諄既誕漢石經作乃否則侮

厥父母漢石經作在昔殷王中宗石本原刻如此後

在嚴恭寅畏嚴馬天命自度治祗懼漢石經度

以乃或亮陰大傳作三年不惟此補字誤刻其

惟不言言乃雍說文雍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漢石經作惟耽樂之從漢書之文王卑服卑馬

微柔懿恭漢石經懷保小臣漢石經作小惠鮮鰥

寡漢石經作惠于自朝至于日中本亦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惟正

之供漢書作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

于遊田漢石經無皇曰漢石經已無或胥詩張

為幻詩馬作或詩張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漢石經先王之三字則皇自

敬德漢石經皇作鳴呼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鳴

無其字

君夷不弔石本原刻如此後其終出于不祥終馬

漢石經終作鳴呼漢石經曰我已罔尤違今石經

道祥作詳作漢書後大弗克恭上下漢

弗作不過佚前人光漢書佚天命不易天難謀乃

其墜厥命漢書作命不易天應裴謨乃必墜命石

無之我道惟寧王德延道馬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漢書作延有若南宮括馬作南我則鳴鳥不聞

本或作天休滋至毛本滋罔不率卑今石經及

蔡仲之命今文無成王政序作成王政馬作

將蒲姑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馬作薄

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作亦惟有夏之已

叨憤說文作亦惟有須暇之子孫暇鄭我乃其大

爾罔不克馬作爾尚不思于凶德說文作上不

立政常伯漢書作常準人漢石經謀面用丕訓德

漢石經謀其在受德說文灼見三有俊心說文

燁漢石經文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宅無克字以並

受此丕丕基漢石經此作鳴呼漢石經我其克灼

亦厥若各本亦作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漢石經

受作前則克宅之漢書作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檢本又不訓于德漢石經是罔顯在厥世漢石經

其勿以儉人說文儉以觀文王之耿光漢石經

周官今文無四征弗庭漢書作夙夜不逮馬作

周官此篇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至

賄肅慎之命序肅慎來賀馬鄭作息慎漢書注作肅音王俾榮

伯伴馬

君陳今文無此篇

顧命王不懌馬作釋王乃洮頽水說文頽作沐云古文頽頽憑王

几漢書憑作憑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在後

之侗馬作侗說文侗無以創冒貢于非幾冒貢馬鄭王

曷茲既受命還漢石經南宮毛漢書古今人表作髦設黼展

綴衣漢石經敷重篚席說文玉篇作篚陳寶漢書宋說文

同大輅在賓階面周禮注輅作路綴輅在阼階面

周禮注四人蔡弁執戈上乃蔡馬鄭一人冕執銳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聖

說文三咤字亦作宅說文玉篇作託馬作託

康王之誥今文此篇合於顧命序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上更有成王

崩三賓稱奉圭兼幣說文作奉介圭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衛馬鄭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

畢命今文無此篇王若曰嗚呼毛本嗚誤正色率下書

作正惟既厥心漢書既作盡

君牙今文無此篇序穆王命君牙或作君雅王若曰嗚呼毛本

鳴誤亦惟先王之臣今石經與此同監本追配于

前人漢書配

罔命今文無此篇序穆王命伯罔字亦作罔嗣先人宅

丕后漢書作丕居丕位爾無昵于愉人檢本亦作愉

呂刑書傳引此篇耄荒耄本亦作耄度作刑

大傳作鮮度作刑周鳴義姦義本亦作姦奪攘矯虔

奪說文廣韻爰始淫為劓刵桷黥說文作劓泚泚焚

焚說文作泚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作重黎實

折已惟刑折馬鄭王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

作爰中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日一天齊于已後漢書

作俾我一日馬作俾我後以成三有各本皆作三

王曰吁來吁馬作吁告爾祥刑後漢書惟來求後漢

同其審克之後漢書惟貌有稽說文貌上刑適輕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聖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後漢書作上刑人極于病後漢書

書作倭哀敬折獄大傳作哀報以庶尤說文

文侯之命序平王錫晉文侯錫馬無平字

父義和義本亦作誼即我御事監本毛本即誤作嗚呼

克有績予一人石本原刻如此後汝克昭乃顯祖

監本毛本昭誤作追孝于前文人漢書汝多修

我于艱說文

費誓序東郊不闢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闢作

及各本作開費誓說文費作費周禮記今惟

淫舍牯牛馬說文無淫杜乃獲周禮注時乃糧糧

漢書作饒
置說文同

秦誓則曰未就子忌

說文作來就恭恭

仡仡勇夫

馬作惟說

截截善諷言

馬作偏言說文

俾君子易辭

漢書作易忘

如有一介臣

介又作介

斷斷猗無他技

斷斷說文作詔詔技又作伎毛

本邦之机阻

說文作机阻

附錄史記所採周書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

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

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書

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

我有國家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

夫長及庸蜀羌髻微纘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

爾矛子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

肆犯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

百姓以茲軌於商國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

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尙桓桓

如虎如熊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薛以役西土

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其明日除

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

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

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

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

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筮祝

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書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

拜稽首曰膺更大命草服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

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

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徐廣曰釋一作原

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徐廣曰保一作寶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

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

宗奭作分殷之器物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

棧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
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
殷惡以存一作廣曰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
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
爲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
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
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
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
以歸周公于兵所一作廣曰歸周公受禾東土魯天
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
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
誥梓材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
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
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
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
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
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緇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美

官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
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
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
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
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
作顧命 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
以申之作康誥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
郊作畢命 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
伯冏申誡一作廣曰太僕國之政作冏命 諸侯有
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
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
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一作廣曰造師聽五
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
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
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其嚴天威黜辟疑
赦其罰百率一作廣曰舊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倍灋
徐廣曰一作 閱實其罪贖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
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一作廣曰百率閱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則罰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唐七十

美

屬千臈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

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並周本紀 繆公自

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

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

誓令後世以記余過秦本紀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

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

曰古書繆字多作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

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

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

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

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

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

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

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

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

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

終是圖茲道能念子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

王少在強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

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

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

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

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

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成王終成王少將以成周

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

代就封於魯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

徐廣曰 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

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

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 獻之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

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 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

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

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

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

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告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

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

就臣位躬躬如畏然

徐廣曰躬躬一本作夔夔也

周公恐成

王壯治有所活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

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

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

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

三年不言言乃驩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

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卒

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

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

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

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

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吳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

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大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

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

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以自以爲

功代武王之說

徐廣曰一作簡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

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子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

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

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獨

案尚書

作肸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指

唐七十

卒

馬牛其風臣妾遁逃勿敢越逐敬

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

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時爾芻茭糗糧楨

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

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並魯周公世家

成王既幼

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

公周公乃稱湯時有尹伊假於皇天在大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成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

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

又有殷

徐廣曰一無此九字

於是召公乃說

燕召公世家

周公

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曰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衛康叔世家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奎

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于上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日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矧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儀又一云陋淫侵神祇令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武王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奎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墮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教徐廣曰一作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庶徵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日貌二日言三日視四曰聽五日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日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爲使着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毋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
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
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
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李

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
玉食其害于而家凶子而國人用祈頗辟民用僭或稽疑建立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徐廣曰一
被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黃立時
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
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強
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其違于人用靜吉
用作凶庶徵曰雨曰暘曰與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凶凶曰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與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
暘若曰舒常與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責
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
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
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 唐七十

李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徵子晉
侯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
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
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
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晉世

右尙書

毛詩周南關雎詒訓傳詒依字且邊佳旁或作鳥

故鄭氏箋本亦關雎序今石經舊本多作故訓今或

也崔靈恩下故嗟歎之歎本亦故正得失正本又

莫近於詩於今石經厚人倫厚本或下以風刺上刺本

又作哀刑政之苛本亦鵲巢鵲虞之德鵲本亦

繫之召公公亦皆同毛本繫誤作繁君子好逑本亦

注同參差荇菜本亦輾轉反側本亦左右芻

之無教本又卷耳我馬虺隤虺隤本亦我姑酌彼

金罍說文如作罍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觥說文如作觥漢我姑酌彼兕觥兕觥本亦

熱王室如燬薛君章句麟之趾釋文作趾云本

之字止本亦作趾

召南鵲巢序德如鳴鳩釋文作尸鳩百兩御之御

亦作詩采芣本亦草蟲本或趨趨阜螽爾雅

以湘之韓詩湘有齊季女齊本亦甘棠蔽芾甘

棠韓詩外傳勿剪勿伐韓詩剪作刻召伯所茇說

作召伯所憩本又勿剪勿拜廣韻作勿召伯所說

本或作稅又作行露厭浥行露浥本又何以穿

我屋穿本亦羔羊委蛇委蛇釋文作委蛇云本

委委蛇蛇韓羔羊之草素絲五緇說文繫傳引

殷其雷雷亦作標有梅孟子注標作李頃筐塋之

玉篇作傾小星寔命不同韓詩寔江有汜詩

記引董氏云石經汜作野有死麕釋文作麕云

作白茅包之釋文包何彼穠矣韓詩穠序雖則

王姬亦下嫁於諸侯釋文無則字云一車服不繫

其夫繫本或騶虞壹發五豝儀禮注于嗟乎騶

虞劉芳詩義疏壹發五豝字又

邶柏舟詒訓傳邶字又作栢如有隱憂韓詩作

教以遊教本亦我心匪鑒釋文作鑒云威儀棣棣

本或作觀閱既多釋文觀作遊寤辟有標碑本又
文作晤時玉胡迭而微韓詩送綠衣俾無就兮
就本或燕燕瞻望弗及後漢書注佇立以泣文釋
作尤實勞我心實本亦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
也舊本皆屬俗本或作以報我不述本亦作術薛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毛本脫而字
終風且暴說文願言則嚏釋文作是云本嚏其
陰韓詩作擊鼓擊鼓其鏜說文死生契濶契本
擊于嗟洵兮洵本或作詢凱風吹彼棘心棘俗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作刺淫亂不恤國事恤本亦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矣
自詒伊戚釋文詒作貽匏有苦菜深則厲說文
濟盈不濡軌釋文軌音紀今石經人涉卬否或作
仰毛本谷風匪躬同心本亦作匏勉文宴爾昏
昏復本又湜湜其止說文不我屑以孟子注簡
甸救之家語漢書不我能備董氏曰孫毓王肅詩
然昔育恐畜鞠釋文作鞠云我有旨蓄本亦以我
御窮一作御式微序黎侯寓于衛于平胡為乎
中露列女傳施丘序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
毛本脩瑱兮尾兮釋文瑱作瑱流離之子本又作
作修雅注衰如充耳衰本亦簡兮簡字或序仕於
清雅雅注

冷官冷字亦作冷左手執籥玉篇及左傳疏與此同碩人俣俣韓詩
出宿于沛儀禮注宿作縮儀飲餞于
心殷殷本又作室人交徧謫我孟子注室人交徧
摧我摧或作催北風雨雪其雱廣韻
靜女靜女其姝說文作祿董氏云隋得愛而不見
董氏云石搔首踟躕薛君章句貽我彤管彤本又
說憚女美說本又洵美且異海本亦新臺新臺
有泚說文燕婉之求玉篇作燕婉新臺有泗河水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矣
浼浼韓詩酒作淮得此戚施說文
鄘柏舟髮彼兩髦髮本又作仇說不諒人只諒釋文
亮云本實維我特韓詩作牆有茨說文中冓之
言韓本又作不可詳也韓詩詳君子偕老
玼兮玼兮本或作鬢髮如雲說文玉之瑱也說
作瑱揚且之皙也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揚是綈祥
也說文邇邇邇邇邦之媛也韓詩媛作媛定之方中序
衛為狄所滅懿公為狄所滅非也升彼虛兮虛本
墟終然允臧監本毛本相鼠胡不遄死
史記作載馳序閱其宗國顛覆閱一本載馳載
何不

驅字亦大夫跋涉儀禮疏許人尤之尤本亦衆釋

且狂釋本又

衛淇與綠竹猗猗說文綠作葉釋文云有匪君子

匪本又作斐如琢如磨本又作摩赫方恒方宣說文作

綠竹青青本或作菁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說文琇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也監本毛本脫此

考槃在澗韓詩作碩人之藹韓詩碩人衣錦

裝衣說文作榮衣列譚公維私白虎通碩人衣錦

亦作嬌又作齊本如瓠犀兩雅注螭首蛾眉說文

巧笑倩兮倩本亦美目盼兮誤作盼說于農郊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說本或翟莛以朝周禮注施戔戔說文水部作

歲鱣鮪撥撥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作發韓詩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韓詩學作亡此各本皆作

匪我愆期愆字又體無咎言詩體無食桑甚本

樞總角之宴本或作總角信誓旦旦說文作竹

竿遠父母兄弟今石經作遠洪水悠悠釋文作

檜楫松舟檜本又芄蘭芄本亦芄蘭之支

說文童子佩觿觿或從玉垂帶悸兮韓詩作能不

我甲韓詩甲河廣會不容刀說文伯兮伯兮

揭兮玉篇作焉得諼草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諼或

有孤序所以育人已也本或作蕃有孤綏綏

齊詩作

王黍離說文悠悠蒼天蒼本亦君子于役雞棲

于塹釋文作塹羊牛下來文選注君子陽陽左

執翻說文作揚之水揚本或中谷有推序凶

年饑饉釋文饑作飢饑其乾矣說文饑作慨其嘆

矣嘆本亦嘆其脩矣脩本或條其獻矣獻本又嘆

其濕矣毛本濕免爰逢此百罹本又尙寐無吽

本亦雉離于學說文逢此百凶文選注葛藟荒

王族刺平王也釋文作桓王云本亦大車毳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 唐七十

如莢說文毳衣如瞞說文有如皦日皦本又上

中有麻貽我佩玖釋文貽

鄭緇衣敝子又改爲兮敝本又大叔于田序叔

多才而好勇釋文作而勇云大叔于田今石經無

同云本或作大叔于田禮記暴虎禮本又作祖叔

馬慢忌釋文慢作慢清人序高克好利克一

二矛重喬韓詩河上乎逍遙本又作左旋右抽說

作右羔裘彼其之子韓詩作舍命不渝韓

外傳作遵大路不違故也一本作故考無我

今說文亦作有女同車序太子忽嘗有功

于齊監本毛本顏如舜華說文作山有扶蘇山

有橋松橋本亦蔣兮序不倡而和也倡本又風

其漂女漂本亦賽裳賽本或丰衣錦裝衣裳

錦裝裳禮記注裳東門之墀釋文作墀云有踐

家室韓詩踐風雨風雨淒淒毛本誤作淒淒

子衿本亦序亂則學校不脩焉釋文亂世作世

字在下音誤監子寧不嗣音韓詩作挑兮達兮說文

挑作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說文作聊樂我員本亦

韓詩聊可與娛本亦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亦作

邂逅相遇釋文亦作遶潦洧潦與洧說文潦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方渙渙兮韓詩作洵訏且樂韓詩洵

齊雞鳴序夙夜警戒警本又還韓詩序從禽獸

而無厭本或子之還兮齊詩還遭我乎猗之問

兮漢書同並驅從兩肩兮肩本亦作揖我謂我

僂兮韓詩僂東方之日序刺衰也本或作刺東

方之日兮韓詩無南山雄孤綏綏玉篇作藝麻

如之何藝本或衡從其敵衡字亦作甫田序

不脩德而勤諸侯監本毛本婉兮變兮說文作未

幾見兮一本作盧令韓詩盧令令說文作敝

荷敝本又其魚唯唯韓詩作載驅簪芻朱韞玉

朱韞垂轡灞灞釋文作灞灞云猗嗟猗字或

巧趨蹌兮趨本又猗嗟名兮玉篇名清揚婉兮詩

兮魏舞則選兮薛君章句四矢反兮韓詩作

魏葛屨序魏地陘陘陘本或作陘而無德以將之

也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摻摻女手韓詩作

也字監本毛本亦無也摻摻女手韓詩作

猗然左辟儀禮疏然若說維是褊心漢詩殘

作惟汾沮洳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作其君子

園有桃其實之穀本又我歌且謠廣韻不我知

者監本毛本並作不知我者下其誰知之漢詩無

字園有棘俗作陟岵序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迫數見侵夙夜無已上慎旃哉漢石經魯詩無

來無死漢石經魯十畎之間桑者閑閑兮釋文

問云本行與子還兮還本亦伐檀河水清且漣

猗本亦作漢石不稼不穡漢石經魯胡取禾三

百廬兮廬本亦作胡瞻爾庭有縣貍兮恒本亦坎

坎伐輪兮漢石經魯置之河之滸兮滸本亦河水

清且淪猗說文碩鼠無食我黍漢石經魯三歲

貫女石經魯詩作碩鼠無食我黍漢石經魯三歲

唐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史記作山有樛本或作

鼓本或何不日鼓瑟漢石經魯詩何作胡揚之水序沃盛

疆本監本毛素衣朱繡魯詩作朱繡儀注作朱繡儀云何其愛石

何經魯詩白石粼粼本又作椒聊蕃衍盈匊本又作

碩大且篤碩監本毛綢繆見此邂逅邂逅本又作

迨韓詩云本又作杜杜杜本或其葉菁菁本又作

獨行文選注同羔裘序不恤其已也本

也今監本毛羔裘豹褭本又作無衣序美晉武公

也今監本毛安且煥兮釋文煥作與有

秋之杜序兼其宗族本亦作噬肯適我韓詩噬

于道周韓詩作采芘人之爲言本或作

秦車隣本又作寺人之令寺人本或作侍駟鐵說

駟作輶車鸞鑣說文鸞載獫狁驕本又作獫狁說文

小戎五檠梁輈作輈塗以輶輈說文塗蒙伐

有苑本或作虎韞鏤膚輶本亦竹閉緹縻

閉一作周禮注作厭厭良人列女傳小戎三章

三誤兼葭宛在水中央宛本亦兼葭淒淒監本

俱作葭葭釋文同云本又道阻且躋躋本又終南

序故作是詩以勸戒之也監本毛有條有

梅條本亦顏如渥丹韓詩作有紀有堂紀本亦

晨風晨風彼晨風監本毛本駢誤作駢爾雅隔有樹

晨風晨風彼晨風監本毛本駢誤作駢爾雅隔有樹

晨風晨風彼晨風監本毛本駢誤作駢爾雅隔有樹

樾或作遂說無衣脩我戈矛修本本脩作與子同

澤同澤謂陽序文公遭麗姬之難麗本又

權輿不承權輿爾雅注作胡

陳東門之枌婆娑其下說文婆穀旦于差旦本亦

同韓詩越以毆邁玉篇毆貽我握椒監本毛

衡門可以殯飢今石經監本毛並作樂飢釋文

字逸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東門之池彼

美淑姬釋文淑姬可以溫紆字又墓門序刺

陳佗也佗本亦作他史歌以訊之訊本又作詩

至防有鵲巢邱有旨芣毛本邱誰何予美韓

于邱有旨說文月出月出皎兮釋文皎作

皎皎人僚兮僚字又作僚月出皓兮監本毛佼

人惻兮釋文惻舒憂受兮今石經及株

林從夏南南本又作舒憂受兮今石經及株

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澤陂有蒲與荷爾雅

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碩大且卷本又有蒲

作茹傷如之何魯詩傷碩大且卷本又有蒲

菡萏本又作碩大且儼本又作輶轉伏枕輶本

展本又作碩大且儼本又作輶轉伏枕輶本

檜本又作素冠棘人樂樂兮崔集注棘人作

匪風中心怛兮漢書作匪車票兮票本又漑之釜

匪風中心怛兮漢書作匪車票兮票本又漑之釜

驚概說文同

曹蜉蝣序昭公國小而迫釋文無昭公二字云

本此序多無昭公字衣裳楚楚韻說文王龍蟬蜉蝣

掘閣說文掘候人序而近小人焉石刻原如此

而無好近小人焉後漢書注三國志何戈與祲崔集

作綴禮記注蒼兮蔚兮說文蒼鳴鳩作尸其

儀一分儀崔集注心如結兮大戴禮其弁伊騶或

說文同周下泉浸彼苞稂釋文浸作浸愉我寤

嘆玉篇作嘔我寤歎嘔

幽七月一之日躋發毛本之日誤作日之二之日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栗烈說文作四之日舉趾漢書月條桑玉篇

七月鳴鵙孟子注今石經與此同獻豳于公注周禮

肩六月莎雞振羽沈云莎雞舊多曰為改歲漢書

聿六月食鬱及薁說文薁七月亨葵及菽本亦七

月食瓜字或加九月築場圃場本又黍稷重穆重

又作種穆本上入執宮功石本執下旁增於三之日

納于凌陰說文獻羔祭韭或加稱彼兕觥亦

作先鳴鵙序公乃為詩以遺王遺本亦迨天之

未陰雨說文迨徹彼桑土韓詩作予所蓄租釋文

畜云本予口卒瘁釋文又作瘁予羽譙譙本或作

亦作蓄予口卒瘁本又作瘁予羽譙譙本或作

子維音曉曉說文子玉篇廣韻並東山零雨其濛

靈雨說文伊威在室伊威並如字或旁蟪蛸在戶

嘯作叮嚀鹿場嘯本又鶴鳴于垤作藿又烝在栗

薪韓詩作皇駁其馬兩雅注破斧四國是皇詩

作是又缺我鉶字或伐柯取妻如之何取本亦

狼跋字或載耄其尾說文又作走

小雅四牡四牡駢駢儀禮疏周道倭遲本又作委

君章句作威夷嘽嘽駢駢馬說文玉篇翩翾者騅本

佳皇皇者華駢駢征夫國語作幸我馬維駒

作驕周爰咨諏咨本亦常棣韓詩作春令在原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唐七十

春令本亦作即况也永歎况或作兄弟鬩于牆本

鴿又作鴿鴿飲酒之飫韓詩和樂且孺本

廣外禦其務國語作飲酒之飫韓詩和樂且孺本

鴿和樂且湛又作伐木伐木許許說文作有酒

湑我湑本又坎坎鼓我說文作蹲蹲舞我本或作

文天保吉蠲為饔韓詩作吉圭儀禮注禴禴祠烝

嘗禴本又作如月之恒本亦作烝采薇序西

有昆夷之患混夷北有獫狁之難獫狁本或作

命將率本亦歲亦莫止莫本或彼爾維何說文爾

出車僕夫况瘁本亦出車彭彭史記車旂旐央

央本亦作秋杜有皖其實釋文皖作皖云字女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左傳疏及漢書日傳月告凶書

山冢舉崩作本亦胡潛莫懲作本亦番維司徒書

韓詩番作繁豔妻煽方處說文玉篇煽並作煽一本處

通勉從事漢書龜勉讒口囂囂韓詩作囂囂韓詩作囂囂韓詩作囂

悅說文玉篇悅悅說文玉篇悅悅說文玉篇悅悅說文玉篇悅

爾雅注作理亦孔之痾木又雨無正昊天疾詩記引董氏

威同監本毛本俱作昊天者非也淪胥以鋪韓詩作淪

詩魯詩淪淪胥以鋪韓詩作淪淪胥以鋪韓詩作淪

亦作淪淪胥以鋪韓詩作淪淪胥以鋪韓詩作淪

對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注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維

底監本毛本底誤作是用不集韓詩外傳民雖靡

此同監本毛本蟬蛉有子螺贏負之說文蛤作蟬

彼脊令本亦作無忝爾所生監本毛本哀我填寡

韓詩宜岸宜岸宜岸宜岸宜岸宜岸宜岸宜岸宜岸

草釋文監本毛本怒焉如擣韓詩作擣疾如疾首疾

作不離于裏不離于裏監本毛本不離于裏監本毛本

譬彼舟流譬本亦維足伎伎本亦作譬彼壞木

說文作向或瑾之說文瑾析薪柅矣釋文監本毛

巧言亂如此無釋文監本毛本昊天泰無釋文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大云本潛始既涵韓詩作君子屢盟屢本又其

止其本又奕奕寢廟周禮注作秩秩大猷說文秩

猷漢書注聖人莫之莫一本予忖度之忖本又躍

躍史記作躍居河之麋爾雅注同既微且

施說文玉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也

詩以絕之無也字伊誰焉從石本原如此後維暴

之云維誤作誰不愧于人釋文愧作媿云何吁下

後人旁增其字今石經我心易也韓詩作巷伯

萋兮斐兮說文萋哆兮侈兮說文侈緝緝翩翩字

作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緝

詩谷風維山崔嵬又作蓼莪莪莪莪之馨矣

之室飄風發發飄本又大東瞻言顧之瞻本又

然書作杵柚其空杵本又作佻佻公子本或作

耀耀有列汎汎汎字又無浸穫薪釋文浸作浸

我憚人憚字亦作百僚是試僚字又韜韜佩璲

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韜

四月秋日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淒

矣離詩作亂盡瘁以仕瘁本又匪鸛匪鳬鸛字或

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六三三

六三三

六三三

小明憚我不暇憚亦作憚鼓鐘以雅以南以箏不

僭後漢書引詩云以雅以南箏瑟朱離注云楚

焚我藪黍稷監本毛本祝祭于祊說文獻酬交錯

釋文酬作酬苾芬孝祀韓詩薛君章神嗜飲食釋

嗜作信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酌酌原隰又作

韓詩作既優既渥說文優取其血膏說文

甫田倬彼甫田韓詩倬或耘或耔釋文耘作芸

或半黍稷薿薿擬書作以我齊明齊本亦作田

峻至喜俊後篇同大田序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矜字或以我覃耜爾雅注去其螟螣說文作賦

及其蠹賊蠹本又秉畀炎火韓詩秉有渰萋萋

又作秉畀炎火韓詩秉有渰萋萋本

諱詩作有弁妻妻興雨祁祁兩本或作雲漢書同

與此同瞻彼洛矣韞韞有奭白虎通韞琇有

必韓字又作琇琇字又桑扈說文兜觥其觶或

作彼交匪傲匪傲頍弁序不能宴樂同姓

釋文宴作燕庶幾說懌本又實維何期本亦先集

維霰雅注又作霰爾樂酒今夕楚詞章句車牽高

山仰止本或作仰止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愠青

蠅營營青蠅止于樊說文作營營青蠅止豈弟君

子釋文豈弟譏人罔極史記作賓之初筵序沈

酒搖液沈字或般核維旅釋文般發彼有的釋文

云本亦威儀反反韓詩作屢舞僊僊作威儀僊

必說文側弁之俄說文側屢舞僊僊說文玉篇

魚藻章樂飲酒豈本亦采菽本亦又何子之

白虎通鸛鳴說文鸛平平左右韓詩作天

子莫之爾雅注福祿韓詩作句弓駢駢角

弓說文作如食宜饁韓詩同雨雪漙漙漢書作

見覲曰消韓詩曰苑柳上帝甚蹈韓詩外傳俾予

靖之傳本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

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齊魯韓三家我

不見兮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垂帶而厲

釋文帶作帶云本亦采綠終朝采綠楚詞章言

張其弓韓本亦薄言觀者韓詩觀隰桑中心藏

之後人唐改藏白華英英白雲韓詩作涉池北

流說文作流浸彼稻田浸字亦嘯歌傷懷釋文嘯

本亦念子燥燥慘慘視我邁邁韓詩及說文絲

蠻止于丘阿監本毛本于並作瓠菜序雖有牲

牢饔餼饔字又漸漸之石亦作序役久病於外

並作役久病在外今石經與此同

大雅文王陳錫哉周哉本又聿脩厥德漢書聿無

過爾躬作過或上天之載漢書載大明天難忱斯

說文忱曰嬪于京爾雅注在治之陽說文治倪天

之妹韓詩倪其會如林說文會時維鷹揚漢書維

涼彼武王詩本亦作涼詩序本由大王也本

無由自土沮漆詩杜古公亶父本亦陶復陶穴

契我龜契本又迺迺本亦作迺迺本亦作迺迺本亦作

空迺召司徒乃今石經迺迺本亦作迺迺本亦作

應門應門將將禮記注迺迺本亦作迺迺本亦作

不隕厥問釋文隕混夷駢矣維其喙矣廣韻作

子注犬夷混夷駢矣孟子曰有奔奏釋文

走後漢書注奔奏又作子曰有禦侮釋文禦侮

械模薪之類之釋文奉璋峨峨俄本又作

追琢其章孟子注追琢彫周禮勉勉我王白虎通

早麓本亦豈弟君子豈弟亦作瑟彼玉璫

同周禮注豈弟民所燎矣說文莫莫葛藟又

思齊本亦神國時惻說文離離在宮釋文

古之人無斃韓詩皇矣其正不獲釋文監本

政憎其式廓釋文乃眷西顧又作其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萬其翳苗本又作爾雅注攘之剔之剔之剔字或作

申夷載路申一本猶其德音釋文猶其韓詩無

然畔援玉篇以按祖旅按本又同爾兄弟後漢

兄弟與爾臨衝韓詩執訊連連訊字又作攸

鹹安安字又是類是或依崇墉仡仡說文

作靈臺虞業維作貴鼓維鏞作貴字亦

鼙鼓逢逢亦作下武廿有哲王哲王又作應侯

順德家語淮南子並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後漢書

其祖父文王有聲通求厥寧說文通築城伊滅

韓詩同匪棘其欲欲釋文欲釋文欲釋文欲釋文

已不圻不副說文圻圻誤作圻圻誤作圻圻誤作

誕實匍匐本亦作克岐克嶷說文藝之桂菽

釋文作叔禾役穰穰說文瓜瓞嗶嗶說文第

云或作禾役穰穰作瓜瓞嗶嗶作韓詩

厥豐草韓詩弗恒之恒本又或春或掄韓詩

周禮注釋之叟叟又作叟叟又作叟叟又作

之浮浮說文取挺以執釋文執其香

始升香一本行葦維泥泥張揖作肆筵設席

楚詞章句嘉穀脾臑臑或作臑或作臑或作

發酌以大斗字又既醉序告大平也此同釋文

監本毛本永錫祚釋文祚祚祚祚祚祚祚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六—三六五

事韓詩續以作爾庸本亦以時其帳
既入于謝楚詞章句採此萬邦釋文時
納王命納本亦不畏疆圉漢書我儀圖之釋文
義征夫捷捷玉篇四牡彭彭說文八鸞鏘鏘
釋文將將韓奕有倬其道韓詩
旂綬章綬本亦鞞鞞淺鞞本亦顧父顧父
之父本亦其猷維何釋文維荀及蒲荀字
第韓侯取妻取本亦諸弟從之白虎通鹿鹿嘆
嘆本亦有貓有虎貓本又其追其貍說文獻其
貍皮貍本亦江漢桓桓一作錫山土田石
錫下旁注之字山下旁注川字田下旁注附庸二
字皆後人所加釋文亦云錫山土田或作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常武赫赫明明赫字又如
震如怒字皆而鋪敦淮淮詩鋪敦淮鋪敦仍執
醜虜仍本或絲絲翼翼韓詩徐方既來漢書
倭倭本亦蟪蛄蟪蛄疾疾人伎忒說文維今之疾字或
倭倭本亦蟪蛄蟪蛄疾疾人伎忒說文維今之疾字或
周頌清廟本又序周公既成洛邑釋文洛維
駿奔走在廟禮記維天之命序大平告文王
也毛本大假以溢我說文維清維周之

禎釋文作禎云本天作彼祖矣岐後漢書吳
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釋文基其於緝熙單
厥心國語厥心我將維天其右之右本亦時
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守本或薄言震之韓詩
懷柔百神柔本亦執競鐘歌喤喤漢書思文貽我來牟
筦將將筦本亦管將將漢書思文貽我來牟
貽字又作筦字或筦字或筦字或筦字或
此臣工維莫之春莫本或噫嘻釋文噫嘻釋文
駿發爾私釋文駿發振鷺在此無斃韓詩作
豐年以洽百禮釋文洽作洽有瞽本或序而
合乎祖也本或應田縣鼓周禮應田縣鼓周禮
祝圉祝字亦潛韓詩雖宜哲維人釋文哲亦
哲載見條有鶴文玉篇條有鶴文玉篇
釋文俾作卑閔予小子嬖嬖嬖嬖嬖嬖
云本又敬之一本無小恙而後患石
災災莫予荈蜂本又自求辛辛辛辛
字後人所加莫予荈蜂本又自求辛辛辛辛
芟序春藉田監本千耦其耘釋文耘耘
縣其庶韓詩縣其庶縣其庶縣其庶縣其庶
馨椒沈良耜序秋報社稷也本或其饒伊
黍禮記其饒斯趙周禮以薊茶蓼說文蓼蓼
黍禮記其饒斯趙周禮以薊茶蓼說文蓼蓼

積之栗栗說文作積絲衣絲衣其紉說文作載

弁俅俅爾雅注載作戴說龍鼎及龍史記音義兒

觥其觥說文作觥不吳不敖吳說

史記作吳不敖不驚桓序桓武志也本或以此

婁豐年監本毛本婁作般於皇時周白虎通時

周之命魯韓詩此下有於釋思句云毛詩無此句齊

本有是探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魯頌駟詒訓傳釋文與此同云本或作駟之什者

監本毛本並駟駟牡馬有駟有皇說文有

駟有維本或作駟以章釋釋崔作有駟鼓咽咽本又

歲其有石本有下旁注年字後人所加釋文亦

矣皆衍詒孫子亦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孫子

皆是矣洋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泮宮也釋文泮作

作薄采其芹白虎通其旂旂釋文作旂旂旂本又作旂

采其茹說文作矯矯虎臣釋文作矯矯矯虎臣本又作矯

獻賦禮記注狄彼東南韓詩秋角弓其觥釋文作

御無射又作數數或作食我桑黹說文作食我桑黹本又作

淮夷韓詩作一作穠穠一作穠閔宮無災無害災字又

亦作黍稷重穋稷重本又作俾已稼穡釋文俾作俾已稼穡本又作

同實始翦商說文翦王曰叔父禮記注為周室輔

禮記注土田附庸周禮注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史記注戎狄是泰山巖巖釋文作遂荒大東

齊魯齊魯詩並保有鳧鳧釋文作淮夷蠻貊字又

商頌那序有正考甫者釋文作考甫作考甫作

作亦不夷夷釋文作夷作夷作夷作

作八鸞鸞鸞釋文作鸞作鸞作鸞作

作八鸞鸞鸞釋文作鸞作鸞作鸞作

作百祿是何本亦長發濬哲維釋文作維作

幅隕既長監本毛本隕誤作隕釋文作隕作

率履不越韓詩外傳及漢為下國綴旒禮記注

正義曰引齊敷政優優說文作布百祿是道說文

為下國駿龐齊詩作駿龐大戴禮何天之龍大戴

作龍天子之龍敷奏其勇敷大戴禮何天之龍大戴

總本又武王載旂旂說文作旂作旂作旂作

三葉韻書作三枋韋顧既伐漢書作殷武采

入其阻說文采曰商是常石本商下旁注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後漢書作京師翼翼四方

右毛詩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謨

唐七十一

石刻十二經 跋二

周禮天官冢宰第一 釋文作天官上云本或辨方

正位 辨本亦 序官宮正 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

前列 敝人 敝亦又作 湯醫 毛本誤 醢人 醢本又

人 說文作 閭人 固游亦如之 釋文游作 游女使八

人 各本皆作 女史石刻後 亦 夏采 或作 大宰之

職三曰邦甸之賦 監本毛本邦誤作 四曰家削之

賦 前本又 四曰羞服之式 服或乃縣治象之法于

象魏 監本毛本灋作法以 後諸灋字石本與監本

挾日而歛之 干扶字又作 漢 置其傳 石刻原作 如此後

本亦 前期十日 前本或 祗滌濯 祗後皆同 祀大神

示亦如之 示本又 含玉 作舍 則冢宰聽之 冢誤

作冢 冢官 小宰六曰歛弛之聯事 釋文及今石

監本毛本施作 令百官府 毛本誤 各脩乃職 監本

修 宰夫之職 毛本誤 賓賜之殮牽 千本同 賓賜

殮牽 官正與其奇衰之民 作邪 膳夫羞用百

有什品 監本脫有字 今 庖人膳膏臊 說文 內

麥牛夜鳴則腐 廣韻烏曉色而沙鳴 釋文曉作

馬黑脊而般臂 徐本臂 旬師代王受省裁 監本

嘗誤作侍 今 敝人辨魚物為蠶 蠶本又

天官冢宰下 釋文作天官下云本 醫師有疔瘍

者 監本毛本脫有字 食醫犬宜梁 監本毛本

疾醫冬時有嗽上氣疾 嗽本亦 酒正四曰緹齊

緹記注 大祭三貳 監本毛本 凌人春始治鑑 本

監作 醢人醢醢 監本又 昌本虞 監本虞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荳菹

掌次設皇邸 皇邸 司裘仲秋 各本皆 內

宰禁其奇衰 本亦 則贊贊瑤爵亦如之 疏述經及

字 贊 而生種 種之種 種本又作 寺人相導其

出入之事 釋文監本毛 典婦功及內人女功之

事 齊本亦 典泉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 按各

皆作 內司服展衣 廣韻作 緣衣 緣衣 追師

掌皇后之首服為副編次 玉篇副

地官司徒序官送師 各本並 縣正 各本亦不越行

並鄰長 里宰 每里下士二人 監 林衡 衡十有二人

毛本二 每大林麓 本亦 衡中川 各本中川以下

誤作 大司徒之職其植物宜阜物 釋文阜作阜 其

動物宜鱗物劉本作其民黑而津一本其民哲而

瘠監本毛本其植物宜菽物監本毛本以教稼穡

樹藝毛本藝正日景非本或作影不易之地家百晦

亦釋文作畝云本七日肯禮監本毛本皆誤作肯釋

三曰聯兄弟一本聯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

癯疾監本毛本癯鄉師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

而賜萬民之難阨本亦作艱鄉大夫以退各憲

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監本絕句今石經

治下無之字按疏述經云逸各憲之於其所治

又云國太詢于衆庶而致于朝是當以所治絕句

然以原本缺處計之適五字疑原刻刊誤後知其

非磨去後人又據誤本補之也毛本黨正壹命

齒于鄉里監本毛本掌其戒禁毛本誤族師以

相葬埋本或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

數釋文役政比長有學奇袤舉本亦封人置

其繒本又共其水橐監本毛本鼓人教爲鼓而辨

其聲用毛本辨舞師教皇舞說文皇牛人共

其稿牛各本稿充人展牲則告牲毛本誤

地官司徒下載師孟子注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說

地作部充人皆無過十一各本並作十唯其漆林

之征釋文漆作來云本又作遺人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說文無司救而歸于園土監本毛本

司市以質劑結信攷止訟各本考皆作而此日則

而市本又大刑本又司市本又師胥師賈師而

從按各本皆作市師賈師而質人邦國釋

其戒禁監本誤泉府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監

掌節說文以英蕩輔之今石經蕩作蕩釋文遂

人以興鋤利說文以彊予任詩箋作以彊

彊監本毛本及窆陳役釋文窆作窆遂師以作役

事監本毛本庇其委積庇又作庇及窆抱曆釋

並監本毛本委人監本毛本縣正趨其稼事

釋文趨作趨里宰趨其耕耨毛本耨土均

毛本皆不草人凡糞種釋文糞作糞樂用糞

作彊誤樂本又作彊稻人以豬蓄水監本毛本

以涉揚其艾作田監本毛本誦訓監本

亦不越山虞凡服相監本毛本林衡掌巡林

龍之禁釋文麓角人以共財用監本財司稼

掌均萬民之食而賜其急而平其興掌均以下

行越春人其其盥盛之米監本亦稿人皆作

行越春人其其盥盛之米監本亦稿人皆作

行越春人其其盥盛之米監本亦稿人皆作

行越春人其其盥盛之米監本亦稿人皆作

釋文與此同

春官宗伯序官天府徒廿人監本毛本大師眠瞭

三百人府四人吏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各本卅作二十今石經無府四人以下十六字按

疏亦云祗祿三百人無府史胥徒石本此十六字

爲後人所補不足疑鑄師鑄禮疏鞅師鞅禮記注祭

人監本毛本並承其誤司亞府二人各本皆作一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前本或作祗下神

此下卷以佐王建保邦國佐本或以熙燎祀司中

司命說文祀作祠以禽作六摯本或省牲鑄省本

青後省牲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說文王篇以

時將瓊果監本毛本雞人夜啼旦以詔百官時

又作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獻本或諸臣之

所酢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昨作昨下司几

筵設莞席紛紜各本席皆右彤几說文彤右漆几

說文漆典瑞公執桓圭玉篇圭以恤凶荒監本

慎作穀圭和難以聘女各本皆作一其士壹命

則下其君之禮二等後人補字之誤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監本毛本壹作一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

又作絺守祧其祧則守祧聖本或

世婦比其具比本亦凡王后有擯事於婦人監本

據誤作參今石經與此同

春官宗伯下大司樂大磬各本皆作大磬此補字

注廣韻並乃分樂而祀之今石經毛本皆作序

亦誤乃奏大族監本族大族爲角毛本大九磬之

舞釋文云九磬依字九音尸出入監本毛本尸作

尸亦作王大食三宥釋文監本毛本並作樂師趨

以采齊釋文又作齊詔來瞽擊舞說文瞽帥射夫

以弓矢舞監本師小胥饋其不敬者儀本或士

特縣釋文又作特大師令奏瞽轅禮記注及

誤此瞽矇掌播鼗祝敵塤簫管弦歌監本弦

金台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六

磬師凡祭祀監本毛本凡誤作鍾師納夏釋文

納云本或齊夏齊或笙師以教械樂監本毛本

作納夏鑄師今石經毛本並作鑄師此鞅師掌教鞅

樂禮記注作鞅典庸帥其屬而設筍虞毛本師

虞作廡筍虞虞亦誤大卜掌三兆之灋釋文兆

亦作掌三夢之灋釋文夢作夢則眠高作龜釋文

視卜師三曰義揚此補字之誤華氏釋文

氏云本遂飲其煖契說文飲占夢本又占六夢

又作華之吉凶說文夢亦二曰噩夢說文作四曰寤夢本

又作大祝四曰榮此補字之誤一曰稽首

監本毛本本精作諸釋以享右祭祀毛本誤付練祥

掌國事毛本詳小祝彌裁兵玉篇彌司巫祭

則其匪主則字大史凡辨瀆者攷焉木辨作

辨下辨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說文作閏月王

小史辨昭穆昭或馮相氏辨其叙事辨作辨叙

作序下以辨四時之叙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瀆

監本毛本本辨亦作辨中車錫樊纓十有再就監本錫誤

釋文枋作枋柄中車錫樊纓十有再就監本錫誤

翟錫面朱總監本翟車貝而組總有握千寶馬獻

輦車組輓釋文輦作連大禎監本誤作驪車舊蔽

說文作驪孤乘夏篆說文作車僕凡師共草車

監本其司常通帛為旌說文都宗人掌都祭

祀之禮監本毛本則令禱祠釋文禱作禱家宗

人凡以神士者毛本凡以以猶神鬼示之居雅

注猶作猷示作祇

夏官司馬序官廿有五人為兩監本毛本小子史

一人監本一大僕監本毛本藥人監本毛本庖人

徒二十人按石刻各經遇二十三等字皆作廿

之例罔師良馬匹一人駕八良馬匹一人駕馬麗

一人各本皆無駕人良馬匹一司馬放殺其

君則殘之殺字後人所補釋文作弑云軍將執晉

鼓釋文作將軍云鄉遂載物石刻原如此後遂以

彌田如蒐之瀆監本毛本蒐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毛本誤旗車卒間居此刻誤鼓皆賦本亦帥執

事毛本師軍司馬樂司馬注闕字按此亦後

人補字司勳惟加田無國正作征量人量其

誤脫耳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涂本又射人大夫執雁

監本毛本祭祀共卵鳥射卵

夏官司馬下司士唯賜無常監本毛本唯作惟下

作六軍之事執披各本此誤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玉篇作埽洒之事弁師諸侯之

縱九就璫玉三采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縱下增

珉玉璫象邱玉笄監本亦司戈盾祭祀授旅賁

父毛本旅賁作旅下司弓矢夾弓庾弓庾師儒

相傳讀庚恒矢庫矢監本毛本庫誤作庫今授兵

甲之儀監本毛本甲誤作道右如齊輶之儀各

輶皆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監本毛本並與此同

校人三阜為繫釋文作繫執朴而從之石本原

人磨改朴作朴及葬埋之一釋文埋作埋庖人馬

各本亦作朴八尺以上為龍爾雅注以作職方氏東南曰揚

州監本揚其浸五湖浸本又作浸漢書其浸潁淮

誤作揚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八

監本頌其水榮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吹水作川
其澤敷曰望諸漢書作其已二男二女
其澤敷曰大野漢書作其浸盧維
其民二男二女漢書作其釋敷曰
其澤敷曰楊紆漢書作其川庫池
都司馬以國漢掌其政學釋文改正
秋官司冠序官禁殺戮下士二人毛本誤下
赤友氏說文友小行人司儀行夫
大司冠使其屬蹕釋文作蹕
鄉士辨其獄訟監本毛本
協日刑殺釋文作計日
遂士而糾其戒令監本
訝士客出入則導之各本導
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
司刺再赦曰老旹釋文作旹
司盟及其禮儀釋文作
職金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
子入于罪隸說文罪
大人用牲物作全
掌戮掌斬殺賊諫而搏之
秋官司冠下野廬氏有相翔者則誅之監本毛本

石經邦之有大師監本毛本
庶氏掌毒蠱以攻除下禴之嘉草攻之
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監本毛本
衞枝氏禁踣呼歎鳴於國中者野呼作掌禁
諸侯之禮監本脫
小行人凡此五物者監本脫
司儀王燕則諸侯毛到本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勞禮餼獻飲食之亦作從
等數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車乘有五簋監本
戒官脩委積監本毛本
凡賓客諸侯有卿都士
冬官考工記上然後可以爲良監本後
北爲枳廣韻而北
鵲鵲不踰濟釋文作鵲

之工二

此同本博作博誤釋文與 甬鮑鞞裘 釋本或

畫續鐘筐

五經文陶旅下旗人凡陶旅之

崇於軫四尺

崇本亦作 則於馬終古登陴也 釋文

人同

輪人欲其眼也 說文眼 則是搏以行石也

監本毛

本博誤作博今石經 不甬於鑿 本又作

不甬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 說文作燥 殷畝而

馳不墜

釋文監本毛 轉人軌前十尺 監本軌誤

同五分其軫

毛本開 龜地四旂 監本毛本龜地作

鳥獸地

攻金之工 監本毛本 鬼氏兩鑠謂之

銑

樂本又 函人鍛不挈 監本毛本鍛誤作 鮑

人

說文作 卷而搏之 監本毛本搏 鞞人謂之

鼓

釋文鼓作鼓云本 甬氏以浼水漚其絲 釋文

無其

是謂水凍 各本皆作水凍

冬官考工

記下玉人天子執冒四寸 說文作 上公

用龍

說文伯用將 柳人 柳本或 雕人 雕本

亦作

磬氏已下則摩其端 本或 矢人殺矢七

分

釋文殺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監本毛本殺作

前弱則勉

各本皆作 是故夾而搖之 搖本又

欲生而搏

釋文與此同 旂人 王篇廣韻

梓人爲筍

釋文筍作筍 以智鳴者 智本亦作

干本作買馬作買則於磬宜 各本脫 出古

絹寸焉

儀禮注 廬人矛夷三尋 監本毛本矛

匠人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監本毛本 廟門容大扁

七人

說文作大 韜廣五寸 說文韜 廣尺深尺謂之

甬

說文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釋文遂作遂廣二

每深二仞謂之澮

說文 車人半矩謂之宣 本或

亦作

弓人蹙於制而休於氣 制本又 馬膠黑白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譬如終紺 釋文毛本 引如

終紺非弓之利也

監本毛本 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謂之不參均

監本毛本 筋三倅 本

又年亦

漆三甬 說文作 其次角有澮而疏 監本毛

字今石

經有

右周禮

儀禮士冠禮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 監本毛本

石刻惟士昏禮至于廟門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喪

服爲之築宮廟君歸其宗廟四字作廟餘皆作廟

監本毛本惟上文筮于廟門作

各一厘 本或 薦脯

醢薦本又作薦

以栖祭醢三 毛本誤 啐醢建柶 監

毛本誤作捷柶

莫摯見于君 監本毛本 遂以摯見

於鄉大夫鄉先生

今石經 鄉大夫作卿大君子將

泣之

監本毛本 嘉薦宜時 劉昌宗本 記

大古冠布今監本毛本太齊則細之

適子冠於作適本又母追母追

士昏禮牌不升作牌又菹醢四豆

同此大羹渚在泰亦作被穎黼

與布無者逆退經七並作乃徹于房中

脩今石經作段脩釋文同云又作股北面拜奠

于席監本毛本壹作一某固唯命是聽惟今石經與此

命之曰字今石經與此風夜毋違命母誤

母作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監本毛本

有之弟稱其兄監本毛本弟下有則某以得為外

齊之齊字或遂授瑟監本毛本乃閒歌魚麗

同執觶興盥洗各本皆無盥字此後人補列誤衍

有明人補字皆多辨卒受者以解降皆作辨司正

升立于序端監本毛本誤作席遵者降席席東南

面監本毛本脫一席則使人授俎各本皆賓服鄉

服以拜賜今石經無記薦脯五挺本亦作脊脅胛

胛肺監本毛本進腍釋文作奏云

鄉射禮主人坐取爵于上簋毛本于賓席之前西

北面獻賓今石經作東南面酢主人釋文酢賓之

席前北面監本毛本樂正告于賓監本毛本祖

決遂各本皆作祖決改取一个挾之監本毛本

此同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監本毛本

石經與某御於子監本毛本相揖退反位監本毛本

監本毛本舊作綱以翽旌獲毛本翽誤作翽士鹿中翽旌

以獲今石經與此同節今石經有之

燕禮兩方壺監本誤作壺司宮筵之于戶西東上

各本之皆作賓下圖壺同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本又

此補字之誤賓同賓右北面至再拜誤作又主人坐奠觚于篚本

于誤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下監本毛本誤作賓之

實之大夫立卒爵此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監本

不拜賓賓降筵此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

爵如初監本毛本不疊大夫大夫皆升就席監本

脫升字今石采蔡監本大師告于樂正曰監本

經與此同唐七十一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字今石經主人拜送解監本毛本並作受皆於阼

階上監本毛本閭人為燭於門外各本作燭

以賜鍾人於門內監本毛本並作此鐘人今石經

記其牲狗也監本毛本並作此

大射儀釋文及今石經兩方壺監本誤作

壺兩壺此釋文及今石經大史在干侯之東北

文及今石經反命反命之命之此皆作又

主人卒洗賓揖升監本毛本今石經與此同以酢主

人于西階上釋文升觚遂于賓各本皆作升

受爵于筵前漢石經殘賓奠于薦東各本皆作遂

所補媵爵者退反位各本作媵爵者皆賓升成

敗此補字之誤主人洗觚升實散散監本毛本

于賓左作於僕人正徒相大師監本毛本

作大下大史侯于所設小樂工從之各本皆作小

中之西大史許諾並同小樂工從之樂正此補字

之主人洗升賓爵此補字之誤南面坐取解

皆作奠解此補字之誤南面坐取解

其所補字遂告于大夫與大夫此補字之誤命去

侯各本皆作侯監本誤作與司馬正交于階前

交與上射降三等監本毛本誤作二上射於左監

於誤作與毛本作司馬師坐乘之卒監本毛本

于今石經與此同司馬師坐乘之卒監本毛本

經與此同唐七十一金石萃編卷二百一十一

此同則降卽位而后告毛本司射東面于大夫

之西比耦監本毛本誤作此既拾取矢耦之監本

耦誤作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監本毛本

同司射作射如初監本毛本取公之決拾

于東坫上毛本北一一各本皆不重小射

正坐奠筭于物南毛本于北小射北

面視算釋文北面告于公告監本司射遂

袒執弓監本毛本退侯于序端毛本僕

人師洗升實解以授監本毛本小臣正正

辭各本皆不重正卒司馬師受虛爵監本毛本

辭此補字誤正卒司馬師受虛爵監本毛本

經典司射適階西去扑毛本適三耦拾取矢如初
此同毛本衆射者繼拾取矢誤作既北面視上射
三誤作二毛本衆射者繼拾取矢誤作既北面視上射
監本毛本視作賦公樂作而后就物毛本后賓諸
今石經與此同毛本公樂作而后就物毛本后賓諸
公卿大夫皆說毛本誤公荅拜賓反位本脫賓
字今石經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毛本酬
與此同毛本聘禮士帥沒其竟毛本帥司馬執策本並作策
聘禮士帥沒其竟毛本帥司馬執策本並作策
未入竟壹肆釋文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監本
于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周禮註作使
於二竹簋方釋文簋作簠云本或作簠靈祓縹裏各
盛本毛本亦作簠今石經與此同靈祓縹裏各
極皆作被此大夫帥至于館卿至館各本館皆作
補字之誤館按館俗字
後詩賓于館及命于館君館之卿米禾皆什車監
館大夫館士館皆後人補字之誤毛本賓誤作客
毛本誤作賓辟不荅拜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一十車毛本賓辟不荅拜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撤坐啐醴監本誤公問大夫毛本問其南醴醴
撤作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監本毛本擯作擯下
監作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監本毛本擯作擯下
損仿北面當捐再拜各本捐若食若饗
此毛本北面當捐再拜各本捐若食若饗
上介幣漢石經若賓死來將命各本來皆作未
有獻字本又記問幾月之資周禮注使者受行
日疏述經及監本毛本俱作既受行纁三采六等
日疏述經及監本毛本俱作既受行纁三采六等
朱白倉禮記疏及今石經並朱白倉三字此段經
蒼又賁幣馬釋文與此同對曰非禮也敢辭監

毛本辭字小書混入復見之以其摯監本毛本之
注首今石經與此同禮記注私覲愉愉焉釋文
與此東介北面踰焉禮記注私覲愉愉焉釋文
同禮尊于東箱監本毛本此作廂賓固辭公荅再拜
再應作再此自西門升受此補刻之誤聘自致
補刻之誤自西門升受此補刻之誤聘自致
養各本皆作聘日無養者無擯此補刻之誤君貺
此補刻之誤無養者無擯此補刻之誤君貺
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監本毛本又拜送節
石經與賓不致主人不拜毛本主二百四十斗
此同賓不致主人不拜毛本主二百四十斗
斤爲秉賓不致主人不拜毛本主二百四十斗
公食大夫禮不正釋文栗階升不拜各本栗上
公食大夫禮不正釋文栗階升不拜各本栗上
罷於外釋文監本毛陳鼎于碑南面監本毛本作
罷於外釋文監本毛陳鼎于碑南面監本毛本作
宰夫設餼四于豆西釋文餼贊者負東房監本以
宰夫設餼四于豆西釋文餼贊者負東房監本以
中一人二字混入左擁簋梁監本誤作右擁簋梁
經文贊者之上左擁簋梁監本誤作右擁簋梁
賓稅手各本皆西東毋過四列監本毋無擯
賓稅手各本皆西東毋過四列監本毋無擯
賓記出自東房毛本誤劍莖釋文劍羊苦說文
賓記出自東房毛本誤劍莖釋文劍羊苦說文
卿擯山下監本擯
卿擯山下監本擯
親禮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各本皆作帷門
親禮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各本皆作帷門
侯氏送于門外監本毛本天子賜舍伯父後漢書
侯氏送于門外監本毛本天子賜舍伯父後漢書
注伯父上侯氏神冕釋幣于廟監本神天子非他
皆有曰字侯氏神冕釋幣于廟監本神天子非他
各本天子下俱有坐奠主監本誤歸寧乃拜今石
日字此補字誤脫坐奠主監本誤歸寧乃拜今石
乃邦此補字之誤監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毛本
本毛本沿誤作拜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毛本

兩杆監本誤杖笠儀禮誤引公賙儀禮誤引東馬
兩公羊傳注則悟受之釋文梧從柩東當前東
毛本東藏苞符於旁監本苞記疾者齊本又作
外內皆埽監本毛本並作皆坐持體此下有男
女改服一節今主人啼謾誤引裏親膚監本毛
石經亦無之主人啼裏親膚本裏誤
作裏今石不說經帶經本謾誤設今石聚諸安
本又作交監本卜曰吉今石經升降自西階監本
毛本亦作交監本卜曰吉今石經升降自西階監本
無降字今石于卒各本于皆作千載簋笠釋文簋
菅符三作符亦張可也監本毛本誤作可張矢
一乘謾誤引釋文上
金石萃編卷二百十一 唐七十一 王
士虞禮簋中在其東監本毛本誤作簋祝饗監本
魯一人哀經奉篚哭從尸儀本亦祝命佐食墮祭
局禮注尸以醋主人醋本亦記祝佐食降復位
作隨祭尸以醋主人醋本亦記祝佐食降復位
監本毛本脫復香合香本又饗監本毛本皆如初
字今石經有本日作日唯主人不哭監本毛本唯誤
曰下亦如初日放此唯主人不哭作惟今石經與
此尸受振祭監本毛本受作授奠于南方毛本于
猶出几席監本誤拾踊三今石經此下有哭止告
誤脫監本毛本亦無搔剪監本搔誤作搔釋文
之皆承補字之誤搔剪及今石經誤作搔
特性饋食禮壺禁在東序監本壺誤作壺豆邊劍
在東房釋文劍作劍賓各再拜監本毛本並誤作
下及兩劍同賓各再拜實再若拜今石經

與此立于門外東方監本毛本誤作東立于房中
南面毛本誤卒載加七于鼎毛本于及兩劍劍毫
設于豆南監本毛本俱不疊出立于戶西南面
監本毛本脫戶誤于醢經並無于字舉骼毛本誤
字今石經有誤于醢經並無于字舉骼毛本誤
主婦洗爵于房酌毛本酌尸卒爵酌獻祝監本
酢復位毛本誤賓佐執爵各本佐皆作洗獻
醉作卒復位毛本誤賓佐執爵各本佐皆作洗獻
衆兄弟監本毛本脫來字尸祭酒監本毛本
石經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衆賓長自左受
旅監本毛本脫自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監
毛本脫此十一各酌于其尊監本毛本誤作算主
字今石經有之各酌于其尊監本毛本誤作算主
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毛本誤作戶記東西
當東榮毛本誤纛裏監本毛本尊兩壺于房中西
壺下今石經壺作壺此字後人所脾脰監本毛本
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亦作壺脾脰脾脰監本毛本
本誤誤作脾脰
少牢饋食禮朝服筮尸監本毛本脫服字如筮日
之禮監本毛本作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毛本為今石經與此同肩臂膳膳
幣監本毛本膳作膳誤釋文今石經並作膳後凡
誤作皆設扇監本毛本膳作膳誤釋文今石經並作膳後凡
注並作衣移袂釋文移作移云本又作移今石經
誤作衣移袂釋文移作移云本又作移今石經

執葵其贏臨作菹亦又興受贊者敦稷誤作十祝出

迎尸于腐門之外作毛本于以授尸坐取簠與監本

脫此七字今祝筵尸各本筵皆作受同祭于豆

祭監本毛本誤作尸同右兼取肝禮記注作搏之

以授尸監本毛本誤作尸同授主婦贊者于房

尸毛本誤作尸洗爵受尸此補字之誤賓尸西北面

拜送爵監本毛本誤作尸主人降立于阼階東監本

降作祭毛本誤作尸主人答壹拜監本毛本壹作

同誤今石經與此同主人答壹拜監本毛本壹作

有司本或作有司徹字又東枋

監本誤作勛肩臂胛幣騰釋文幣作胛亦右體監本

下西枋同亦誤二手執桃七枋以浥滫各本桃皆作尸卻手

授七枋授今石經賓亦覆手以受監本毛本卒載俎

執俎以降補各本執上皆有縮字無俎字此賓縮執

俎以降作毛本誤主婦洗于房中監本毛本洗下有

取糗與服脩本脩又作段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

立于主人席北西面監本毛本誤作面主人其祭

糗脩監本毛本誤作北面答拜受尸爵降筵各本

皆作受爵主人降洗解監本毛本誤作今石經

尸降筵主人降洗解監本毛本誤作今石經

字監本毛本並誤作爵右取肺揆于醢今石經

執爵以興監本毛本俱脫宰夫執薦以從

升獻私人于降階上此補字之誤受爵酌獻侑

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監本重衍此十四受三獻

爵監本毛本脫酌以醋之監本毛本醋作酢主

人拜受尸拜送監本毛本誤作尸若不償尸監本

毛本儀作賓今如賓各本皆作賓主人洗爵酌尸

各本皆作酌此補字酌授尸監本毛本誤作

主人受爵今石經賓尸西北面答拜監本毛本

經與婦人贊者各本此下皆有執棗揆授婦贊肺

此同誤今石經與此同洗爵醋于主人毛本于賓

一字今石經與此同洗爵醋于主人毛本于賓

兄弟交錯其酬監本毛本司宮闔牖戶監本毛本

經與眾賓出毛本出作及誤

右儀禮

禮記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按石刻以前月令移置

點竄如孟春之月日出營室皆參中旦尾中則改

為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初

各月節於十二月皆然又加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等二

十四節於十二月皆然又加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等二

性其數若千至祭先某諸語似此之類甚多至其音

禮經之舊自宋以來久經刊定且係元宗一人私

見未可據以校正各本今亦不及校辨惟舉字句

與唐初本同而與各書徵引及呂氏春秋十月

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異者記之備參以焉正月

句惟呂氏孟 蚯蚓出 淮南作邱 王瓜生 呂氏作

夏紀有之 本亦作 衣朱衣 呂氏作 食菽與蔬 本

又作叔各本 其器高以粗 呂氏作 今石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 呂氏無 贊俊傑 呂氏作 舉長

大 淮南作 靡草死 呂氏作 繼長增高 淮南作 無有

壞墮 淮南作 無起土功 淮南作 貴賤長幼

如一 呂氏長 以給郊廟之服 呂氏作 四鄙入保

淮南作 敗其城郭 淮南作 則蠱蝗為災 淮南作 監

本毛本 五月鵙始鳴 監本毛本 誤作 今遊牝

別羣 各本遊 游北別其羣 則繫騰駒 釋文蔡本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淮南作 班馬政 呂氏作 處必掩身無躁 呂氏作

身欲靜毋躁 止聲色 淮南作 節嗜慾 呂氏作 退

經監本毛本 百官靜事無刑 淮南作 無用火南方

淮南作 可以升山陵 呂氏作 則雹凍傷穀 呂氏

淮南作 五穀晚熟 淮南作 六月溫風至 各本至

始字 呂氏淮南 蟋蟀居壁 呂氏作 居奧無或差貸

呂氏 黑黃蒼赤 淮南作 青 無敢詐偽 呂氏作 以給

郊廟祭祀之服 淮南作 以給 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監本毛本 腐草為螢 釋文作 螢云本又作 螢或

亦作 腐草化為螢 淮南作 螢草化為螢 土潤溽

令螢作 腐草化為螢 淮南作 螢草化為螢 土潤溽

暑 釋文海作 可以糞田 可以美土 疆土 各本

雨作 糞田 則穀食鮮落 呂氏淮南 禾稼不熟 淮

不孰 穡則風寒不時 風寒 呂氏 鷹隼早驚 亦作 中

央土其蟲 儼 呂氏淮南 律中黃鐘之宮 淮南作 律

淮南於季夏之月招提指未昏心中旦至中下即

接其位至蟋蟀居與諸語其器團以閱 呂氏作 七月

與月令及呂氏本不同 其器團以閱 呂氏作 七月

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 淮南作 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

帥武人於 選士勵兵 淮南作 選士勵兵 淮南作 順彼遠方 呂氏

順彼遠方 命有司納材 葦 各本此文俱在季夏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淮南作 乃命虞人入材 葦 修宮室 修淮南 垣牆 文

經本毛本 並作 牆垣 今石 五穀無實 呂氏作 則其

國火災 各本火災 淮南作 則多火災 呂氏作 則八月羣鳥

養海 淮南作 養海 淮南作 行糜粥飲食 淮南作

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肥瘠察物色必比類

量小大視長短 呂氏淮南 巡淮南 行犧牲 呂氏

小大視長短 呂氏淮南 巡淮南 行犧牲 呂氏

秋氣 淮南作 通秋氣 雷乃收聲 呂氏淮南 乃

作雷乃始收今石經 監 蟄蟲環戶 呂氏淮南 戶

榜不當 淮南作 勸人種麥 各本勸種麥 淮南

乃有恐 淮南作 乃有大恐 則其國乃旱 呂氏無

柳衣衾之藹厚營邱壠之小大高痺使貴賤卑首

无

歷代碑誌叢書
金石萃編

泉咸竭減竭人多疥癰作民多疾病十一月龍

三

六—三八三

始巢淮南子命將帥習射御角力各本命下有天

冬之月呂氏淮南子乃教田獵各本乃教於田獵班

馬政呂氏淮南子命僕夫七駟咸駕各本命太僕及淮

旌旄淮南子授車以級呂氏淮南子整設于屏

外淮南子正設北面以誓之各本皆無以字呂氏淮南子

贊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呂氏淮南子天子乃厲

以射淮南子天子乃厲呂氏淮南子天子乃厲

本自天子乃教淮南子天子乃教呂氏淮南子天子乃教

秋之月雞始乳淮南子天子親往嘗魚淮南子天子親往嘗魚

水澤腹堅呂氏淮南子天子親往嘗魚淮南子天子親往嘗魚

乃有出土牛毛氏淮南子水已入呂氏淮南子水已入

出五種淮南子命農計耦耕呂氏淮南子命農計耦耕

月窮于紀淮南子星回于天呂氏淮南子星回于天

終淮南子明堂月令淮南子明堂月令淮南子明堂月令

專其農人淮南子共飭國典淮南子共飭國典

卿大夫呂氏淮南子共飭國典淮南子共飭國典

之宜淮南子貢職之數淮南子貢職之數

各本淮南子在季秋之月淮南子在季秋之月

呂氏淮南子國多固疾淮南子國多固疾

曲禮儼若思淮南子儼立如齊淮南子儼立如齊

疏淮南子不辭費淮南子不辭費

亦本淮南子泣官行法淮南子泣官行法

此後淮南子磨改淮南子磨改淮南子磨改

嬰本淮南子或作淮南子或作淮南子或作

盧植淮南子本作淮南子本作淮南子本作

十九十日老淮南子是以聖人作淮南子是以聖人作

友稱其弟也淮南子食饗不為淮南子食饗不為

視毋誑淮南子誑淮南子誑淮南子誑

跪淮南子授坐不立淮南子授坐不立

釋文淮南子又作淮南子又作淮南子又作

生書策琴瑟在前淮南子生書策琴瑟在前

暑毋寒裳淮南子暑毋寒裳淮南子暑毋寒裳

此無淮南子嫂叔不通問淮南子嫂叔不通問

相知名淮南子不相知名淮南子不相知名

亦作淮南子娶下淮南子娶下淮南子娶下

賀取妻同淮南子賀取妻同淮南子賀取妻同

本又淮南子酒漿處右淮南子酒漿處右

經及淮南子釋文淮南子釋文淮南子釋文

飯齊以授相者淮南子飯齊以授相者

者側席而坐淮南子者側席而坐

獻車馬者執策淮南子獻車馬者執策

弛弓尚角淮南子弛弓尚角淮南子弛弓尚角

頭有瘡則沐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身有瘍則浴瘡本或不問其所費一本亦作有送葬不辟塗潦作本亦則載青旌載下並同則載輿與也與本亦左右攘辟字非也為其拜而菱拜菱本亦定猶有誅作誅本又曲禮下凡奉者當心行不舉足本釋文無舉字云一立則罄折垂佩則辭以疾本又作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按禮記中脩字毛本多凡家造一器作凡家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去國下云國踰竟亦然素綬作本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三

男女相荅拜也一本後人加不相荅拜皇吟於鬼神篇吟作告喪曰天王登假作爾雅注司草毛本五官致貢曰享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天子當依而立依本又其與尸言自稱曰寡人釋文作自謂寡人士踰踰或作踰使大夫曰儒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或作童使名自稱曰某或作使自稱云歲編本亦豚曰脂肥脂本亦梁曰薌其字又穆曰明案一本無此句稻曰嘉蔬本又作蔬鹽曰鹹鹺本又君命大夫與士肆本又凡摯本又棋棹本又

檀弓微子舍其孫臯而立衍也徐本臯積乎其順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不可以弗識也弗作不喪三年以為極則弗之忘矣王肅以極字絕讀孫炎依鄭作喪冠不綌又夏后氏聖周聖作此饋粥之食饋本又布幕又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蓋作蓋弒君也弒本又作弒徐是以為恭世子也釋文恭本亦終無已夫已矣夫馬驚敗績驚字公墜佐車授綬監本毛本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廣韻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三

周公蓋附監本毛本夫由賜也見我監本毛本出與此為爾哭也來者釋文無哭也二字云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釋文脫作稅子鄉者入而哭之又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釋文曳作拙云亦作哲人其萎乎家語哲作詰釋文萎泰山其隤本隤類梁木其隤家語此下有則則與賓主夾之也夾又作蟻結於四隅蟻又飯於牖下釋文飯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監本毛本誤作先生下句先請粥庶弟之母釋文粥王制禮誤作先生下句先請粥戶出戶袒今石經與此同監本卜人師扶右無師

字者木不成斷各本皆問喪於夫子乎問或焉得

而弗哭監本毛本弗作勿穀梁縣子瑣曰釋文瑣

依字作瑣毛本有無惡乎齊各本無歛首足形監本

首誤作瑣毛本欲人之不得見也監本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歲壹漆之監本毛本壹作

同爵弁經紵衣紵本又作純哭於大廟三日毛本大

檀弓下不越疆而弔人疆本又作疆蟻固不說

齊衰而入見說本又作袒免哭踊夫入門右北面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釋文作儼然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本或無殷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怒本又先王之所以難言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言也謂為偈者不仁毛本誤退人若將墜諸洪釋

監本毛本又作墜噫必多曠於禮矣夫

夫亦有無舞斯愠愠斯成無上句云本或於

皆衍文陳大宰詒監本毛本俱其子成請謚於

君毛本有庶子六人誤作人啜菽飲水釋文菽

或作柳莊若疾革本又公肩假漢書作其

毋以嘗巧者乎監本毛本射之斃一人斃本亦作

又及謂之本或作又及一人又為榆沈本又君有

饋焉釋文作餽焉赴車不載囊輶本亦作輶云使

子貢問之監本毛本作子路家語及無苛政詩本

荷哀公執摯請見之釋文摯墟墓之間釋文墟

墟忠信誠慤之心以泣之釋文泣齊大饑本又

敖為食於路漢書作禽放有弑其父者釋文弑

殺子殺同公瞿然失席釋文美哉矣焉本亦

仲尼之畜狗死家語作使子貢埋之貢本亦扶服

救之扶服本又執女手之卷然卷本又行并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國語作夫陽子行廉文子其中退

然釋文作追然如不出諸其口並脫諸字成人本

或作不亦可乎作善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王制大國之君不過九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亦無遇之塗釋文作塗亦弗故生也監本毛本

石經與類乎上帝釋文類賜圭瓚圭字又造乎禍

此同文乎以訊誠告訊本又諸侯不掩羣釋文掩

掩草木零落零本又不麇本又用地小大監本

石經並與此同視年之豐耗監本毛本耗同國

無九年之蓄釋文喪不貳事毛本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繭字又庶羞不踰牲毛本關譏

而不征本又寒煖燥濕監本毛本雕題交趾又作

彫嗜欲不同釋文嗜司徒脩六禮毛本脩齊八政

以防淫防本又王太子毛本太西方曰棘又作凡
執技本或作贏股肱本又汜與衆其之作汎毛
本誤亂名改作王肅時日卜筮毛本誤天子齊
戒受諫齊本亦有虞氏皇而祭釋文皇作聖縞衣
而養老誤作縞癘疾監本毛本將徙於諸侯毛本
徒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本又輕任并本又班白者
不提挈監本毛本脫者字毛本班作方伯爲朝天
子毛本明八政作人政
曾子問祝聲三告曰某之子某告字從大祝而
告于禍本又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毛本虞徹饌而
埽監本誤士則朋友與釋文無莫字云一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監本毛本不葬一作屏藏諸祖廟監本
藏誤作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守本亦
本亦作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毛本誤
白薨比至于殯毛本于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
可乎監本毛本庶子爲大夫其祭也本或此
之何三攝主不厭祭厭本或作其辭於賓曰釋文
字非也何以祭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喪不耐祭釋
詞下何以祭乎改作祭殤不舉監本毛本舉下有肺吾聞諸
本或作附云祭殤不舉字今石經與此同
老聃云毛本諸召公謂之曰召本又作

文王世子武王不說冠帶而養釋文說作稅云本
文王一飯亦一飯釋文一作壹夢帝與我九齡釋
作聆云本不能治作小樂正學干監本
樂誤釋莫于其先師莫于養老初于東序乃退
賓于東序賓本亦樂所以脩內也監本毛本脩立
大傳監本毛本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毛本之
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弟又作悌下以次主人毛
次誤諸父守貴宮貴室釋文無下貴字云本至于
賄賄贈含本又所以體百姓也本或作遂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更反登歌清廟續漢書
歌
禮運癘疾者毛本癘在執者去執本亦吾得坤乾
焉家語作夏則居楹巢釋文作增櫟云櫟本以爲
臺榭宮室牖戶本牖誤作牖修其祝嘏假本或
與其先祖監本毛本孰其殺本或疏布以
幕本又簠豆銅羹釋文銅作鉶孔子曰嗚呼釋文
乎刑肅而俗敝本或殺以降命家語殺禮之序也
毛本禮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家語作君者
誤作體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人所則非則
也講信脩睦毛本脩脩睦脩睦下同後義之善惡皆
在其心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播五行於四時釋

亦作播於五行行於四時云本以四時爲柄本誤作爲柄

故事有守也可監本毛本有並作故鳥不猶釋文作

注故獸不狘周禮注作狘家瘞釋文作瘞故自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誤作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監本

並脫上之字猶耕而弗種也釋文弗作不云亦故

無水旱昆蟲之災釋文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妖

孽又地出醴泉釋文又作醴泉鳳皇麒麟皆在郊

板本或皆可俯而闕也釋文闕作闕

禮器措則正釋文措作措衆不匡懼釋文匡

事追來孝毛本追諸侯膳以饋作特亦瓠璜爵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又作天子龍衮釋文作卷云士縕衣釋文縕作縕天子之

冕朱綠藻釋文作藻云大圭不琢釋文大圭不琢天子之

士大夫而祭作正士管仲鏤簋朱紘毛本誤紘

衣鑿冠以朝作浣君子以爲隘矣監本又不麾蚤

釋文麾作麾不樂葆大葆木又夏父弗某逆祀而

弗止也釋文弗作弗尊於瓶釋文瓶有放而不致

也致本或詔侑武方侑本或不然則已蹙本又必

先有事於頽宮頽本或必先有事於惡池惡又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本或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

林作蜚慎之至也釋文慎作慎反本脩古監本毛本

而橐鞬之設橐字又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述

有節字今石經與此同大廟之內監本毛本

郊特性次路五就誤作路三獻釋文獻灌釋文灌

灌本或孔子屢歎之釋文屢作屢升自阼階釋文

升自阼階設錫誤作錫三日齊釋文齊朝市之於

西方朝於西方君南鄉於北墉釋文本亦作北墉薄社

北牖本牖又作牖取財於地監本毛本唯立其

卒伍各本唯皆作而此汜埽反道汜本亦王被袞

以象天釋文象作象戴冕釋文冕十有二旒釋文十有二旒

戴饗農及郵表戴饗農及郵表獸獸釋文獸迎釋文迎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又作籩豆之薦釋文籩豆之薦可食也而

不可嗜也釋文不可嗜也卷冕路車路本亦丹漆雕

幾之美釋文幾之美醢醢之美醢本又冠而敝之

可也敝本亦取於異姓取本又執摯以相見釋文

費云本厥明婦盥饋一盥饋三字鬱合鬱字又明

水浣齊釋文浣作浣說云

內則左佩紛紛或作紛小觿本或作觿右佩玦捍

管徐作偁本又如事父母釋文如事父母右

佩箴管線釋文管線施繁釋文施繁綦釋文綦纁釋文纁

又作綦釋文綦嬰釋文嬰又作嬰釋文嬰問衣煥寒煥本又疾病苛瘡

釋文脉作脉齊如流齊本又踔踔如也釋文踔踔

本或作朝廷濟濟翔翔翔本又色容顛顛作宿宿

立容辨卑毋詔監本毛本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本又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或

無周公戴弧韜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薦用玉璣

雕纂釋文雕纂用椀又作下管象武朱干

玉戚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山節藻梲藻本又大

路犧殷路也各本皆無周人黃馬蕃鬣蕃字又

泰有虞氏之尊也釋文泰有土鼓黃桴周禮桴

大琴大瑟琴徐本中琴小瑟毛本小垂之和鐘釋

鍾周之壁嬰又作夏后氏之四璫釋文作連云君

臣未嘗相弑也弑本又

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齊又婦人稱姓石本

此後人磨改稱作不知姓則書氏一本無知麻同

皆兼服之疏述經及毛本同皆作葛監齊衰三月

毛本誤則哭於宮而后之墓毛本後帶澡麻不絕

本無本字又作藻一本無麻字釋文母為長子削杖

監本毛本比反哭者皆冠毛本哭

大傳諸侯及其大祖監本毛本無不瞻者瞻本又

本作五者一物紕繆本或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本

又作絕族無移服移本或

少儀君將適他釋文作他云排闥說屨於戶內者

一人而已矣說本又不植弔釋文植作特不娶也

娶本又地諸僻監本毛本毋拔來拔王本為喪主

則不肅拜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其以乘壺酒束

脩一犬毛本脩作修下執車則說綏釋文說作稅

又作毋放飯監本毛本數噍字又夏右緒釋文尊

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釋文尊作尊尊壺者面其

鼻說文面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本亦作罔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監本毛本而則以

牛左肩臂臠折九个臂本亦作臠監本毛本个則

車不雕幾釋文雕馬不常秣常本亦

學記教學為先毛本誤蛾子時術之城本或宵雅

肆三肆本又游其志也釋文游作游學不躐等也

釋文藏焉脩焉毛本脩作修樂其友而信其

道毛本誤作樂其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監本

脫也字疏述經及多其訓作許教人不盡其才石

今石經並與此同其求之也佛本又相觀而善

之謂摩本又燕饗廢其學釋文監本毛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教一本始駕馬者反之釋文無馬字云

釋文源作原
云本又作原

賊羽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旄毛本亦作毛其聲粗以

感於物而后動監本毛本后作後史記與此同政以一

則無怙遷之音矣史記怙作怠商亂則陂

官璜史記官作臣通倫理者也史記通下非

記作朱弦而疏越史記作壹倡而三歎

而三歟

性之欲也史記欲不能反躬史記作有

之事釋文法老幼孤獨史記作合情節

又飾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作飾屈伸
作誠信綴

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樂之文者能述史記作律丁述欣喜歡

樂之官也史記官作容中正無邪字又作耶則此

也。有以字。治定制。禮治作化。其治辯。

千戚之舞要詩孰亨而祀記

賦制行焉石本所缺此後人誤也秋歟

敦和羣神而從天惇云本亦

鬼而從地與譚辨舉高巴陳高卑地

陰陽相摩作磨天地相蕩作盪

男女無辨其亂升別升作登

禮樂云易詩作禮夔始制樂易詩作五

今監本毛本孰作熟其舞行綴遠史記綴作綴下綴重

史記作韶繼也監本毛本韶作紹而獄訟

壹獻之禮史記壹作一禮者所以綴淫也史記

臣有血氣心知之性史記民作人是故志微嚙

史記作焦哀 嘵殺 曄諸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作優史律小大之稱作史記律氣哀則生物

記作
廿亂則禮慝而樂淫
史記慝
作發
流湏以

記滌史記威條暢之氣史記滌史記不畱聰明史記

淫樂慝禮史記慝作廢迭相爲經史記迭作代廣樂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其詩言其志
教字各本及疏述經作成其教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一 唐七十一 吳

歌咏其聲也監本毛本
咏作詠然後樂器從之

小人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所謂大輅者

車也史記轅作輦龍旂九旒釋文作流云管

禮樂傾天地之情史記作順則天

昭焉史記昭天地訢合史記訢羽翼奮史記

筵席史記鋪作布會守拊鼓史記會作合復亂以武

修身及家平毛本備作修進俯退俯原本又作府姦

及優侏儒毛本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無妖祥史記妖作妖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釋文敖作傲云字又作敖
喬本亦作驕史記作鰲辟

是以祭祀弗用也史記弗所以獻酬醕酢也史記

石聲磬史記作磬以立辨史記辨

則思將帥之臣漢書注非聽其鏗鎗而已史記

也監本毛本鎗作鏘天子夾振之而馴伐家語

大公之志也毛本太天子夾振之而馴伐家語

焉史記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盛威於中國

也史記作武武王克殷反商家語作而而封黃帝之

後於薊史記作薊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家語作使人

以復車甲史記作車而藏之府庫史記作毀包之以虎

皮史記包名之曰建櫜家語作命而虎賁之士說

劍也史記說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史記弟致禮以

治躬則莊敬史記作致治躬則莊敬史記作致舉而錯之天下

無難矣史記作錯故禮主其減史記減先王恥

其亂史記作亂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

不息史記作樂習其俯仰誦伸史記作信故

樂者天地之命史記作齊皆得其齊焉史記作子子贛

見師乙而問焉史記作子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史記作正

而讓者史記作此商人識之史記識

乎商之音者史記作音下如墜史記作與

倨中矩史記作倨鼎鼎乎端如貫珠史記作鼎鼎

如貫史記作鼎鼎

雜記如於道毛本於緇布裳帷釋文無布字云本

唯精為說於廟門外說本亦作既薦馬薦馬者哭

踊釋文薦作薦狄稅素沙毛本作則自附於練祥

監本毛本總冠綵纓釋文總四面有章本或暢

亦作暢本批以桑本亦率帶本亦實見聞而后

折入毛本問纁綯為一稱字又公館復館本亦婦

人皆居反間各本皆無反字此舍者執璧舍本又

同說文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釋文無某字

末皆無某介立于其左監本毛本其作門子馮之

字有者非今石經與此同

踊馬本或雜記下告者反而后哭監本毛本廬

聖室之中聖字亦視君之母與妻監本毛本與下

述經及今石歸于賓館監本毛本于作子不見饗

乎各本皆作人喪下衍一廢字皆誤三年之喪

祥而從政毛本三功哀弔本或作大功哀弔不非

釋文作屏云世柳之母死今石經監本毛本作匠

人執羽葆御柩周禮注作匠人管仲饒簋而朱紱

釋文饒豚肩不揜豆釋文揜作揜哀公使孺悲之

孔子學士喪禮釋文孺作孺一張一弛儀禮釋文

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監本毛本宦作官宗人

宗人

視之今石經與此同視

喪大記廢牀牀本或作床捲衣投于前釋文捲作卷云

主人啼釋文又作啼主人馮之馮本或作說

髮說本男女奉尸夷于堂夷本或作僕男子出

寢門見人不哭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棄杖

者斷而弃之於隱者釋文亦作古棄字君設大盤造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盤本又

禮注亦作盤周浴用絺巾絺一本甸人為望于西

牆下玉篇登拒用巾如它日監本毛本甸人取所

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屏傳子大夫公子食粥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監本毛本公子下有衆既葬柱楣監本毛本柱作

土二字今石經與此同此補刻之誤士疾壹問之本

主人先候于門外儀禮注至作置釋櫬置于西序本

誤作櫬至于上文云儀禮注至作置釋櫬置于西序本

毛本置塗不暨于棺儀禮注至作置釋御棺用羽葆本

作御君命無譁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雲宗說文作

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祭雲宗說文作

此五代之祭不變也後各本俱作所不設廟祧

壇墠而祭之廟本亦大夫立三廟二壇毛本誤王

為羣姓立七祀監本毛本誤作七能捍大患則祀

殖百穀續漢書引作烈山氏禹能脩鯀之功監本

脩脩之同顓頊能脩之脩本或作顓頊之功苗

災山林川谷丘陵釋文此古丘字思其所嗜釋文

祭義春雨露既濡釋文此古丘字思其所嗜釋文

還出戶還本亦致愆則著監本毛本思其所嗜釋文

夫日本或作言夫何慌惚之有乎忽本又如弗勝

弗本亦退立而不如受命赦也作熬錯諸天下

釋文錯骨肉斃于下斃本亦以為醴酪齊盛齊本

夫人縶釋文以此為旒縶字舉而錯之無難矣

釋文錯錯泣官不敬釋文泣作益裁及於親又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 唐七十一

身作亨孰羶薌監本孰作熟溥之而橫乎四海溥

亦作嘉而弗忘監本毛本嘉作喜而老窮不遺本

伍毛本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誤作敬天子巡守

本亦陶陶遂遂本又作如將復入然弗入然

祭統以其齊盛齊本亦作君子乃齊本又作齊

同君執鸞刀羞齊釋文亦作齊獻之屬莫重於祿

一本無之見其脩於廟中也一本脩非上積重而

下有凍綬之已也釋文餒作餒明尊卑之等也

釋文等作夫人受尸執足監本毛本春祭曰初